狼人的故事

The "Wolfman" and Other Cases

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李韵 译



Sigmund Freu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745-008-5

Ⅰ.狼... Ⅱ.李... Ⅲ.弗洛伊德,S.(1856~1939)-精神分析 Ⅳ.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287 号

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

作　　者:[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责任编辑:唐云松
封面设计:王斯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
插　　页:2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300

ISBN 978-7-80745-008-5/B·000　定价:25 元

译 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出生于奥地利弗莱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大学研习神经病理学,毕业后行医,从事神经精神医学的研究。弗洛伊德一生著述甚丰,重要著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多种,提出了一整套划时代的理论,包括精神构造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划分、人格构造的“自我”“本我”“超我”划分、梦的解析方法、以及“利比多(原欲)”、俄狄浦斯情结等概念,和马克思、达尔文一道,被誉为影响世界最深的人。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正是“潜意识”的存在。掩藏在人类意识的植被之下,这些不为本人所知的思想、愿望、冲动、需求,就像一片储量惊人的煤矿;它们也曾是地面上的植物,却因为年代的变迁、地壳的运动而终被挤入幽暗的地下,变成黝黑而模糊不明的形态。“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按照弗洛伊德的比喻说来,潜意识就像是埋藏在维苏威火山灰烬下的庞贝古城,它不仅是亚平宁半岛的

过去，也不停地向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发出穿越世纪的召唤。

于是，文明伴随着压抑一路走来，压抑又叫人的心理中浮现出各种波澜。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的弗洛伊德，从对各种心理疑难的技术性思考开始，逐渐发现梦的重要意义，进而溯流而上，发掘到作为许多心理现象之根源的潜意识。虽然只是“一个”发现，但却为包括心理、文化、社会、艺术、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的诸多问题打开了突破口，一整座恢弘磅礴的精神分析理论大厦拔地而起，由这顶上望去，一条全新的地平线出现在人类面前。不论弗洛伊德奠基并建立的理论大厦在后人的客观而审慎的目光下暴露出了多少瑕疵，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费希尔和格林堡所说的话：“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化实质的基础部分。”

所以，尽管精神分析已经算不上当今学术思想的主流，尽管弗洛伊德的里程碑早已被心理学研究远远地甩在身后，但译者还是认为，把弗氏那些尚未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译介给国内读者，尤其是非心理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让人们能够全方位地把握弗氏思想，领略这种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远未完善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试探、推进、迂回，乃至自我推翻的历程，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们把弗洛伊德五大案例中的三种——“小汉斯”、“鼠人”、“狼人”（另外两个分别是“少女杜拉”和“舒雷伯主席”）——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艰深博大的《引论》、《引论新编》等理论阐述式论著之外，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分析实践工作入手，更形象地认知他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而弗洛伊德本人的精巧的思辩、缜密的推理，以及他在面对难题时表现出的坚韧与耐心，也必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领会思考的技巧。

弗洛伊德的案例写作，在叙述上非常讲究技巧，抽丝剥茧的分析过程得到了原汁原味的呈现，这让我们对既是一门学说，也是一门技艺的精神分析，可以有相当丰满立体的认识。

小汉斯的案例，是由病人小汉斯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

完成记录的。这是一起儿童的恐惧症病例。这个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为幼儿期性欲理论提供了第一个完整的例证。通过病人之父的详尽记叙，以及穿插于记叙过程中的弗洛伊德的精到点评，我们看到一个有些性早熟的小男孩从患上对马的恐惧症到治愈的全部过程，并深入到这个孩子的性心理的方方面面。

从不到四岁时候开始，小汉斯就对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明了根据阴茎的有无判别有生命物体和无生命物体的方法；他还固执地认为，所有人都有阴茎，而且体型大的人和动物其阴茎也更大。当他的妹妹出生之后，生殖问题更是盘桓在小汉斯的心头，他下意识地对母亲的怀孕和婴儿的出生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父母却用鹳的故事来向他解释生育的问题。处在俄狄浦斯期的小汉斯，本就对母亲有强烈的依恋而对父亲怀有敌意，再加上父亲在性问题上的解释让他疑窦丛生，于是对父亲的敌意越发加强。他想和母亲结合，想和母亲生下孩子，但是又害怕父亲的报复，害怕遭到父亲的阉割，于是焦虑产生，心理症的隐患由此埋下。请注意，弗洛伊德在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阉割威胁的情节："在他三岁半的时候，他母亲曾看见他把手放在阴茎上。她这样吓唬他：'如果你再那样(触碰阴茎)，我会叫 A 医生来把你的小鸡鸡割掉。到时候，看你怎么撒尿？'汉斯：'那我就用屁股尿。'"由后来的事情看来，阉割正是导致症结的原因，而他的恐惧症，根本说来也正是对阉割的恐惧；不过，这里向汉斯发出威胁的，乃是他所钟爱的母亲，而他的恐惧对象，却明显的是父亲，看来，阉割威胁的源头主要并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情结。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弗洛伊德较早期的理论中，他所持的观点一直是：焦虑产生于对恋母情结的压抑。根据他后来的修正理论，焦虑实际是一种信号，警告自我阉割危险即将到来；不是压抑产生焦虑，而是焦虑产生压抑。在本文中，弗氏在焦虑成因的问题上多少有些语焉不详，但是毕竟在

多处把焦虑的成因明确指向了汉斯的父亲，可见在当时的弗洛伊德心中，焦虑新说的雏形已然形成；本论文发表于1909年，修订版发表于1923年，而焦虑新说的明确提出，却是在1926年的《制止、征候与焦虑》(*Inhibition, Symptoms, Anxiety*)。由此看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有关汉斯病症成因的论述，也许正是弗氏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走出的试探性一步。

有一天，汉斯在和母亲一起上街的途中看见一匹拉公共马车的马倒下，并听见那匹马用腿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那匹马死了，这让他感到万分恐惧，并从此畏惧马匹和载重马车，甚至不敢走出院门，不敢走上维也纳的车水马龙的街道。与此同时，他又对粪便表现出浓烈兴趣，后来证实，这正是他对生殖的兴趣的延续，因为他早已猜到，婴儿正是如粪便般被排下的。他像所有孩子一样，害怕新生的婴儿从他们身上夺走父母的爱，而这作为粪便的新生婴儿又经由一条曲折的途径和马车扯上了联系：汉斯家对面的海关总署里，时常有载重马车从大门中进出，而那过程在汉斯看来很像是从门里排便。恐惧来自焦虑，焦虑则产生于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和来自婴儿的分享母爱的威胁——这也是一种阉割，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被迫不能完全占有母亲。我们跟随着汉斯父亲的记叙和弗洛伊德的评注，一路探寻小汉斯的心理隐幽。在疾病暴发之后，弗洛伊德和汉斯的父亲选择了为汉斯做部分性启蒙的策略，向汉斯解释关于马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母亲和妹妹都没有阴茎。这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但并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这也涉及了一种阉割，心智上的阉割，因为汉斯的性理论（所有人都有阴茎）遭到了无情的否定，而且无阴茎者的存在更证实了阉割的可能，他的恐惧反倒加剧了。不过，分析毕竟是走在接近真相的道路上，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处理，一步一步地引导，汉斯的整个内心世界被大致地发掘出来，坦率而不藏掖的策略最终获得了胜利，通过就生殖问题向汉斯做尽可能开诚

布公的解说，萦绕在他心里的疑惑被打消，最后，汉斯做了这样一个梦：水管工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阴茎。更换，意味着拆卸，然后重新安上——阉割得到了完美的补偿，于是恐惧症也迎刃而解。他不仅消除了对父亲的恐惧，还通过把祖母安排给父亲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让这个阉割者放下了手中的刀。在这个小男孩身上，精神分析大获全胜。

如果说小汉斯因其年龄的幼小、经历的单纯而更易被分析，也更适合于对其病史作无所顾忌的记录发表，那么“鼠人”和“狼人”这两个成人案例就因其加倍的错综复杂而难以实现完美的治愈了。所谓鼠人，乃是一个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青年人，深受一些强迫性念头的困扰，以至于无法正常地生活。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幼儿期性欲，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困扰。病人在性方面相当早熟，并且据弗洛伊德分析，他很可能在幼年因一些与性相关的不当举动而遭到父亲的严厉体罚。他的这些不“道德”举动从此终止，并基本处于被压抑状态；而对于父亲的怨恨与恐惧，则深埋在潜意识中，哪怕是在后来，在他同父亲建立起相当友好的关系之后，仍然在潜意识中纠缠他，导致他在精神和行为上的反常，成为其症结之所在。

“通过对多起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综合考量，我们发现，如同在本病例中看到的一样，爱与恨之间的对立共存关系其实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个最常见、最明显，因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征。”“鼠人”案例，作为一个解决得不很圆满的案例，其最大意义，恐怕就在于演示了强迫性心理症的典型结构。因为有这种极端冲突的对立情感，尤其是对于恨意的压抑，病人从很早开始，就深为强迫性念头所困。病人在六岁之前就有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思想了如指掌；之所以会这样想，原因就在于：我发觉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我本人并没有亲耳听见那些语言”。他想要看见一些女孩的裸体，却总是因这念头而担惊受怕，“我总是感到

若是放任自己的类似念头，就会有某些灾难降临。于是我就尽一切可能去防止那类情况的出现”。而那灾难，通常就是“父亲会死”。他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恶意，使得让父亲死去的念头不断涌现，但是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对父亲的爱又让他对这种念头充满了愧疚。这也是一个因“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而生的病例。二十岁时，病人开始恋爱；他喜欢一位无法生育的女士，却因为经济原因而无力与她结合。在他本人看来，这位女士和他父亲一道，成为了他所最爱的两个人；但在事实上，他对这位女士也如对他父亲一样，充满了爱恨夹杂的矛盾情感。而在他心中，于这两个被他高度关注的对象之间，也形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爱与恨相互压制，于是病人在面对任何行动之时都感到难以决断，当他从内部对这种游移有所感知的时候，怀疑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爱情的怀疑，尽管在病人本人看来，他的爱正是最确定不移的事实。怀疑从这个中心扩散开去，扩散到其余每一事物上，其中又以那些最细小、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为甚——这乃是移置作用的规律。任何一个怀疑爱情的人，必然也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心存怀疑，不管是多么琐碎的事情。”

病人的整个生活，就这样陷入了一团乱麻之中。他在军队中听到一种老鼠的酷刑（也即让老鼠钻进受刑人的肛门），于是就认为，这种刑罚会落到那些为他所钟爱的人身上，也即情人和父亲身上。在此，老鼠成为了潜抑的恨的替身，之所以给这个案例命名为“鼠人”，也即是因为其核心症结正是来自于这种潜抑在潜意识中的恨。

强迫性幻想控制了病人的整个精神和生活，叫他表现出一系列怪诞的行为，并充满自责。弗洛伊德说，这都是因为“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并深感自责的人们，其实是把源自疾病的情感归结到了错误的源头上。”这是一种移置现象，而这种移置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必然为病人带去某些好处。原来，病人对于自己的情人

也并非死心塌地,他一直在情人和另一个富有女子之间犹豫不决;而疾病带给他的好处就是:他的学业无法完成,现实的选择问题也就可以避而不决。于是强迫性心理症导致的结果就是:病人一方面逃避现实,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罗织起一张大网,以老鼠为介质,勾连起金钱、小孩、肛门爱欲、他自己、情人、父亲。将潜意识中的错杂内容澄清之后,病人的症状就消失了。

"狼人"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名的一大案例,因为病情非常复杂,而病人在接受过治疗之后,又曾再度暴露在公众的目光里。这位病人本名塞尔吉尔斯·潘克耶夫(Sergius Pankejeff),于1886年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河畔一个富有的家庭,1979年终老于美国。他之所以被称为"狼人",是因为他在分析中忆起了一个有狼坐在胡桃树上的梦,还画出了梦中的景象。潘克耶夫本人后来也投身到精神分析运动中去,从他的传记来看,弗洛伊德关于"狼人"的记述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是弗洛伊德显然并没有完全治好"狼人"的病,这是精神分析发展初期的通病,也是弗洛伊德常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不过,这一案例还是为精神分析的技术和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演示。

"狼人"十八岁时染上淋病,紧接着就大病一场,健康被彻底破坏。数年之后他找到弗洛伊德,希望得到精神分析的治疗。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自治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通过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在幼年即曾陷入严重的心理紊乱状态,最初表现为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后来则转变为强迫性心理症。这篇论文中的记叙和分析对象,也就仅止于病人的幼儿期心理症,而不包括他成年后的心理疾病。

这个案例牵涉极广,复杂程度极高,虽然患病时的病人也和小汉斯一样处在四五岁阶段,但是因为在叙述时病人已经成年,多年的困扰和反思纠缠一起,让整个情况变得暧昧难明。在这里,弗洛伊德由一个恐怖而真实的狼之梦开始,逐渐挖掘到病人的许多经

历和心理。家族的精神病史、母亲的怅惘以及她与孩子们的疏远、对保姆的依恋、与姐姐的竞争以及姐姐对他的引诱、黄条纹的燕尾蝶、对毛虫和甲虫的恐惧、性格的骤然转变,还有关于宗教的强迫性心理症,种种不明究竟的现象纷至沓来,千丝万缕,难觅头绪。在此,弗洛伊德显示了对分析工作的高超驾驭技巧,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难题,他的应对方法是"擒贼先擒王",他由那个关于狼的梦入手,拨开水面上的乱流,一头扎进病人心理的更深处,把握到其记忆所不及的"史前史"中的问题关键:原初意象。

弗洛伊德通过与病人的交流讨论,拟构了这样一个原初意象:病人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曾经观察到父母的背侧性交,并把这个印象深埋在潜意识中。原初意象经过姐姐的引诱,再加上阉割威胁和对父爱的希求,最终让病人的心理中发展出同性恋式的受虐倾向。为了安抚他那反常的精神,其母把宗教引介给了他,她的目的达到了,但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强迫性神经症接踵而至。

在这里,也和"鼠人"案例一样,我们又遇到了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并且也遭遇强迫性的渎神念头,以及其他一系列次要症状,而这些,据弗洛伊德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妥协结果"。病人的病情经历了多次起伏,最终于十岁时自动痊愈,而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名德国家庭教师为他提供了新的、更和蔼的父亲形象。随着他心中对父亲和宗教的依赖坍塌,他的病态心理在"新父亲"的指引下得到升华,疾病症状也在几片余波之后逐渐消失,其心理症的幼儿期部分在此告一段落。

在这个案例中,问题的关键就是"原初意象",由此入手,病人的幼儿期心理症、阉割情结,以及肛门爱欲,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不过,原初意象本身究竟是真实见闻还是退行幻想,这始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地方。弗洛伊德精辟地指出,尽管存在上述悬而未决的疑虑,所谓原初意象的心理影响力始终是确凿无疑的,他说:"在心理症形成之初,那些来自童年的影响力的存在就已经被感知

到了，因为它们的干涉在决定个体是否，以及将在何时败给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于究竟是原初意象还是原初幻想，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除开这三个案例之外，本书还收录了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论精神分析中常见的几种性格类型》，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援引真实案例，而改以文学中的虚构人物和情节为媒介，阐释了从精神分析视角看到的“与众不同”的人、倒在成功临近时的人、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等诸种性格典型。

弗洛伊德的案例写作，“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精神分析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和结论收入眼中，并展开讨论。”弗洛伊德首先是一名医生，而非哲学家，他的学说本是源自于为病人解脱苦恼的实际考虑，所以难免会出现脚疼医脚、头痛医头的情况，留下急功近利、思虑不周的破绽。但是无论如何，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刺激了人们的思维，带来了激烈的讨论；通过他的努力，我们又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这实在就是伟大的成就了。

译者水平有限，于心理学更不过是门外揣摩，错漏之处难免，希望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目　录



对一名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报告（“小汉斯”）





I. 引言

以下是对一名非常年幼的病人的患病及康复过程的记录。坦白地说，这些记录并不出自我个人的观察。真正对这名病人施行治疗的，是这男孩的父亲；而我个人在此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则是从整体上统筹治疗计划、从理论上给予指导，并通过与男孩的一次谈话而亲身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去。在这里，我想对男孩的父亲表示诚挚的谢意，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将不能在本文中公开发表他的笔记。我还要说，这位父亲对治疗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再没有别人能说服这名男孩如此自如地对其感觉进行表达；而他对这五岁男童的话语所做的解析表现出高超技巧，也是可圈可点的。对一个如此年幼的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技术上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只有当医生兼具了父亲的权威，并把感情上的关注与科学上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我们才得以在此案例中成功应用一种通常并不适合的治疗方法。

对这名病人的观察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的。在应用精神分析方法对成年心理症患者进行治疗的实践过程中（这种方法对病人的心理构成作抽丝剥茧的分析、揭示），有一名医生最终产生了关于幼儿期性欲的假想。他认为，在这种假定的幼儿期性欲里，正潜伏着将在日后导致心理症的决定因素。在我的《性学三论》中，我曾公开提出了这些假想。我很清楚，在那些对此类事务不太了

解的人们的眼中，这些假想是令人生厌的；但从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假想却几乎是不证自明、无可辩驳的。不过，就算是精神分析学家们，也希望能为这些基本原理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在年龄稍长的人们那里，我们必须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挖开他们的防御工事，把那些性冲动和性幻想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我们断言这些冲动与幻想正是所有人类的普遍心理构成、只是在心理症患者身上获得更为明显与扭曲的表现之后，要打开人们心中的防御就更是难上加难。而在那些新生孩童身上，要想找到性冲动与性幻想的直接证据，是不是真的不可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多年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和朋友们参与这项工作，并提醒他们注意收集关于儿童性生活的观察资料。一般说来，儿童性生活要么是被刻意地忽略，要么就是被小心地回避。应我的要求，许多相关材料被送到我手中，小汉斯的连续故事也在其中，并很快地成为了所有这些材料中最让我重视的东西。他的父母都是我的忠实的追随者。他们早已达成共识，要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尽可能宽松的环境中长大，除了那些已经证实是能让孩子养成得体行为习惯的必要的限制，他们将不会给孩子加上多余的约束。后来，这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快乐、善良而且开朗的男孩，于是他的父母就更是满心欢喜地将原来的培养计划继续下去，下定决心要让他在不受胁迫的环境中自如地成长、自如地为自己做出表达。在这里，我将把小汉斯的父亲所做的关于他儿子的笔记照原样呈现出来，并将按照医学界的惯例，严守克己之职，不去对孩子的天真而坦率的言辞作错误的传译或者歪曲。

关于小汉斯的第一次报告，是在他还不满三岁之时记下的。那时候，他以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提问，表达了对自己身体上那个被他称为“小鸡鸡”的部分的兴趣——他的这种兴趣甚为强烈。有一次，他这样问他的母亲：

汉斯：妈妈，你也有小鸡鸡么？

母亲：我当然也有啦，怎么了？

汉斯：我只是想问问。

在同一年的记录里，我们还找到了类似的一条。有一次，他走进牛棚，正巧看见给一头奶牛挤奶的场景，小汉斯立马说道："看啊，牛奶从奶牛的小鸡鸡里面出来了。"

这些最初的观察报告在很大程度——如果不是最大程度——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勾起了我们的期待，期待能在小汉斯展示给我们的东西里，为儿童的性发展理论找到典型例证。在别处[1]，我曾经宣称，如果在哪位女性身上看到有吮吸男性器官的幻想，我们完全无须为此感到惊恐恶心，因为这完全是得自吮吸母亲乳房的经历，从根本上说，这种冲动是无害的。在小汉斯那里，则是由奶牛的乳房担当了媒介的角色——它本就是乳腺，只是在形状和位置上都与阴茎相类似。小汉斯的发现证实了我的理论。他对阴茎的兴趣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很容易猜想，这种兴趣也会驱使他触碰那个器官。在他三岁半的时候，他母亲曾看见他把手放在阴茎上。她这样吓唬他："如果你再那样，我会叫 A 医生来把你的小鸡鸡割掉。到时候，看你怎么撒尿？"

汉斯：那我就用屁股尿。

这时候，在他的回答中没有一点负罪感，但也正是这件事，导致了"阉割情结"的产生。在对心理症患者做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种情结，而那些患者都无一例外地对此感到紧张，坚持加以否认。在幼儿的成长发展过程中，阉割情结的重要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在神话（远远不只是希腊神话）中就有很多由"阉割情结"留下的明显痕迹。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对这种情结的功

能做过探讨，包括《梦的解析》之一章以及其他许多地方[2]。还是在小汉斯三岁半的时候，有一次当他站在谢布鲁恩公园的狮子笼前时，他兴奋地嚷道："我看见狮子的小鸡鸡了！"动物们在神话以及传说故事中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的毫不遮掩而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不遮掩，它们才把自己的生殖器和性功能展示在好奇的小孩子面前。小汉斯对性的好奇心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好奇心让他成为了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小科学家，它驱使着这个孩子对世界做出真正理性的探索和发现。在他差三个月满四岁的时候，小汉斯看见一台发动机正在往外喷水，他叫道："看啊，发动机正在尿尿。但是它的小鸡鸡在哪儿呢？"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继续沉思道："狗和马有小鸡鸡，桌子椅子没有。"至此，他已经在事物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特征，借着这个发现，他可以对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加以分辨。知识上的好奇和性方面的好奇好像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而汉斯的好奇心，则更多地指向他的父母。

汉斯（差三个月满四岁）：爸爸，你也有小鸡鸡么？

父亲：我当然有啦。

汉斯：可是在你脱了衣服以后，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它啊。

另有一次，他非常入迷地看着母亲在睡觉前脱去衣服。她问他："你到底在看什么啊？"

汉斯：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小鸡鸡。

母亲：我当然也有啦。你不是知道么？

汉斯：不是的，我想，既然你人这么大，那你的小鸡鸡肯定也像马的那样大。

我们必须牢记住小汉斯的这个猜想，其重要意义很快将表现

出来。

在汉斯刚好三岁半的时候(1903年4月—1906年10月)，他的小妹妹汉娜出生了。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他对此事的反应被其父及时地记录了下来：

分娩在早晨5点开始。汉斯的床被移到了隔壁。他在早晨七点醒来，听见了他母亲在分娩时的呻吟，对此，他提出了疑问："妈妈为什么咳嗽?"——顿了一下之后——"我想那只鹳今天会来了吧。"

在那之前，我们经常对他说，一只鹳会带来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于是，他非常正确地将反常的呻吟和鹳的到来联系到了一起。

他很快被带到了厨房。在客厅里他见到了医生的包，他问道："那是什么?"我们答："那是一个包。"这时候，他已经非常确信了："今天那只鹳会来的。"分娩结束之后，助产妇走进厨房。汉斯听见她在要一杯茶，他马上说："啊，我明白了，妈妈在咳嗽，所以他们要给她一杯茶。"此后，他被叫进母亲的卧室，但他对母亲却连一眼也没看，只是盯着还留在屋里的那只装满血水的便盆。他指着满是血迹的便盆，退了一步，说："我的小鸡鸡从不会尿出血来。"

他说的每句话都显示出，他已经把鹳的到来和整个反常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很焦虑不安，对所有的东西都不信任，毫无疑问的，在他心里第一次产生了对鹳的怀疑。

汉斯对新来的孩子充满了嫉妒。每当别人称赞汉娜、夸她漂亮的时候，他都会轻蔑地说："她可是连牙齿都还没有。"[3]这是因为，在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他就惊奇地发现，她是不会说话的。他还以为，妹妹不会说话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牙齿。

汉娜生下来不久，汉斯就发现自己地位下降、必须屈居第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他突然就病倒了，喉咙痛得很厉害。我们听见他在病中嚷道："可是我并不想要一个小妹妹!"他花了六

个月时间才克服了自己的嫉妒，此后，他改变了对汉娜的态度，变得非常亲切，同时又对自己的优越感胸有成竹。[4]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给一周大的汉娜洗澡的时候，汉斯也在旁边看着，他说："天啊，她的小鸡鸡可真小！"马上，他又加上了一句充满安慰的话："等她长大了，小鸡鸡就会长得大点儿的。"[5]

还是在差三个月满四岁的时候，汉斯第一次将他的一个梦叙述出来。"当我今天睡觉的时候，我好像正和玛丽达一起在格蒙登。"

玛丽达是房东的十三岁的女儿，她经常和汉斯一起玩。

当汉斯的父亲当着他的面，把他的这个梦告诉他母亲时，他纠正说："不是和玛丽达一起，是我一个人，而玛丽达也在那里。"

以下是与此有关的一些背景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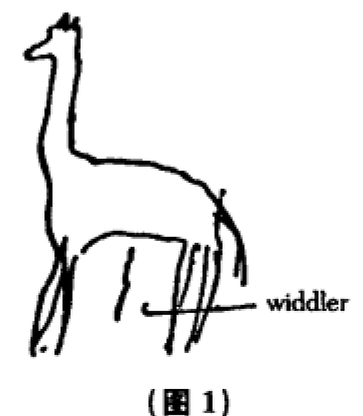
1906年的夏天，汉斯是在格蒙登度过的。在那里，他整天和房东的孩子们呆在一起。到了要离开格蒙登的时候，我们本以为他会因留念而舍不得离开，但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乎我们意料。对于这次分别，他明显地满心欢喜。在之后的好几个礼拜中，他都很少提到格蒙登。直到数个礼拜之后，才有生动的回忆从那些在格蒙登度过的时光中涌出，频繁地进入他的意识。在最近的四个礼拜里，那些回忆不停地在他脑子里转化成幻想。他幻想自己正在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嬉戏，和贝塔、奥尔嘉还有弗里茨一起。他对着他们说话，好像对方就在他身边一样。以这种方式，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地让自己沉浸在欢乐中。鉴于他已经有了一个妹妹，再加上他本人也明显地正痴迷于小孩从何处来的问题，于是，他把贝塔和奥尔嘉称作"他的孩子"。有一次还加上了这样的话："我的孩子贝塔和奥尔嘉，他们也都是被鹳带来的。"到这时，我们离开格蒙登已经有六个月之久了。显然，他的这个梦应该被理解为对再次回到格

紧登的愿望的表达。

以上是其父的记载。注意汉斯最后的说法，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理解他关于那些由鹳带给他的孩子们的说法：他正在有意识地抵抗那潜藏在脑中的怀疑。很幸运的，在他父亲的记录中，有不少内容都将在稍后为我们带来许多未曾预料到的惊喜。

汉斯最近时常去谢布鲁恩公园。我为他画了一只长颈鹿。他对我说："你必须给它添上小鸡鸡。"我回答："你自己画吧。"于是，他自己给那幅长颈鹿的画像添上了一根新的线条（见图 1）。起初，他画了一条短线，但马上又在短线上加了一笔，并说："它的小鸡鸡可不止这么短。"

汉斯和我在散步时遇到一匹正在撒尿的马，他说："马的小鸡鸡也在下面，和我的一样。"



（图 1）

当他的三个月大的妹妹正在洗澡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并满怀同情地说："她的小鸡鸡可真小啊！"

当他得到一个洋娃娃，他就把她的衣服全脱掉，经过一番仔细的搜索，他说："她的小鸡鸡实在是小啊！"

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种习惯性的观察，让汉斯认定那条由他发现的规律是正确有效的。

每个探索者都必须冒犯错误的风险。对于走错路的人来说，如果能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犯这错误的人，而且还能在言语上为自己开脱[6]，那么他多少都能得到些安慰——在有关汉斯的下一条记录里，我们的小观察家就是这样的。汉斯在他的图画书里看见了一只猴子，他指着这只猴子向上卷起的尾巴说："看啊，爸爸，这

是它的小鸡鸡。”

在他对小鸡鸡的痴迷中，我们看到一种由他发明的、非常独特的游戏。

我们家的客厅外面是厕所和一间黑洞洞的木材储藏室。汉斯有好几次走进这间储藏室，并在里面说：“我要用我的厕所。”有一天，我顺道进去看看他在这间黑屋子里做什么，发现他一丝不挂，还说：“我正在尿尿。”那意思是说，他正在玩“上厕所”的游戏。很明显，他只是在玩，这不仅因为他仅仅是装作在上厕所，还因为他没有去离他更近的真正的厕所，而是选择了这个他称为“他的厕所”的木材储藏室。

在汉斯的性生活中，除了类似的独自体验之外，也还有别的侧面。对于汉斯与其他小孩的关系，他的父亲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详尽的观察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那种表现在成年人身上的“对象选择”现象，在小汉斯身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明显的三心二意和一夫多妻倾向。

这年冬天（汉斯差三个月满四岁的时候），我带他去溜冰场，并把他介绍给我同事N的两个小女儿，她们都在十岁上下。汉斯坐在她们旁边。她们意识到自己更加成熟，略带轻蔑地俯视着这个小家伙，而汉斯则用小心翼翼的眼光打量她们，不过这对她们一点作用也没有。然而汉斯现在却把这两个女孩称作“他的姑娘们”。他会说：“我的姑娘们上哪儿去了？我的姑娘们什么时候来？”并连续几个礼拜缠着我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和我的姑娘们一起溜冰？”

现在，汉斯的五岁的表兄正在这里做客。已经四岁的汉斯不停地拥抱他，并在其中一次温柔的拥抱中说道：“哦，我真的爱你。”

这是我们首次在小汉斯身上看见同性恋的征象，它决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的小汉斯可真是一个集各种恶习于一身的典型！

我们搬进了一所新的公寓（汉斯此时四岁）。这里有一扇门，从厨房开向狭小的阳台，人站在阳台上，就能把院子对面的公寓收入眼中。在这里，汉斯发现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现在他正坐在通往阳台的台阶上等她，而且还将坐上好几个小时。尤其是在下午四点，当那个小姑娘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简直无法叫他待在家里，也无法阻止他上那观察哨去。有一次，那个小姑娘没有照常出现在窗口，汉斯就变得十分不安；他不断用各种问题骚扰佣人，都是诸如"那个小姑娘什么时候才回家啊？她在哪儿？"一类的。当她终于出现之后，他简直就心醉神迷了，眼睛一直盯着对面的公寓不肯离开。汉斯投注在这份"遥远的爱情"[7]之上的激情，也可以解释为是因为他没有玩伴——不论男孩、女孩都没有。这是实情。明显的，在一个孩子的正常成长过程中，和其他孩子经常的接触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不久以后，我们再次往格蒙登消夏，这下子，汉斯（四岁半）总算有伴了。他的玩伴是我们的房东的孩子：弗朗茨（约 12 岁）、弗里茨（8 岁）、奥尔嘉（7 岁）、贝塔（5 岁），还有隔壁的安娜（10 岁），以及两个我记不起名字的小女孩，一个大概是 9 岁，另一个约摸 7 岁的样子。汉斯最喜欢弗里茨，他时常拥抱后者，并不断对他诉说自己的爱。有一次，他被问道："这些小女孩里你最喜欢的是谁？"回答是："弗里茨。"与此同时，他也频频向小姑娘们发起进攻，装模作样学大男人的样子，对小姑娘们搂搂抱抱，还劈头盖脑地吻她们。贝塔很喜欢他这样。有一天晚上，贝塔刚从屋里出来，汉斯立马迎上去拿手臂搂住她脖子，用最甜蜜的声调说："你真可爱，贝塔。"不过他也并未因此而停止亲吻其他姑娘，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向她们表达爱意。玛丽达也是他很喜欢的玩伴，那是房东的另一个女儿，

14岁上下。有天晚上，在我们让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说道："我想要玛丽达和我一起睡。"当我们回答"她不能那样"之后，他又说："那我想让她和妈妈或爸爸一起睡。"我们的回答是："她也不能那样，玛丽达必须和他爸爸妈妈一起睡在楼下。"然后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汉斯：那我就下楼去和玛丽达一起睡。

母亲：你真的愿意离开妈妈下楼睡？

汉斯：早上我就会回来的。我要回来吃早餐，还要来这里尿尿。

母亲：那好吧，如果你实在想要离开爸爸妈妈，就去吧。别忘了你的衣服裤子，再见！

于是汉斯真的拿起衣服裤子向楼梯走去，要去和玛丽达一起睡；当然的，我们还是把他拉了回来。

（在他所说的"我想要玛丽达和我们一起睡"这句话里，明显还隐含有另一重意思：他希望让他喜欢的玛丽达能成为家庭的一员。毫无疑问，汉斯的父母有时会允许他和他们睡在一起，虽然只是偶尔如此，但这种经历却唤醒了汉斯对性的知觉。对于他想要和玛丽达同床共枕的欲望，同样也可以从性方面作出理解。对于汉斯以及所有的儿童来说，和父亲或母亲一起躺在床上的经历，正是获得性刺激的一条途径。）

当被母亲问起这类事情的时候，汉斯表现得就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很难想象他也时常表现出同性恋的倾向。

在接下来的这个例子里正是如此。汉斯告诉母亲："你知道的，我实在是很想和那个小姑娘一起睡。"这个例子颇有娱乐效果，因为汉斯在这里表现得就像一个陷入情网的成年人一样。有段时间，在我们吃午饭的餐厅里，常有一个8岁左右的漂亮小姑娘出

现。无需多说，汉斯立马就爱上了她。当他坐在椅子上，他就不断地扭来转去，始终把脸朝向用眼角能看见那小姑娘的方向。一吃完饭，他马上就跑去她身旁，晃来晃去，但一有人注意到他，就立即面红耳赤。若是那个小女孩看上他一眼，他立马就把眼光转向相反的方向，还满脸羞赧。毫无疑问，他的表现让餐厅里所有的客人找到了乐子。每天我们带他去餐厅的时候，他都会问："你说今天那个小姑娘会来么？"当她终于出现的时候，他就像处在这种状况里的成年人一样红透了脸。有一次，他来到我旁边，一脸幸福地对我耳语道："我知道那个小姑娘住在哪里了。我看见她走上了某处的台阶。"在家里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小姑娘们发动攻势，但到了这里，我们的小汉斯却彻底变成了一个为情所困的小人儿。这多少与对象的身份有关：家里那些女孩都是乡野孩童，但这个姑娘却是个文雅精致的小姐。我已经提到过，汉斯曾说起过他想和这姑娘一起睡觉。

汉斯迷上了那个小姑娘，并因此而苦闷心伤；我当然不希望他陷在这种状态中，于是我向那个女孩发出邀请，请她在某天下午来我们的院子里玩，时间就定在汉斯的下午觉之后。知道那个小姑娘要来的消息之后，汉斯兴奋得睡不着觉，整个午觉时间都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在他可是头一回。他母亲问他："你为什么不睡觉呢？是在想那个小姑娘么？"他回答："是的。"当那天我们从餐厅回家之后，他把好消息告诉了每个人，"听着，今天我女朋友会来"。十四岁的玛丽达后来告诉我们，那天汉斯缠着她问了又问，都是"你觉得她会对我好么？你觉得，如果我亲她的话，她会亲我么？"一类的问题。

然而那天下午下了雨，那姑娘的拜访未能成行。汉斯只得满足于贝塔和奥尔嘉的陪伴。

关于那个格蒙登之夏的进一步的观察报告表明：在这个小男

孩的世界里，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汉斯，四岁零三个月。每天早晨他妈妈都给他洗澡，在身体擦干后，她会给他拍上爽身粉。有天早上，她正在给他生殖器周围上爽身粉，其间她很小心地避开了他的阴茎，而汉斯却说，“你为什么不碰我那里呢？”

母亲：因为那样做很下流。

汉斯：什么？下流？为什么？

母亲：因为那很不正经。

汉斯（笑）：但是那样很舒服[8]。

就在汉斯这次对母亲表现出的冒失，还有几乎是在这同一时期出现的一个梦之间，有着令人惊奇的对应关系。那个梦的内容以扭曲的面目出现，这在汉斯身上是第一次。该梦的伪装没能瞒过他父亲的敏捷才智。

汉斯，四岁零三个月。梦记录。今天早上，汉斯跑过来对我说：“爸爸，昨天晚上我遇到件怪事。有人说：‘谁想到我这儿来？’另一个人说：‘我。’那么他就必须帮第一个人尿尿。”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我知道了：在那个梦里并没有视觉元素的参与，它完全是属于那类所谓听觉的梦。在过去的几天里，汉斯一直在玩卖东西的游戏，其中也包括罚物游戏。他的玩伴是看护人的孩子们，其中也有他的老朋友奥尔嘉（7岁）和贝塔（5岁）。（罚物游戏是这样的：A说：“我手上的抵押物是谁的？”B说：“我的。”然后他们就可以指派B去做某件事情。）那个梦是按照罚物游戏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梦里的汉斯并不想叫抵押物的所有者做一般的亲吻或者打耳朵一类的事，他要别人伺候他尿尿。

我让他把那个梦复述了一遍。这次，他用了几乎同样的语言，

只是把其中那句“另一个人说”换成了“她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梦作如下的翻译了：我正和女孩们玩罚物游戏。我问：“谁想到我这儿来?”她(贝塔或奥尔嘉)说：“我。”那么她就得帮我尿尿(这应当理解为：伺候我小便。汉斯本人对此明确地表示了赞同)。

要伺候一个孩子小便，就得松开他的裤子，拿出他的阴茎；对于汉斯来说，这明显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举动。当他和父亲一起出外散步的时候，他父亲毫无疑问地会帮他做这事，这就让他的同性恋倾向有机会投注在他父亲身上。

就在两天之后，如前所述，当他妈妈给他洗完澡，正帮他的性敏感区域上爽身粉的时候，他问她，“你为什么不碰我那里呢?”昨天，我带汉斯去小便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要求我把他带到屋子后面，以免被别人看见，还加上了一句：“去年有一次，当我正在尿尿的时候，贝塔和奥尔嘉盯着我看个不停。”照我的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去年的他很高兴被女孩们盯着看，但现在却不喜欢了。从裸露中得到的快感已经被压制下去。让贝塔和奥尔嘉看——或者伺候——他小便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当它被压制，它就转而出现在梦中，并且披上了罚物游戏的精巧外衣。从那以后我多次观察到，他不愿在小便时被人看见。

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那个梦和我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一条原理完全相符，即梦中的话语都可在做梦前一天说过或听过的话语中找到原型。

关于汉斯的下一条记录，是其父在他们回到维也纳一个礼拜之后作的。

汉斯(四岁半)再次看着他的小妹妹洗澡，并开始大笑。我们

问他："你笑什么？"回答是"我在笑汉娜的小鸡鸡"。"为什么？""因为她的小鸡鸡太可爱了。"

显然，他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是汉娜的"小鸡鸡"让他感到了新奇。顺带说一句，这是他第一次承认了男女生殖器的不同，此前他一直拒绝承认这点。

【注释】

1. 那是在《对一例歇斯底里病患的分析之片段》中。

2. （补充于 1923 年）自本文发表之后，关于阉割情结的理论又经由 Lou Andreas, A. Stärke, F. Alexander 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而有了长足发展。可以断言，婴儿和母亲乳房分离的过程，也应被视为一个阉割过程，因为在此过程中，婴儿失去的，是作为其身体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出现在其感觉中的东西。对于通常的大便，也应作同样的理解。而分娩婴儿的过程，则应被视作所有阉割的原型：在此过程中，本来和母亲结为一体的婴儿从母体上分离出来。当我们认识到以上这些正是阉割情结的根源之后，我提出应该把"阉割情结"一词的使用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也即在那些由失去阴茎带来的刺激与后果中。在对成年人作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阉割情结的存在。那些认同这点的人们将很自然地发现，要从这情结回溯到某次偶然遭遇的威吓，总是困难重重的；毕竟，那种威吓的发生，并不十分频繁。我们还必须假设，人从孩童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在改造这种危险的可能，使用最含糊的暗示形式加以表现；毕竟，在人的脑子里是从不缺乏那种模糊暗示的材料的。由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又开始了在人的普遍体验中寻找阉割情结的更深层根由的研究。在小汉斯的案例中，他表现出对阉割的恐惧，其父母的报告就可以证明这点；他的这种恐惧发生在尚未被恐惧症困扰之时，于是他的这些表现就更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案例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3. 这是一种典型现象。在另一个例子里，一个只比其弟弟大两岁的小男孩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也会用"太小！太小！"的评论来反驳对弟弟的赞誉。

4. "那只鹳也可以把她带回去。"——这是另一个哥哥送给自己弟弟的欢迎词。可以将这种情况和我在《梦的解析》中对近亲死亡的梦所作的解释相印证。

5. 在我收到的另一份报告里提到了两个小男孩，当他们第一次被允许看新生儿妹妹的身体时，他们都作出了和汉斯一模一样的评论，并加上了同样的预测。人们可能会惊恐地认为，这些是儿童在智识上过早的堕落表现。但是

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幼的探索者不愿承认他们真正看到的东西——也即根本没有小鸡鸡存在的事实？在小汉斯的案例中，我们至少可以对他不完善的观察力作一次全面的剖析。我们知道，经过仔细的分类，他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原理，即所有活动的物品都有小鸡鸡，反过来，不能活动的，则没有。他的母亲曾向他确证了这点，即在那些他无法观察到的人身上，他的理论也是成立的。这更加强了他的确信。现在，他绝对不会因在小妹妹身上观察到的个别现象就放弃整个得来不易的理论。于是他断定，在这个例子里也是有小鸡鸡的存在的，只不过是以非常小的形式出现；而且它是会长大的，它将一直长得和马的阴茎一样大。

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小汉斯的自尊心。当反例出现的时候，他的表现和那些冯特派哲学家们相比是一点也不逊色的。后者视意识为精神的核心，就像汉斯视阴茎为所有生物的必备特征一样。当那些哲学家们遭遇到那种只能通过推论得到、而无法在其中找到任何意识痕迹的内心活动——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内心活动，人们一无所知，只能对其加以推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那是潜意识，而要说那是模糊的意识。那个小鸡鸡还真是小啊！在这个类比中，倒是小汉斯更加高明。他的错误，是儿童在对性的探索过程中常犯的，就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之中，也还包含有一条正确的见解。婴儿期的女孩们的确是有一个小鸡鸡的——那就是我们所称的阴蒂——不过它不会长大，而是始终保持微小的形态(可参见我的短文《论儿童的性理论》[1908])。

(冯特(1832—1920)，德国实验心理学家，是近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心理学史上，他的名字与心理学的独立和实验心理学的建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冯特的理论明确主张，心理研究应以意识内容(直接经验)为对象，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意识的结构和内容，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因此，冯特的心理学体系被称为内容心理学。这显然是与弗洛伊德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界仍然是冯特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无怪弗洛伊德会对这个学派颇有微辞了。——中文译者注)

6. [德语的Schwanz(尾巴)在俚语中也有阴茎的意思。——英文译者注]

7. 出自威廉·布什的诗句："遥远的爱情，我要说/是不适合我的，它与我不和。"

8. 我还听说过另一个类似的例子，那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母亲本人——患有心理症——是拒绝相信婴儿手淫现象的。有一次，她给女儿做了短裤，为了检查裤子的胯部是否过大，她用手顺着女儿的大腿内侧向上拍打。这时候，那孩子突然用腿夹住母亲的手，央求道："妈妈，把你的手放在那儿吧，那真舒服。"

Ⅱ. 病史与分析

尊敬的弗洛伊德教授：

在这封信里，我将继续向您提供关于汉斯的材料，不过，这次给您的是有关他的病史的笔记。你将会看到，汉斯最近一直被神经紊乱困扰，这让我和我妻子十分担心，因为对此我们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我希望……明天能上您家拜访，但是……信封内另含有笔录材料。

汉斯从她母亲的爱抚中得到的过度性刺激，无疑正是问题的根本源头；但是紊乱的直接诱因却让我困惑不解，无法确定。汉斯认为，一匹马将会在街上咬他。这种恐惧似乎是以某种方式与对巨大阴茎的恐惧相联系的——在我早先的笔记中已经提到，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对马的巨大阴茎的关注，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他母亲是那样大的一个人，她必然有一个如马阴茎般大小的小鸡鸡。

我无法从这一现象中得出什么有用的推论。他是不是看见了某个人的裸体？或者还是只与母亲有关？他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完全无法高兴起来。顺带说一下，除了害怕上街和夜晚的坏情绪以外，汉斯没什么其他变化，他还是那副愉快诙谐的样子。

让我们先把汉斯父亲的关切——这是人之常情——以及他的初步解析尝试放在一边，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提供的材料上。在医学上，我们的任务从来就不是要对某个病例立即作出的"理解"，那是没有意义的；理解只能发生在之后，在我们对问题的轮廓有了足够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必须暂时地悬置判断，以同等的关注来思考全部相关材料。

最早的一条记录是在今年，也即1908年的一月初：

今天早晨，汉斯（差三个月满五岁）哭着来到我们的卧室。当他母亲问起原因的时候，他说："睡觉的时候，我觉得你会离开，那样我就再也不能抱抱妈咪了。"

一个焦虑的梦。

还是今年夏天，在格蒙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过类似的情况。每到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会眼泪汪汪，有一次还说了类似于"要是我没有妈咪了"，或者"要是你离开了"这样的话，原话我已记不起来。不幸的是，每当他沉浸在这种悲哀的情绪中，他母亲就会让他和她一起睡。

大概是在1月5日早晨，他钻进母亲的被窝并对她说："你知道M姨妈说什么吗？她说'他有个多可爱的小鸡鸡啊！'"[1]（M姨妈在大约四个礼拜以前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次当我妻子给汉斯洗澡的时候，她正巧也在，并且的确在和我妻子耳语的时候说过上述的话。汉斯听见了，并引以为荣。）

1月7日，他像往常一样和他的保姆一起出发去公园，却突然在街上大哭起来，并要求带他回家，因为他想"抱抱"妈妈。到家以后，一被问到为什么不想继续走和为什么哭，他就一言不发。在夜晚之前他都表现得和以前一样开朗愉快，但是一到上床时间他就明显地变得焦虑起来。他大哭，而且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他离开母亲。他再次要求拥抱，之后就重新高兴起来，并且睡了

一个好觉，整晚无事。

1月8日，我妻子决定亲自带他出去散步，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计划走去谢布鲁恩公园，那是汉斯最喜欢的地方。再一次，他哭了起来，拒绝离开屋子，惊恐不安。最后，他还是出门了，但却在街上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在从谢布鲁恩公园回来的路上，他扭扭捏捏、极其勉强地告诉了他母亲："我害怕的是，有一匹马要咬我。"（当他们在谢布鲁恩公园看见一匹马的时候，他确实表现出畏惧。）到了晚上，他又和头天一样发作起来，并再次要求拥抱。在我们安抚他的时候，他哭着说："我知道我明天还必须出去"过了一会儿又说，"那匹马会到我屋里来的。"

就在同一天里，他母亲曾问他："你是不是有时候会用手碰你的小鸡鸡?"他回答说："是的，每晚在床上我都会。"第二天，1月9日，在他的下午觉之前，我们叫他记得不要碰他的小鸡鸡。之后在被问起的时候，他说他还是稍稍碰了它一下。

照此说来，这些就是焦虑的开始，同时也是恐惧症的开始。很清楚明白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把汉斯的焦虑和恐惧症区分开来。此外，我们手头的材料看来已经十分翔实，足以为我们指明方向了。在这样早期的阶段发现问题，比在其他时候都更有利于我们对病情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一般说来，这个阶段也总是会被人们忽视或者忽略的。汉斯的精神紊乱开始于渴望、深情的念头以及一个焦虑的梦。梦的内容是：失去了母亲，于是他将不再能拥抱。他对母亲的挚爱必然由此而急剧增长。这是发生在他的精神状态背后的事情，是潜隐的变化。回想他引诱母亲的两次尝试，我们就可以确定这点。这两次引诱中的第一次就发生在夏天，第二次——就在他对上街的恐惧发作之前——则不是别的，正是他对自己生殖器的炫耀。我们要说，正是他对母亲的爱的急速增长在突然间转化成为焦虑，并成为压抑的深层根由。不过，我们尚不明

白的是压抑的直接诱因：它可能仅仅是一种由儿童尚无能力控制的剧烈情感波动造成的结果，也可能还有我们尚不知晓的因素在参与作用。循着预定的研究计划，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汉斯的焦虑，是和某种被压抑的性吁求相关联的，在一开始这种吁求是无对象的。和所有的幼儿期焦虑一样，这还只是焦虑而非恐惧。小孩在起初是不知道他所害怕的对象究竟为何物的。如果说，在第一次和保姆上街的时候，汉斯拒绝讲明他的畏惧对象，那其实是因为他自己也还不知道。他说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他在外出时对母亲的想念、要拥抱她的渴望、对母亲的不舍，还有他的不愿离开。由此，他已经是在以相当直接的方式，将他讨厌外出的根本原因表达出来了。

在后来的接连两个夜晚，汉斯的精神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而且极其明显地，他正被他的爱欲主宰。这表示，在他的病患初期，并不存在对外出上街或散步——或者从实质上说是对马——的恐惧症。如果那种恐惧存在的话，他在晚上的精神状态就是无法解释的：谁会在睡觉时想着街道和外出散步的事？若是从另一出发点来寻求解释，则一切就清楚明白了：他之所以会在晚上变得焦虑，是因为在睡觉时间里，他的里比多(libido)的压倒力量比白天更为强烈；而那部分里比多指向的对象正是他的母亲，其目的则很可能是要和母亲同睡。毕竟，他曾在格蒙登获得的经验就已经告诉他，那种情绪是有能力说服母亲、让她把他带进被窝的。于是，他就深深地希望能在维也纳发生同样的事。此外，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在格蒙登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单独和母亲度过的，因为其父不能和他们一道在那里度过整个假期。另外，在那里的时候，汉斯可以把他的感情分散投射在一大群玩伴身上，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和那些孩子们分开，于是他的里比多也就整个地聚焦在了他母亲的身上。

焦虑，是和被压抑的渴望相关的，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那种渴

望；其中的压抑同样也代表着某些东西。对于渴望而言，只要那对象被得到，它就会整个地转变成满足；然而类似的结论却并不适用于焦虑：就算是在渴望被满足之后，焦虑仍然存在，而且将不再被整个地转化为里比多；出于某种原因，里比多的运动被阻滞，以压抑的形式淤积下来[2]。在汉斯的案例中，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看看他和母亲一起散步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那时候他已经是和母亲在一起，但却仍然经受着焦虑的煎熬，而那焦虑，又正是发自对她的未获满足的渴望。不可否认的是，那焦虑并不严重：人们还是可以说服他出外散步的，不过，若是换成和保姆在一起，他是会在半路上强迫后者带他回家的；另外，大街上并不适合"抱抱"，也不适合于这位年轻恋人脑子里的其他什么事情。不过汉斯的焦虑毕竟还是成形了，现在它必须要找寻一个对象。就在他们的散步途中，汉斯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恐惧：他认为有一匹马会来咬他。这种恐惧症的幻想素材是从何而来的？这很可能是得自某些至今尚不知晓的情结，它们暗中参与了压抑的形成，并将汉斯对母亲的爱欲保持在压抑的状态中。这也是此病例中又一大疑难点，在此，我们必须紧跟上病症的进一步发展，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汉斯的父亲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汉斯历来就抱有对马的特殊兴趣，那是因为它们有巨大的阴茎；他还把这结论推广到母亲身上，认为她也有和马阴茎一般大小的阴茎。不过，当汉斯表达出他的夜间恐惧，并坚持认为会有一匹马闯进他房间的时候，他的幻想里究竟是些什么？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过就是一种愚蠢、幼稚的焦虑而已。但是请不要忘记，若说心理症的内容是愚蠢的，那其愚蠢度也不会比梦更甚。我们总是批评那些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这样做是在把事物简单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抵抗来自另一面的误导。汉斯早已承认过，在每晚临睡前他都会为了取乐而玩弄自己的小鸡鸡。对此，普通的家庭医生会说，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由。这个孩子有手淫

习惯，而这就是他焦虑的原因。没那么简单！实情是，这孩子的手淫非但不能解释他的焦虑，相反地还使他的焦虑变得更令人困惑。手淫并不是导致焦虑状态的原因，而满足就更不是了。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推测，差三个月满五岁的汉斯如此这般每晚取乐的习惯，已经持续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他在努力克制手淫的习惯；而这又是和焦虑以及压抑的出现同步的。

在此，我们也还必须为那位善良的女士——也就是汉斯的母亲——大声辩解。她无疑是为儿子操尽了心的。孩子的父亲指责她，认为是她对孩子的过度关爱以及过于频繁、过于主动的同睡导致了孩子的心理症，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同样还可以对她突然加给汉斯的压抑感加以责备，正是她对汉斯的诱惑企图作出了坚决的拒绝("那很下流")。但是我们知道，她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命运的指派，而她的角色又是那么令人为难。

汉斯的父亲和我一致认为，他应该告诉汉斯，和那匹马有关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这办法也的确让事情告一段落了。实情是，汉斯非常爱他的母亲，他希望她能和他一起睡觉。他之所以害怕马是因为他发现马的阴茎十分有趣。他自己就曾经说过，那样着迷于小鸡鸡——包括他自己的——是不对的。这看法非常正确。我进一步向他父亲建议，我们应当选取一种适当方式，给汉斯一些性启蒙教育。从这孩子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的里比多正是和要看母亲阴茎的愿望相连的。可以通过告知真相的办法，帮他打消这个念头。应该告诉他，他的母亲和所有女性一样都是没有小鸡鸡的——这也是他很快就会自行知晓的事，因为还有汉娜。这些知识应该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作为对某些问题或言论的回答而传授给汉斯。

有关汉斯的下一份报告记录了从 3 月 1 日至 17 日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在这份报告和上一份之间有一个月的时间间隔，对此，

下面将马上作出解释。

在汉斯的父亲向他做过启蒙之后[3]，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无需过多劝说就可以说服汉斯作每天一次的散步，前往斯坦德公园。他对马的恐惧逐渐转变成为对它们的强迫性的注视欲。他说："我必须看着那些马，不然我就会害怕。"

汉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这迫使他在自己的床上呆了两个礼拜。感冒刚好，恐惧症又复发，强烈的恐惧使我们根本无法让他出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阳台上度过的。星期天，他总算和我一起去了朗斯[4]，因为那里的街道上只看得到很少几辆马车，而且我们离车站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在朗斯的时候，有一次他拒绝走出花园去散步，因为当时在花园外停着一辆马车。因为患上了扁桃体炎，他又在家中呆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的恐惧症甚至变得更加厉害了。他会走出房间，走上阳台，但绝不肯外出散步；也就是说，每当走到临街的大门前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转身回屋。

3月1日，星期日，在去车站的路上有了下面的对话。当时我正再次试图向他解释，马是不咬人的。他却说："可是那些白马会咬人的。在格蒙登就有一匹咬人的马。如果你把手指伸出来，它就会咬你。"（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手指"而非"手"。）然后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在此，我把它用更为连贯的语言复述出来：当莉希必须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外面停了一辆由一匹白马拉的车，要送行李去车站。（他还告诉我那个小姑娘莉希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莉希的父亲当时正站在那匹马旁边，当那马转头去碰他的时候，他对莉希说："别碰这匹白马，不然它会咬你的。"我回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其实不是在说马，而是在说小鸡鸡是不能碰的。"

汉斯："可是小鸡鸡是不会咬人的。"

我："它们说不定也会的呢！"

于是，他就非常专注地试图向我证明，那其实是一匹白马[5]。

3月2日，当他再一次感到害怕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肯更多地出去走走，你那些胡思乱想——这是他对自己的恐惧症的称谓——就会好些的。它们现在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你不肯离开屋子，因为你生病了。"

他说："哦，不是的，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我每晚还在碰小鸡鸡。"

由此，医生和病人、父亲与儿子之间达成了共识，在汉斯现在的心理发病机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正是他的手淫习惯[6]。不过，此中也并不缺乏有其他因素在发生重要作用的迹象。

3月3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女佣，这个女孩的主要工作就是照看汉斯。在她为汉斯整理房间的时候，她会让他趴在她背上，于是他现在就把她叫作"我的马儿"，并会不时拉着她的裙子后摆大叫"驾，驾"。在3月10日，他告诉这个新保姆说："如果你做了某事某事，你就必须脱掉所有的衣服，内衣也不能留下。"(他的意思是把脱衣服作为惩罚，不过我们不难看出藏在他的言辞背后的意愿。)

保姆："那又怎么样呢？我只会责备自己买不起新衣服。"

汉斯："可是，那会让你丢尽脸的啊，每个人都会看见你的小鸡鸡的。"

还就是过去的那种好奇，只不过是转向了新的对象。而且这好奇已经足够强烈，足以导致压抑了。它伪装成为对道德的爱好，伺机发难。

3月13日早晨，我对汉斯说："你知道吗？只要你不再碰你的小鸡鸡，你那些胡思乱想就会好点儿的。"

汉斯："可是我已经没有碰它了啊。"

我："但你还是想要那样做。"

汉斯："也许是吧，可是'想做'并不等于'在做'，而'在做'也不等于'想做'啊！"(!!)

我："为了让你打消那种想法，今晚你要睡在一个睡袋里。"

在此之后，我们出门了。尽管他仍旧感到害怕，但他还是明显地因睡袋带来的希望而喜形于色，他说，"好啊，等明天我有了睡袋之后，那些胡思乱想就会好了！"之后，他对马的恐惧也的确有了大幅减弱。当马车经过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相当冷静地观察它们了。

下一个周日，3 月 15 日，汉斯本来答应和我一起去朗斯。起初他很不愿意，但最后还是跟我去了。那里的街上只有很少几辆马车，他看上去颇为自在，还说："聪明的老上帝啊，早早就把马都赶走了。"在路上，我向他解释说，他的妹妹并没有一个和他一样的小鸡鸡。女孩和女人都没有小鸡鸡。妈咪没有，汉娜也没有。

汉斯："那你有小鸡鸡吗？"

我："我当然有啦，你在想什么？"

汉斯(想了一下)："如果女孩子们没有小鸡鸡，那她们是怎么尿尿的？"

我："她们的小鸡鸡和你的不一样。在汉娜洗澡的时候，你没注意到这点么？"

这一整天里他都非常高兴，还玩了平底雪橇。只是到了接近晚上的时候，他又显得闷闷不乐，对马的恐惧也重新表现出来。

在这天晚上，神经紧张的发作以及对拥抱的渴求不再如以前那样被大声表达了。第二天，他母亲带他到城里去，在街上他感到了十分的恐惧。之后的一天他都呆在家里，非常高兴。而在再接下来的那天早晨，他在约 6 点的时候跑上楼来。当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又碰了我的小鸡鸡，只有一下下。然后我就看见没穿衣服的妈咪，她只穿了内衣，看得见她的小鸡鸡。我也

像妈咪那样，给格莱特——我的格莱特[7]——看了我的小鸡鸡。然后我就把手从小鸡鸡上拿开了。"

我向他指出，要么是妈咪只穿了内衣，要么是她没穿衣服。汉斯就说："她穿了内衣，但是内衣很短，我能看见她的小鸡鸡。"

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一次手淫时的幻想——不过，那也是与梦境等同的。他让母亲来为他的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证明——"如果妈咪露出她的小鸡鸡，那么我也就可以做一样的事了。"

从这次幻想出发，我们可以朝两个方向做出推论：第一，母亲的斥责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影响；第二，他还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关于女性没有阴茎的解释——对于这个事实，他感到遗憾，并一直在他的幻想世界里延续着旧的看法。另外，也可能还存有其他个人的理由，让他拒绝相信父亲的说法。

汉斯父亲的每周报告：

尊敬的教授：

这里有关于汉斯的另一些材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小故事。在您下个礼拜一的会诊时间里，我可能要冒昧地登门拜访。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带上汉斯——倘若他愿意出门的话。我今天问过他："你愿意和我一起在下星期一去见见那位教授吗？他可以帮你赶走那些胡思乱想。"

汉斯："不。"

我："他那里可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的。"于是，他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3月22日。为了在我们的周日计划之外能取得更多的进步，我建议汉斯先去谢布鲁恩公园，再于午饭时间去朗斯。顺着这一条路线，他不仅要从我们的公寓步行至海关总署附近的斯坦德地铁站，还要从希青站一直走到谢布鲁恩公园，再从那儿到希青蒸汽

机车站。在这一路上，每当有马车经过，他就迅速把脸转开。明显的，他很焦虑。把脸转开是他母亲的建议。

在谢布鲁恩公园的公园里，他表现出对动物的恐惧，这很反常，若在平时，他会毫不畏惧地对那些动物进行观察。他坚决不肯走进长颈鹿所在的房子，对大象也一样；而在以前，他是很喜欢大象的。他对所有大型动物都感到害怕，却很喜欢那些小的。在鸟类中，他对鹈鹕感到恐惧，这是从未有过的，显然这也是因为它的体形。

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害怕那些大型动物吗？因为大家伙们有很大的小鸡鸡，而那才是你真正害怕的东西。"

汉斯："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些大动物身上看见过小鸡鸡啊。"[8]

我："但你在一匹马身上看见过的，马也是大型动物。"

汉斯："啊，对，马的我经常看见。有一次是在格蒙登，那辆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外面，就在海关总署外面。"

我："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大概是到过一次马厩的，在格蒙登……"

汉斯（打断我说）："是的，在格蒙登的时候我每天都去马厩，就在马回家的时候。"

我："你很可能是在某次看见马的巨大小鸡鸡的时候被吓到了，不过你根本不用害怕。大动物有大的小鸡鸡，小动物有小的小鸡鸡。"

汉斯："而且每个人都有小鸡鸡。等我长大了，小鸡鸡也会变大的。这是一定的。"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之后的几天里，他的恐惧似乎有增无减。他几乎不敢走出正门，那是我们常在午餐后带他去的地方。

汉斯的最后几句自我安慰的话让人眼前一亮，它们指明了某

些情况，并让我们得以对汉斯父亲的部分结论作些修正。的确，他害怕大动物是因为他老在想着它们的巨型阴茎，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所害怕的正是那些巨型阴茎本身。在此之前，有关这些巨型阴茎的念头是和一些愉悦的东西相联系的，而汉斯也曾非常急切地想要看见它们。可是到了后来，他的快乐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快乐被整个地反转，成为其反面，这也全面地影响到了他对性问题的探索——其具体作用方式尚不清楚。另外，对于我们来说，还有更为清晰的一点结论：对汉斯的快乐造成破坏的，还有某些导致了不快的经验和思索。从他自我安慰的话（“等我长大了，小鸡鸡也会变大的。”）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的观察过程中，他一直在进行比较，并且一直对自己阴茎的大小感到深深的不满。大型动物刺激了他的缺陷，于是他就因此而讨厌它们。对于这整个思维链条，汉斯很可能是没有清楚意识的，于是那种痛苦的感觉就转而成为焦虑。所以说，在导致他现在那种焦虑状态的过程中，早先的快乐发挥的作用，是可以和现今的厌恶所发挥的作用等量齐观的。一旦焦虑的状态形成，其他所有的感情就都被遮蔽起来。随着压抑的机制开始运转，随着早先那些与强烈的感情相连的、处在意识中的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潜意识，所有那些相关的情感活动都可能被转化为焦虑。

汉斯那句奇怪的话（“那是一定的。”）正是他的自我安慰的明证。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窥探到很多他无法表达的东西——那甚至是他在整个这次精神分析过程中都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在此，我将用上一些从对成年人的分析中得来的材料，以支撑我的解释。希望这些插曲不会被认为是牵强的或者武断的。“那是一定的”：鉴于这句话的动机是要自我安慰并自我保护，它就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曾经对他作过的威吓——她说如果他再继续玩小鸡鸡，她就要把它割掉。当时的汉斯只有三岁半，那威吓没有产生任何作用。那时他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他可以用他的屁股撒尿。如果是那次

阉割威胁产生了延迟的影响，那么汉斯会在十五个月之后的现在处于如今的状态中——处在会失去他自己最为珍视的部分的威胁阴影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完全是典型的。在其他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由童年的禁制和威胁导致的延迟影响，其中潜伏时间如此之长的也并不少见。事实上，我还知道有这样的案例：其疾病症状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由“延迟的服从”而导致的压抑。

最近给汉斯做的性启蒙——告诉他女性其实是没有小鸡鸡的——只是对他的自信心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它唤醒了汉斯的阉割情结——这正是他会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原因，同时也是这次启蒙没有产生治疗效果的原因。真的存在不具有阴茎的生物吗？若是，那么有人会拿走他的小鸡鸡并把他变成一个女人，也就不再难以置信了[9]。

在27日至28日晚上，汉斯在一片漆黑中离开了自己的床铺，来到我们的床上。这让我们很是吃惊。在他的房间和我们的之间隔着一个储藏室。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他是不是感到害怕，等等。他说：“不是的，明早上我再告诉你。”然后就倒在我们床上睡着了。我们把他抱回他自己的屋里。

到了第二天，我悄悄地问他为什么在半夜闯进我们房间。他先是扭捏了一下，然后就有了下面的对话，内容都是我当时就速记下来的：

汉斯：“昨晚上有两只长颈鹿在我屋子里，一只很大，一只是皱巴巴的。当我把那只很皱的带走的时候，那只很大的就叫唤起来。然后它就停止出声了。然后我就坐在那只很皱的身上了。”

我不解地问：“什么？一只皱巴巴的长颈鹿？它是什么样子？”

汉斯：“是这样的。（他立马扯过一张纸，揉皱了之后对我说）皱巴巴的，就像这样。”

我：“你坐在那只很皱的长颈鹿身上？你是怎么坐的？”

他再一次为我做了示范，就坐在地上。

我："那你为什么跑进我们房间来？"

汉斯："我真的不知道。"

我："你害怕吗？"

汉斯："不，一点儿也不。"

我："那些长颈鹿是在你的梦里吗？"

汉斯："不是在我的梦里，不是的。是我想出来的——整个都是我想出来的——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在你们的房间里了。"

我："一只弄皱的长颈鹿。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你知道，你是不能像揉皱一张纸那样揉皱一只长颈鹿的。"

汉斯："我知道。可是在我脑子里，它就是那样。在世界上的确是不存在那样的东西[10]。那只很皱的长颈鹿就躺在地板上，我把它拾起来放在手上，然后就把它拿走了。"

我："你是说，你像那样拾起了一只巨大的长颈鹿？"

汉斯："我拾起的是那只很皱的。"

我："那么那只很大的在哪儿呢？"

汉斯："那只站在有点远的地方。"

我："你对那只皱的做了什么呢？"

汉斯："我把它放在手上，抓了一下，直到那只大的停止叫唤。等那只大的不叫了，我就坐在了皱的那只身上。"

我："那只大的为什么要叫唤呢？"

汉斯："因为我把那只小的从它那儿拿走了。"（他注意到我在做记录，于是问道："你为什么要把所有事情都记下来呢？"）

我："因为我要把它们寄给那位教授，就是能帮你赶走那些'胡思乱想'的那位。"

汉斯："啊，我明白了。那么，你也把妈咪脱内衣的事情写下来了，而且你还要把那也告诉教授。"

我："是的，不过他肯定不会明白，你怎么能相信有揉皱的长颈

鹿这样的东西存在。"

汉斯："你只要告诉他我也不知道就可以了，那样他就不会再问。不过，如果他想知道什么是皱巴巴的长颈鹿，那他可以给我们写信，而我们会回信——要不我们现在就写吧——告诉他我也不知道。"

我："可是你为什么在晚上跑进我们的房间？"

汉斯："我不知道。"

我："马上告诉我你现在想什么。"

汉斯（很有趣的）："一杯红覆盆子果汁。"

我："还有呢？"

汉斯："一把枪，打死人的枪。"[11]

——这两件东西正是他的愿望。

我："你没有梦见这些东西吗？"

汉斯："我没有。对的，我知道我没有。"然后他接着说："妈咪也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半夜跑进你们房间去。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我和她说什么，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为什么会那样呢？"

汉斯："我不知道。"

我妻子的确是在问了他一整个早晨之后，才让他说出了有关长颈鹿的故事。

就在这同一天里，汉斯的父亲为长颈鹿的幻想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那只大的长颈鹿就是我，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大阴茎（长脖子）；那只皱的则是我妻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的性器官——这就是我给汉斯的性启蒙造成的结果。

长颈鹿：参见前面记载的去谢布鲁恩公园的旅行。顺带说一

句，在汉斯的床头上挂着一张画着长颈鹿和大象的图片。

这整件事情再现了最近一段时间里在每个早晨都会重复发生的一幕：汉斯总是会在早上进入我们的房间，而我妻子总是无法拒绝他要和她一起睡几分钟的要求。这时候，我总是会警告我妻子，叫她不要把汉斯带到她床上（"当我把那只很皱的带走的时候，那只很大的就叫唤起来。"），而她则总是反驳说那是无关紧要的，还说只是几分钟不会有什么后果云云。然后汉斯就会在她被窝里呆上一会儿（"然后那只大长颈鹿就停止出声了；然后我就坐在那只很皱的身上了。"）。

这种类似婚姻的场景被移置到了长颈鹿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如此对之作出解释：每天晚上，汉斯都被对母亲的渴望压倒，他渴望她的爱抚，渴望她的生殖器，于是他就进入了我们的房间。这整件事都是他的对马的恐惧的延续。

这种解释是很深刻、很到位的，我所能补充的只有这样一点："坐在长颈鹿的身上"很可能就是汉斯对于占有的形象化理解。这整个故事就是一次挑衅的幻想。他在与父母的对抗中胜出，并由此而获得满足；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和他的幻想直接相关的。"你可以大喊大叫，随你去好了，妈咪还是把我带进她被窝去了，她还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认为——正如他父亲猜想的那样——在这整个幻想背后隐藏着汉斯的一种恐惧，他害怕母亲因为他的阴茎尺寸不如父亲而不喜欢他。

第二天早晨，汉斯的父亲为上述对长颈鹿幻象的解释找到了证据。

3 月 29 日，星期日，我和汉斯一起去朗斯。在大门口，我用一句玩笑话和我妻子道了别："再见了，大长颈鹿。"汉斯问我："你为什么说长颈鹿？"我回答："妈咪就是那只大长颈鹿啊。"汉斯却回答

句，在汉斯的床头上挂着一张画着长颈鹿和大象的图片。

这整件事情再现了最近一段时间里在每个早晨都会重复发生的一幕：汉斯总是会在早上进入我们的房间，而我妻子总是无法拒绝他要和她一起睡几分钟的要求。这时候，我总是会警告我妻子，叫她不要把汉斯带到她床上（"当我把那只很皱的带走的时候，那只很大的就叫唤起来。"），而她则总是反驳说那是无关紧要的，还说只是几分钟不会有什么后果云云。然后汉斯就会在她被窝里呆上一会儿（"然后那只大长颈鹿就停止出声了；然后我就坐在那只很皱的身上了。"）。

这种类似婚姻的场景被移置到了长颈鹿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如此对之作出解释：每天晚上，汉斯都被对母亲的渴望压倒，他渴望她的爱抚，渴望她的生殖器，于是他就进入了我们的房间。这整件事都是他的对马的恐惧的延续。

这种解释是很深刻、很到位的，我所能补充的只有这样一点："坐在长颈鹿的身上"很可能就是汉斯对于占有的形象化理解。这整个故事就是一次挑衅的幻想。他在与父母的对抗中胜出，并由此而获得满足；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和他的幻想直接相关的。"你可以大喊大叫，随你去好了，妈咪还是把我带进她被窝去了，她还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认为——正如他父亲猜想的那样——在这整个幻想背后隐藏着汉斯的一种恐惧，他害怕母亲因为他的阴茎尺寸不如父亲而不喜欢他。

第二天早晨，汉斯的父亲为上述对长颈鹿幻象的解释找到了证据。

3 月 29 日，星期日，我和汉斯一起去朗斯。在大门口，我用一句玩笑话和我妻子道了别："再见了，大长颈鹿。"汉斯问我："你为什么说长颈鹿？"我回答："妈咪就是那只大长颈鹿啊。"汉斯却回答

说："是的，而汉娜就是那只皱巴巴的长颈鹿，不是吗？"

在火车上，我向他解释了那个有关长颈鹿的梦。他告诉我："是的，那是对的。"而当我说我就是那只大长颈鹿，因为正是它的长脖子让他想起了小鸡鸡的时候，他说："妈咪也有像长颈鹿一样的长脖子，雪白的，有一次她在洗脖子的时候被我看见了。"[12]

3月30日，星期一，一大清早汉斯就过来对我说："爸爸，今天我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我和你一起在谢布鲁恩公园看羊。我们从绳子下面爬了过去，然后我们把自己做的事情告诉了站在公园入口的警察，他把我们抓起来了。"而第二件事情则被他给忘了。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在星期日，当我们想去看羊的时候，那个地区正被一条绳子封锁着，我们没能进去。汉斯感到很惊异：单靠一条绳子就可以把一个地区封锁起来，要知道，人是可以很容易地从绳子下面钻过的。他说要那样做是很容易的，而我则回答说，如果他那样做了，警察就会来抓走他的。在谢布鲁恩公园的入口处正有一个皇家守卫在值勤，以前有一次我曾告诉汉斯，那个守卫会把淘气的孩子抓走。

教授，就在那同一天，当我们拜访过你回来之后，汉斯又承认了一种要违反禁制的小愿望。"爸爸，今天早上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说说看是什么？""我和你一起坐火车，我们打碎了一扇窗户，然后警察就把我们抓走了。"

这是有关长颈鹿的幻想的继续。他意识到，占有他母亲的愿望是不被允许的；他已经遭遇到了乱伦的障碍。不过，在他看来，这种乱伦的禁忌正是人的天性，也正因是人的天性才被禁止的。当他在幻想中打破禁忌的时候，他父亲也在场，并且和他一起被逮捕、被监禁。在他看来，他父亲也对母亲做过那种神秘的、被禁止的事情；而那神秘的、被禁止的事，则在他脑子里被置换为某些暴

力的事情，比如说，打破窗户或者进入一个封锁地带。

那天下午，这对父子在我的会诊时间里拜访了我。我早已认识了这个小家伙。而他，有着如此的自信，总是那样有趣、那样充满魅力，所以我也总是很高兴见到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我，总之，他那天的表现是无懈可击的，看来就像是人类社会里的一个完全通情达理的成员。我们的谈话非常简短。汉斯的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所有那些启蒙的努力都没有让汉斯对马的恐惧减弱分毫。我们还必须承认，在令他恐惧的马与对母亲的绵绵情意——这是我们已经确知了的——之间的关联，其实并不十分坚实。我现在掌握了一些新的细节，都是一些令他特别困扰的东西，比如说，罩在马眼睛上的眼罩，以及马嘴周围的黑色；可以肯定，他对这些东西的恐惧都是无法用我们已知的材料加以解释的。不过，就在这次谈话过程中，我在看着他们父子俩、听着那些对可怕的马的描述的同时，脑子里已经对可能的治疗方案有了进一步设想，并非常清楚地明白了为什么汉斯的父亲无法解决他儿子的问题。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询问汉斯，他的那些马是不是戴了眼镜。他的回答是没有。又问他父亲是否戴了眼镜，他还是回答说没有——这是一个完全无视事实的回答。我又问，"嘴"周围的黑色在他看来是不是小胡子的代表。然后又向他点破：他害怕的是父亲，因为他太爱他母亲了；他肯定认为父亲会为此而生他的气，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父亲是爱他的，他无须因害怕而向他隐瞒任何事。我还告诉他，甚至在他出生以前，我就早已知道会有一个小汉斯降生，还知道这个小汉斯会因为对母亲的爱而畏惧自己的父亲；而这一切，我早已告诉过他父亲。这时候，他父亲插进来说："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在生你的气？我曾经打骂过你吗？""是的，你打过我。"汉斯马上回敬道。"那不是真的。你说说是什么时候？""就在今天早上。"小男孩这样提醒他。于是汉斯的父亲终于回想起来，这天早上汉斯曾突如其来地用头撞他的腹部，当时他应激反射式地回击了他一

下。有趣的是，他竟没有把个小细节与汉斯的心理症联系起来。不过现在他明白了，那是汉斯在表达对他的敌意，而且也还可能是在表达对惩罚的要求[13]。

在回家的路上，汉斯问他父亲："教授是不是能和上帝谈话啊，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还没告诉他的事情也知道？"像这样发自一个孩子之口的赞誉，如果不是被我自吹的玩笑话引出，那倒真会让我异常自豪。在这次谈话治疗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有关我们这位小病人的情况的报告。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靠我告诉他的那些就能一下子消除他的恐惧，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我们已经为他提供了把潜意识产物带入意识表层、并拆解开他的恐惧症的可能性。在此之后，他的病情发展将进入一条在我预测能力范围内的轨道。

4月2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在这天之前，我们是无法说服他在临街的大门上久留的；每当有马车经过，他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回屋里去。今天他却在大门上站了有一个小时之久，甚至在有马车经过的时候也没有跑开——马车在我们的住处可绝不少见。时不时地，每当他看见马车远远地过来，就会转身向屋里跑去；但又会马上掉转头回来，好像是做了重新考虑一般。无论如何，焦虑似乎只剩一点残余了。毫无疑问，您的开导让他的病情有了好转。

这天晚上他说："既然我们可以站在大门口，也就可以去斯坦德公园了。"

4月3日，他一大清早就跑到我床上——在前面几天里，他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且对这几天里成功的自我克制很是自豪——我问他："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汉斯："我不害怕的时候就不会来。"

我："这么说来，你是因为害怕才来的了。"

汉斯："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害怕；没和你一起睡在床

上我就会害怕。我要是不再害怕了,就不会来了。"

我:"也就是说,你爱我,而且当你今天早上自个儿呆在床上的时候,你感到害怕,于是你就跑来找我了。"

汉斯:"是的,我爱你,可是为什么每当我害怕,你都要说那是因为我爱妈咪?其实我爱的是你啊。"

小男孩的这番话竟表达得如此有条理,这真让人感到困惑。从他的话里我们看出,对父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敌意——这是由他们对母亲的争夺导致的——正在他心里纠缠争斗。他还指责父亲没有让他意识到这种剧烈的心理斗争(这必导致他的恐惧)。汉斯的父亲尚未完全理解他,因为直到这天,他才第一次相信了小男孩对他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的存在正是我在前面那次谈话治疗中就已断言过的。接下来,我将不作删节地展示部分材料,这些材料更多的是汉斯父亲的理解,而非我们那位小病人的想法。

很不幸的,我没有立即领会隐藏在汉斯的顶撞背后的重要意义。出于对他母亲的爱,他明显地希望我离开,希望自己能取代父亲。这种充满敌意的欲望受到了压抑,于是转变成为对父亲的焦虑。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大清早跑来看我是否已经离开。可惜当时的我没有领会这层意思,还对他说: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到害怕,并想要我在你身边,于是你就跑来找我了。"

汉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怕你再也不回家了。"

我:"我有威胁过会不回家来吗?"

汉斯:"你没有,但是妈咪有过。妈咪说她再也不回来了。"(很可能是因为他淘气,于是他母亲吓他说要离开他,再不回来。)

我:"她那样说是因为你淘气。"

汉斯:"嗯,是的。"

我："所以说，你也担心我会因为你淘气而离开，而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吃过早饭，正当我从餐桌旁起身的时候，汉斯问我道："爸爸，不要奔掉！"我很惊讶于他的用词，他说"奔"而非"跑"；于是我回答说："啊哈，你害怕小马会跑掉。"他笑了。

我们知道，汉斯的这种恐惧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他既害怕父亲，又为父亲感到害怕。前者是出自对父亲的敌意，而后者则产生自其敌意与对父亲的感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此处表现为夸张的反应。

他父亲继续写道：

毫无疑问，在这里有某种重要的内容首次浮出水面。注意两件事：他会走到临街的大门去，却不肯离开屋子；在恐惧袭来之初，他会往回跑，但是在半路上就会停下。这些都是因为发现父母不在家而引发的行为，是恐惧的结果。在家里，他像胶水一样粘着母亲；而他对我的敌对情感则令他希望我的离开，因为，若是那样的话，他就是父亲了。

在上个夏天里，我时常因种种原因而离开格蒙登，返回维也纳，都是工作上的事情。那些时候，汉斯就是父亲了。我记得对马的恐惧症就是始于在格蒙登的时候，那是在他看见一匹马去为莉希搬行李至车站的时候。他也希望我到车站去，那样他就能单独和母亲呆在一起了（"那匹马应该离开"）。这个愿望受到了压抑，于是它就被转化为对一匹正在离开的马的恐惧。事实上，最让他感到焦虑的，就是那些正离我们家对面的海关总署大院远去的马车，尤其是当那些马开始跑动的时候。

只有在汉斯清楚了我不会因他对母亲的爱而气恼之后，上述的新情况（对父亲的敌对情感）才会显示出来。

这天下午，我再次和他一起走到大门口。他又一次走到了门外的人行道上，甚至是在有马车经过的时候也没有跑开。只有少数几辆马车引起了他的恐惧，让他跑回到门厅里。他向我解释说：“并不是所有的白马都咬人。”作为分析治疗的结果，部分白马已经被认为是“爸爸”，于是也就不再会咬人了，不过还是存在着一些会咬人的白马。

我们门外街道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正对着我们的是海关总署的仓库，那里有一个供装卸货物用的坡道，整天都有各种马车在那里进出，装载货柜之类的东西。仓库的大院是由栏杆圈起来的。大院的入口正对着我们的公寓。（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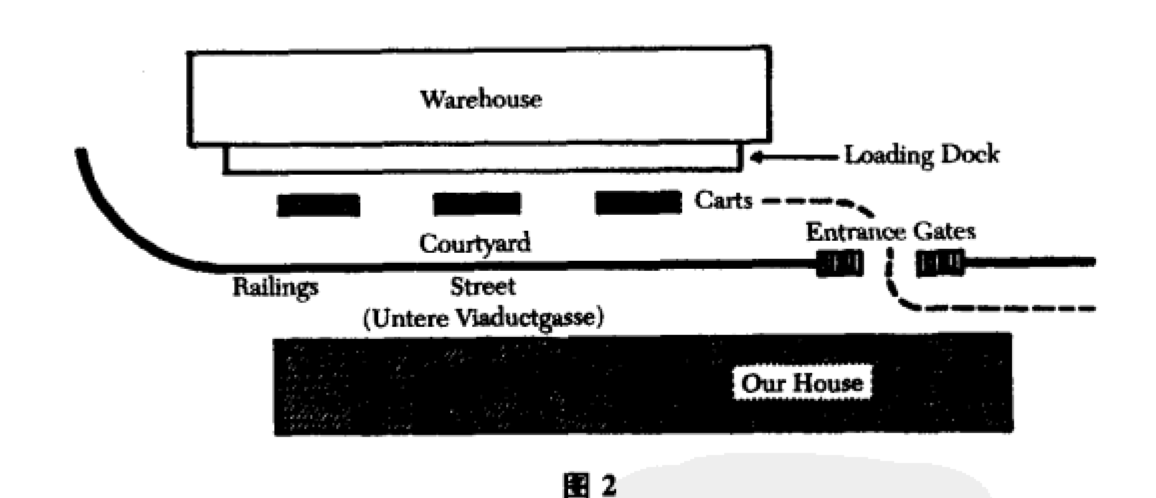


图 2

最近几天里我注意到，每当马车进出对面大院的时候，汉斯就显得尤其焦虑，因为在这进出的过程中，马车都会突然拐弯。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如此焦虑，他答道：“我怕那些马会在拐弯的时候摔倒（A）。”同样的，每当那些停在载货坡道前的马车启动离开之时，他也会感到害怕（B）。另外，和小马相比，他更害怕那些拉货车的大马（C）；他也更加害怕那些乡下马，而非那些城市里的马（比如说那种拉出租马车的马）。那些疾行的马车也比小步溜达的马更叫他害怕（D）。当然的，以上这些区别只是在前不久才清

晰地显示出来。

我想说，对汉斯的分析治疗让他的恐惧症与他本人一道变得更为大胆了，前者甚至具备了变得更加形象化的勇气。

4月5日，汉斯再次进入我们的卧室，我们把他送回了他自己的房间。我对他说："只要你还在早晨来我们房间，你对马的恐惧就不会好转。"不想他竟顶撞我说："我还是会来的，就算我继续害怕也会来的。"看来他是不会停止来看他母亲的。

我们计划在早餐之后下楼上街。汉斯对此很是期待。他还打算到对面的大院去(他时常看见那里有街上的小孩在玩)，不想再像往常那样呆在大门里边。我告诉他，如果他走过街去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还趁此机会询问他为什么在载货马车离开载货坡道的时候会怕成那样。

汉斯："我怕我会站在马车旁边，害怕它们会突然离开，害怕我会站在马车上爬那个台子(载货坡道)，还怕我会被马车拉走。"

我："那如果马车好好停着呢？你就不害怕了吗？"

汉斯："如果马车好好停着的话，我就会一下子爬上马车，再爬上那个台子。"(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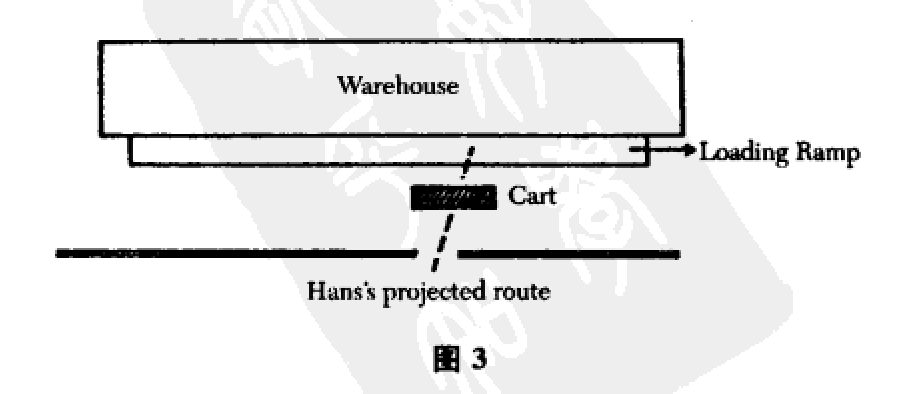


图3

(这么说来，汉斯是在计划着要爬上马车，然后爬上那个载货

坡道，但又害怕马车会趁他还在车上的时候就离开。）

我："说不定你害怕的是如果被马车拉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汉斯："啊，不是的。我总是能回到妈咪身边的，不管是在货车上还是在双轮小出租马车上。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家的门牌号。"

我："那么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汉斯："我不知道，不过教授会知道的。你觉得他知道吗？"

我："还有，你为什么会想要爬上那个台子？"

汉斯："因为我还从来没上去过，而且我真的很想上去。你知道我为什么想上去么？因为我想去装东西、卸东西，还想爬上所有那些箱子。我真的很想爬上每个东西。你知道我是从哪里学来这个的吗？我看见有些男孩爬上了所有那些箱子，我看见他们了，我也想去。"

汉斯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因为即便他已经敢于走上街去，他还是不能迈出穿过街道去对面的那几小步，因为一直都有马车在进进出出。

教授知道的只有一点：汉斯打算到运货马车上玩的游戏，肯定是和某种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有象征性联系的。这种愿望在此得到了表现。如果这愿望本身不会显得太过反常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早已将它看清了。

这天下午，我们再次出门上街，回家后我问汉斯：

"哪匹马最让你害怕？"

汉斯："都很害怕。"

我："这不可能。"

汉斯："我最害怕的马是那些嘴上有东西的。"

我："你指的是什么？它们嘴里的嚼子吗？"

汉斯："不是的，是嘴边那些黑色的东西（用手捂住了嘴）。"

我："你是不是指小胡子？"

汉斯(笑)："不是的，不是那个。"

我："是它们都有的吗？"

汉斯："不，只有一部分马有。"

我："那它们嘴上的到底是什么？"

汉斯："一种黑色的东西。"——我想他指的是那些运货马的口罩上的宽皮带。(图4)



图4

"我也害怕那些满是装饰的篷车。"

我："为什么呢？"

汉斯："因为如果是一匹带马饰的马拉着一辆很重的篷车，我就会觉得它要摔倒了。"

我："这么说来，你并不害怕那些小型马车，对吗？"

汉斯："是的，小马车和邮车都不会吓到我。最让我害怕的是那些公共马车。"

我："为什么？是因为它们很大吗？"

汉斯："不，是因为以前就有一匹马在拉那种车的时候摔倒了。"

我："那是什么时候？"

汉斯："那是在我强忍着那些'胡思乱想'和妈咪上街的时候，那次我们买了背心回来。"

(后来他母亲证实了这点。)

我："那匹马摔倒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汉斯："我觉得从那之后它们都会摔倒的。每匹马在拉公共马车的时候都会摔倒。"

我："所有的公共马车？"

汉斯："对的！还有满是装饰的篷车。那些篷车情况好点，不

会有那么多辆摔倒。"

我："是不是那些胡思乱想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汉斯："不是的，它们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当那匹拉公共马车的马摔倒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了，真的被吓到了！当时我正在走着，那事儿就发生了。"

我："可是你的那些胡思乱想的内容本来是害怕马要咬你啊？怎么你现在又说你害怕的是马会摔倒？"

汉斯："摔倒和咬我都怕。"[14]

我："你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汉斯："因为马是像这样用蹄子跑的(他趴下来，模仿马踢腿的样子)。让我害怕的原因是马蹄子发出的声音太吵。"

我："那天你和妈咪去了什么地方？"

汉斯："我们先是去溜冰，然后去了一家咖啡馆，然后买了一件背心，然后我和妈咪去了糖果店，然后就到了晚上，我们往家走，穿过了斯坦德公园。"

(我妻子证实了以上的说法，还证实了汉斯的焦虑就是始于那时。)

我："当那匹马摔倒的时候，它是不是死了？"

汉斯："对！"

我："你怎么知道的？"

汉斯："因为是我看见的啊(笑)。不对，它根本没有死。"

我："也许是你以为它死了。"

汉斯："不，不是的。我只是在开玩笑。"(可他脸上的表情却是严肃的。)

这时候他感到有点累，我就让他跑开去玩了。除了以上内容，他还告诉我，起初他只是害怕拉公共马车的马，后来恐惧范围扩大到所有的马，只是到最近才特别害怕那些拉篷车的马。

在从朗斯回家的路上，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那匹在拉公共马车时摔倒的马是什么颜色？白的？栗色？棕色？还是灰色？"

汉斯："黑色，那两匹都是黑色的。"

我："大小如何？"

汉斯："很大。"

我："胖瘦？"

汉斯："胖的，又大又胖。"

我："当它摔倒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爸爸了？"

汉斯："可能吧，是的，大概是的。"

很可能，汉斯父亲的调查在好几处地方都是不成功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恐惧症细节的了解，而我们的真正目标，就是要确定具体的病征，说出其名称。在这研究过程中，我们才发现汉斯脑中的恐惧症已扩散得如此广泛。他的恐惧既指向马和马车，又指向马的摔倒、它们会咬人的幻想，以及特定种类的马和载重的马车。就让我们直接揭开谜底吧，汉斯的所有这些怪癖都是发自同一根源：他的焦虑本和马毫无关系，却在一个续发的过程中被转移到马身上，进而固定在马的情结的部分元素上——这些元素发生了特定的移情(transference)。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种因汉斯父亲的调查而起的现象，这是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导致恐惧症的事件，也就是这个小男孩看见了一匹很大很壮的马倒在地上。对于这个在小汉斯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件，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被汉斯父亲强调的那种)，即汉斯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他父亲也会像那匹马一样摔倒在地——然后死去。他在复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一脸严肃，这无疑正把上述那层潜意识的含义暴露了出来；然而，就在这一切背后，也许还潜伏着另一层含义？马蹄制造出的噪音又意味着什么呢？

最近一段时间，汉斯会在家里扮马玩：他跑来跑去，跌倒，朝天踢腿，嘶鸣。有一次他还把一个小口袋系在自己脖子上，当作是马粮袋。他不断向我跑来，还咬我。

这更像是接受了父亲最近的解释的结果，对于自己的真实心理，他还无法用语言做出表达。不过，他也自发地喜欢上了角色转换的游戏，因为他的游戏其实也是在服务于愿望幻想的。于是，他成为了马，也就能够咬他父亲了；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和父亲等同起来。

在最近两天里，我注意到，汉斯对我的敌意表现得特别强烈，不是以傲慢无礼的方式，而是显得非常激动。这是不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害怕我、不再害怕马了？

4月6日下午，我和汉斯下楼到大门口。每当有马经过的时候，我就问他是否看到了"嘴上的黑色"。每次他都说没有。我问他那种黑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是黑色的铁块。这么说来，我初步的推测（马口罩上的宽皮带）显然是错误的。我问他那种黑色是否让他想起小胡子，他说那仅仅是一种颜色。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我仍然不清楚。

他的恐惧有所减弱。这次他甚至冒险走到了隔壁的门口，不过，当他听见远远传来的马蹄声时，他还是立马就掉头跑了回来。一辆马车驶过来，停在了我们门口，这让汉斯害怕极了。当那匹马用蹄子敲地板的时候，汉斯跑进屋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害怕，还问他是不是因为马像那样走路（跺脚给他看）才害怕的。他说："不要用脚发出这种声音！"可以把这和他对那匹拉公共马车时摔倒的马的说法作一对照。

每当有篷车经过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害怕。他会在屋里跑来跑去。我不经意地问他，"你看那种篷车是不是很像公共马车？"

他什么也没说。我重复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当然像啦，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害怕。"

4月7日。我又问了他那种"马嘴上的黑东西"是什么样子。汉斯说，就像口罩。奇怪的是，最近三天里一直没有马车经过，于是他也无从分辨这些口罩；而我自己从未在路上见过这样的马，但汉斯却坚持说这是存在的。我怀疑是某种马笼头——也许是马嘴周围的宽皮带——让汉斯想起了小胡子，并猜想，很可能在我对这点做出暗示之后，那种恐惧也会随之消失。

汉斯的病情稳定地好转，他的活动范围——那是以大门为圆心的一个圆——持续拓展。他甚至还表演了在此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小把戏——跑过大街，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现在残余的恐惧只是那些与公共马车事件相关的部分了。不过，必须承认，我至今没有弄明白这一事件对他的意义。

4月9日。今天早上，当我正在梳洗的时候，汉斯走了进来，当时我是赤裸着上身的。

汉斯："爸爸，你可真漂亮，你全身都是白的！"

我："是的，就像一匹白马一样。"

汉斯："只有你的小胡子是黑色的(牵涉到我们的猜想了)。难不成那就是你的黑口罩?"

然后我就告诉他，头天晚上我已经去过教授家，还说："他还有一两件事想了解一下。"对此，汉斯的反应是："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事。"

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有时候会用脚造出噪声。他马上抢过话头说："是的，当我'大怒'的时候，或者当我想玩却必须去大便的时候。"[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确会用力跺脚。另外，当汉斯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从马桶上起来后对我们说："看我的便便啊。"(他本来想说长筒袜，因为其形状和颜色的缘故。——我们至今还在使用这种称谓。[15])很早以前，当他应该坐到马桶上去、可又不愿停

止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愤怒地跺脚，狠命挥手踢腿，有时候还在地上打滚。]

"你也会在我们叫你去尿尿、而你又不愿意的时候用腿踢来踢去。"

汉斯："爸爸，我想尿尿了。"——说完他就走了，走路方式无疑是在印证我的说法。

当汉斯的父亲来我处拜访的时候，他曾问我，汉斯看见的那匹摔倒之后望空踢腿的马究竟让他想起了什么。当时我说那可能正是他自己抵抗小便冲动的方式。汉斯的行为证实了这点：当他在谈话中感到小便冲动之时，他是一边踢腿一边走开的。这也为用脚发出声响的行为找到了又一层涵义。

然后我们下楼到了大门口。一辆运煤马车正巧经过，他说："爸爸，我也很怕运煤马车。"

我："也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很大的车，像公共马车一样。"

汉斯："是的，而且它们还都装得那么满，那些马要拉那么多东西，它们很容易摔倒的。如果那车是空的，我就不会害怕了。"的确如此，之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他只在有满载重物的马车经过时才感到害怕。

然而情况仍就不甚明了。我们对汉斯的分析几乎没有进展。我担心我的叙述很快就会让读者们感到厌倦。不过，在每次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都会有像这样一个困难的阶段。我们很快会发现，汉斯的病情将会有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发展。

我已经回到家，正在和我妻子聊天。她刚刚购物回来，正在给我展示她买回的各种东西。其中有一条黄色的长裤。见到这，汉

斯"啊!"地大叫了几声,扑倒在地上,大吐口水。我妻子告诉我,他已经有好几次出现这种行为了,每次都是在他看见那条长裤的时候。

我问:"你为什么要叫'啊'?"

汉斯:"因为那条长裤。"

我:"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颜色?是不是因为它是黄色的,所以让你想到了大小便?"

汉斯:"大便不是黄色的,它们是白色或者黑色。"又说:"爸爸,如果你吃了奶酪,大便会顺畅么?"(有一次,当他问我为什么吃奶酪的时候,我这样对他说过。)

我:"是的。"

汉斯:"那这是不是就是你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去大便的原因?我真的很喜欢在我的面包和黄油上加点奶酪。"

昨天,当他正在街上蹦跳的时候,他也问过我类似的事:"爸爸,是不是只要经常跳来跳去,大便就会顺畅?"他的肠有毛病,蠕动略有阻滞,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轻泻剂或灌肠剂。有一次,他的长期便秘变得异常严重,于是我妻子为他叫来了L医生。他认为这与汉斯吃得太多(这是事实)有关,并建议我们对汉斯的饮食做点节制,这立即就让汉斯的情况好转起来。可是最近,他的便秘又变得频繁起来。

饭后,我说:"我们再给教授写封信吧。"于是,他这样给我口述起来:"当我看见那条黄色长裤的时候,我说'啊,我要生病了',然后就倒在地上,闭眼不愿再看。"

我:"为什么会这样?"

汉斯:"因为我看见了那条黄色长裤。要是看见黑色长裤的话,我也会那样的[16]。黑色长裤和黄色的是同类,不过它们是黑的。"(中断了一下)"爸爸,我很高兴。每次可以给教授写信的时候我都很高兴。"

我："你为什么要叫'啊'？你不舒服吗？"

汉斯："是的，因为我看见它了。我感觉自己似乎必须去大便了。"

我："为什么？"

汉斯："不知道。"

我："你是在什么时候看见黑色长裤的？"

汉斯："那是在妈妈房里，安娜（我们的女佣）刚把它买回来，那时她已经和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了。"

（我妻子证实了这点。）

我："那条长裤也让你感到不舒服？"

汉斯："是的。"

我："你见过妈咪穿长裤的样子么？"

汉斯："没有。"

我："说不定，你在她穿衣服的时候看到过？"

汉斯："在妈咪买那件黄色长裤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一次了。（矛盾！他第一次看见黄色长裤是在他母亲买回来之后。）她今天穿的正是黑色的长裤（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今早看见她脱下了那条黑的。"

我："什么？她今早脱下了那条黑色的长裤？"

汉斯："是在今早她要出门的时候。而当她回来之后，她就又把那条黑色的穿上了。"

我问了我妻子，因为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而她也告诉我，那不是真的。她当然不会在出门的时候换她的长裤。

我直接问汉斯："你告诉我说妈咪早上穿的是黑色长裤，又说她在出门前把它脱下，在回家后穿上。可是妈咪说那不是真的。"

汉斯："我想我大概是把她并没有脱长裤的事给忘记了。（愤怒地）你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会儿？"

让我们来对这个有关他母亲的长裤的故事稍作解释：汉斯假装很高兴有机会谈论这件事，在这点上他表现得很虚伪。最后他终于扔掉了面具，并粗暴地对待父亲。有关长裤的事情一度也曾给他带来过巨大的快乐，此时却让他很难为情，因为这些已经触碰到了他心中的压抑部分，于是他假装出会因此而不舒服的样子。他想向人们暗示：还有别的原因让他去看母亲更换长裤。为此，他不惜撒谎。在现实中，脱穿长裤的动作是和“大便”相关联的。他父亲很清楚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很明白汉斯有什么想要隐藏。

我问我妻子，当她在上厕所的时候，汉斯是不是经常和她一起。她说，“是的，经常”，他会“不依不饶，不断磨蹭”，直到她同意为止；还说所有小孩都是这样。

让我们注意汉斯这种想要看母亲“大便”的愿望，这是已经被压抑了的。

我们下楼到大门口。他很高兴，不断像马一样跳来跳去。我问他：“那匹拉公共马车的马到底代表了谁？是我、你，还是妈咪？”

汉斯(不假思索地)：“我。我是一匹幼马。”

在他恐惧症最为严重的时期，每当他惊恐于那些健步如飞的马，并问我它们为什么那样欢腾的时候，我就会安慰他说：“你知道吗，那些都是幼马，它们就和年轻男孩一样充满活力。你也喜欢大步走啊，因为你是个男孩。”从那以后，每当他看见一匹大步流星跑过的马，他就会说：“是的，那是一匹幼马。”

当我们正走回楼上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他一句：“在格蒙登的时候，你和那些孩子们扮马玩么？”

汉斯：“扮的！（想了一下又说）我想那就是我那些胡思乱想开始的时候。”

我："谁扮演马？"

汉斯："我。贝塔是车夫。"

我："你扮马的时候有没有摔倒过？"

汉斯："没有！贝塔一叫'驾'，我马上就快跑起来，有时候我还会一直往前冲。"[17]

我："你们从来不玩公共马车吗？"

汉斯："不，我们只扮普通的马车，还有不驾车的马。就算我们扮的马有车，他也可以把车扔在家里，然后独个儿跑。"

我："你们经常扮马么？"

汉斯："是的，经常。有一次弗里茨(房东的另一个孩子，我已经在前文中提到过了)扮马，弗朗茨扮车夫。他跑得可真快啊，不过后来他踢到了一块石头，然后脚就流血了。"

我："他摔倒了吗？"

汉斯："没有，他先是把脚放在水里，然后就用绷带把它缠起来了。"[18]

我："你经常扮马么？"

汉斯："啊，是的。"

我："而那真就是那些胡思乱想开始的时候？"

汉斯："因为他们总是在喊，'扯住那匹马'，'扯住那匹马'[19](他还特别强调了'扯'这个字)。这可能就是原因吧。因为他们老在喊，'扯住那匹马'，这可能就是让我胡思乱想的原因。"[20]

我又试了一些别的问题，不过都没有收获。

我："他们经常谈论马么？"

汉斯："是的！"

我："他们说什么？"

汉斯："我忘了。"

我："他们谈论马的小鸡鸡么？"

汉斯："啊，没有。"

我："那时候你就害怕马了吗？"

汉斯："哦不，我一点儿也不怕。"

我："贝塔是不是有说过关于马……"

汉斯（打断说）："尿尿？没说过。"

4月10日，我接着前一天的话头，问他"抓住那匹马"到底是怎么回事。汉斯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那天早上有好几个孩子站在前门齐喊"我们要抓住那匹马，我们要抓住那匹马"。当时他也在那里。我坚持让他回忆当时的情况，于是他就解释说，他们叫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要抓住那匹马"，他记错了。

我对他说："你们也时常到马厩里去，那么你们肯定说起过马。"——"我们从来没谈过马。"——"那你们都在谈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谈。"——"你们那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谈？"——"嗯，我们也谈点什么，但是没有谈过马。"——"那么你们谈的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

显然的，他有很强的抵触情绪[21]，于是我中断了这个话题，问他："你喜欢和贝塔玩吗？"

汉斯："是的，我喜欢她，但是不喜欢奥尔嘉。你知道奥尔嘉干过什么事吗？在格蒙登的时候，格莱特有次给了我一个纸做的球，奥尔嘉却把它给撕坏了。贝塔是决不会把我的球撕坏的。我真的很喜欢和贝塔玩。"

我："你见过贝塔的小鸡鸡么？"

汉斯："没，但是我见过马的，因为我经常到马厩里去，所以我就看见了马的小鸡鸡。"

我："所以你就对贝塔还有妈咪的小鸡鸡很好奇，对吗？"

汉斯："是的！"

我提醒他，他有一次曾说过，小姑娘们都很想看他尿尿。

汉斯："贝塔看过（完全没有生气，还露出一脸满足的样子），她经常看我。你知道那个小花园吧，就是种有萝卜的那个花园，我经

常在那里尿尿，而她就经常站在门口看我。"

我："那么，当她尿尿的时候，你有看过她吗？"

汉斯："她总是到厕所里去。"

我："那么你想去看吗？"

汉斯："我和她一起到厕所里去过。"

（这是实情。我们的女佣有次曾告诉过我。我记得后来我们告诫过汉斯，叫他不要再那样做。）

我："你有告诉过她你想和她一起去吗？"

汉斯："我自己进去的，贝塔说没关系。我们没有淘气。"

我："当时你想看她的小鸡鸡？"

汉斯："是的，可是我没有看到。"

我提醒他那个关于格蒙登的罚物游戏的梦，也就是问"我手里的东西是谁的"那个，并问他："在格蒙登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希望让贝塔帮助你尿尿？"

汉斯："我从来没告诉过她。"

我："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汉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告诉她。（自我打断说）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寄给教授，是不是就能治好那些胡思乱想了？"

我："你为什么想要贝塔帮你尿尿呢？"

汉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她正在看我吧。"

我："你觉得你会想要让她碰你的小鸡鸡么？"

汉斯："是的。（转变话题说）在格蒙登真好玩。在那个种萝卜的小花园里有一个小土堆，我就在那里玩我的小铁锹。"

（那也就是他经常尿尿的花园。）

我："在格蒙登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躺在床上的时候碰过你的小鸡鸡？"

汉斯："没有，那时还没有。我在格蒙登睡得很好，从来就没想

过这个。那只是在——街上[22]的事,还有现在。"

我:"这么说来贝塔从没碰过你的小鸡鸡喏?"

汉斯:"没有,她没碰过,因为我从没让她来碰。"

我:"你在什么时候想过要让她碰吗?"

汉斯:"啊,有一次在格蒙登的时候。"

我:"只有那一次?"

汉斯:"我经常那样想。"

我:"她总是看你尿尿,可能她对你尿尿的方式很好奇。"

汉斯:"可能她是对我的小鸡鸡的样子感到好奇吧。"

我:"你也很好奇啊。你是只对贝塔的小鸡鸡好奇吗?"

汉斯:"贝塔和奥尔嘉。"

我:"还有别人吗?"

汉斯:"没有了。"

我:"那不是实话,你还对妈咪很好奇呢。"

汉斯:"啊,是的,当然还有妈咪。"

我:"可是现在你已经不再好奇了。毕竟,你已经知道了汉娜的小鸡鸡是什么样子。"

汉斯:"可是它会长大的,不是吗?"[23]

我:"当然会的,可是当它长大之后,还是会和你的不一样的。"

汉斯:"对,我知道了。它还是那样(现在的样子),只是更大些。"

我:"在格蒙登的时候,你会在妈咪脱衣服时感到好奇吗?"

汉斯:"是的,还有在汉娜洗澡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小鸡鸡。"

我:"你也看见过妈咪的吗?"

汉斯:"没有!"

我:"你在看见妈咪的长裤时感到恶心。"

汉斯:"只是在看见那条黑色长裤的时候——当她买它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了,可是当妈咪穿它或是脱它的时候,我都没

有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不舒服是因为那条黑色的看上去就像大便，而黄色的则像是小便，那让我想去尿尿。妈咪穿着它们的时候我根本看不见，因为上面还有别的衣服。”

我：“那么当她脱衣服的时候你感觉怎样呢？”

汉斯：“那并不让我觉得不舒服。崭新的长裤看上去就像大便。等它们变旧以后，它们的颜色会褪，它们会变脏。当妈咪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它们都是干净的，可是在家里它们会变脏。当妈咪刚刚买它们回来的时候，它们都是新的，可是买回来之后，它们就会变旧。”

我：“这么说来，那些旧的并不让你不适？”

汉斯：“等它们变旧之后，它们比大便还黑，不是吗？它们会更黑一点。”[24]

我：“你经常和妈咪一起到厕所去吗？”

汉斯：“经常。”

我：“那也让你不舒服吗？”

汉斯：“是的……不，没有。”

我：“你是喜欢在妈咪大小便的时候和她一起？”

汉斯：“是的。”

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样做？”

汉斯：“不知道。”

我：“是不是因为想看妈咪的小鸡鸡？”

汉斯：“是的，那也对。”

我：“你为什么从来不进朗斯的厕所？”

（当我们在朗斯的时候，他总是求我别带他去厕所。有一次，他甚至被厕所里的冲水声吓到了。）

汉斯：“也许是因为你冲水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我：“于是你就被吓到了。”

汉斯：“是的！”

我："那你觉得我们这里的厕所如何呢？"

汉斯："这里的厕所没什么。在朗斯，我害怕的是那种冲水的声音。只要冲水的时候我在，那我就会害怕的。"

接下来，他给我做了示范，以证明他并不害怕我们家的厕所。他叫我跟他到厕所里去，拉动冲水阀，然后解释说：

"起先是一种很大的声响，然后它变得小声一些（这时，水正在流走）。当起初那声音响起的时候，我很愿意留在厕所里；等声音小下去之后，我就想离开了。"

我："因为你害怕了？"

汉斯："因为我喜欢看（马上纠正自己）、听起初那个很响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更愿意呆在厕所里，以便能听清楚。"

我："那种声音让你想到了什么？"

汉斯："它让我觉得必须在厕所里大便一次。"（这和黑色长裤带给他的联想一模一样。）

我："为什么呢？"

汉斯："不知道。啊，我知道了，那种很响的声音就是我们大便时候的声音。那让我想到大便，而当它变小声之后，就让我想到小便。"（可对照黑色和黄色的那两条长裤。）

我："汉斯，那匹拉公共马车的马不就有着和大便一样的颜色吗？"

汉斯（很窘迫地）："是的！"

我必须在此处插入几句。汉斯的父亲太过执著于提问，他更多的是在追寻他已有的观点，而不是在让小男孩做自由的表达。循着这条路子，分析的进程变得沉滞而晦暗起来。汉斯遵循自己的方式，任何屈迫他的企图都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很明显，他很热衷于看人大小便，但其原因我们尚不明了。黑黄两条长裤的谜底已经揭晓，但有关声响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复。我猜

想，汉斯敏锐的听觉可能已经分辨出了男女小便声音上的不同。我们的分析已经把那些多少有点不实的材料引到了和大小便有关的方向上。对于那些没能亲身经历过分析过程的读者们，我只能建议他们不要试图立即对事情作出理解，而应当不带偏见地对发生过的每件事都加以留意，并密切注视后续的事情。

4月11日。汉斯又在早晨进入我们的房间。他被赶了出去，因为最近几天里他几乎天天如此。

一会儿以后，他告诉我："爸爸，我想到了一些事情：当我正坐在浴缸里[25]的时候，铁匠来了，他要拆掉浴缸[26]。他拿出了一个很大的螺丝刀，还用它戳我的肚子。"

汉斯的父亲对以上幻想作了如下解释：

"我正和妈咪一起睡在床上。然后爸爸进来把我赶走了。他靠着他的大阴茎代替了我的位置，抢走了妈咪。"

我们还是先暂时把判断悬置起来，静观其变吧。

他又继续给我讲了他的另一种想法："我们正在去格蒙登的火车上。到站的时候我们开始穿衣服，可是没能在规定时间里穿好，火车都启动了我们还在上面。"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见过马大便的样子吗？"

汉斯："见过，还经常见呢。"

我："当马大便的时候，会发出很响的声音吗？"

汉斯："是的，它会！"

我："那种声音让你想起了什么？"

汉斯："就像大便掉进马桶的声音。"

这么说来，那匹在拉公共马车时摔倒，并用蹄子发出声响的马很可能就是——一块掉下并发出声响的大便。对排泄的恐惧，以及对载重马车的恐惧，到头来都等同于对肠胃过于饱胀的恐惧。

经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途径，真相逐渐对汉斯的父亲展露出了它的形象。

4月11日。午饭时间，汉斯说道："只要我们在格蒙登的家里装一个浴缸，我就不用去公共浴室了。"在格蒙登的时候，我们的确经常带他去离家很近的一家公共浴室，这是为了让他能洗上热水澡。汉斯却总是激烈地反对，大哭大闹，不愿去公共浴室。在维也纳的情况也很类似，每当我们给他洗澡，让他坐或者躺在大浴缸里的时候，他就会大声尖叫。在给他洗澡的过程中，他只肯保持跪或者站的姿势。

现在，开始出现有关汉斯本人的意志的材料了，这让分析能够继续下去。他在午餐时的这番话在他的前两次幻想(那个进屋来拆卸浴缸的铁匠，以及未能成行的格蒙登之旅)之间建立了联系。汉斯的父亲正确地理解了后一次幻想：那显示出汉斯是不大情愿去格蒙登的。此外，还有另一重有用的提示：若想要理解那些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的想法，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后续的言行，而非先前的。

我问他是不是被吓到了；如果是，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汉斯："因为我可能会掉进去的。"

我："那么，当我们在小浴缸里给你洗澡的时候，你怎么从来也不害怕？"

汉斯："啊，那时候我会坐下来，因为它太小了，我躺不下

去的。"

我:"那次在格蒙登划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害怕自己会摔进水里?"

汉斯:"没有,因为我抓住了船舷,那样我就不会摔下水去了。只有在大浴缸里我才会害怕摔进水里去。"

我:"给你洗澡的可是妈咪呀。你害怕妈咪会让你沉到水里?"

汉斯:"我害怕她会把手拿开,那样我的头就会滑到水里。"

我:"可是,你知道妈咪是爱你的,她不会把手拿开的。"

汉斯:"嗯,我只是觉得有可能。"

我:"为什么呢?"

汉斯:"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许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捣蛋的事情,所以你认为她会不再爱你了?"

汉斯:"是的!"

我:"看妈咪给汉娜洗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她放开手,好让汉娜摔进水里?"

汉斯:"有过!"

在我们看来,这是汉斯父亲得出的最精准的猜想结果。

4月12日。坐二等车厢从朗斯回来的路上,汉斯看着车厢里铺设的黑色皮革,说:"啊,那让我觉得不舒服。每当我看见黑色长裤或黑马也都会让我不舒服,因为那让我想要大便。"

我:"你是不是在妈咪身上看见了什么黑色的东西,并因此而感到了害怕?"

汉斯:"是的!"

我:"那是什么?"

汉斯:"我不知道。一件黑衬衫,或者是黑色的长统袜。"

我："也许是因为你曾经好奇地观察她，结果看见了她小鸡鸡周围有黑色的毛发。"

汉斯（不好意思地辩解道）："可是我没有看见过她的小鸡鸡。"

有一次，当他看见一辆马车从我们家对面院门里驶出，正感到惊恐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不觉得这扇大门很像一个屁股吗？"

汉斯："而那些马就是大便！"从那以后，每当看见有马车驶出，他就会说："看哪！'便便'又来了！"他并不经常使用"便便"这一称谓，我们知道，那是带有亲昵味道的说法。我的妻妹就常把她的小儿子唤作"汤姆汤姆"。

4月13日。汉斯从他的汤里挑出一片肝，并说道："啊，这是大便。"他还很明显地不愿吃肉丸，因为肉丸的形状和颜色都让他想起大便。

这天晚上，我妻子想起来一件事：汉斯曾在阳台上对她说"我想到一些事情，我想到汉娜，她来到阳台上，然后摔倒了"。我曾经多次告诫汉斯说，如果汉娜来到阳台上，他要多多留意，不能让她太接近阳台的栏杆。我们阳台的栏杆造得很不好，出自一个有直线分离派（secessionist）倾向的铁匠之手，栏杆之间的距离过大，这让我不得不在上面加一层铁丝网。汉斯的愿望虽然受到压抑，但仍旧非常明显。他母亲问他，那幻想是否表示他不希望汉娜到阳台上来，对此，汉斯的回答是肯定的。

4月14日。关于汉娜的话题一直被提起。各位可以在我早先的记录中看到，汉娜出生后不久，汉斯就对这个分享了他的父母之爱的小婴儿表示出反感，直到现在，这种反感都没有完全消退。只是以一种夸张的温情的形式，他才为他对妹妹的敌意做了过度补偿[27]。他曾多次表示：那只鹳不会再带来小孩，而我们则应当给鹳付点钱，让它不要把小孩从它那个装小孩的盒子里带出来。（注意汉斯对篷车的恐惧。看上去，公共马车不就和一个大盒子一样吗？）他抱怨汉娜老是在哭，还说这让他神经紧张。

有一次他突然说："你还记得汉娜来时的那副样子吗？她躺在妈咪旁边，看上去是那么漂亮可爱。"(这类赞扬总是有虚假的嫌疑！)

然后，我们下楼到大门口。汉斯又有了新的进步。马车给他造成的恐惧已经大大减弱了，甚至运货马车也只给他带来轻微的惊慌。他还带着几乎是喜悦的声音叫道："来了一匹嘴上有黑色的马！"而我后来才看清楚，那是一匹戴皮口罩的马。汉斯对这匹马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汉斯用他的手杖敲打人行道上的一处地方，问我说："爸爸，这下面有人吗？……某个被埋葬的人？还是说人只埋在坟墓里？"看来，他关注的不只是生的问题，也有死的隐秘。

回到屋里之后，我注意到有一个箱子正立在客厅里。汉斯说："汉娜就是被装在那样一个箱子里被带去格蒙登的。这一次你还是不相信我吗？那是真的，爸爸，你必须相信我。我们找到一个大箱子，所有的小孩都坐在箱子中的浴缸里。(那个箱子里装着一个小浴缸。)是我把它们放进去的，真的。我记得很清楚。"[28]

我："你记得的是什么？"

汉斯："我记得汉娜在箱子里旅行，我还没有忘记，我发誓！"

我："可是在去年，汉娜是和你一起坐火车旅行的啊。"

汉斯："但在那之前她都是被装在箱子里的。"

我："那是妈咪的箱子吗？"

汉斯："是的，是妈咪的箱子。"

我："它放在哪儿？"

汉斯："在家里的阁楼上。"

我："以前她是不是把那箱子带在身上？"[29]

汉斯："噢，不。下次我们去格蒙登的时候，汉娜会被装在箱子里带上的。"

我："那么，她是怎么从那箱子里出来的呢？"

汉斯："是被拉出来的。"

我："妈咪拉的？"

汉斯："是我和妈咪一起拉她出来的。然后我们坐上马车，汉娜骑在马上，车夫叫一声'驾'。那车夫是坐在箱子上的。你也在吗？妈咪肯定知道。不对，妈咪不知道，她把什么都忘了，什么也别告诉她！"

我叫他又重复了一遍。

汉斯："然后汉娜就下去了。"

我："可是她甚至都还不会走路。"

汉斯："嗯，那就是我们把她放下了。"

我："她怎么可能骑在马上？去年的她可是连坐都不会的啊。"

汉斯："啊，她会的。她坐起来，叫了声'驾'，还甩了一下鞭子，'驾——驾'，那鞭子本来是我的。那匹马没有马镫，可汉娜还是骑上了它。我没有开玩笑，爸爸。"

他如此顽固地坚持这种无稽之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嘲讽，这是汉斯对他父亲的报复。这等于是在说：我早就注意到了，那年夏天我们在格蒙登的时候，妈咪的肚子大成了那样。如果你真想让我相信是鹳在10月份带来了汉娜，那么我也有权要你相信我的谎话。汉斯坚持说，汉娜在上个夏天里已经和他们一同到过了格蒙登——对此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只能说他对母亲的怀孕状态已然猜到了一个大概。在汉斯的想象中，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旅行会在之后的每个夏天都重复一遍。这种想法的产生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出自一条普遍的途径——潜意识中有关过去的观念上升到意识表面的一般途径；要么是出自某种特定的根源，并表达出他的一种恐惧——他害怕在下个夏日之旅中再度看见怀孕的母亲。在此，我们还解开了另一谜团：在我们记录中，汉斯的第二次幻想里，他的格蒙登之行成了泡影——现在

我们总算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

此后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汉娜是怎样在出生之时爬上妈咪的床的。

这给了汉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得以放开手脚愚弄他的父亲。

汉斯："嗯，汉娜刚刚到，接生婆就把她放到了妈咪的床上。毕竟她还不会走路。但那只鹳用嘴叼住了她。毕竟她还不会走路。（这些是像连珠炮一样在一口气里说完的。）那只鹳顺楼梯上来，走到门口，然后敲了门。当时每个人都在睡觉，可是它有钥匙，于是它开了门，把汉娜放到了你们[30]的床上。而妈咪正在睡觉——不对，鹳是把汉娜放在了妈咪的床上。那是发生在半夜的事。那只鹳轻轻地把她放到了床上，不声不响。然后它捡起自己的帽子走了。啊，不对，它根本没有帽子。"

我："到底是谁捡起了帽子？没准儿是医生？"

汉斯："然后鹳就走了，回家去了。然后他在我们家门口按了门铃，于是所有人就都醒了。不过你千万别告诉妈咪，还有丁尼（我们的厨师）。这是个秘密。"

我："你喜欢汉娜吗？"

汉斯："啊，那当然啦，我非常喜欢她。"

我："你到底是希望她不要被生下来呢，还是很希望她生下来？"

汉斯："我宁愿她不要被生下来。"

我："为什么？"

汉斯："那样的话，她至少可以不用那样大哭大叫，我很讨厌她的叫声。"

我："可你自己也会叫的。"

汉斯："嗯，汉娜也叫。"

我："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她的叫声呢？"

汉斯："因为她叫得太大声了。"

我："可是她根本就没有叫。"

汉斯："如果你拍她一下，或者在她露出屁股的时候，她就会叫的。"

我："你拍过她吗？"

汉斯："每次妈咪拍她屁股的时候她都会叫的。"

我："而你很不喜欢那样？"

汉斯："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当她在叫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响了。"

我："如果你希望汉娜没有被生下来，那么这就说明你并不那么喜欢她。"

汉斯："嗯。"（表示同意）

我："因为这样，你会想象妈咪在给汉娜洗澡的时候放开手，然后她就掉进水里……"

汉斯（接上话头）："淹死了。"

我："那样你就会单独和妈咪在一起了。可是一个好孩子不应该希望那样的事发生。"

汉斯："可是光这样想想还是允许的。"

我："但这仍然不是一件好事。"

汉斯："但如果他真的是那样想的，那这就是一件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信告诉教授。"[31]

稍候我告诉他："你知道，等汉娜长大一点，等她会说话了，你就会更喜欢她的。"

汉斯："不，不会的。我已经很喜欢她了。等秋天一到，她就是个大姑娘了。我会自己带她去斯坦德公园，还要把所有事情都告

诉她。"

一等我开始作进一步的解释，他就打断我，大概是有意要为那希望汉娜死去的愿望辩解，他想要告诉我其实那并不十分可怕。

汉斯："爸爸，汉娜已经活了很久了，再说，在她到来之前，她就已经和那只鹳生活在一起了。"

我："噢不，说不定她并没有和那只鹳一起生活过。"

汉斯："那么是谁把她带来的呢？她是和鹳一起来的。"

我："那么，它是从哪儿把汉娜带来的？"

汉斯："从它家里。"

我："那么它又把她养在哪里？"

汉斯："在箱子里，在那个鹳鸟箱里。"

我："你知道那只鹳鸟箱是什么样的吗？"

汉斯："是红色的。它被涂成了红色。"（血？）

我："谁告诉你这个的？"

汉斯："是妈咪——唔，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从书上看来的。"

我："那么是哪一本书呢？"

汉斯："从我的图画书上。"（这时我让他去把他的第一本图画书找来。里面有一张画着鹳巢的图片，巢里有几只小鹳。那巢就搭在一个红色的烟囱口上。看来这烟囱就是装汉娜的箱子。奇怪的是，在那同一页上还有一匹穿鞋子的马。在汉斯脑子里，小孩被转移到了那个箱子里，因为他没能在鸟巢里找到他们。）

我："那么那只鹳对汉娜做了些什么呢？"

汉斯："它把汉娜带到我们这儿来了。用他的尖嘴。你知道谢布鲁恩公园的那只鹳吗？它会咬人们的伞。"（他开始回想一些发生在谢布鲁恩公园的事。）

我："你看见了鹳把汉娜带来吗？"

汉斯："爸爸，那时候我还在睡觉呢。鹳从不在早晨把小男孩

小女孩们带出来。”

我：“为什么？”

汉斯：“他不能。一只鹳是不能那样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能被人看见，还要突然完成。然后等早晨一到，你瞧，一个小女孩来了！”[32]

我：“不过，你那时候一定很想知道那只鹳是怎样把小婴儿带来的。”

汉斯：“是的。”

我：“你觉得汉娜刚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像什么？”

汉斯（有点虚情假意地）：“白白的，甜甜的。她多可爱啊！”

我：“可是，当你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你可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汉斯：“噢，我喜欢的。”

我：“她当时是那么的小，这一定很让你吃惊。”

汉斯：“是的。”

我：“你认为她那时有多小？”

汉斯：“小得就像一只小鹳。”

我：“还像其他什么东西吗？比如说便便？”

汉斯：“噢，不，便便更大一些……事实上没那么大，是的，那就和汉娜一样大。”

我曾当汉斯父亲的面预测说，我们对小家伙的恐惧症根由的研究，很可能会追溯到那些由他妹妹的降生而产生的想法和愿望。不过我也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这样一种推论：因为在孩子的性理论里，小婴儿就是“便便”，所以说汉斯很可能会亲身体验到粪便情结带来的经历。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困难很可能就是由我的这个疏忽造成的。在我对这些疑点作了澄清之后，汉斯的父亲决定就这些关键问题再次询问汉斯。

第二天，我让汉斯把他在头天讲述的故事重复一遍。他是这样说的："汉娜被放在箱子里带到了格蒙登。妈咪坐在客车厢里，而装汉娜的箱子则被放在货车厢里。然后，当我们到了格蒙登之后，妈咪和我把汉娜拉了出来，并把她放在马背上。车夫坐在箱子上，而汉娜拿着我的旧鞭子(去年买的)。她用鞭子打马，还一遍一遍地大叫'驾——驾'。那可真有趣。而车夫也在甩着他自己的鞭子。不对，车夫根本没有使用他的鞭子，因为鞭子在汉娜手上——车夫在握着缰绳——汉娜也掌握着缰绳。(我们总是雇一辆马车，从货车站坐到家里。在这里，汉斯正尝试着把他的幻想和现实融合起来。)到了格蒙登的家里之后，我们把汉娜从马背上放下来，然后她就自己走上台阶去了。"(去年，当汉娜在格蒙登的时候，她还只有八个月大。汉斯的幻想明显地指向前年夏天，那时候她母亲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

我："去年汉娜就已经到我们家了。"

汉斯："去年的她是坐在马车里旅行的，可是前年她就已经和我们一起了……"

我："你是说她已经和我们一起了?"

汉斯："是的，那时候你总是带我去划船，你不记得了吗? 汉娜就是你的佣人。"

我："可那不是在去年，那时候汉娜还没有来。"

汉斯："不，那时候她已经来了。在她第一次坐在箱子里旅行的时候，她就已经会走路了，她还会说'安娜'。"(在最近的四个月里，汉娜只学会了这句。)

我："可那时候她还没有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汉斯："她有，她正和鹳生活在一起。"

我："那么你说说看汉娜到底有多大了?"

汉斯："到秋天她就有两岁了。前年夏天，汉娜是在格蒙登的，你知道这点。"

我:"那么她住在鹳鸟家的鹳鸟箱里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汉斯:"那是很久以前,在她乘箱子里旅行之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那么汉娜学会走路有多久了呢?当她在格蒙登的时候,她可还没学会走路。"

汉斯:"去年她还不会,可在其他时间里,她都是会走路的。"

我:"可汉娜只到过格蒙登一次啊。"

汉斯:"不对!她去过两次。对,两次。我记得很清楚。不信你去问妈咪,她会告诉你的。"

我:"可是,汉斯,那不是真的。"

汉斯:"不,那是真的。汉娜第一次到格蒙登的时候,她是会走路会骑马的。可是到了后来,她就必须被抱着走了。——啊,不对,她是在那之后才学会骑马的。去年的她是必须被抱着的。"

我:"可她才刚刚学会走路啊。在格蒙登的时候她还不会走。"

汉斯:"不,她会,你把这记下来吧。我真的记得很清楚——你为什么在笑?"

我:"因为你在骗人。因为你知道得很清楚,汉娜只到过格蒙登一次。"

汉斯:"不,那不是真的。第一次她是骑在马上去的……而第二次她……(他开始变得不那么确信了。)"

我:"是不是可以说,那匹马就是妈咪?"

汉斯:"不是的,那是一匹真的马,我们有一匹小马和一辆轻便马车。"

我:"但我们过去总是乘两匹马拉的马车。"

汉斯:"那么,那肯定是一辆出租马车。"

我:"那么你说说看,汉娜在箱子里吃什么呢?"

汉斯:"他们为她准备了面包、黄油、鲱鱼,还有萝卜(这是我们在格蒙登常吃的晚餐),都在箱子里。一到路上,汉娜就会把黄油

抹上面包。她吃了50次。"

我："她不大喊大叫吗？"

汉斯："不。"

我："那么她都在干些什么？"

汉斯："她就像金子一样乖乖地坐在箱子里面。"

我："她不会乱踢么？"

汉斯："不，她只是不断地吃东西。她一动也不动。她喝了两大杯咖啡，喝得一滴不剩——到早晨的时候，咖啡就不见了，而垃圾被留了下来，其中有那两根萝卜的叶子，还有一把切萝卜的小刀。她像野兔那样狼吞虎咽，只用了一分钟就吃光了萝卜。那太有趣了。我甚至也和汉娜一起呆在箱子里旅行过，整个晚上我都睡在箱子里（两年前的夏天，我们确曾连夜赶往格蒙登）。妈咪当时是在车厢里。我们一直在吃，在马车里也是，我们太喜欢吃了——她确实没有骑马（现在他不那么一口咬定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坐的是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她坐在车里。那就是事情的经过，不过，汉娜和我可是自己去的。妈咪骑了一匹马，而卡罗琳（我们去年的女佣）则骑了另一匹……爸爸，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全都不是真的。"

我："哪些不是真的？"

汉斯："全都不是。爸爸，把我和汉娜一起放在箱子里吧[33]，我会在里面尿尿的。我会尿在裤子里，我不怕这个，这没什么不对的。爸爸，这并不有趣，但它确实能让我笑起来！"

然后，他给我讲了鹳鸟驾到的故事，那和头天讲的几乎一样，只是修改了一点：那只鹳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戴上它的帽子。

我："你说那只鹳是把我们的前门钥匙放在哪里的呢？"

汉斯："就在它的口袋里。"

我："鹳的口袋在哪里呢？"

汉斯："在它的嘴里。"

我："它把钥匙放在嘴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嘴里有钥匙的鹳。"

汉斯："不然它是怎么进来的？那只鹳是怎么穿过大门走进屋来的？不对，那不是真的，我错了。那只鹳按了门铃，于是某人给它开了门。"

我："它是怎么按的门铃？"

汉斯："它用嘴碰了门铃。"

我："那它进来后有没有随手带上门？"

汉斯："没，是一个女佣去把门关上了。当时她已经起来了，于是她为鹳开了门，又关上。"

我："那么鹳的家在哪里呢？"

汉斯："在哪里？就在它那个装小女孩儿的箱子里。说不定是在谢布鲁恩公园。"

我："我可没在谢布鲁恩看见过那个箱子。"

汉斯："我想，那箱子所在的地方可能还要更远一些。你知道鹳是怎么开箱子的吗？它用嘴——里面有开箱子的钥匙——它用嘴，抬起了嘴的一半（上下喙之一），然后它就像这样把箱子打开了（开我书桌上的锁作示范）。就像拉开把手一样。"

我："对它来说，小女孩是不是太重了点？"

汉斯："啊，一点儿也不。"

我："想想看，公共马车是不是很像鹳鸟箱？"

汉斯："是的，很像。"

我："那篷车像不像呢？"

汉斯："还有小猴马车（那是对淘气小孩的通俗称谓），那也很像。"

4 月 17 日。昨天，汉斯终于达成了他长期以来的心愿，他穿过了门前的马路，走进了对面的大院。可是今天他又不愿过去了，因为正有一辆马车停在正对大门的载货坡道前。他对我说："每当那

里有马车的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欺负(rag)那些马，那样它们就会摔倒并用脚发出很响的声音。"

我："你会怎样欺负马呢？"

汉斯："当你对它们大喊大叫'驾驾'的时候，你就是在欺负它们。"[34]

我："那么你欺负过马没有？"

汉斯："啊，有过，很多次了。不对，其实是我很怕自己会欺负它们，但我还没有干过，真的。"

我："在格蒙登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欺负马？"

汉斯："没有！"

我："可你喜欢欺负它们，对吗？"

汉斯："是的，我很喜欢！"

我："你也喜欢用鞭子抽它们吗？"

汉斯："是的，我喜欢！"

我："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像妈咪拍汉娜那样去打那些马？你喜欢那样。"

汉斯："打那些马并不会伤害到它们。(这是我以前告诉他的，当时是为了安抚他对挨打的马的恐惧。)我自己就打过它们一次，我真的打过。那次，我拿着鞭子，打了那匹马。它摔倒了，还用脚发出了很响的声音。"

我："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汉斯："在格蒙登。"

我："一匹真正的马？是套在马车上的吗？"

汉斯："它没有被套在车上。"

我："那么它是在哪儿的呢？"

汉斯："当时是我抓住了它，以防它跑掉。"(显然，这听上去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我："那这是发生在哪里的事？"

汉斯："就在喷泉边上。"

我："谁让你这样做的？是车夫把那匹马留在那里的吗？"

汉斯："它只不过是一匹从马厩里出来的马。"

我："它是怎么到喷泉边上去的？"

汉斯："我带它过去的。"

我："那它是从哪儿来的？马厩？"

汉斯："是我把它牵了出来，因为我想用鞭子抽它。"

我："当时有人在马厩里吗？"

汉斯："啊，有的，啰嗦（我们在格蒙登的车夫）就在那儿。"

我："他同意你那样做了吗？"

汉斯："我好好地和他说了这事，他就答应了。"

我："你对他说了什么？"

汉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把那匹马牵出去，打它，对它大喊大叫。他说可以。"

我："那么你是不是打了它很多下？"

汉斯："我告诉你的都不是真的。"

我："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呢？"

汉斯："没什么是真的，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好玩儿。"

我："这么说来，你从来没把马牵出过马厩？"

汉斯："噢，从没有过！"

我："不过，你很想那样干一次。"

汉斯："是的，我很想那样干一次。我还曾想到过这事呢。"

我："是在格蒙登吗？"

汉斯："不是的，那是在我们回来之后。我是在早晨想到这个的，当时我正在穿衣服。不对，那时候我其实还在床上。"

我："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汉斯："我不想告诉你。"

我："你之所以会想到这个，是因为当时你正在望着马路。"

汉斯："是的。"

我："你真正想要打的是谁？妈咪、汉娜，还是我？"

汉斯："妈咪。"

我："为什么？"

汉斯："我就是想要打她。"

我："你在什么时候看见过别人在打自己的母亲吗？"

汉斯："从来没看见过，从来没有。"

我："可你却想这么干。你到底想要怎么打她呢？"

汉斯："用地毯刷。"（他母亲经常用地毯刷吓唬他。）

这时候，我因故必须中断我们的谈话。

在街上，汉斯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公共马车、篷车，还有运煤马车，其实都是载鹳鸟箱的马车。

也就是说，怀孕的女人。看来，汉斯在此前表现出来的施虐倾向是和我们的主题脱不了干系的。

4 月 21 日。今天早上，汉斯又对我讲了他的一种幻想："在朗斯，我和奶奶一起乘了一趟火车去海关总署站。那时候你还没有从桥上下来，而下一班车已经到了圣维特。等你下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到了，于是我们就上车了。"

（汉斯昨天在朗斯。在那儿的车站里，必须走过一座桥才能到达月台。站在月台上，我们可以顺着铁轨一直望见圣维特车站。汉斯的整个叙述很不清楚。起初，他大概是以为自己坐上了头一班火车，也就是我错过了的那班。可是后来，当另一班火车从圣维特车站过来之后，他又和我一道坐上了这班。他的这次逃亡幻想是经过了改造的，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在最后说："我们两个都上了那第二班车。"

汉斯的这次幻想，是和前文中提到过的另一次幻想有关联

的——也就是幻想我们因在车上穿衣太久、而没能在火车启动前下车的那次。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下午，在屋外，一辆两驾马车驶来的时候，汉斯突然冲回了家去。对于这辆车，我没有察觉出任何异常之处。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害怕，因为那两匹马的样子太骄傲了，它们一定会摔倒的。"（当时车夫正勒紧缰绳，所以那两匹马都是在昂首疾行——它们确实显露出了骄傲的样子。）

我问汉斯，有谁会像那样骄傲。

汉斯："你，每次当我和妈咪睡在一起，你就是那个样子。"

我："于是你就希望我摔倒，对吗？"

汉斯："是的，你应该光着脚（像弗里茨那样），然后你就会踢到石头，你的脚会流血。那样的话，我至少可以单独和妈咪呆上一小会儿。等你回家的时候，我可以很快地从妈咪那儿跑掉，这样你就不会看见我了。"

我："你记不记得到底是谁的脚踢到了石头？"

汉斯："记得，是弗里茨。"

我："当弗里茨摔倒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35]

汉斯："我想你也应该踢到一块石头，然后跌个跟斗。"

我："这么说来，你很喜欢和妈咪在一起，对吗？"

汉斯："是的，我很喜欢。"

我："那我又为什么要把你们分开呢？"

汉斯："不知道。"（！！）

我："你觉得是为什么，汉斯？"

汉斯："因为你嫉妒。"

我："可事实不是那样的。"

汉斯："不，就是那样的，你嫉妒，你知道的。肯定就是这样。"

过去我向他解释说只有小婴儿才和妈妈睡在一起，而大孩子都睡在自己的床上。现在看来，我的解释显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

影响。

我怀疑，汉斯的那种想要"欺负"马匹的愿望——也就是打它们、骂它们——并不是针对他母亲，而是针对我的。他的话很可能只是为了把母亲推向前台。他不愿向我承认实情。在最近几天里，他对我表现出特别的亲热。

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做一回"事后诸葛亮"，为汉斯的父亲指点迷津：汉斯的那种想要"欺负"马的愿望也是有双重含义的，它一方面包含着以母亲为对象的、模糊的施虐欲望，一方面也清楚地显示出想要报复父亲的意愿。只有当前者通过了意识的检查，被允许进入妊娠情结的意识部分之后，后者才可能在意识中浮现。每当有潜意识中的念头开始集结为恐惧症，都会伴随有某种压抑的生成。因此，精神分析工作的展开，从来就不会循着心理症发生发展的道路进行。

4月22日。这个早上，汉斯又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有一个街上的调皮小孩正坐在小货车上赶路，一个守卫过来脱掉了这小孩全部的衣服，还让他站在那里直到早晨。第二天早上，小孩给了守卫50 000个金币，这才让守卫放了他，于是他重新坐上小货车走了。"

（北方铁道线路就从我家附近经过。在铁路的一条旁轨上停着一辆手摇台车。有一次，汉斯看见一个街上的调皮小孩正坐在那车上，于是他也想那样做。我告诉他那样做是不允许的，还说如果他那样做了，守卫就会来抓他。此外，在他的这次幻想中，还包含有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元素：受压抑的裸露欲。）

就最近一段时间来说，汉斯的幻想显然是围绕着交通运输系统展开的，其对象还顺理成章地由马车转移到了铁路上。于是，他

所有那些对马路的恐惧，就都在对铁路的恐惧中得到了强化。

午餐时我听说，汉斯一整个早晨都在玩一个被他称作格莱特的橡胶娃娃。在那个娃娃的两腿之间有一个开口，那里原本装着一个很小的锡制纽扣。汉斯把一把铅笔刀塞进那个开口中，然后抓住娃娃的两脚，拉开它的两腿，让小刀掉出来。他还指着娃娃的两腿之间，对他的保姆说："看呐，那就是它的小鸡鸡！"

我："今天早上你在和你的娃娃玩什么游戏？"

汉斯："我抓住它的脚，分开它的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中间有一把小刀，那是妈咪的。是我把小刀放进去的，就在原来那个小扣子那儿。我分开它的腿，然后小刀就掉出来了。"

我："你为什么要分开它的腿呢？是为了看它的小鸡鸡吗？"

汉斯："它的小鸡鸡一直就在那儿，所以我随时都看得到。"

我："那你又为什么要把小刀放进去呢？"

汉斯："不知道。"

我："那把小刀是什么样子的？"

他把小刀拿来给我看。

我："你是不是想象这把小刀是一个小婴儿？"

汉斯："不，我什么也不想象，不过我觉得那只鹳肯定曾有过一个小婴儿——要不就是别人。"

我："是在什么时候呢？"

汉斯："很久以前。那是我听人说的。嗯，也许我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也许是我顺口胡说。"

我："你说顺口胡说是什么意思？"

汉斯："就是说不是真的。"

我："在我们说的每句话里，都会有一点真实成分的。"

汉斯："啊，是的，有那么一点点是真的。"

我(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你想想看，小鸡是怎么到世界上

来的?"

汉斯:"是鹅把它们养着的,是鹅养大了小鸡——不对,其实是上帝。"

我向他解释说,是母鸡下了蛋,然后小鸡就从蛋里出来了。

汉斯大笑起来。

我:"你为什么发笑?"

汉斯:"因为我很喜欢你刚才告诉我的这件事。"

他还说他已经看见过母鸡下蛋了。

我:"那些蛋是下在哪里的呢?"

汉斯:"是你下的!"

我:"我下在哪里的?"

汉斯:"在格蒙登。你在草地上下了一个蛋,然后马上就有一只小鸡钻了出来。你曾经下过一个蛋。我知道的,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妈咪告诉过我。"

我:"如果是这样,我要去问问妈咪。"

汉斯:"那全都不是真的,不过我倒是下过一个蛋,还孵出了一只小鸡。"

我:"在哪儿呢?"

汉斯:"在格蒙登。那时候我躺在草地上,啊,不,我是跪着的,其他孩子们都没有看见我。然后有天早上我突然告诉他们:大家听着,昨天我在草地上生了一个蛋。大家都去找找看吧!于是他们同时开始找蛋,又同时看见了它。当时就有一只小鸡从蛋里出来。你为什么笑呢?妈咪和卡洛琳都不知道,但那是因为大家都没注意,我是在突然之间生下一个蛋来的,它突然就在那儿了。真的。爸爸,小鸡什么时候才从蛋里出来呢?是不是在你把蛋单独留下之后?是不是还得先把蛋吃到肚里?"

我向他作了解释。

汉斯:"好吧,那我们就把它留给母亲吧。然后小鸡就会长大

了。然后我们就把它装在大箱子里寄到格蒙登去。"

通过大胆的出击，汉斯掌握了分析的主动权。既然他的父母仍旧不愿解释他长久以来的疑惑，他就用这种很有才气的方式告诉父母："你们看吧，这就是我对生育的想象。"当他在给保姆解释他和玩偶的游戏时，他是不太坦率的；而面对父亲之时，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否认说他没有打算看玩偶的生殖器。作为报偿，他父亲告诉了他小鸡从蛋壳里出来的详情。在这之后，他的不满、猜疑，以及早先形成的成见混合了起来，制造出这段精彩的大杂烩，其中，对妹妹出生的好奇已呼之欲出。

我："你和你的娃娃玩些什么游戏呢？"

汉斯："我叫她格莱特。"

我："为什么这样叫呢？"

汉斯："因为我一直这样叫。"

我："你们玩的是哪种游戏呢？"

汉斯："我照看她，就当她是真的小婴儿一样。"

我："你想要一个小女孩儿吗？"

汉斯："啊，是的，我想要。为什么不呢？我想要一个，但妈咪不能再要了。我不想让她再要小婴儿。"

（他经常用相似的语言重复自己的意思。他害怕的是，若是有第三个孩子来到，他就会更加失宠。）

我："可是只有女人才能要小婴儿。"

汉斯："我会有一个小女孩的。"

我："你从哪儿把她找来呢？"

汉斯："当然是从鹳那里啦。它会把小女孩带来的。而那个小女孩也会在突然之间生下一个蛋来，然后另一个小汉娜就会从蛋里出来。然后又会有下一个汉娜、再下一个。不对，只有一个汉娜

会出来。"

我："也就是说，你很想要一个小女孩。"

汉斯："是的，明年我就会有一个的。我会把她叫做汉娜。"

我："那为什么不让妈咪再要一个小女孩呢？"

汉斯："因为我想在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小女孩。"

我："可是你不会有的。"

汉斯："噢，不，我会的。男孩生女孩，女孩生男孩。"[36]

我："男孩们不能生小孩。只有女人——像妈咪那样的——才能生孩子。"

汉斯："我为什么就不能？"

我："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

汉斯："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生小孩？我肯定你以后会生的，你等着看吧。"

我："那么，我可要等上好一段时间了。"

汉斯："我就是你的孩子。"

我："不过，是妈咪把你带到世上来的。所以你是妈咪和我的孩子。"

汉斯："那么汉娜是我的还是妈咪的？"

我："妈咪的。"

汉斯："不，她是我的。她为什么不能是我的，而偏要是妈咪的？"

我："汉娜是我的孩子，也是妈咪的孩子，也是你的。"

汉斯："你也这么说啦，你看！"

汉斯理解到，两性关系是涉及小孩归属问题的。尽管如此，只要他的理解还缺少最关键的那部分知识，他就会继续停留在对女性生殖器的无知状态中。

4月24日。我和我妻子给汉斯上了一堂启蒙课。我们向他解释说，小婴儿先是在母亲肚子里长成，然后再像"便便"一样被带到世界上来。这给汉斯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下午我们出门上街。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时的汉斯基本上已经从震惊中走了出来，他甚至还跑着追赶马车。不过，他的焦虑也还留有一点残余，这表现在不敢远离大门，也不肯作路途稍远的散步。

4月25日。汉斯用头撞了我的腹部，以前他也这样干过一次。我问他："莫非你是一只山羊？"

汉斯："是的，我是一头公山羊。"我又问他在哪里看见过山羊。

汉斯："在格蒙登，是和弗里茨一起看的。"(弗里茨有一只小山羊，那是他的宠物。)

我："给我说说这只小羊羔吧，它都干过些什么？"

汉斯："嗯，你知道吗，弗劳恩·米茨(和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一名教师)经常把汉娜放在那只小羊羔的背上，可是汉娜一上去，那只小羊就站不起来了，也没力气顶人了。要是你想爬到它背上，它就会顶你，因为它有角。弗里茨总是用条绳子把它拴在树上。他总是把它拴在树上。"

我："那只小羊羔也顶过你吗？"

汉斯："它会朝我站起来。弗里茨有次让我骑它了……我骑过它一次，不知道。它突然就会朝我站起来。那可真有趣——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这些话绝对不是真的。

我："你爱爸爸吗？"

汉斯："啊，当然爱啦。"

我："不过，在某些时候你可能是不爱我的吧？"

汉斯(当时他正在玩一个玩具马，我问了上句之后，那马立刻从他手上掉了下来。他叫道)："马儿摔倒了！你听，它发出了多响的声音啊！"

我："我知道爸爸身上有一点让你讨厌，那就是我被妈咪爱着。"

汉斯："不，没有。"

我："那么，为什么每次妈咪吻我的时候你都会哭呢？因为你嫉妒了。"

汉斯："是的，我知道。"

我："要是你是爸爸，你会怎么做？"

汉斯："你来做汉斯吗？我每周日都会带你去朗斯，不，每天都去。要是我是爸爸，我就会对你这么好的。"

我："那你会对妈咪做什么呢？"

汉斯："我也会带她去朗斯的。"

我："还有别的吗？"

汉斯："没有了。"

我："那么你为什么嫉妒呢？"

汉斯："不知道。"

我："在格蒙登的时候你就嫉妒了，对吗？"

汉斯："那时候还没有（这不是真的）。在格蒙登的时候，我的东西都在身边。我有我的小花园，还有小孩陪我玩。"

我："你记得母牛是怎么生小牛的吗？"

汉斯："记得。小牛是在一辆大马车里出生的（无疑，他是在格蒙登听说这事的。而这也正是鹳理论的一大反例），另一头母牛把小牛从它妈妈屁股里拉了出来。"（这是启蒙的第一点成效，在此，汉斯竭力想把这解释和他的"马车理论"统一起来。）

我："可是，它并没有出生在马车里，对吗？小牛的出生是发生在牛棚里的事。"

汉斯不同意，他说他在那天早上看见了那辆马车。我指出，有关小牛出生在马车里的事很可能是他听人说的。最终他还是承认了这点，"也许是贝塔告诉我的吧，要不——不对，大概是房东告诉

我的。他当时就在那里，那是一个晚上。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没有人告诉我那些，全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头小牛很可能是被装在马车里运走了。汉斯的错觉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

我："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是鹳带来了小牛呢？"

汉斯："我不愿意那样想。"

我："可你却以为是鹳带来了汉娜，对吗？"

汉斯："这是我在那天（我妻子分娩那天）想到的第一件事，我是那样想的。爸爸，生小牛的时候，房东也在场吗？"[37]

我："我不知道。你认为呢？"

汉斯："我想他在场……爸爸，你有没有注意到，马的嘴上经常都有黑色的东西。"

我："我在格蒙登的街上看见过这样的马。"[38]

我："在格蒙登的时候，你经常跑上妈咪的床么？"

汉斯："是的。"

我："那时你把自己想象成爸爸，对吗？"

汉斯："是的。"

我："于是你就害怕爸爸，对吗？"

汉斯："你什么都知道，我以前可没想到过这点。"

我："当弗里茨摔倒的时候，你想要让爸爸也这么摔一下；当小羊羔顶你的时候，你想要它去顶爸爸。你还记得格蒙登的那次葬礼吗？（那是汉斯参加的第一次葬礼，他时常回想起它。无疑，这次葬礼是汉斯的一个难忘的记忆。）"

汉斯："记得，怎么了？"

我："也许你在想，要是爸爸死了，你就可以顶替成为爸爸了。"

汉斯："是的。"

我："现在还有什么马车让你害怕么？"

汉斯："所有的马车都让我害怕。"

我："其实不是那样的，对不对？"

汉斯："我不怕出租马车，还有轻便马车和小马车。我害怕公共马车和运货车，但只在它们被装满的时候，如果它们空着我就不怕。要是一辆马车上装满了东西，又只有一匹马，那我就会害怕；如果它有两匹马，那我就不怕了。"

我："是不是因为公共马车里有那么多人才让你害怕的？"

汉斯："不，是因为车顶上有那么多行李。"

我："在生汉娜之前，妈咪也是被装满了的，对吗？"

汉斯："妈咪还会被装满一次的，等她有了另一个孩子，等另一个孩子长起来，等她肚子里有了它。"

我："你喜欢她那样，对吗？"

汉斯："是的。"

我："你说过你不想要妈咪再生孩子了。"

汉斯："那样她就不会再被装满了。妈咪说，要是她自己不想再生孩子，那么上帝也会站在她一边。如果她不想再生，那她就不会生。"(当然，汉斯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昨天在妈咪肚里是否有小婴儿。我说没有，要是上帝不想让小婴儿在她肚里生长，她就不会有。)

汉斯："妈咪说的是，如果她不想要小婴儿，他们就不会生长。而你却说那是由上帝管的事。"

我对他说我讲的是正确的，他这样回答我："当时你也在吗？那么你肯定比我更清楚。"于是他跑去问母亲，而她则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她说如果她不想要孩子，上帝也不会想要的。[39]

我："看来，你是希望妈咪再生一个小孩的。"

汉斯："不，其实我并不想要另一个小孩生下来。"

我："但你还是可以那样想想。"

汉斯："是的，想想而已。"

我："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那样想吗？因为你想做爸爸。"

汉斯："是的……该怎样做呢？"

我："怎样做什么？"

汉斯："如果爸爸不能生小孩，那我该怎样做才能当小孩的爸爸呢？"

我："你想当爸爸，想和妈咪结婚；你想长得和我一样高，还想长出小胡子；你还想让妈咪生下另一个孩子。"

汉斯："还有，等我结婚之后，和妈咪结婚之后，爸爸，只有当我想要，才会生小孩。如果我不想要，那么上帝也就不会想要。"

我："你想和妈咪结婚？"

汉斯："是的。"

上述对话表明，汉斯在幻想中获得的快慰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确知父亲这一角色的具体含义，并且一直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控制婴儿的出生。

这天晚上睡觉之前，汉斯对我说："爸爸，你知道我马上要干什么吗？我要和格莱特聊天，一直到十点，因为她就在我的床上。我总是把我的孩子们放到床上。你能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当时已经很疲倦了，所以我向他承诺，第二天早上我会和他一起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他就睡了。

从我前面的笔记可以看出，汉斯自从格蒙登返回之后就一直幻想着他的"孩子们"，并同他们谈话。[40]

到了 4 月 26 日，我问他为什么老是谈到他的孩子。

汉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小孩子。不过我自己可不想要，我不会想要生孩子的。"[41]

我："你是不是已经把贝塔、奥尔嘉，还有其他小朋友都想象成你的孩子了？"

汉斯："是的，还有弗朗茨和弗里茨，还有保罗（他在朗斯的玩

伴),还有洛迪。"洛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也是他最经常谈起的一个。在此,我必须强调一点,即洛迪这个人物已经存在有好几天了,自从我们上次就生育问题对汉斯做过解释之后(4月24日),他就创造出了这个幻想人物。

我:"谁是洛迪?她是住在格蒙登的吗?"

汉斯:"不。"

我:"洛迪是真实存在的吗?"

汉斯:"是的,我认识她。"

我:"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汉斯:"她就是我的洛迪,就在这儿。"

我:"她长什么样?"

汉斯:"什么样子?黑眼睛,黑头发……有一次,我和玛丽达一起见过她(是在格蒙登),在我去镇上的时候。"

我问起一些细节,马上就看出那个故事是编造的。42

我:"你认为自己是妈咪对吗?"

汉斯:"我真的是妈咪。"

我:"那你都对你的孩子们做了些什么?"

汉斯:"我让他们和我睡在一起,男孩女孩都在一起。"

我:"每天都这样?"

汉斯:"是的,当然啦。"

我:"你和他们谈话吗?"

汉斯:"要是这些孩子们不能都睡在床上,我就放几个到沙发上,几个到婴儿车里;如果还有多余的,我就把他们放到阁楼上那个箱子里;再剩下的就放在其他箱子里。"

我:"这么说来,那个放小婴儿的鹳鸟箱就在阁楼上喽?"

汉斯:"对。"

我:"你是什么时候有孩子的?那时候有汉娜了么?"

汉斯:"有,那时候她已经好几岁了。"

我："那么，你觉得你是从谁那里得到这些孩子的呢？"

汉斯："当然是我自己喏。"[43]

我："可那时候你并不知道小孩子是从人身体里出来的。"

汉斯："我以前认为是鹳把它们带来的。"（这是明显的谎言，他在岔开话题。）[44]

我："格莱特昨天是和你在一起的。可是，你其实知道男孩不能生小孩，对吗？"

汉斯："嗯，是的，我知道。可我还是觉得男孩是可以生小孩的。"

我："你是怎么想出'洛迪'这个名字的？那可不是女孩的名字。也许你想的是'洛蒂'？"

汉斯："不，就是'洛迪'。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是个好名字。"

我（半开玩笑地）："你是不是想到了乔希-洛迪？（Choccy-lodi）"

汉斯（反应激烈，立即回答说）："不，是萨法-洛迪[45]……因为我很喜欢香肠，还有意大利腊肠。"

我："你不觉得香肠看上去很像大便吗？"

汉斯："是的，很像！"

我："那么，你说说看大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汉斯："是黑色的。你知道（指着我的眉毛和胡子），就像那样——那样。"

我："还有别的吗？大便也像香肠一样是圆的，对吗？"

汉斯："是的。"

我："当你坐在马桶上准备大便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自己会生出一个小孩？"

汉斯（笑）："是的，当我们住在街上的时候。嗯，在这里也一样。"

我："想想看那些拉公共马车的马摔倒时的样子。车厢就像是装小婴儿的箱子，而当黑马摔倒的时候，它看上去就像……"

汉斯（接过话头说）：“就像是一个小婴儿被生了出来。”

我：“那么，当那匹马用马蹄发出声响的时候，它让你想到的是什么？”

汉斯：“嗯，每当我想玩而不想上厕所的时候，我就会用脚发出那种声音。”（他跺了一下脚。）

看来，这就是他对人们是否想要生孩子的问题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今天，汉斯整天都在玩“装箱子”的游戏。他不停地把箱子装上马车，卸下马车，还说他想要一辆有车厢的玩具手推车。这是发生在我们家对面的海关总署大院里的事，过去他总是对在那里装卸货物的马车特别感兴趣，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每当有马车被装满、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害怕。“那匹马会摔倒的。”[46]过去，他把海关总署外墙上的大门称作“洞口”（第一个洞口、第二个洞口、第三个洞口）。现在，他又把它们称作“放屁口”。

汉斯的焦虑几乎已经完全消退了，不过他仍旧喜欢呆在家附近，这样更容易在感到害怕的时候退回来。不过，他已经不再往屋里逃跑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呆在屋外。如前文所述，汉斯的病始于一次半途而废的散步，那时他正散步到一半，突然哭着转头回家去了。在那之后，每次我们强迫他出外散步，他都只肯走到海关总署车站——在那里还能看见我家的房子。在我妻子分娩期间，汉斯被迫与母亲分开，而他后来的焦虑——也就是让他不敢离家太远的焦虑——则正是对他在当时就感受到的渴望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至今仍在持续。

4 月 30 日。汉斯再次和他想象中的孩子们玩在了一起。于是我对他说：“你的孩子们怎么还在？你知道的，男孩不能生孩子。”

汉斯：“我知道。以前我是妈妈，可现在我是爸爸了。”

我：“那么谁是这些孩子的妈妈呢？”

汉斯：“当然是妈咪了。你是他们的祖父。”

我："我知道了，你想长得像我一样高，还想和妈咪结婚，那样她就会生孩子了。"

汉斯："对，我希望那样。在朗斯的奶奶（我的母亲）可以做他们的祖母。"

一切圆满结束。我们这个年轻的俄狄浦斯在命运指定的方向之外，为自己的困境找到了更圆满的解决方式。他非但没有弑杀自己的父亲，还按照自己的愿望为他也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他把父亲封为祖父，还让父亲也和其母亲结合了。

5月1日。午餐时，汉斯跑来对我说："你记得么，爸爸？我们该给教授写点东西了。"

我："怎么写呢？"

汉斯："今天早上，我把我所有的孩子都带到厕所里去了。起初，我大便了一次，小便了一次，还让他们都看着我。然后我把他们都放到马桶上，让他们也大便一次、小便一次，然后我用纸给他们擦了屁股。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吗？因为我太想要孩子了，我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我会把他们带去厕所，给他么擦屁股，还会做你们给小孩做过的所有事情。"

在汉斯承认了如此的幻想之后，我们将很难否认这样一点：他得到的愉悦是和排泄功能紧密联系着的。

那天下午，汉斯鼓起勇气去了斯坦德公园，这可是头一回。在这个5月的第一天里，街上的马车很可能比平常要少很多，不过，在此之前一直把汉斯困在屋内的那些种类的马车还是并不少见。他对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在下午茶之后，我不得不再次陪他去了一趟斯坦德公园。在路上，我们遇见一辆公共马车，他指着这辆

车，说了这样一番话："看哪！一辆载着鹳鸟箱的马车！"如果明天早上他肯和我再去一次斯坦德公园——这是我们约定好了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汉斯已经完全康复了。

五月二日早晨，汉斯来找我："爸爸，今天我又想到一些事情。"起初，他什么也没有记起，过了一会儿，他相当勉强地告诉了我："我记得是水管工来了，他带着一把大钳子。他先是把我的屁股卸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然后又换了我的小鸡鸡。他说'我们来看看你的屁股'，而我则不得不转过身去，于是他就把我的屁股拿走了。然后他又说'我们来看看你的小鸡鸡'。"

汉斯的父亲立即把握住了这个愿望幻想的实质，并毫不犹豫地对其作出了唯一可能的解释。

我："他给你换上了更大的屁股和更大的小鸡鸡。"

汉斯："是的。"

我："就像爸爸的一样，对吗？因为你想自己做爸爸。"

汉斯："是的，而且我还想像你那样长出一把小胡子，还要像你一样的毛。"(指着我的胸毛)

看来，我对汉斯前段时间的那次幻想——水管工来拆浴缸，还将一把钻子插进了他的腹部——所做的解释是需要一点修正的：那个大浴缸代表的正是"屁股"，而钻子或者螺丝刀——如我那时所想的那样——代表了阴茎[47]。

这两次幻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理解汉斯对大浴缸的恐惧——不过，顺带说一句，那种恐惧也几经消退了——对于大浴缸来说，汉斯的屁股是太小了，这让他很不高兴。

几天之后，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由汉斯的母亲执笔的，其中充

满了他因儿子的康复而感到的欣喜。

一周之后，我从汉斯的父亲那里收到了这个连载故事的最后一篇：

尊敬的弗洛伊德教授：

请允许我作如下的补充，权作为我对汉斯的心理症所做的记录的总结：

1. 在我第一次给汉斯启蒙之后，他的症状可能并没有消退得像我记录中那样成功。在那之后，汉斯的确是能够陪我出门散步了，这是实情，可那完全是被强迫的，而且他也在整个散步过程中持续地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中。有一次，他和我一道走到了海关总署车站——在那里还能看见我家的房子——然后就再也不肯继续走了。

2. 关于覆盆子果汁和枪。每当汉斯便秘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喝覆盆子果汁。他还时常把“射击”和“大便”两个词混淆起来。

3. 汉斯是在他四岁左右的时候被移出我们的房间，并住进他自己的屋子的。

4. 在汉斯脑中仍旧残留着一些疑虑，不过这些已经不再以恐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转化成为普通的爱提问题的习惯。他的问题大多集中在这几方面：某物（比如说电车、机器等）是用什么做的，谁在制造，等等。在汉斯的大多数问题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在提问之前其实早已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他只是想要那些答案再次被确证。有一次，我彻底被他的问题搞得筋疲力尽了，我说：“你认为我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吗？”他是这样答复我的：“嗯，我以为，既然你能知道和马有关的每件事情，那么你肯定也知道这个。”

5. 现在，每当汉斯说起他的心理症，他都只当那是过去的事情，他会说：“那时候，当我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6. 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汉斯现在绞尽脑汁想要弄清：

既然是母亲把孩子带到了世上，那么父亲对孩子的出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是从他的一些问题中看出他的这点疑惑的，比如说，他会问："我也是你的孩子，对吗？"(他的意思是，他不只是母亲的孩子。)他不清楚的是，他自己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和我发生联系的。另一方面说来，我还没有获得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表明——如您所猜想的——他看见过父母的性交行为。

7. 汉斯的焦虑是有相当强度的，我们有必要对公众强调这一点，否则，我们的读者会说："只需要在他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打上一顿，就能叫他乖乖地去散步了。"

最后，我再加上总结性的一点：汉斯最后的那些幻想同时也表明，他已经克服了由阉割情结中生出的焦虑。这也反过来为他提供了帮助，让他能够面对想象中的恐惧。在他看来，那个水管工是在现实中出现过了的，他们取走了他的阴茎，但那只是为了给他换上一个更大的。让我们祝愿这个年轻的探索者能够尽早发现这点：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碎片，在任何时候都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对儿童生殖器的爱抚或者口头赞扬，不论是来自亲戚还是父母，都是最常见的心理分析关注对象。

2. 直接地说，如果充满焦虑感的渴望不再能通过获得渴望的对象而解除，那么这种焦虑就是病态的。

3. 这里指的是其焦虑的原因，尚未涉及有关女性生殖器的知识。

4. 朗斯位于维也纳郊区(比谢布鲁恩稍远一点)，汉斯的祖父母住在那里。

5. 汉斯的父亲没有任何切实理由怀疑汉斯所言的真实性，他描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阴茎头的瘙痒。这会迫使孩子们去触碰他们自己的生殖器。他们对这种感觉的描述通常都是：我被什么东西咬了。

6. 在 1924 年之前的版本中，这个地方写的都是"对手淫习惯的抵抗"。

7. 格莱特是格蒙登地方的一个姑娘，这时的汉斯是在幻想中和她说话、嬉玩。

8. 这不是实情。参见前文汉斯在狮笼前发出的惊叹。这可能是由压抑导致的遗忘。

9. 为了不打断叙述，在文中此处我没有作进一步解释。其实，我在此处归结到汉斯身上的这种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想法是很正常的。阉割情结其实正是反犹主义在潜意识最深处的根源。就算是尚在幼儿期的儿童，当他们听说犹太人都要从阴茎上割掉某个部分之时，也很容易生出对犹太人的厌恶。与此类似，这也是导致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感的最重要潜意识根源。魏林格（这是一名天分很高的青年哲学家、同性恋者。在他那本卓越的著作《性与个性》初版之后旋即自杀身亡）就曾在其著作的一个重要章节中，对犹太人和女人表达了同样的敌意，并用同样的言辞对二者进行了侮辱。作为一个心理症患者，魏林格彻底被婴幼儿期情结所掌控。在他看来，犹太人和女人的共同特征，就在于他们与阉割情节的关系。

10. 汉斯用他自己的语言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幻想。

11. 在不知该如何将谈话继续的情况下，汉斯的父亲在这里用上了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经典技巧。这并没有带来太多的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谜底揭示和问题的解决，汉斯此时的回答也显出了相应的含义。

12. 对于梦中的长颈鹿，汉斯只认可了它们作为父母的代表的那一种解释，而否认了其中的性象征含义——长颈鹿这一形象本身，即是阴茎的代表。这种象征意义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我们也的确不能对汉斯要求太多。

13. 后来，这个孩子还打过他父亲的手，又马上给了那只手一个温柔的吻——这就以更清楚、更彻底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意思。

14. 汉斯是对的，尽管为他所担心的马咬人这种行为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动作的联系就在于：那匹马（父亲）会咬他，因为他希望那马（父亲）摔倒。

15. 这里方括号内的内容并非编辑补注。是弗洛伊德本人使用了方括号，表示插入语中的插入。

16. 几周以前，我妻子买了一条黑色的长裤（一种方便运动的款式），主要在骑自行车旅行的时候穿。

17. 他还有一副带铃铛的玩具马。——其父注

18. 后文中对此有详述。据他父亲猜测，当时弗里茨已经摔倒，这是很有道理的。

19. 这里德语原文为"wegen dem pferde"，字面意思为"因为那匹马"。弗洛伊德在注 20 中指出，在德语词 wegen 和"车辆"一词的奥地利发音之间存在着近似关系。译者在此擅作主张，把该句改为"扯住那匹马"，试图以"扯"与

"车"的谐音关系模拟原文中的谐音关系。——译注

20. 说明一下:汉斯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胡思乱想是始于那时候的,他指的是事件之间的联系。从理论上说,只有那些曾经被强烈渴望的事物才可能成为恐惧的对象。我补充一点:正是单词 wegen[德语"因为"]让汉斯的恐惧症从马扩展到了 wagen[德语"车辆"],因为汉斯过去常常发出这个音,也常听到这个音,而 wagen 的发音和 wegen 是很相近的。不要忘记,相对成人来说,孩子们是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对待词语的,因此,对他们来说,词语之间在声音上的相似性是非常重要的。

21. 在这部分对话中,除了尚未被汉斯的父亲理解的发音关联之外,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收获。对病人的分析时常会陷入徒劳无功的境地,这里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22. 这指的是他们在搬家之前的住处。

23. 在这里,他其实是希望得到确证,证实他的阴茎会长大。

24. 这是一个超越了汉斯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话题,因此,他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只有当长裤单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它们才会唤起他的厌恶感。若是被他母亲穿上,那么它们也就不再和粪便发生联系;这时候,穿在母亲身上的长裤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

25. 是汉斯的母亲在给他洗澡。——其父注

26. 拆走浴缸是为了修理。——其父注

27. 在谈过粪便之后,马上进入有关汉娜的话题,对此我们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汉娜即是"便便"——婴儿都是"便便"。

28. 现在,他开始进入幻想了。我发现,浴缸和箱子对汉斯来说都是同样的东西,它们都代表了那种盛装婴儿的空间。请注意,他不断地在重复这个观点。

29. 那箱子当然就是子宫了。汉斯的父亲试图让汉斯知道,他是明白这层含义的。在神话中,从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算起,有许多英雄都是被人放在箱子里抛弃的——这种箱子显然也同样代表着子宫。

30. 很明显,汉斯是在愚弄他父亲!在后来,当他请求父亲不要把秘密告诉母亲时,他也是在拿我们的叙述者开玩笑。

31. 了不起的小汉斯!就算是成人,也不可能对精神分析学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32. 对于小汉斯前后所言的不一致,我们不该太过计较。在前面的谈话里,他潜意识中对鹳鸟之说的不信任已经浮现了出来,并且让他对父亲的隐瞒感到了不快。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平静下来,他在用那种公认的说法来回答父亲的问题,其中又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则正是他自己对鹳鸟之说中的许多疑点所做的解释。

33. 他指的是我们用来装行李的箱子,我们正是用这个箱子把所有需要

的东西带去格蒙登的。——其父注

34. 他常常在车夫打马、并高呼"驾"的时候感到害怕。

35. 事实上，弗里茨当时的确是摔倒了的，尽管此前汉斯否定了这点。

36. 这里是婴儿期性理论的又一片断组成，其意义不明，只能猜测。

37. 汉斯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大人告诉他的事情。此时他正在盘算着究竟是父亲还是房东更值得信任的问题。

38. 其间的关联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斯的父亲都对汉斯所说的马嘴周围的黑色感到不解，这种不解一直持续到他在自己身上找到对应物为止。

39. 这个有着敏锐观察力的小汉斯，再度为一个严肃问题找到了答案。

40. 汉斯这种对小孩的渴望还算不上是女性特质的表征。作为一个孩子，他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既然现在的他正试图用行动来使那些时光再现，那么他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担任母亲的角色。

41. 这正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惊人矛盾——想要而又不要。他知道，在现实中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其他的小孩只可能成为他的麻烦；但在幻想中，他是个母亲，他需要孩子，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他自己曾接受过的那些温情再拿出去，使之重现。

42. 据我们推测，这段插曲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洛迪是汉斯偶遇的某个小姑娘的理想化形象，其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很可能就取自他母亲。

43. 对于其父的那个问题，汉斯只能想到这种单性生殖式的答案。

44. 也就是说，幻想中的孩子——这是手淫时的幻想。

45. 这是一种熏香肠。我妻子经常对别人说，她的姨妈总是把这个词读成"萨菲洛迪"（这是带有浓重维也纳口音的发音）。汉斯很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个词。——其父注

46. 我们不也用"下"这个动词来指称动物的生产吗？（弗洛伊德原文中使用的动词为"niederkommen"，意为"出生"，也有字面意思"下来、倒塌"。因中文有"下崽"的说法，故翻译为"下"——译注）

47.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汉斯对这种钻孔(boring)工具的选择也是与"出生(born)"一词的发音不无关系的。一个小孩是不会分辨诸如"烦闷(德语 gebohrt，英语 bored)"和"出生(德语 geboren，英语 bore")这一类近音词的。对此项关联的猜想得自我的一个博学的同事，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却不能断定这究竟是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关联，抑或是只限于德语中的偶然巧合。从语源学角度看来，人类的创造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也是一个"钻孔者"(borer，从德语词的字面意思看来，这个词也可以作"生育者"解。弗洛伊德本是从德语角度提出这个猜想，但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囿于德语中的偶然巧合，它也出现在英语中——译注)。

Ⅲ. 评述[1]

在以上案例中,我们对一名不足五周岁的男童的恐惧症进行了治疗。接下来,我们将对整个问题的演化发展与最终解决作一回顾。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关键问题:第一,这起案例在何种程度上证实了我在《性学三论》(1905)中提出的观点;第二,这起案例以何种方式增进了我们对此种常见疾病形式的理解;第三,这起案例是否能够使我们对儿童的内心世界有进一步了解,并促进我们对现有婴幼儿教育模式的反思。

1.

我个人粗略的印象是:通过对小汉斯的观察,一幅有关幼儿期性经验的图景已经展现出来,而且,这幅图景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在《性学三论》中已经提出的主要观点相符合的。不过,我此前的观点都是基于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而得出的。接下来,我们将从细节上检验本案例和我的理论之间的相容程度,在此之前,我首先要列出两点保留意见,人们很可能从这两点入手,对我接下来的分析的价值提出质疑。第一种意见是:小汉斯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一直在被引导着朝心理症的方向发展,从他的疾病里就可以看出这点;他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因此我们不可以把从他身上得出的

结论推广到其他普通儿童身上。我将在后文中围绕这种观点进行讨论。无论如何,即便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我们观察所得的价值也绝不会被完全抹杀,最多也就是打一个大的折扣。而我要举出的另有一种反对意见则更为严苛:这个孩子的父亲早已深受我的理论的影响,他是带着我的偏见去对孩子进行分析的,于是这种分析就是完全缺乏客观性的。显而易见的,儿童是极容易被暗示影响的,尤其是当他面对着自己的父亲之时,那种暗示的影响力更是超乎寻常。在父亲如此的关注之下,他就是单纯出于感激,也会为顺从父亲而接受所有那些强加给他的话语。他的言辞不能成为论据,而他在思想、幻想、梦境中创造出的东西,也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父亲的影响,无论从哪个侧面来看,它们都受到其父的支配。简而言之,这整个案例不过是又一桩有关“暗示”的例子;与对成人的暗示相比,作用于儿童身上的这种暗示的作用是更容易被识别出来的。

奇怪的是:二十二年前,当我首次被卷入不同科学观点的论争中去的时候,人们正是在试图为暗示及其作用建立概念。我还清楚地记得老一代的心理症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于这种努力是如何嗤之以鼻的。从那以后,情况从根本上发生了逆转:全盘否定变成全盘肯定,暗示突然就变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又开始紧抓住这个概念不放。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 Liebeault、Bernheim 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有这样一个原因:有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只要抬出“暗示”两字,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免去思考的苦差。究竟是什么样的暗示?它来自何处?在何时发生作用?这些问题当然是无人知晓,也没人想要知晓。遇到任何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只要给它贴上“暗示”的标签就够了。

当今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凡儿童的言辞,都是偶发随意的、不可信赖的。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在精神领域中没有什么偶然。儿

童言语中的无稽之处全都得自他们的幻想力量,这就正如成人言语中的无稽之处全都出自他们的偏见力量一样。另外,儿童从不恶意地撒谎,从整体上说来,他们比成人更加热爱真理。如果轻易地拒绝小汉斯的言论,那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有时候他会出于抵触情绪而捏造或者隐瞒,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将这些情形分辨出来——那都是在他自己也犹豫不决的时候,或在他完全接受了父亲的言论的时候。他在这些情况下的言论,当然是不能用作证据的。而一旦压力不再,他个人的内心所想就会显露出来,那是除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人都不曾知晓的内心世界。他在这种时候的言语是可信的,至少不会比成人的任何言论更为虚假。只是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对精神分析过程所作的任何记录,都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分析对象在分析过程的感受,只有亲历的人才能知道。不过这点不足也是同样存在于对成人的分析中的。

小汉斯的父母把他描述为一个快乐而坦率的孩子,这很可能是实情。他父母抚养他的方式很特殊,从根本上避免了我们通常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犯下的过错。他天真、愉快地进行着探索,对很快就要在他身上苏醒过来的冲突一无所知,这让他能够毫不犹豫地与人交流他的思想和感觉。在他患上恐惧症之前的那些观察记录中,我们既看不到怀疑,也看不到委屈。而在他患病期间、在对他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开始在他的所言和所思之间看到不一致的现象。这部分的是因为,对于浮出水面的潜意识内容,他还没有掌控的能力;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隐瞒了那些潜意识内容中的一部分——涉及他与父母的关系的那部分。这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困难,但这种困难是普遍的,其难度决不会超过我们在对任何一个成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我坚持认为自己的这种说法是公允的。

的确,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告诉汉斯很多事情,很多他自己说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必须灌输给他某些思想,某些他自己

绝不会想到的想法。只要哪个方面令其父抱有期待，汉斯的注意力就会被引向那个方面。这的确是削弱了此次分析的客观性，但是这种现象在每个精神分析案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严格地说，精神分析根本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方法，而是一种带治疗性质的精神干预。精神分析并不指望其自身能证明什么，而只是希望能对病人有所改变。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医生通常都会让病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治疗对他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的内容，就是让他对自己的潜意识有所认识、有所掌控。为满足这个要求，每个病人都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有的人需要较多，有的人需要较少，但是没有人能够脱离开外界的支持和帮助而康复。如果某种疾病能够在无需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就被治愈，那么这种疾病最多不过是一种轻微的紊乱，算不上心理症。所谓心理症，是指那些从病人的“自我”(Ich)中脱离出来，并与“自我”相对立的东西。要战胜这样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借助于外界的支援。而对心理症的治愈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止于能被外界的帮助所治愈的那一部分。如果“求诉于外”是心理症的天性——就像我们在那些被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病例中看到的那样——那么，心理症的这种天性本身也就决定了其不可彻底治愈性。就儿童而言，由于他们相对较低的智力水平，在对他们的治疗过程中，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最需要和病人交流的，正是在分析过程中实现了的交流本身，也即那些被分析引出的话语。当我们对致病内容的内在逻辑有所了解并找到了解决办法之后，作为医生干预结果的交流，也就使其自身的价值得到了证明。

另一方面，我们这位年幼的患者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其实是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其独立程度已足够让他摆脱“被暗示”的指责。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完全是自发地在用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材料建立自己的性理论。这种理论和成人的思维相去

甚远。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当我在为汉斯的父亲做理论参谋的时候，几乎遗漏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只有通过排泄情结，才能令汉斯理解出生。因为我的草率，分析才在后来陷入困境；不过这至少为汉斯的天赋和独立思考能力提供了正面的证据。突然之间，他就变得对"便便"着迷不已，而他的父亲——很明显，他的确是对此进行过暗示——却对这种痴迷的来源和可能导致的结果摸不着头脑。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把导致那两次有关水管工的幻想的主要原因归结到汉斯父亲的身上，那种幻想的根源乃是汉斯在生命早期获得的"阉割情结"。在此，我必须向汉斯的父亲承认一件事情，那是我出于理论上的需要而对他隐瞒了的：我没有把水管工幻想和阉割情结之间的联系告诉他，我在期待着这种关联自动显现出来，那样我将能为这种关联找到实例，而这种实例通常是无处可寻的。

如果我们继续深入到分析的细节中去，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事例，足以证明我们的小汉斯并没有被任何形式的"暗示"控制。不过，我打算在此中断对那第一种反对意见的讨论。我知道我无法说服那些不愿被说服的人，即便是用上条分缕析的办法。所以我将撇开他们，专为另一些读者继续我们的回顾分析；这另一部分读者，指的是那些已经相信了潜意识致病因素的客观存在的人们。在此我要强调一下自己的乐观看法：我确信后者的数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增长。

关于小汉斯的性经验，我们首先可以找到这样一点特征：他对自己的"小鸡鸡"抱有特别的兴趣。这个器官有两重功用，其中一重还是不可撤销的。兴趣让他成为一个探寻知识的科学家，于是他发现人们可以根据"小鸡鸡"的有无来区分可活动的事物与不可活动的事物。他认为这种重要的身体器官可以在所有的活物身上找到，像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于是他研究大型动物的阴茎，并认为这器官也存在于双亲身上，甚至在他亲见了初生妹妹的身体之后，

仍旧坚持这种想法。可以说，如果对他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那种认为和他一样的生物都有此种器官的想法——加以纠正，那么，这对于他的“世界观”来说，将构成一次巨大的冲击，就好像是他本人被夺去了阴茎一般。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母亲的那次恐吓（让他失去小鸡鸡的恐吓）才会立即进入他头脑的深处，成为只在日后才发挥作用的因素。汉斯本人很喜欢从对阴茎的触摸中获取快感，这个小男孩由此而染上了最普遍——也是最正常——的自淫行为的习惯，也正是这种习惯行为，招来了他母亲的干涉。

在这里，以一种被阿道夫·阿德勒恰当地描述为“本能的汇集”的方式[2]，从个人性器官中获得的快感与窥阴癖结下了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了主动和被动两个侧面。小男孩汉斯很希望看见他人的阴茎，并由此而养成了一种性好奇；而他本人也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阴茎为乐。在压抑产生的早期，他的一个梦泄露了他的愿望：让他的一个小朋友来帮他小便，并顺理成章地让她也作出展示。这个梦证明了这样一点结论：直到那时为止，汉斯的这种愿望还是以未受压抑的形式存在的；正如他本人之后的陈述所表明的那样，他本是习惯于让这种愿望得到满足的。由他的窥阴癖决定的行为倾向很快被固定在了特定的行为动作上。当他不断地对父母表达因没有看见他们的阴茎而产生的遗憾之时，他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很可能是要和自己作一比较。当我们在测度这个世界的时候，“自我”始终是标准。我们不断地将自己与外物进行对比，由此，我们学会了理解外物的方式。汉斯观察的结果是，大型动物的阴茎远大于他自己的；于是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在他父母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还不断地试图为自己的这个结论找到证据。他认为母亲的阴茎肯定“和马的小鸡鸡一样大”；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将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他的阴茎也会随着他一同成长。看起来，这个孩子对长大的愿望完全是与其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就小汉斯的身体而言，性区域从一开始就是性感觉区域，从那里他可以得到最强烈的快感。在此之外，只有排泄快感——这是指那种与大小便相关联的快感——的存在能被我们证实。在分析的最后阶段，他又出现了快乐的幻想，这正是他的疾病被克服的表现。在那些幻想中，他有了小孩，他把小孩带进厕所，看着他们大小便，给他们擦屁股——简而言之，他做了"你们必须为小孩做的一切"——这毫无疑问地表示出，那些曾在他的婴儿期里是他人职责所在的行为，正是他获得快感的源泉。由性感觉区域获得的快感都从那些照顾他的人们那里得来。由此说来，其母亲正是快感来源之一。很可能从我们有所知觉之前很早开始，他就已习惯了通过自淫行为获得快慰；他也很可能正属于那样一种小孩，他们通过对排泄的抑制来使最后的排泄产生出淫逸快感。有必要重复一下，这只是可能性的一种，我们的分析并没有证实这点。不过，"他用脚发出的很响的声音"（敲打声）——这种在后来令他十分畏惧的声音也在暗示着这个方向的结论。顺便说一下，上述这些获得快感的途径通常不受人们的重视，它们通常都只在儿童身上表现出来。突然之间，小孩就变得干净了。不管是尿床还是白日失禁，这些都不是幼儿期的特征。他有和自己的排泄物玩耍的倾向，这种倾向确实存在，但是没有明显的征象。在成人看来，这种倾向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在任何种类精神压抑的初期阶段，这种倾向都常会表现出来。

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在汉斯患恐惧症期间，上述两种性活动无疑是受到了压抑。他变得耻于当众小便，为触碰自己的阴茎而自责；他挣扎着希望摆脱手淫习惯；对于"便便"、"尿尿"，以及任何让他想起这些东西的事物，他都感到厌恶。在那些由他自己照顾小孩的幻想中，这种压抑被逆转过来，获得了释放。

就观察经验而言，小汉斯所具有的这种性构造（sexual constitution）通常不会被引向性倒错的方向，也不会发展出与之对立的形

态（这里指的是歇斯底里症）。在我的经验中（尽管我清楚自己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注意客观，但若是脱离了我的经验，讨论是无法进行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性反常人士（尽管这种称谓让这例子多少有点循环论证的味道）的先天性构造之所以与众不同，那正是因为他们的性区域也接受来自其他性感觉区域的刺激。在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有一种特殊的性“反常”并不遵循上述的规律。在那些后来成为同性恋者（据我的经验和J. Sadger的观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里，无一例外地有着一个性别混淆期）的儿童身上，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的性区域和常人的一样，也是至关重要的性感觉区域，尤其是阴茎。事实上，男性同性恋者的命运正是被他们那种对阴茎的高度关注而决定下来的。在这些男性的童年时期，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性对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身上那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能在女性身体上找到；等到后来，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女性的欺骗，女性才在他们眼中变成为不可接受的性对象。在性交过程中，他们无法从不具备阴茎的人那里获得刺激；所以一旦进入有利的环境，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里比多投射在“有阴茎的女人”——那些外表女性化的年轻男性——身上。因此，我们说同性恋者是这样一种人：在唤起情欲方面，他们自己的生殖器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这让他们不能将与其自身构造不同的人选作性对象。在从自恋发展到对象爱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停留在一个靠近自恋的地方。

同性恋各有其内在动机，将某种内在动机单独举出是不合适的。同性恋并不是因其内在动机而特别，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对性对象的选择。我在《性学三论》中曾详细地论述过这个观点：在性问题上，我们通常都把内在动机和对象混为一谈，但这两者在实际上的一致性远未达到那种程度。同性恋者的内在动机很可能非常正常，但他们就是无法将不具备那种特定条件（阴茎）的人选为

性对象。在他们的童年期，那种特定条件被认为是无处不被满足的，于是他们可以表现得跟小汉斯一样，对小男孩和小女孩抱有完全同等的感情。小汉斯就曾把弗里茨称为"他最珍爱的小女孩儿"。汉斯是同性恋者。所有的小孩都可能是同性恋者。就汉斯而言，他的同性恋也是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相一致的，即他只知道有一种生殖器，那也就是他自己的那种[3]。

不过，我们的小色情狂并没有在同性恋的方向上继续发展下去，而是表现出一种阳刚的气质，其表征就是"一夫多妻"。他有多个女性追求对象，而且每一个都在对他的行为模式提出特定的要求。于是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他勇敢地占据主动；而另一些时候，他又因渴望与羞怯而憔悴。当外界的追求对象对他的爱逐渐减弱并终于降至最低之后，他又回头转向了自己的母亲——在此之前，他正是抛开了母亲而去追求其他对象的——正是这次回心转意导致了他的心理症。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对母亲的爱是何等的深厚，也才意识到这种爱所背负的是何种命运。他要他的玩伴和他一起睡觉，这是他的性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来源，正是他在母亲那里获得的经验。这种要求蕴藏在他的言语背后，到了日后，这层隐而不宣的含义也将在言语中保留下来；退一步讲，单论他的言辞的字面意思，也已是足够丰富的了。这个男孩已经找到了通往对象爱的惯常途径，即那种以婴儿的身份得到的关怀；他还找到了一种新的愉快体验——睡在母亲身边——对他来说，这种新体验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了。这种体验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组成成分，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其中的肌肤接触，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从不缺乏吸引力的(用 Moll 的多少有些刻意的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应当把这种体验描述为对接触欲的满足)。

在我的《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中，我曾就幼儿与父母的性关系问题提出过一些观点；而小汉斯与其父母的关系，则正好为我的那些观点提供了最为生动而准确的例证。他的确是一个年轻的

俄狄浦斯，他希望父亲“走开”、消失，以便独自和美丽的母亲呆在一起，和她睡在一起。汉斯的这种愿望最初显出端倪的时间是在那个格蒙登之夏。在他的本性中，本就存有一些会导致对母亲的渴望的元素，正巧在那个时间段里，父亲时而离开，时而返回，这种情况又促使他把注意力投注到前述那些内在元素上去。那时候，小汉斯幻想父亲已经被“赶走”。他对这种幻想内容十分满意。正是这种幻想，间接地和他那种怕被白马咬的恐惧联系了起来，而那恐惧来源，则正是他在偶然间看见另一个人离开时留下的印象。之后，也许只是在回到维也纳之后，当他对摆脱父亲感到彻底无望之后，这种愿望才不断被强化，直到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父亲应当永久地离开，应当“死去”。对父亲的恐惧，正是生自对父亲之死的愿望。在精神分析中，最大的阻碍通常都是来自此处。直到这种深藏的愿望在我的会诊室里被点破之后，分析才能继续进行下去[4]。

我们的小汉斯的确是天真无邪的。在某些处在他的这个年龄段的小孩身上，人类天性中的冷酷和残暴的品质仍旧会被不加节制地展示出来。但汉斯不是那样的，相反，他的性格里有着非比寻常的善良：在汉斯还非常年幼的时候，他父亲就在他身上观察到了由攻击倾向朝怜悯情感的转变。早在恐惧症发作之前很久，他就会在看见马匹被鞭打的时候感到不适。而且每当看见有人哭泣，他都不会无动于衷。在分析的某个阶段里，一种特定的背景下[5]，我们瞥见了一丝被压抑的施虐倾向，但这种倾向始终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汉斯的施虐倾向到底代表了什么？它试图改变、取代什么？在后文中，我们将通过其背景来对其意义和目的作一简单猜测。汉斯希望父亲死去，但也对他怀有一种强烈的爱。他的理智让他对这种矛盾心存疑惑[6]，而这矛盾的心理是无法克制的，它必然表现出来：汉斯攻击父亲，又立刻亲吻那被他攻击的地方。对于这样的矛盾心理，我们也必须小心对待，不能轻率地提出指

责。人类身上所有那些常见的情感，都是由这样的对立冲突构成的[7]。事实上，如果实情不是如此，那么世上也就不会有压抑和心理症了。这些矛盾的情感通常只在人们处于热恋中的时候才被意识到。它们总是试图相互抑制，直到其中的某一种彻底将其他情感淹没、遮盖之后，它们才可能相安无事地在孩子的心中共处一段时间。

在汉斯三岁半的时候，她的小妹妹出生了。这件事在这个小男孩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妹妹的出生让他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也给他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时候，通过观察大人们照顾妹妹的方式，他自己的那些早已模糊的关于早期愉快经验的记忆得以复苏。这种现象也是很自然的，在很多个人史和案例史中，伴随着另一个婴儿的出生而被唤起的性快感和性好奇都构成了其历史的开端，这种例子的数量多到难以估量。汉斯对新生儿的行为态度与我在《梦的解析》中所作的描述完全相符[8]。数日之后，在一次感冒发烧期间，他对那个家庭新成员的敌意显露了出来。虽然以后又有了友爱，但敌意始终是最初的情感[9]。从那以后，对再下一个小孩的恐惧进入到他的意识思维当中。在他患心理症期间，这种已被他克制住的敌意改头换面，以一种特殊的恐惧形式——对浴缸的恐惧——表现出来。在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让妹妹死去的愿望的表达，在他的表达中，不仅有间接的暗示，也有非常坦率的成分。在对各种情感进行评估之后，汉斯认为希望妹妹死去的愿望并不如那种指向父亲的类似愿望那般可怕。但在潜意识中，他显然是对二者作同等对待的，因为在父亲和妹妹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把母亲从她身边抢走、不让他单独和她呆在一起的人。

另外，妹妹的出生，以及附带着被唤醒的心理内容，也把他的各种愿望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在他最终战胜疾病时出现的幻想，其实正是那些在他体内搅扰着他的愿望的总和，那些产生于自

恋时期和对象爱时期的全部愿望都被囊括其中。在最终的幻想中，他和亲爱的母亲结合，有了数不清的孩子，并可以自己的方式抚养他们。

2.

有一天在街上，汉斯被焦虑攫住，他病了：他始终无法说出自己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但在这个阶段伊始，他就泄露了患病的原因，也即他的父亲，他希望通过疾病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和母亲在一起，拥抱她。另外，他父亲还认为，汉斯对母亲的渴望之所以会如此强烈，那在小婴儿出生之时被与母亲隔离的记忆也是原因之一。不久之后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渴望已不再能解释他的焦虑了，因为即便是和母亲一起上街，他也会感到害怕。与此同时，他身上出现了某些迹象，让我们认识到他的那些已经转化为焦虑的里比多究竟是与什么对象相关联的。汉斯清楚地表达出了一种恐惧：一匹白马会来咬他。

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的疾病称为“恐惧症”。汉斯的案例则非常类似于“广场恐惧症”，但它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广场恐惧症，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特征：当汉斯在旁人的陪同引领下、骤然进入一个新的空间之时，他也会感到痛苦；不论陪同者是谁，哪怕是医生，也不能让他消除苦恼。另外，如果汉斯的恐惧症是广场恐惧症的话，它也必将满足如下的特征：空间位置变得毫不重要，而马则越发清晰地表现为他恐惧的对象。但实情却并非如此。在患病初期，当他的焦虑发作之时，汉斯便表达出了一种恐惧——“那匹马会进入房间”——他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把我们的理解引向了别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恐惧症”在心理症体系中的具体地位尚不明确。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在那些归属于心理症的综合疾病中，恐惧症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我们也无需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疾病。困扰

着我们的小病人的恐惧症无疑是非常常见的，在我看来，将其命名为“焦虑性歇斯底里症”也不无道理——我曾向 W. Stekel 医生提出过这种建议，当时他正致力于对神经性焦虑的各种阶段作系统化的整理工作。我希望这个术语能够通过他的审核，被普遍应用起来[10]。这种疾病的精神机制就已然证明了它与歇斯底里症的一脉相承关系，两者的重合达到了相当严格的精确程度，可以说几乎没有区别。在汉斯身上，从致病因素中被释放出的里比多处于压抑状态，它们并没有转化(convert)，而是以焦虑的形式继续存在——若是已经转化，那么这些里比多必将从内部环境中抽离、释放，并导致身体上的虚弱状态。在我所熟悉的那些病例中，“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和“转化性歇斯底里症”大都是或多或少地纠缠在一起的。不过，我们也的确曾观察到过单纯的转化性歇斯底里症，不曾掺入任何焦虑成分；也有纯粹的焦虑性歇斯底里症，恐惧就是其表现，其中的里比多没有经历任何转化：小汉斯的个案就是这后一类的一个典型。

在所有类型的精神性神经疾病中，焦虑性歇斯底里症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最重要的是，这种歇斯底里症总是发生在幼年，而且对儿童的各种心理症都有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某个母亲说她的孩子“神经过敏”，那么我们几乎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这个孩子正饱受一种或多种焦虑的困扰。不幸的是，时至今日，对于如此重要的疾病的病理机制，我们仍旧尚未得到精确的认识，研究工作本身也还没有显著进展。这种疾病的致病条件是什么？仅仅是先天体质原因，还是单纯得自后天经验？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组合作用[11]？对于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致病因素究竟为何物的问题，我们还没能像对转化性歇斯底里症以及其他种类的心理症那样找到确切的答案。我认为，在各种类型的神经疾病中，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大概算得上是对先天致病因素要求最少的一种。于是，这种疾病在生命各阶段里出现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大。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一个基本特点。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大多会进一步发展为“恐惧症”，于是患者在最后多会摆脱焦虑；但这种摆脱的代价，却是让自己陷入压抑和禁制。我们发现，在疾病的最开始，那些被释放到精神中的焦虑就不断地受到来自某种精神机制的约束。但是这种机制却无法促成焦虑向里比多的回向转化(re-transformation)，也无法和那些作为原初里比多来源的情结建立关联。对付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截断其所有可能的发展途径，为此，就需要围绕焦虑建立精神壁垒，小心地对其进行压抑、禁制。正是这些防御工事导致了恐惧症的产生。据我们观察，也正是这些防御工事构成了恐惧症的核心部分。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对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治疗仍然是完全被动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强迫的方式——比如说，让患者暴露在他的恐惧中，撤去他的遮拦，让他必须直面自己的焦虑——来治疗这种病症是不可能的，有时候还是非常危险的。那样的话，他会向任何他认为可能的方向寻求庇护，然后因他的“难以理解的懦弱”而领受到旁人轻蔑。

在小汉斯患病伊始，他的父母就决定了治疗进行的方向。他们既不嘲讽、也不威吓，而是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找寻通往那些潜抑愿望的途径。汉斯的父亲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这让他得到了最后的回报。他的记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让我们得以看穿这种恐惧症的内部结构，并让这次成功的分析过程能够被追溯。

我们的分析巨细靡遗，不能不说是冗长的，在某几个地方，这的确是给读者的理解制造了困难。为此，我将以概括的方式把分析材料再作一次介绍。这次，我将剔除那些会导致误会的细节，专注于主干，让结论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汉斯并不是在突然间进入焦虑状态的，虽然其发作看上去非常突然。在那之前几天，小汉斯曾被一个噩梦惊醒，梦的内容是母亲离他而去，令他再也不能拥抱妈咪了。单从这

个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强烈的压抑。这个梦不能用惯常的方法去解释。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在梦中体验到了某种来自身体的恐惧，然后通过这种恐惧使某种通常处于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愿望得到满足(参见《梦的解析》)。完全相反，这是一个有关惩罚和压抑的梦，是以直接而非隐晦的方式表现的，此外，这个梦没能实现其功能，这才让汉斯怀着恐惧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潜意识过程重现出来。在梦里，这个孩子得到了母亲的爱抚并和她睡在一起，但是他得到的快慰最后都转化成为焦虑，梦中所有的想象内容都转化为其反面。在这里，压抑压倒了梦的睡眠保护机制。

然而，这种心理状况的根源其实远非如此浅显，它的位置还要深得多。早在之前那个夏天里，汉斯就已经体验到了相似的渴望和焦虑的情绪，那时他也流露过类似的情感。那时候，他的情感流露让他尝到了甜头，母亲应允了他要与她同睡的要求。我们可以作如此猜测：在这个时候的汉斯身上，已经有了性的高度觉醒，母亲正是其对象。汉斯曾两次试图引诱母亲，这显示出了其性觉醒的程度——而紧跟着那后一次引诱的，就是焦虑的发作。为抚慰这种觉醒的性欲，汉斯养成了靠手淫来求得满足的习惯——他的觉醒骤然发生了转化。这种转化究竟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源自母亲的拒绝，抑或是因为某些早期印象(也就是将会成为其病因的那些)的偶然觉醒，我们说不清楚；而且这个问题很可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三种可能并不能被割裂开来看待。重要的是这个事实：觉醒的性欲转化成了焦虑。

我们早已看到了这个男孩在焦虑初期的所作所为。从中我们看出，第一个被他赋予恐惧意义的，就是有一匹马会来咬他这件事。在这里第一次有了治疗的干预。汉斯的父母认为他的恐惧是手淫的结果，他们告诫他要摆脱那种习惯。我敢保证，在他内心里，对母亲的爱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爱也正是他试图用对马的恐

惧来替代的东西。这第一次干预尝试收效甚微,而且这点微小的成效也很快地因身体疾病而消失。汉斯的境况没有得到改善。这之后不久,汉斯发现了他的恐惧(一匹马会来咬他)的根源,他回想起一件发生在格蒙登的事。一个父亲在带孩子离开的时候告诫说:"别碰那匹马,否则它会咬你的。"请注意汉斯在转述那位父亲的告诫时选用的词语(其字面意思是,"用手指碰一碰"),这种表述与制止他手淫的告诫何其相似！他的父母认为,为汉斯所害怕的正是他自己从手淫中获得的快感。在一开始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然而,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实非常薄弱。而且,若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马在恐惧症里的位置就完全是得自偶然的了。

我早就提出过如下猜想:汉斯的潜抑欲望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被表达出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观察母亲的阴茎的机会。在他对待新来的女佣的方式中,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鉴于这种情况,他父亲给了他第一次启蒙:女人没有阴茎。对于这次向他提供帮助的尝试,汉斯的回应是一次幻想:他告诉父亲,他看见母亲向他展示阴茎[12]。这次幻想,连同之后的一次对话,让我们首次观察到了汉斯的潜意识思维过程。他母亲在十五个月之前对他的阉割威胁的的确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延迟的作用。他幻想母亲正做着和他一样的事——这是常见的"针锋相对",很多受到非难的小孩都会如此顶撞——这种幻想试图减轻他受到的责备。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幻想,其目的正是躲避负罪感。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正是他的父母把汉斯对阴茎的痴迷从所有相关致病因素中挑了出来,放到了显著位置上。他被引上了父母指出的方向,但还没有独立地参与到分析中来。对于治疗,我们没有观察到任何进展。在这个阶段,分析早已远离了马,而那次启蒙(女人不具备阴茎)似乎也只是强化了他对保住自己的阴茎的关注。

在治疗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并不指望能取得什么成果,而只是

希望让病人产生去理解自己的潜意识的欲望。可以通过将潜意识情结引入意识的注意范围来实现这一目的，而要实现这种引入，就需要以病人那些隐藏着暗示的言语为基础，并向我们的翻译技巧和我们自己的语言求助。在病人所听到的和所寻找的对象之间若是存有相似，那么这些相似的元素自然会尽力寻求进入意识的机会，病人本人并不能阻止这一过程。而那些相似的元素，则让病人有可能对脑中的潜意识部分加以定位。在理解上，医生领先病人一步。但病人其实完全是在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直到最后和医生在指定的目的地相遇。医生对病人的潜意识情结的认识、与病人对自己的潜意识的认知，这完全是两回事。初学精神分析的人倾向于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两者是同时被实现的。如果这些初学者指望单靠与病人交流自己的理解就能治愈疾病，那么他们的想法实在是太过简单。因为就病人而言，在这个阶段里，来自医生的信息仅够让他在自己的潜意识思维中找到致病情结的所在。在汉斯的案例中，我们初战告捷，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此时的汉斯在与阉割情结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对母亲的欲望表达出来。在有关长颈鹿的幻想中，他做到了这点——虽然是以扭曲的方式。在那次幻想中，一只长颈鹿大喊大叫，但是徒劳无益，因为他已经占有了另外一只。坐在长颈鹿身上成为占有的象征。他的父亲认识到，这次幻想正是对那天早上在卧室里出现的场面的再现。他立即剥下了仍附着在欲望表面的伪装。他和汉斯的母亲就是那两只长颈鹿。长颈鹿幻想的素材(在幻想中经过了变形)得自几天前在谢布鲁恩公园看见大型动物的经历，以及汉斯父亲以前留下的一张图片，也许还有在潜意识中对长颈鹿的长而僵直的脖子作的类比[13]。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大型动物的长颈鹿，因其阴茎的缘故，很可能成为汉斯的竞争者。类似的还有马。另外，父母双方都被长颈鹿代替这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它对理解那引起汉斯焦虑的马是非常有帮助

的，只可惜那时候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紧跟在长颈鹿的诗化幻想之后，汉斯又有了两次较次要的幻想。在这两次幻想中，他在谢布鲁恩公园闯入了被禁止的区域，还在地铁上打碎了一扇窗户。这两次幻想是有着共同的侧重点的，即违禁的行为和作为同谋者的父亲。不幸的是，汉斯的父亲并没能正确理解这些幻想。因此汉斯也没能从他的讲述中获得益处，而早已得到理解的部分却被一再重复。这就好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始终不得平静。必须把它解开，让它消散。

要理解汉斯那两次犯罪幻想其实并不困难。它们也是和占有母亲的愿望相关联的情结的一部分。看起来这个男孩正在努力克制某种冲动，那冲动正驱使他去做某些隐约可行的事情，某些可以让他完全占有母亲的事情。他无力抓住这些，却也为之找到了象征性的表达。这些诱惑着他的事情有其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暴力和违禁；而它们的内容则与隐藏的真实心理非常符合。我们只能说，这两次幻想就是披着象征外衣的性交幻想。而父亲的在场也绝非与此性交内容无关："我想和妈咪做件事情，某件被禁止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你和她做过的。"

汉斯曾说过一句话，"那匹马会进入我房间的"。在分析的这个阶段，我确信这句话已经嵌入到了我的脑中；在有了长颈鹿的幻想之后，我就更加确信这点了。于是我认为时机已到，应该和汉斯进行一次交流，把我们对他的潜意识情感之核心内容的猜想告诉他：他害怕的其实正是他的父亲，其原因就是他的嫉妒和敌意。同时，我还为他对马的恐惧作了部分的解释：他的父亲就是那匹马，那匹令他有充足理由去害怕的马。某些特定的细节唤醒了汉斯的恐惧，比如说嘴周围的黑色以及架在眼睛前面的东西（胡子和眼睛，这是成年男性才有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特征简直是被直接从父亲身上搬到了马的身上。

通过这番解释，我克服了汉斯身上最强有力的阻抗。现在他

可以对潜意识思维作有意识的认识了，因为正是他的亲身父亲在担任医生的角色。从这时候起，他的病情将会逐渐好转。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材料，小病人本人也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而且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可以就自己的恐惧症的细节和我们进行交流。不久以后，他还将独立地参与到分析中来[14]。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了汉斯害怕的对象和印象究竟是什么：那不仅是马，或者马会咬人这件事——没过多久，这类报告就消失了——他怕的还有马车，尤其是篷车和公共马车（而且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是有共性的，也即它们的沉重的负担），以及刚开始跑动的马、外形巨大的马、速度很快的马。很快地，汉斯本人就找到了这些对象中的关键部分：他害怕的是马会摔倒。于是，所有会导致这种可怕结果的事情都变成他的恐惧症的一个部分。

对于我们来说，从病人口中听到恐惧症的真正内容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进展，这不过是病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之后，对某种强迫性冲动（或者类似的什么）所作的语言表述。受到压抑作用影响的不仅有潜意识中的情结，由这些情结中生出的一切也会不断地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会蒙蔽病人的观察力，令他不能认识到自己疾病的产物。在这种时候，医生的角色会变得非常奇怪，因为他必须站在疾病一边，为疾病代言。对于医生的这种努力，有的人会报以不解和轻蔑，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工作造成了后来的疾病。这种观点完全是对精神分析的误解。道理很简单，在抓住小偷之前，你怎会有机会绞死他？在对待疾病时也是一样，在我们掌握疾病的构成之前，当然会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我已经提过，在案例的病史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假象。这些假象有一大益处：它们能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恐惧症的细节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焦虑及其对象之间的联系只是在一个次要阶段里形成的。在那之后，那种怪癖般的联系才扩散开，并同时将恐惧症的种类决定下来。小汉斯的家对面就是海关总

署，那个大院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何理解他围绕那个院子产生的幻想？我们的小病人显然已经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他自己的解答。在这里，疾病让汉斯背弃了他的另一个愿望，即像街上那些顽童一样到马车、包裹、箱子和桶上去玩耍的愿望——这愿望受到了焦虑感的压制。

当分析进入这个阶段，汉斯已经有能力把疾病发作前的经验找回来了。尽管这些经验本身并不具备特殊的重要性，但它们无疑是可以被视作疾病发作的导火索的。汉斯在和母亲一起上街的途中看见一匹拉公共马车的马倒下，并听见那匹马用腿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那匹马死了，这让他感到万分恐惧。从那以后，他就以为所有的马都会摔倒。汉斯的父亲指出：当那匹马在汉斯面前倒下时，他想到的是父亲；他肯定也希望父亲会摔倒，然后死亡。汉斯本人并没有否定这种解释。不久以后，他开玩笑地咬了父亲，这说明他已经认同了将父亲和那匹令他恐惧的马等同起来的观点。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在父亲面前放松起来，不再害怕了，甚至于还在言行中表现出有点过度的自信。不过，他对于马的恐惧还是没有消除。至于马的跌倒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和他的潜意识欲望建立联系这个问题，也仍然没有清楚的答案。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总结一下已经得到的发现。在汉斯对焦虑的原初表达（也即有一匹马会来咬他）背后，我们又找到了一种更深层的焦虑——对于马会摔倒这件事的焦虑。而咬人的马和摔倒的马还都是父亲的代表。在汉斯看来，父亲会因他自己的恶意愿望而惩罚他。而汉斯的母亲，则在分析的这个阶段里被忽略了。

这时候，汉斯出人意料地对“粪便情结”着了迷。对于所有让他联想到排泄的事情，他都表现出厌恶。我们知道，这并非他父亲影响的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新话题并没能引起父亲的足够重视，他继续沿着预定的方向进行分析，还让汉斯想起了发生在格蒙登

的一件事：在扮演马的游戏中，他心爱的玩伴、很可能也是他在追求那群女孩时的竞争对手之一的弗里茨在一块石头上伤到了脚——他摔倒了，脚上出了血。这件事留给汉斯的印象是深埋在他对摔倒的马的印象之下的。在那匹拉公共马车的马摔倒的时候，汉斯联想到的正是弗里茨的受伤。最初，这次事故并没有引起汉斯的重视，当时的他正专注于其他事务，所以他说弗里茨并没有摔倒，只是在后来才承认了这点。他的说法的确前后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并不说明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些被转化成为恐惧的里比多究竟是如何被投射到恐惧对象（马）身上的？在汉斯眼里，马在大型动物里是最有趣的一种，扮演马的游戏是他和朋友们玩耍时的最爱。经过询问，汉斯的父亲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测：正是他本人扮演了汉斯最早的马。这么看来，对于发生在格蒙登的那次事故，汉斯很可能是把其中的弗里茨替换成了他的父亲。一旦由压抑引起的反转作用（reversal）被发动，汉斯就会发现原先给他带来快乐的马已经变得十分可怕。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引发汉斯疾病的这个事件，并且认清其功效，汉斯的父亲功不可没。当时的汉斯本人正被自己的大便吸引，到最后，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线索。我们知道，汉斯总是坚持要陪伴母亲上厕所，还知道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贝塔——在那时候代替母亲的人——直到这事被发现并被禁止。汉斯从观察某个亲爱的人上厕所这件事中获得快慰，这让我们联想到已经在他的举止中看到过的"本能的汇集"现象。汉斯的父亲最终还是把思路转到了大便的象征上来，并在负重马车和因排泄而伏低的身体之间发现了相似处；在马车从大门里驶出的方式和大便从身体里排出的方式之间，也有类似的可比性。

拿此时的汉斯和较早前的汉斯作一对比，就可知道他对分析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早先，分析的进程都在他父亲的掌握之中，汉斯只是循着他指出的方向，缓缓地跟在后面；现在，变成

是汉斯一马当先了，反倒是他父亲有点跟不上。汉斯带给我们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幻想：铁匠或者水管工拆掉了他身处其中的浴缸，还用大螺丝刀刺他的腹部。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的理解力开始跟不上由小汉斯提供的材料了。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被改写的生殖幻想，其形式是变形了的，而其中焦虑正是这种变形的原因。汉斯身处其中的大浴缸代表的正是子宫；而“螺丝刀”则被汉斯的父亲敏捷地认出是一个大阴茎——在向他解说婴儿出生问题的时候，螺丝刀曾被提到过。看起来对这个幻想作如下解说是非常奇怪的：你用你的阴茎“刺”（“生”）了我，并把我放在妈咪的子宫里。暂时来说，我们还不能解释这个幻想；只好把它放下，留待之后用作连接其他材料的桥梁。

汉斯对在大浴缸中洗浴怀有焦虑，其成分也不是单一的。其中的一种，是为当时的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而只需联系小妹妹的洗浴，那其他部分的意义立即就清楚了。汉斯自己也承认，他希望母亲在给妹妹洗澡的时候放手，让她掉进水里溺死。他之所以对洗澡产生恐惧，正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反受那恶意的愿望之害，遭受落入水中的惩罚。这时候的他，已经丢开了粪便的话题，有关妹妹的思虑占据了他的心胸。这种转折的含义是不难猜测的。简单说来，小汉娜本身就是一块粪便，所有的小婴儿都是粪便，而且是像大便一样被生下来的。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篷车、公共马车，以及货车都不过是鹳鸟箱的代表，它们之所以具备那样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都是怀孕的象征表示。当汉斯看见一匹负重的马摔倒之时，他联想到的正是一个正在分娩的女人、正在出生的婴儿。因此，那匹倒地的马不仅是父亲之死的象征，也是分娩中的母亲的象征。

这时候，汉斯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在三岁半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母亲的怀孕，注意到那种状态的结束正是伴随着小婴儿的出生的。他其实早已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至少在小汉娜刚出生

时，他的猜想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他的想法，可能也是因为无法言表。那时候他父亲观察到的现象是：分娩期一过，汉斯就对那些昭示鹳的存在的迹象表现出极端的怀疑。我们的分析清楚无疑地显示出，尽管汉斯公开表示出对鹳的信任，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知道真相的。他既知道婴儿的出处，也知道其之前所在。这一结论，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分析中最不可动摇的部分。

汉斯的一次幻想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他认为在汉娜出生前的那个夏天，她就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了。他固执地坚持这点，还对之作过那样精细的描述。她是怎么到那里的？她是如何在当时就做到了许多甚至在一年后(出生以后)都做不到的事情的？汉斯在叙述自己的幻想时表现出的厚颜，以及掺杂其间的无数谎言远非荒唐，它们绝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都是为报复父亲而做的，因为父亲试图用鹳鸟的传说来误导他，这让他很是愤怒。他似乎是想对父亲说：你要是认为我会蠢到相信汉娜是被一只鹳带来的，那么我也就有权要求你把我的胡编乱造当真。在我们的小科学家对父亲的报复和他之后的欺负马、鞭打马的幻想之间，显然是存有联系的。当然，后面那些幻想同样也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们是不久前对父亲的攻击的再现；另一方面，它们也让人联想到隐藏着的对母亲的施虐愿望——这种愿望早在打破禁制的幻想中就已有所表达，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辨明这一点。不过我们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了想要鞭打母亲的愿望。

在这时候，我们没有料到还有大量疑惑难解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请注意这样一次幻想，其内容是错过了火车，这似乎正是在为他之后产生的、要把父亲安顿在朗斯的祖母身边的想法作铺垫，因为幻想中的那班火车的目的地正是朗斯，而汉斯的祖母出现在了幻想内容中。另有一次幻想，内容是一个小孩向警卫支付了 50000 金币，以获得骑上手摇台车的权力——这很近似于一个将母亲从父亲那里买来的计划。让我们看看父亲，他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

上也是归因于他的财富。在这之后，他承认了想要摆脱父亲的愿望，并意识到了那愿望背后的原因：父亲对他和母亲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阻碍。在这里，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坦率。这同样一种愿望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一再浮现出来，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这种一再的重复不过是从我们分析解释的角度看到的侧面，而就汉斯本人说来，这些重复实质上并不是重复，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从一开始的含蓄暗示、到不加任何掩盖的理性阐述的过程。

接下来的事，证实了我们通过分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一个已经成立的结论。在汉斯和女仆之间发生了一场谈话(不是父亲，却是女仆)，这件事背后的意思是毫不含糊的，我们从中看出了他对人的出生的理解。如果我们看得再仔细一点，还会看出更多的内容，其中包括有我们的分析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小汉斯把一把属于母亲的小刀刺进一个玩偶身上的开口中，又以拉扯那个玩偶的两腿的方式让那把小刀掉出来。他的父母最后还是理解了这种游戏中的含义：小婴儿是在母亲肚子里成长起来的，然后像大便一样被生产出来。但他们的理解来得太迟。他们没能教给汉斯任何新的东西。另外，在他身上我们还看见了一种极富象征意味的偶发行为。当汉斯的父亲一说到他的死亡愿望(让父亲死亡)，小汉斯立即承认了自己的确希望通过把和他玩耍的马推翻、使之摔倒的方式，令自己的父亲死亡。他的言辞再次流露出他的这种观点：那些负重的马车正是怀孕的母亲的象征，而马车的摔倒则代表了婴儿的出生。汉斯给最得他喜爱的孩子起的名字“洛迪”，以最强有力的方式证明了汉斯对怀孕和出生的理解正是如前所述的。他自己证实，洛迪这个孩子就是“便便”，可惜，当我们对这点有所察觉之时，他已经和这个虚拟的孩子玩耍了好一段时间了[15]。

我们已经知道了汉斯的最后两次幻想的内容，这两次幻想显示出他的疾病已彻底康复。在其中的后一个里，水管工给他换了

一个新的、更大的阴茎——关于这次幻想，汉斯的父亲已经做出了正确的解释——这次幻想并不仅仅是对之前一个有关水管工和浴缸的幻想的重复。那前面的一次，是一个成功的愿望幻想，幻想中的他战胜了自己对阉割的恐惧。后面一个，则让他意识到了这点：他想和母亲结合并生下大群小孩的愿望并不会把他那些潜意识情结（那些在看见马的摔倒时被牵动的情结）逼入绝境，这种愿望也帮他找到解决办法，以改变他娶母愿望的不可行性——不是将父亲置于死地，而只需让他回到祖母身边，即可让他不再碍事。汉斯的这个幻想同时为心理症和精神分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该如何对心理症的结构和发展作出总体评价？在对任何个案作分析工作的过程中，这都是一个难题。若是我把这种评价称为一种综合工作，想来人们都是会同意的。对于小汉斯的个案，我们马上即将着手进行这样的综合工作。工作的基础，就是对他的身体和内在性欲的描述，以及直到他妹妹出生的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经历——这些，都可以在前文中找到。

小妹妹的到来，给汉斯带来了许多令他无法放手不理的东西。首先，他的损失：先是有一段被和母亲隔离的时期，然后是永久地失去了母亲的一部分爱与关注——现在，他必须学会和妹妹分享这两样东西了。其次，他在婴儿期得到的被爱护的快慰觉醒了，而正是他母亲对妹妹所做的一切让旁观的他有了这种觉醒。妹妹的出生带给他的这两种影响共同发生作用，其结果就是让他对性的要求加强，强到了他无法满足的程度。对于因妹妹的到来而给他造成的损失，汉斯用幻想来自我弥补。在幻想中，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在第二次造访格蒙登期间，他和他的那些现实中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他对母亲的感情。然而，一旦回到维也纳，他再次陷入孤单，于是所有的需要都被投注到了母亲身上。可是，从四岁半开始，他就已被从父母的卧室中放逐，这进一步地剥夺了他的快乐。现在，他那饱胀的性兴奋感都从幻想中得

到表达,他用想象力将夏天的伙伴召唤出来,填满自己的孤单,并对生殖器经常性地手淫刺激,获得自恋的满足。

第三,妹妹的出生开始了他的一连串思索;一方面说来,他的疑虑不会获得解决;另一方面,这些思虑又令他陷入错杂的情感。一个非常神秘的问题出现了——小婴儿从何处来?这很可能是这个孩子遇到的第一个需要绞尽脑汁的问题。很可能的,底比斯传说中的斯芬克斯的谜也只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变相形式。汉斯得到的解释是:汉娜是被一只鹳带来的。这解释不能让他信服。无论如何,早在婴儿出生前几个月,他就已经观察到母亲的大肚子了。母亲躺在床上,在婴儿出生的时段发出呻吟,然后,当她从床上起来,她又再次回复了苗条身材。从这些现象中汉斯总结出了这点:汉娜原是呆在母亲肚子里的,然后又被像"便便"一样生了出来。他很可能会把分娩想象成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他很容易地就会联想到自己在清理肠胃时候的快感。由此说来,想要有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对他来说也就有了双重动机:分娩的快感和照顾小孩的快乐(这可被看作是对他自己接受过的快慰的报答)。这两者都不会导致任何的怀疑和冲突。

但汉斯并不能心安,还有别的东西在困扰着他。父亲肯定和小汉娜的出生有关,因为正是他,把汉娜和汉斯本人留作了他的孩子。不过,有一点是已经确定了的:把他们两人带到世界上的并不是父亲。每当他想和母亲在一起时,父亲就是阻碍;每当母亲打算把他带上床时,父亲就会生气。当父亲不在的时候,汉斯充分领略了美好生活的可能。于是,想要让父亲离开的愿望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这种敌意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父亲又对他撒了那些有关鹳的谎。这就让他不能要求这个问题的解答。父亲不仅阻碍了他通往母亲床榻的道路,还对他隐瞒了那种他渴望已久的知识。他从两方面领受了来自父亲的挫败,而父亲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本该像对敌人一样厌恶父亲，但实情却并非如此。他爱着，而且是持续地爱着自己的父亲。因为正是这个父亲，为他树立了模仿的对象，在早年做过他的第一任玩伴，而且照顾过他。汉斯第一次陷入了矛盾的情感。在起初，这种情感让他无所适从。从他的天性看来，在那时的他的身上，爱正大行其道；所有憎恶的情感都被压制，但并没有消失，因为他对母亲的爱会不断地将那些情感点燃。

父亲不仅知道婴儿的真正出处，还具备某种隐约被汉斯感知到的神秘的能力。小鸡鸡一定与这种能力有关，因为那里的兴奋总是伴随着这一类想法。不过，小鸡鸡必须长大，大过汉斯自己的。他要是抓住由自己的身体提供的线索，并紧跟上去，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线索都是和某种以母亲为对象的暴力行为有关的。要粉碎、要打开、要穿透一个封闭的空间——这种冲动会自动地被孩子意识到，从他们自己的身体内部被意识到。不过，尽管他已经从自己的阴茎开始了这种自我认识，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他还不能对阴道有所认识。这个谜是他无法解开的，因为在他看来，那种不具备阴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他因对母亲也同样具有小鸡鸡这种观点太过确信，而使自己陷入了僵局。他该对妈咪做些什么才能让她为他生下孩子呢？他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解答，这个念头沉入到他的潜意识中。不论是对父亲的敌对冲动，还是对母亲的施虐爱情，都不能自洽；前者是受限于和恨意同在的爱意，而后者则因这个男孩的幼稚的性理论而陷入无望的困境。

若是想要再现潜意识中的情结以及为愿望所驱使的冲动——正是这种对冲动的压抑和再觉醒导致了小汉斯的恐惧症发作——那么，我们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抓住分析中浮现出的只鳞片爪，以它们为基础。我知道自己对一个四五岁男孩的理智力量寄予了太高的期望，但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过分，因为我一直没有背离最新近的发现；我自认为没有被无知的偏见所局限。在我们对材料进

行评估的过程中，有几个断裂处也许本是不必要的，也许我们早就可以用汉斯对“用它的脚发出响声”的恐惧来将它们填平。就我们对汉斯的观察看来，那种声音很可能会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当他必须停止游戏、转去大便的时候，他就会以类似的举动发出类似的声音——这不假；他的心理症的这个部分可以由此而与母亲是否喜欢生小孩、是否必须生小孩的问题发生关联，这也不假；但在我看来，以上这两点都不能彻底地对“用脚发出很响的声音”作出解释。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孩子很可能还保留着一些幼年的记忆，一些在父母的卧室里观察性交时留下的记忆。虽然他的父亲无法为这猜想找到证据，但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而感到满意了。

对于汉斯的情况，我们已经做过了描述，但仍有两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到底是什么作用在把性欲求转化为焦虑？压抑作用又是怎样参与进来的？无疑，要想解答这两个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此案例与其他很多类似的案例作一比照。导致汉斯的疾病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因为这孩子在生殖问题面前感到的无力？还是因为他在把那些攻击性冲动引向正面用途的过程中功亏一篑？抑或是源自身体上的无能（身体因频繁的手淫而不堪重负）？或者是直接因高频率高强度的性刺激而导致了情感的突然反转？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在一旁，等候新的材料出现。

看看所有事件的时间序列，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对汉斯的心理症的发作时间太过重视，那也是不对的。因为早在他看见公共马车在街上摔倒的情景之前很久，焦虑的迹象就已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了。

不过，马的摔倒这一偶发事件的确是和他的心理症直接相关联的，将马作为焦虑对象的现象就是明证。我们不能把“创伤力量”本身归结为这种状况的原委。我们之所以会在汉斯身上观察到如此严重的病况，其原因大体有三：在患病之前，汉斯对马是非

常喜爱、非常感兴趣的；弗里茨在格蒙登的事故和马有直接联系(那次事故带来了实质上的创伤)；在弗里茨和父亲之间，是有相关性的。只有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斯才患上心理症。事实上，甚至这三个条件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它们也可能并不导致现在的结果。我们另外也观察到，潜伏在汉斯潜意识中的某些情结也曾在他母亲分娩的时候被触动，被一些模糊不定的意象所触动。从那以后起，通向原本被压抑、被封禁的潜意识材料的道路开启了。那些致病材料通过转化，和有关马的情结调和起来，把相关的情感一道化为了焦虑。

恐惧症的虚构内容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内容会在进入意识之前经历进一步的变形和替换。汉斯对他的焦虑的最初描述是：有匹马会来咬我。这得自在格蒙登经历的一幕，它一方面和他对父亲的敌意有关，一方面也让他想起禁止手淫的警告。从这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对汉斯的牵制，这很可能是来自其父母的。在我看来，这段时间里有关汉斯的报告做得并不彻底，并没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在母亲禁止他的手淫之前、还是之后表现出焦虑的。在此，我打算跳出对案例的追溯，把后一种可能作为实情。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指向父亲的敌意情结全方位地掩盖了指向母亲的性欲情结，正如我们在分析中看到的，前者是最先被发现并被解开的情结。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别的病例，那么心理症的结构、发展和扩散，都将会复杂得多。但在小汉斯的案例中情况却相对简单，因为他患病前的经历非常单一，而且几乎是在患病伊始即得到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恐惧症似乎反倒有所恶化，很多新的对象与新的情况显现出来；但那些其实都不是治疗的产物，就疾病而言，它们也并没有在原先的病况基础上有多少增加。汉斯的父亲，亲自着手治疗的人，注意到了这点。在其他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并不总能遇到这样的洞察力。

在结束综述之前，我们还必须从另一角度作一番观察。在试图理解心理症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困难，而这另一种角度的观察，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到那些难题的核心中去。我们的小病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股强大的压抑力量的控制，这股力量直指那些主宰着他的性心理成分[16]；我们从旁观察到了这一发现的全过程。他克制了手淫的习惯，并满怀厌恶地拒斥一切与排泄有关的事物，以及对这一身体机能的见闻。然而这些并不是在疾病爆发之时(看见那匹马摔倒)他体内被牵动的部分，也不是给他的病征提供材料的东西，换句话说，不是他的恐惧症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契机，我们将进而做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划分。有两点很重要的情况，若是对之加以详察，可能会令我们对这个案例得出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两点就是：针对父亲的敌意和嫉妒，以及针对母亲的、与性交动作不无关系的施虐冲动。这两种冲动在之前一直处于隐抑状态，据我们所知，汉斯本人从未能毫无保留地将它们表达出来。也许此后的疾病的根源正是隐藏在这些早期的压抑作用当中。汉斯身上的这些攻击性冲动从未找到出口，于是它们积累起来，浓度越来越大；一旦某个虚弱的时刻来临，这些冲动受到高强度的性刺激，被我们命名为“恐惧症”的疾病就随之被点燃了。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潜抑的观念打通了通往意识的途径，成为恐惧症的内容；它们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显现出来，又同另一种情结建立关联。无疑地，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形式。胜利仍旧被掌握在压抑作用的手中，压抑正从那些已被深度抑制的心理成分中蔓延开来，其他心理成分都正面临着侵犯。造成疾病的核心心理成分仍旧与天然的心理动力来源保持着顺畅的通道，这种通道是必须被切断的。恐惧症的意图和内容都对行动自由构成了实在的限制，因而那些专以母亲为对象的隐晦的行动冲动也就受到了强力的阻碍。对于这个男孩来说，马通常都代表着行动的快乐(“我是一匹小马”，汉斯欢跳着说)；但是由于这种行

动的快乐也包括了性交的冲动，于是其中的快乐也就被心理症夺走，而马也变成一种可怕的符号。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意识中为焦虑建立理由，是心理症患者的那些潜抑能量乐于做的唯一的事情。尽管我们已经清楚地在该恐惧症里观察到，对性的拒斥已经占据上风，但是疾病的寻求安全的天性决不会仅限于此，它必定还将建立其他形式的压抑。对马的恐惧就是阻碍汉斯出门上街的另一种东西，这种恐惧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让他和亲爱的母亲一起呆在家里。他对母亲的温情早已得到了明晰的表达，而恐惧症则又为这个热恋中的人提供了良机，让他可以和爱慕的对象粘在一起。同时，疾病也在公开向人们担保，他是不具攻击性的。将这两种作用综合起来，就是汉斯的心理症的本质。

从一本新近的、也是最具独创性的著作[17]中，我借用了"本能的汇集(confluence of drives)"这一术语。在这同一本书里，阿道夫·阿德勒提出这样的观点：焦虑的来源是这样一种压抑，其对象正是他提出的"攻击性本能(aggressive drive)"一词的所指；从广义上说来，正是这种压抑作用导致了"同时发生在生活和心理症当中"的至关重要的病征。如果对汉斯的恐惧症特例的分析将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汉斯之所以焦虑，正是因为某些特定的攻击性倾向——也即指向父亲的敌意和指向母亲的施虐倾向——受到了压抑；那么，看起来我们就是为阿德勒的观点找到了绝佳的例证。不过，我至今对此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我认为那是一种容易导致误会的语言概括方式。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在性本能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之外，还存有一种独立的、与前两者同等重要的攻击性本能[18]——前两者是业已为我们所熟知了的。在我看来，阿德勒是错误地假定了攻击性本能的存在，错误地把存在于所有本能当中的普遍而核心的特征，也即那种强迫性、那种"驱迫"能量、那种可以被描述为某种可以激发行动之能力的特征，当作了一种独立的本能。如果把"攻击性本能"抽离出来，那么其他的本能还剩下些什么呢？只

有那些与特定目标的关联而已了。而向那一目标进发的动力、前进过程中需要的能量，则都被抽走了。当然，我们对本能的理解还相当粗浅，至今缺乏明确性，但若是暂时撇开这点不谈，我倒更愿意坚持惯常的观点：每种本能自身都兼具攻击性[19]。汉斯身上那两种被压抑的欲望也不过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性的里比多的一部分。

3.

对小汉斯的恐惧症病例的研究，是有利于我们对儿童心理及培养问题的理解的。在那两个问题上，本案例有着普遍的意义。从汉斯的案例中我们能获得些什么？在进行更细致的讨论（我将尽量简短地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沿着本章开始的路径，对造成汉斯的心理症的原委得到某种确切的认知；我们要弄明白他为什么会心理退化，为什么会屈从于与生俱来的弱点，为什么会与其他孩子有不同的体验。若是告诉那些“正常”的忠实信徒们，小汉斯可能是继承了某种道德缺陷，那真不知他们会怎样诋毁这个可怜的小人。一想到这点，我就相当苦恼。汉斯的可爱的母亲也曾罹患神经疾病，其原因是少女期的心理冲突，那时候我曾有幸对她有所帮助，而这也正是我和汉斯一家的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将提出一种有利于汉斯的试探性的观点。

首先，从严格的标准看来，汉斯并不属于那种因遗传性神经错乱倾向而心理退化的儿童。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快乐的小家伙，他心态平和，思维活跃，是周围人们的快乐源泉。他无疑是性早熟的，但我们尚不具备足够丰富的可供比较的材料，来对这种早熟现象作出客观的认识。美国的一次调查研究表明，在汉斯这样的年龄出现爱情和对象选择现象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也可从某些在成年后成为“伟人”的男性的童年回忆中，看到类似的性早熟现象。这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性早熟现象多是与智力上的早熟结伴同

行的；这种现象以出人意料的高比例出现在天才儿童当中。

我承认自己对小汉斯怀有偏爱，但还是坚持认为他并非唯一在童年期即被恐惧症攫住的孩子。众所周知，这种冲突心理并不少见，即便是在那些享有无可指责的成长环境的孩子中，亦是如此。之后，这些患病的孩子或是康复，或是成为神经病人。他们的心理症被草草处理，因为通常的治疗对这类病症无从下手，而且这种病无疑也是相当令人尴尬的。几个月或是几年后，心理症逐渐弱化，各种表征也渐渐消失——这就被算作是痊愈了。在这样一种"痊愈"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嬗变，我们并未详查；由这种心理嬗变而来的个性转变，我们也不得而知。当我们面对一名成年的心理症患者，试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为他提供帮助之时，最初都以为他或她的疾病完全是出现在成年之后，但事情却截然相反；我们通常会发现，病人的心理症是与其童年期的焦虑息息相关的，前者大多是后者的一种延续。疾病的心理机制总是在毫不间断地编织它的罗网，从那些童年期冲突心理开始，在病人的整个一生中都不曾稍停。最初的病兆可能会保持下来，但也可能在环境的压力下隐退。因此，据我看来，汉斯的疾病可能并不比许多未被打上"心理退化(degenerates)"之烙印的儿童更为严重。他的焦虑之所以能够较完整地呈现出来，只是因为他处在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中，没有胁迫，有的是最大程度的关怀和最小程度的限制。汉斯没有产生坏念头的动机，也没有对惩罚的恐惧——而这两者正是会对焦虑起到限制作用的。在我看来，我们是对病征太过重视，而又对其成因太过轻视。在抚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安宁，想要轻松；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想要让孩子们行为得当，而不考虑这种教育是否能让他们获益。可以想象，汉斯的恐惧症对他来说其实是有益的，因为这次患病引起了他父母的思考，令他们开始关注这个男孩在成长为一个文明人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切难题。在成长中，他必须克服一些本能，而正是他的这次患病经历，

让他的父亲站到了他的身边。也许从现在开始，他已经站到了比别的小孩更有利于成长的位置，因为受压抑的情结已经得到排解，若是没有这次清理，这些情结在他以后的一生中都将发挥极其深刻的负面作用，他的性格或多或少会被这些情结扭曲，并且很可能会因之患上心理症。我倾向于这样看问题，尽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意我的观点，也不知道经验是否会证实其正确性。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被提出：当那些被孩子本人压抑、为大人们畏惧的情结在我们的分析中暴露出来之后，汉斯会受到什么伤害吗？这个男孩对母亲的想望是否被赋予了行动的力量？他对父亲的攻击倾向是否因此而变成实际行动？这种前景无疑是令许多人感到害怕的。但我要说，其实是他们误解了精神分析的本质，以为我们仅仅是通过把恶的本能引入意识的方式使之得到强化。其实，这些明智之士无非是在坚持他们一贯的、善意的观点，反对我们直面隐藏在心理症背后的恶根的做法。他们没想到自己是在穿着医生的大褂扮演莎士比亚《无事生非》剧中的道格培理一角，后者也向守卫提出了类似的忠告，叫他们不要理会可能遇到的盗贼："对这号人的事，你管得越少，对你越有利。"[20]

事实上，分析的唯一后果就是，汉斯的情况好转了，不再对马感到畏惧了，对父亲也表现得更为随意——这是由父亲本人告诉我的，他也对此颇感有趣。父亲也许是损失了一些威信，但他获得了信任作为补偿——"我觉得你什么都知道，因为你知道关于马的一切。"我们的分析并不会逆转原有的压抑，受压抑的本能将保持在潜抑状态中；但这当中已有一种新的机制被引入，即高度的精神自主性。由此，原本是自发而极端的压抑过程，被一种温和而有目的的自我克制所代替——换言之，潜意识的压抑被有意识的废止所代替。这似乎是证实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猜想：意识是具有生物学功能的，当这种功能被调动起来，总会带来极大的益处。[21]

如果单从我自己的角度考虑，那么在老早以前我就会把更深

入一层的解释告诉汉斯了，但那样做无疑是其父母所不愿意的。如果单从我的角度考虑，我会对汉斯证实他的本能感受，告诉他有关阴道和性交的事，这样将把留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缩小，并让他的迫切的求知欲告一段落。我相信，不论是他对母亲的爱，还是他的孩童天性，都不会因这样的解释而受到损害。他会明白，他对这些重要而微妙的事情的好奇终将在他长大之后得到满足。不过，我们尚不具备相应的教学方法来支持我的这种设想。

不论是对成人还是儿童，在"心理症"和"正常"之间作严格划分都是不对的。"疾病"这一概念完全是由实用目的出发而设的，是一种统计上的概念，是一种对程度的划分。一旦积累的程度跨过了这条分界线，达到某种水平，疾病的可能性就转化成为现实。所以说，总是会有许多健康人被认为是罹患心理症的，也有较少人身上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种观点曾被许多人提出过，也引起过相当的反响，在这个观点上，我决不会孤单。我们给予后代的成长环境会对他们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或可让他们心理症发作，或可预防之。这几乎是无疑的。而尚不确定的则是，我们究竟该怎样确立培养后代的目标？我们该在哪些问题上进行干涉？直到现在，我们还把对本能进行控制——有时甚至是压制——作为培养后代的责任；而大家都已看到，其实现程度着实不能让人满意。而且，即便是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种教育也只是对那极少数无需压制自己本能的特权阶级有利。另外，也没人曾提过这个问题：对这些招惹麻烦的本能进行压制，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代价被实现的？如果我们转而提倡另一种教育理想，也即只需尽可能少地牺牲个人能动性，就能让个体建立起文明社会所需的行为模式、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那么教育家就应该对精神分析加以重视，将之视为处理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要辅助手段，因为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可以发现致病情结的本原，才可以找到每种心理症的核心。由此我们将于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至于经验将以何种方式修正理

论在现今社会中的应用,有关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我必须把它留给后来者了。

在结束对我们这位小病人的恐惧症的评议之前,我还要提出一种假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假说,对小汉斯的分析治疗于我来说才显出特殊重要性。坦率地说,这次分析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我没有得出任何无法从其他治疗经历中推想出来的结论——尽管小汉斯的病例让其中某些观点的获得成为直接而明确的事。在那些其他的病例中,我们每次都可以追溯到和汉斯的致病情结相同的婴儿期情结。有鉴于此,我认为汉斯的心理症是具有普遍而典型的意义的。尽管心理症患者心中的压抑呈现出各种形式,致病原因也丰富多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全都归结到为数甚少的几种心理作用名下,而这几种心理作用,又都是和同一种情结有着密切关系的。

(1909)

【注释】

1. 此处"评述"(Epicrisis)一词的德文原词"Epikrise"意为"由医生在治疗结束之后对疾病过程作的鉴定性评介"。

(译注:在收入本书的论文发表时,弗洛伊德的那套举世闻名的人格构造理论尚未最终定形,也就是说,针对个体人格所作的自我(ego)、本我(Id)、超我(super ego)的划分尚未最终确定下来,这里的"自我"德文为 Ich,作为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翻译为"自我",和后来的精确的"自我"概念接近,但并不能视作等同。其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此时的"自我"中,也包含有不少"超我"(也即自我典范)的成分。)

2. 《生活与心理症中的攻击性本能》(1908),阿道夫·阿德勒著。

3. 之后(1923)我又发现,在我们的小病人身处其中的那个性发展阶段里,这种只知道一种性器官的现象在男性中是普遍而典型的;到了之后的成熟期,这种生殖器至上的现象被阴茎至上所取代。——1923 年版作者补注。

4. 汉斯提到过这两样东西:红覆盆子果汁,能射死人的枪。这两者显然都不是源自单一的心理内容的。它们很可能同时与对父亲的憎恨和自己的便

秘情结有关。关于红覆盆子果汁，据汉斯的父亲推测，也是会让人联想到鲜血的。

5. 等待鞭打并“戏弄”那匹马。

6. 参见向他父亲提出的问题（原33页）——“你为什么总说妈咪，而我以为我爱的其实是你。”

7. 在C.F.梅耶所著的《胡腾的最后岁月》中，有这样一句话：“看吧，我不是什么机巧的虚构，我是一个人，带着我所有的矛盾。”

8. 《梦的解析》第8版，第172页。

9. 参见汉斯在看见牙牙学语的妹妹时的想法（原文57页）。

10. 见W. Stekel所著的《神经性焦虑的各种症状及其治疗》(1908)

（译注：广场恐惧症是恐惧症中最常见的类型。病人的主要表现有：害怕一人独处，害怕离家外出，害怕离家后处于无助或无能为力的状况。但如有人陪伴外出则无明显的恐惧出现。小汉斯的病例显然不在此列。）

11. 不可否认，我们并没有对出现在这里的问题进行深究。关于心理症的病原，是有一条普遍的规律的。必须同时具备内在易感性(predisposition)和外在刺激这两个条件，才会导致心理症的发生。没有任何理由把焦虑性歇斯底里症从这条规律的适用范围中清除。峦克指出，出生时的生理损伤会让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易感性特别活跃，此种人群中，童年期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发病比例相当大。——1923年版作者补注。

12. 在这句话最后，我们还该加上“并同样地触碰它”。毕竟，汉斯不可能不经触碰就展示自己的生殖器。——1924年版补注。

13. 此后，汉斯一直保有对父亲的脖子的喜爱，这与文中此处是一致的。

14. 对父亲的畏惧历来是阻碍潜意识致病材料的显现的重要因素，即便是在那些医生和病人毫不相识的案例中。这种阻碍作用也正是此类“主题”的一个本质侧面。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在本案例中一样）：某一种潜意识元素因为它对其他元素的抑制而得到彰显。

15. 有一名出色的漫画家，Th. Th. Heine，画过一幅漫画，内容是屠夫的儿子掉进香肠机，他的父母只得对着一段香肠哀悼，但还是让孩子得到祝福，升入了天堂。这幅漫画很可能揭示了作者心中某些在幼儿期埋下的心理隐衷，与我们的“洛迪”相似。

16. 在压抑发生作用的同时，汉斯的父亲也同时观察到了一种高尚化的倾向。汉斯的焦虑是伴随着对音乐的兴趣而增长的，而他的音乐天赋也同时得到了发展。

17. 参见注2。

18.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阿德勒还算是在精神分析学范围内从事他的工作，那时候的他还没有提出男性至上的思想，也还没有拒绝压抑的概念。从那

本书之后，我也不得不接受了“攻击性本能”的存在，但这种本能并非阿德勒描述的那样。我把它称作“破坏性本能”或“死本能”（参见拙作《超越唯乐原则》、《自我与本我》）。它与性本能的对立非常类似于常见的爱与恨的对立。我还是认为，阿德勒的这个概念，是把存在于所有本能中的一种普遍特征抽离出来，当作了一种单独的本能。——1923年版作者补注。

19.（早期的版本中有这些词句：“没有被直接指向特定目标。”1924年版中删除。）

20. 在此我忍不住要对我的那些反对者提一个问题，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知识如此自信，如此夸耀，那么这些观点和知识究竟是从何而来？若是在病人一开始谈论自己的情结的时候，他们就让病人噤声，那么他们怎么知道潜抑的性本能是否参与了心理症的源起，若是，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小汉斯的这个案例，由我的追随者和我本人完成的报告，才是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科学依据。

21. 在这里，我使用的“意识”一词所指的，是那种可以进入意识的常见思维过程。在这之后，我已经不再这样使用这个词了。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思维过程也可以发生在前意识中，而我们也已找到评估这种“意识”的正确方法，即将其当作纯粹的现象来评价（用纯粹的现象学术语来评价）。不过，这倒也没有和我们的期望发生冲突，进入意识的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



Ⅳ. 后记

数月前，还是 1922 年的春天，一个年轻人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告诉我他就是“小汉斯”，就是那个在我的文章中被记录下来的、童年时罹患心理症的小汉斯。我很高兴能在此见到他，因为在他的治疗结束两年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的发展一无所知。这将精神分析应用在儿童身上的第一个案例，在发表之后，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激起过一阵义愤的浪潮，还有人预言说这是小男孩的灾难，因为他已经在那样的幼年就“失去了童贞”。他们还说，这个小男孩是被献祭在精神分析神坛上的牺牲。

然而，他身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此类可怕后果的迹象。现在的小汉斯，已经成为一个魁梧的十九岁年轻人。他告诉我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也没有受到任何问题或压抑的困扰。他不仅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青春期，还在他的感情生活中经历了一次至为严峻的考验，解决了一个令人至为头疼的问题。他的父母已经离婚，各自有了新的婚姻。他现在独自生活，但与父母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家庭的破裂让他被迫和心爱的小妹妹分离了。

在汉斯告诉我的事情中，有一件特别值得留意；对于这件事，我是决不敢冒昧置喙的。他告诉我，当他在阅读关于自己的报告时，感觉就像是在读一个陌生人的事：他完全认不出自己了，相关

的事情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只是在提到去格蒙登的旅行时，才有一丝记忆被点亮，让他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这个男孩。由此看来，不仅我们的分析没有阻止他对这些事情的遗忘，而且连分析本身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在某些熟悉精神分析的人的睡梦里，有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当他从梦中惊醒，他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对梦作出分析，在对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之后，他重回到睡梦中；可是到了第二天，等他离开睡乡，那前夜的梦连同分析却全都沉入了幽幽忘川。

(1922)



关于一例强迫性心理症的备忘录（“鼠人”）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录。其中的第一部分是零散的治疗笔记,其对象是一位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在这一病例中,疾病的持续时间很长,破坏性也相当的严重。在我看来,这完全算得上是一个重度病例,而病人本人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们的治疗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在我们的帮助下,病人的人格被重建起来,自控能力也获得了全面的提升。而本文的另外一部分内容,则是一些简短的病理学研究笔记,记载了我对心理强迫性之起源及其微妙的运作机制的一些观点,其内容都可在本病例中直接得到印证。在提出这些观点之前,我也曾对此前的分析实践经验作过一番全面的回顾和考察;可以说,呈现在这里的这项工作正是我早年就此问题所作的研究(发表于 1896 年)之延续[1]。

上面这一番概述显然是有点含糊。既然对自己的论文内容作了这样的总结和归纳,那我就有义务给出相应的证明和依据。我不希望让人们觉得我对自己的表述非常自以为是,我也并不认为这样的表意方式就是无懈可击、堪为标准的。实际上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对那种值得我们关注的压抑现象——这是一种与其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构成都有密切联系的现象——加以适当关注而已。我所掌握的资料远比我将公布的更为丰富,从我本人的立场来说,也

很希望能把更多的信息提供给人们，可惜条件不允许我这样做。准确地说，我不能把完整的治疗史展示在读者面前，因为如果那样做了，就会有太多涉及病人生活环境的细节被暴露。在这座城市里，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所作所为总是受到恶意的关注，这就让完全忠实的叙述成为不可能。我的话总是被人歪曲，而且歪曲度也在持续地攀升。有人在对我的意思进行曲解，他们造成的社会影响让许多人对我的理解变得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恶毒。如果仅仅对我的原意作轻微的修改，那么那些人的目的也就不能达到，他们也就无法保护病人免受“轻率的好奇心”的伤害。而一旦他们加大歪曲的力度，把胡言乱语编造得更为逼真，那么我的观点就难免遭到严重的扭曲。在这种以歪曲为手段的攻击之下，我们对这个病例之内在逻辑的全面理解变得面目全非，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是在广泛考察了日常生活的诸种真实细节之后才作出自己的理解的。事情被推入了一种荒谬的境地，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选择：要么是把病人的内心隐秘暴露在公众眼前，要么是展示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若是选择了前者，病人其实仍将保持不为人知的状态，而后一种选择，却必然会在其细节描述中将病人的个人特点暴露出来，进而让他被众人所识，让他随时处在被人认出的危险中。可我们现在处境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按前一种方式行事，却必须遵从后一种。

所以说，在我们呈示出来的治疗史和我们真正的研究所得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如果我要为这当中的断层辩解，那么我首先必须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向人们澄清这样一点：我已经对自己的求知欲作过限制；我是在集中关注该如何理解这单个案例的问题，而不是在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层面考察强迫性心理症整个疾病类型。首先必须承认，我至今尚未对任何一个重度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复杂病理结构有过完整的认知。就现在情况看来，我也是不大可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的了。这项工作要求我们能够顺着分

析的思路，从在治疗中积累下来的大量材料中，找到强迫性心理症或清楚或模糊的结构，并将之完整地展示在文字中。这对我来说绝非易事。其中的后一个任务(展示)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来自病人本身的阻抗，以及这种疾病结构本身的形式特点。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对强迫性心理症的理解本来就殊非易事，事实上，其困难程度是远高于对歇斯底里症的理解的。发现这点让我感觉很意外，因为据推测情况应该是反过来的。强迫性心理症表达其隐秘思想的方式，也即强迫性心理症的语言，是非常独特的，这类似于一种方言；就歇斯底里症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其表达方式乃是另一种方言。两相比较，倒是强迫性心理症的方言更易被理解，因为那是一种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惯常表达方式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强迫性心理症并不会导致肉体的虚弱，而这却总是表现在歇斯底里症里——那种由精神而肉体的病变转移，乃是我们无法用理智力量辨清的。

也许，实际情况之所以会与我们的推想不符，其原因很可能正是在于，我们对强迫性心理症更不熟悉。与那些受歇斯底里症困扰的病人相比，罹患重度强迫性心理症的患者很少有向分析治疗寻求帮助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都竭尽可能地掩饰各自的病况。通常说来，他们只在病情已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程度之后，才向医生寻求帮助。如果他们患的是肺结核，而又同样地拖延病情，那么可以说，当他们肯求医问药时病情已经严重到让疗养无能为力的程度了。我作如此类比的原因在于，对强迫性心理症的治疗也同对那种慢性传染病的治疗一样，是越早越好的。试看肺结核，有很多成功的治疗都是在疾病早期完成的。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能给出这样一种记录——其对象本身即是不完善、未完成的。但这些记录却也足以将业已为我们所掌握的，并且是被允许公布的知识展示出来。在本论文中，我们提供了一些零散而未经整合的认识片断，都是经过艰苦的努力

才得到的；这些片断本身也许并不能令读者感到彻底的满意，但它们却也可被其他研究者当作进一步工作的起点。有些工作是任何个人都无力胜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工作将永无完成的一天，因为在多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它们完全可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注释】

1. 这指的是发表于1896年的《防卫性神经衰弱与精神异常补说》一文。



I. 病史记录

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他向我自陈了他的疾病。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一些强迫性念头的困扰。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情况变得尤为严重。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恐惧:他总是害怕会有危险降临到他深爱的两个人身上;其中一个是他父亲,另一个是为他所中意的一名女子。此外,他自己也觉察到某些强迫性冲动,比如说想要用剪刀割断自己脖子的冲动。他还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禁制自己。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同这类想法的斗争中浪费了多年光阴,而其结果就是自己被生活拒之门外。他曾经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可是除了在某地一家诊所里接受的水疗之外,没有哪次治疗曾令他的病情有丝毫的好转。而那次水疗之所以会有所收效,也不过是因为他在治疗期间结识了一名女友,并与之建立起规律的性关系。现在的他已经失去了类似的好运。他的性生活稀少且无规律,妓女们又总是令他反感。可以说,他的性生活完全是一团糟;而手淫也只在他十六到十七岁之间发挥过不太重要的作用。据他本人称,他的性能力并不出众。事实上,他第一次性交是在二十六岁上。

此人给我留下了头脑清晰、观察敏锐的印象。当我问及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对自己的性生活特别关注,他回答说那就是我的

理论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对我的著作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会决定来向我求助，是因为他最近在翻阅我的一本著作之时，偶然看到了我对语词间奇异联系所作的解析[1]——这让他联想到了他对自己的思想作过的“智力探索”。

A. 治疗的开始

第二天，在他承诺愿意彻底遵循我的治疗程序之后，也就是说，把进入他头脑的每件事情都告诉我，哪怕是那些他最不愿坦诚的内容，以及那些看来毫不重要或者无关宏旨的内容，我让他自己选择一个作为谈话开端的主题。于是他这样开始道[2]：

他有一个朋友，是为他所特别尊敬的人。每当他被某些犯罪冲动攫住时，他就会向这个朋友寻求帮助。他会问对方是否因他的犯罪冲动而轻视他。这位朋友总是开导他，向他证实他的无辜，并告诉他说，那些冲动的产生，可能只是因为他从童年开始就习惯于从那种角度去反省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病人更早期的生活中，也曾有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对他产生过类似的影响。那时候的他只有十四五岁。当时那个比他年长的学生对他青眼有加，后者的自尊心因此而膨胀，甚至到了自以为是个天才的程度。后来那个学生做了病人的家庭教师。可是，从某一时刻起，他突然就改变了对这个可怜的病人的看法，开始把后者当作最愚蠢的笨蛋对待。最后，我们的病人终于意识到事情的真相：那个学生之所以和他交往密切，不过是因为对他的一个姐姐产生了好感；那人不过是想通过他而找到进入他家门的路子。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剧烈的震惊。

然后，他话锋一转，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

B. 幼儿期性欲

"我的性生活开始得非常早。我还记得发生在我三四岁时候的一件事(五岁以后的事情我全都能回忆起来)。那件事是在发生数年后以非常清晰的面目进入我的脑海的。我们家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家庭教师，她叫做弗罗林·佩特(Fraulein Peter)[3]。有天晚上，她躺在沙发上读书，穿得很少。我则躺在她身旁，求她让我爬到她的裙子里去。她同意了，条件是我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当时她穿得就不多，于是我碰到了她的生殖器和下腹部，那让我感觉非常奇怪。从那时开始，我就感到了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愿望，想要看看女性的身体。我至今还记得过去守在浴缸边时心里的焦虑，那时候的我还被允许同姐妹们以及家庭教师一道进入浴室。我焦虑地等待我的女家庭教师脱去衣服走进水里。到了五岁以后，我能记起的事情就更多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家庭教师，也是年轻漂亮的。她的臀部生有溃疡，每晚她都要挤那里的脓水。每天我都偷偷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好让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在浴室里也是一样，尽管弗罗林·莉娜要比前一个女家庭教师保守许多，但我还是能和她一道洗澡。(这时候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他回答说："我并不经常在她的卧室里睡觉。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和父母睡在一起的。")我还记得在我大约七岁时发生的一件事[4]。有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其中包括女家庭教师、厨师、另一个女孩、比我小一岁半的弟弟，当然还有我。我突然抢过那个女孩儿的话头，打断了她的谈话。这时候，我听见弗罗林·莉娜对她说：'你可以和小家伙们聊，保罗(也就是我)太鲁莽了，他一定会误解你的。'我并不清楚她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这番评语包含贬义，于是就哭了起来。莉娜赶忙安慰我，还说有个姑娘只是因为把她照顾的一个小家伙弄哭，就被锁起来有好几个月之久。我不认为她已经伤害到我，不过我倒是

由此而获得了一些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她了。当我睡在她房间里的时候，我会掀掉她的被子，触摸她的身体，而她则从不对我的行为加以阻止。她并不十分聪明，而且明显对性充满渴望。二十三岁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后来同她结了婚，所以今天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名分。至今我仍时常在街上遇到她。

"六岁时的我就已被阴茎的勃起困扰了。我还记得，我有次曾向母亲抱怨过此事。我也记得自己是在克服了某种心理阻碍之后，才向母亲开了这口的，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那是和我的幻想以及我的好奇都不无关系的事。我还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持有一种病态的想法，**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思想了如指掌；之所以会这样想，原因就在于：我发觉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我本人并没有亲耳听见那些语言**。我想，这正是我的疾病的开始。有些人、有些女孩，她们的样子很讨我喜欢，我会生出一种想要看见她们的裸体的急切愿望。然而这些欲望又是与一种离奇的感觉形影不离的：我总是感到若是放任自己的类似念头，就会有某些灾难降临。于是我就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让他为这种恐惧举出一个例子，他回答说："比如说我的父亲会死。"）"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沉迷于父亲会死去这个想法当中，不能自拔。这叫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十分忧郁。"

这时候我惊诧地获知，至今仍是病人的强迫性恐惧对象的父亲，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

在这第一次诊疗中，病人回想起来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他五六岁时候的。这些记忆并不仅仅如他所想是疾病的开始，它们同时也就是疾病本身。单单这些早期记忆，就已经算得上是典型的强迫性心理症了，因为在这些回忆中，强迫性心理症的核心要素已经一应俱全。与此同时，这些记忆也是他后来的心理冲突的核心与原型，也就是说，是该种疾病的基本有机结构。单凭对这些记忆的研究，就已经足以把病人现今疾病的构造揭示出来了。看得出来，

当时的那个孩子正处在性本能的控制之下——更确切地说,控制他的乃是性本能的一个侧面:窥阴癖。其结果就是,他不断地被一种强烈的愿望所困扰,他想要看到那些对他有吸引力的女性脱去衣服的样子。这种愿望和他后来的那些强迫性念头是遥相呼应的。如果说那个时候这种愿望还没有将其强迫性特征显现出来,那只是因为当时的**自我(Ich)**还没有彻底同这种愿望对立起来,还没有将其划入异类。不过,那时候也已经有某种心理成分被唤醒,并与这种愿望发生了冲突,因为每当这种愿望浮现出来,总是会伴随着某种痛苦的羞惭[5]。在这个性欲旺盛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里,明显的矛盾已经出现。和那强迫性愿望一道出现的,还有一种与那愿望紧紧绑缚在一起的强迫性恐惧:每当那一类想法浮现出来,他就必然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情正要发生。此种恐惧的本质已经穿上了一件形象独特的、若隐若现的外套,而且这件外套还将永久地套在其心理症的表达之上。在一个孩子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那潜藏在这层朦胧外衣背后的东西。如果某人笼统地告诉我们说,他正受到强迫性心理症的困扰,并为他的说法举出了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举出的这个实例即是那疾病试图遮掩的对象。我们可以把那种强迫性恐惧的原本含意明白地说出来,那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继续怀着要看一个女人的裸体的愿望,那么我的父亲就会死去。"那种痛苦的羞惭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离奇而迷信的色彩,而且已经生出了一种欲避免灾祸的强烈倾向;这后一种倾向在后来的**防御措施(defensive measures)**中得到了表达。

出现在这个案例中的,有性欲的驱迫,以及相应的反抗;有愿望(尚不具强迫性),以及对此愿望的恐惧(也已成为强迫性的);还有伴随而来的痛苦的羞惭感,以及逃避的冲动:心理症的肇始因素已经一应俱全。事实上,心理症在下阶段的一种组成成分也已经具备,那就是精神迷狂、或称幻觉的出现,其内容是非常怪异的:病

人相信自己的父母能洞察他的脑中所想，而其原因就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之时不能亲耳听到它们。对于这种幼稚的想法，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它正暗示着那种被我们称为潜意识的精神活动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对这种隐晦的主题做科学的表述，那么就不能绕开"潜意识"这个术语及其所指。"我在阐述自己思想之时没有亲耳听见它们"，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向我们所在的外部世界传达这样一条信息：他脑子里还存有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思想，这就像是灵魂对那些压抑内容的自动感知。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初具规模的幼儿期心理症已经和那些情况复杂的成年病例一样，把一些矛盾的问题以及荒谬的外表展现了出来。那孩子认为，如果他屈从于那些性欲的冲动，就会令他的父亲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彻底的无稽之谈？这些念头可以被理解吗？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早期心理活动及幻想的必然产物吗？

从我们得自别处的经验看来，对于这起幼儿期心理症病例，我们应当作如是猜想：在这个孩子年满五岁之前，他曾经受过某种创伤、某种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压抑；尽管这些事情都已被彻底地忘记了，但它们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并进而形成了那个男孩的强迫性恐惧的内容。此后我们将看到，要挖掘出这些潜藏的经验，或者说将它们再现，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同时，我们也应当**强调**其中的一个巧合：我们的病人的童年健忘症在他五岁后就立即痊愈了——看起来，这似乎绝非细枝末节的经历。

慢性强迫性心理症在童年早期的开始，总是遵循着这样的途径：总有与某种离奇愿望关联紧密的性欲参与其中，又总有逃避的倾向出现。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是再熟悉不过的，因为它出现在好几个病例当中。这完全是一种典型现象，虽然它可能并非唯一的典型。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让我来对这位病人的早期性经验作个简短的说明。这些早期经验很可以被视作不着边际的、

缺乏现实性的，这是实情，没有人会否认这点。然而这些情况在我曾经分析过的其他强迫性心理症病例中也是真实存在的。和歇斯底里症相比，在强迫性心理症病例中总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过早的性活动。强迫性心理症以比歇斯底里症的表达清晰得多的方式告诉我们：导致精神神经症的形成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并不处在病人现时生活的性经验里，而是潜藏在其幼儿期性经验中。在那些目光短浅的诊疗者看来，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在现时的性生活很可能是完全正常的。通常说来，此类病人的发病次数和反常表现远比这个病人少。

C. 严重的强迫性恐惧

"我想，今天我该从我来找你的直接原因说起。那是在 8 月里，正是服兵役期间。在那之前我就已十分痛苦了，我被各种各样的强迫性念头折磨着，但在兵役当中，那些念头都消退了。我很乐于向长官们展示我作为一名预备军官所学到的东西，以及我的忍耐力。有一天，我们正在执行一次短途行军任务。在一次中途休整当中我弄丢了我的夹鼻眼镜。尽管我可以很轻易地就把它找回来，但我不愿意耽误我们的行程，于是决定不戴眼镜继续行军。后来我给在维也纳的眼镜商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再给我寄一副备用的眼镜过来。在这同一次休整期间，我是坐在两位军官中间的；其中一位上尉有个捷克名字，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我对此人抱有一种特别的畏惧，因为他明显地属于那种**在残酷中寻得乐趣的人**。我不是说他为人很坏，但他总是不断地在军官们当中鼓吹鞭刑的优越，想要引入这种刑罚；于是我不得不经常以激烈的方式反对他。这个时候，休整期间的我们又开始了谈话。那名上尉告诉我，他听说在东方有种十分可怕的刑罚……"在这里，病人停顿了一下。他站起来，要求我允许他略去所有的细节，他要

我给他这点自由。我向他保证说，我本人对残酷的行为没有爱好，也绝对无意折磨他，但我自然是无法将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他，那等于是在叫我送几颗彗星给他。就这样，我们克服了他的心里的阻抗。在治疗中，这一步总是必需的，我们不能随便将之忽略掉。(他曾对我说，为了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他必须努力战胜来自他身上的许多阻力。那时候我就给他解释过阻抗这一概念了。)我继续道：我们的目的是要猜出某些他本人也只能间接讲出的东西，为此我将竭尽所能。他所说的酷刑是指钉木桩吗？不，不是那个，而是把受刑人绑起来(在这里，他的表述非常含糊，以至于叫我不能立即理解)，然后把一个罐子的开口对准其臀部，罐里装着老鼠，它们——他再次停下来，表现出各种恐惧而且抗拒的神情——会钻进去。进到肛门里去，我帮他说完了这段话。

每当他的叙述进行到一个重要环节，他的脸上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复杂表情；这种表情，我只能将其解释为**对他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快慰的畏惧**。他吞吞吐吐地继续道：**"那一刻，有一个念头[6]闪入我的脑海，我觉得这种酷刑也会落在某个与我亲近的人身上。"**我问了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他本人可能并非施刑之人；那刑罚是以非个人的名义施行的。经过一番猜测，我确定了一点：他的这个"念头"是以他所中意的那位女士为对象的。

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向我担保说他遇到的这些念头和他本人是多么的不同而且对立。他还对与之相关的一切竟如此迅速地被牵扯出来而感到惊诧。一旦"禁制"出现，逃避机制就会开始运作，并进而阻止他意识到自己心中对那禁止内容的认同幻想。当那位上尉正在谈论那种可怕的刑罚之时，他心底的某些念头也开始浮现出来；对于上尉的那些话和他本人的那些念头，他都可以惯用的招数将之挡开，他会轻蔑地摇摇手说："您都在想些什么啊？"

他在言辞里对复数格式的使用(那些念头)让我很是惊讶，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这种复数格式也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至今还

只听到过他的一种念头而已，也即鼠刑会落在那位女士头上的想法。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还有另一种念头同时浮现出来：那种刑罚也会落在他父亲的头上。而他的父亲其实已经过世数年，这就让这种强迫性恐惧的内容显得比前一种更为荒谬。事实上，这念头也在尝试着更长久地躲避开意识的觉察。

隔天夜里，那位上尉给了他一个刚刚送到的包裹，并说"A 中尉[7]为您付了邮费，您该把钱还给他。"包裹里是他在电报里订购的那副夹鼻眼镜。打开包裹的一刻，一种"禁制"出现在他脑中：你不得退还那笔钱，否则**事情**就会发生（也即是说，那有关鼠刑的幻想就会在那位女士和他父亲身上应验）。同时，一个命令也即刻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它以无疑是类似于宣誓的方式命令他与此种禁制对抗："你必须把那 3.8 克朗还给 A 中尉。"他甚至发现，自己已经把这话念了出来，而且声音还不小。

两天后，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了。在之后的间歇期里，他一直努力试图把那一小笔钱归还 A 中尉，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因各种各样的阻碍而无法那样做，那些阻碍明显地来自于一种**客观存在**的深层心理。起初，他还试图借另一位去往邮局的军官之手归还那笔钱，但那位军官却把钱退回给他，还解释说他没有在邮局遇见 A 中尉。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感到非同寻常的快慰。他多少也算守住了自己的誓言，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满意，因为他毕竟没有将那誓言实现："你必须把那 3.8 克朗还给 A 中尉。"最终他还是遇见了 A 本人，但后者却拒绝接受那笔钱，并且说他其实没有垫上那笔邮费，也没有收过病人的邮件，是 B 中尉做了这一切。这情况让我们的病人有些略带惊惶地意识到，他将无法实现他的誓言，因为那誓言完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于是他为他的问题构想出了一种极端怪异的解决方案：他将同 A 与 B 一道前往邮局，让 A 把 3.8 克朗交给邮局的姑娘，再由那姑娘把钱转交给 B，于是他就可以严格遵照自己的誓言而把那 3.8 克朗还到 A 的手中了。

记录进行到这里，若是读者们失去了耐性，那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病人提供的这些有关他在那段时间里遇到的事情，以及他本人反应的这些叙述，虽然巨细靡遗，却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直到第三次复述时，我才令他多少意识到了他自己叙述中的含糊混乱。我还直接向他本人揭露了他对回忆的偷换以及歪曲。对此我们无需详述，因为他很快就讲出了核心的内容。我只能说，在这第二次诊疗的最后，我的病人陷入了晕眩和迷乱。他不断地把我称作“上尉”，这很可能是因为之前我曾说过自己并不像 M 上尉那样残酷，也无意对他加以无端的折磨。

此外，本次诊疗过程中他还对那些早期恐惧，也即害怕亲爱的人会遭遇不幸的恐惧作了如此的解释：从一开始，他就在幻想中认为，那些刑罚不单会落在现世中，还会加在彼岸世界的人身上；它们是具有永恒性的。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有意识的宗教活动；但也正是从那段时间开始，一种自由思想的态度也在他身上发展起来，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于此中的矛盾，他是这样自我解释的：“你对来世究竟知道些什么？又有谁曾有丝毫知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你只需要抬头走下去就好。”在这个聪慧的男人看来，如此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他用上述这些问题对理性的局限进行了探索，并建立起一种坚固的思维方式，一种叫他克服了虔信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第三次诊疗过程中，病人把他为遵守那个强迫性誓言而作的努力完整地告诉了我，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在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之前的一个晚上，军官们最后一次集合起来。他被选为后备军官们的代表，致词祝酒。他的演说很成功，但他本人却感觉如在梦中，因为他自己的那个誓言一直在内心深处搅扰着他。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激烈的心理斗争折磨着他。最主要的矛盾心理当然是源自于那个错误的前提（是 A 中尉为他支付了邮费）。他安慰自己说，事情还有转机。虽然他们第二天清晨即

前往P地车站，但A还是会与他同行一段路程，所以说他还有时间就那件小事和A谈谈。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他眼睁睁看着A中尉骑马离开，然后叫他的随从送去一个口信，告诉A他将在那天下午登门拜访。病人本人在上午9:30到达P地车站。他存放好自己的行李后，又在那个小镇领了一些差事。他打算在事情结束后去拜访A。要从P镇前往A所在的村庄，需要坐大约一个小时马车；而坐火车回到之前那个邮局所在地则需要三个小时。病人认为他可以实现他的复杂计划，并赶上夜间从P地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他内心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显然是想避免向A求告，那会让他被对方视作愚人——他只想缓解自己的不适并忽略掉那个誓言，但这会叫他表现得像个懦夫；另一方面说来，若是坚守誓言，他又将在自己的强迫性念头面前表现出懦弱，因为那样做即是屈服，而且也不过是暂缓了疾病的折磨。每当这位病人试图对某事做出决定之时，若是遇到各种的考虑相持不下的情况，他通常会把最终决定权交给某些偶然的事件，也就是说，交给天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被车站行李工问道"等十点的火车吗，先生?"之时回答"是的"。他在十点钟离开了P镇。他喜欢让自己被既成事实推着前行，这总是让他感到轻松。他甚至还从餐车主管那里订了一份客饭。可是，在火车进入第一站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可以离开火车并乘反方向的车回到P镇，然后他还是可以前往A的所在地并踏上同A一道前往那间邮局的旅程。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只是因为他曾告诉侍者，自己将在车上吃午餐。但他也并没有将计划放弃，他决定在下一站下车。他就这样在心理斗争中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车站，直至最后到达一个看来是不可能下车的站——原因就是，他有亲戚住在那里——直到这时，他才终于下定决心，打算一路乘车回到维也纳。他盘算着，回到维也纳之后他可以去拜访他的朋友，把情况说给对方，然后再依那位朋友的意见行事。他希望由他的朋友来做出决定，让他坐晚上的火车再回到P

镇。我问他那样是否来得及，他回答说在两班车之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到维也纳他就找到了他的朋友，虽然不是在他原本计划和对方见面的那个餐厅里。他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到达那个朋友的家，在当晚即向对方解释了整件事的始末。一听完他这番话，那位朋友立即扬了一下胳膊，一副非常挫败的样子，因为我们的病人在那时还在怀疑自己已经被强迫性念头攫住这一事实。他安慰病人，叫他冷静下来，并安排他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那位朋友陪他一起去了那间邮局，让病人亲自把那3.8克朗送到了接收那个装夹鼻眼镜的包裹的邮局。

叙述的结尾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这将非常有助于把他叙述中那些经过歪曲的内容还原出来。如果说是他的那位朋友让他清醒过来，让他把那一小笔钱直接送到了邮局，而既非A中尉也非B中尉，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病人肯定已经知晓，他欠下的邮费本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邮局的——至少，在他离开朋友家的时候，他肯定已经知晓这点了。从整件事情中我们看到，早在那位上尉同他争论，以及他本人立下誓言之前，他就已经明白这点。现在，他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在他遇见那位性情残忍的上尉之前几个小时，他曾认识了另一名上尉，后者当时就曾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真相。那位上尉在听到他的名字之后告诉他说，自己刚才到过邮局，当时邮局里的那个**年轻姑娘**就曾问他是否认识一个H中尉（也即我们的病人）；那个姑娘还告诉他，H的一个包裹已经寄到，邮费待付。那名上尉回答说他不认识H。然后那个年轻姑娘说，她信任那位素不相识的中尉，将为他暂时把邮费垫上。如此，我们的病人就拿到了他订购的眼镜。实情是，那个性格残忍的上尉犯了一个错误，他让我们的病人把那3.8克朗邮费还给A中尉。病人肯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但他还是以这个错误为基础发下了一个誓愿，并因此而陷入自我折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病人向自己隐瞒了那位新相识的上尉以及邮局里的那个年轻姑娘。在向我叙述事

情经过的时候，他也作了同样的隐瞒。在纠正了他的说法之后，我观察到他的行为举止变得比此前更加不可理喻了。

当他离开那个朋友回到家中，疑惑再次向他袭来。朋友的意见与他自己的其实并无区别；他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那短暂的安稳状态并不单单来自朋友的个人魅力。他决定向医生寻求帮助，但是在他这个决定当中，也狡猾地潜藏着一种迷狂的念头：他想让医生给他开具一纸证明，以证实他应该出于对自己健康的考虑而去找 A 中尉实现他之前的计划。他认为这张证明会说服 A 中尉接受那 3.8 克朗。当时他正在随意翻阅我的著作，于是我就因这一偶然事件而被选中。我当然不会给他开什么证明，他也明智地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而只是请求我帮助他摆脱那些强迫性念头。数个月后，在他的阻抗达到高峰之时，那种想去 P 地找 A 中尉的念头又显露出来，并不断地诱惑着他去搬演那出还钱的闹剧。

D. 开始对治疗形成初步的认识

在治疗尚处于如此早期阶段之时，人们不应指望我的理论能把这样古怪的强迫性念头(关于老鼠的)背后的隐情挑明。遵循正确的精神分析技巧，医生必须克制自己的好奇心，让病人自由选择分析的话题及其顺序。因此，我对这名病人的第四次诊疗是这样开始的："你打算怎样继续？"

"我打算告诉你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那也是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的事。"于是，他开始给我细致地讲起其父的病史。他父亲在九年前死于肺气肿。有天晚上，他感觉父亲病情严重，于是向医生询问其父何时才能渡过危险。回答是：后天晚上。当时的他从未想到父亲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那天晚上 11:30，他回房睡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在凌晨一点醒来时，他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他，其父已经死亡。他因自己没有守在父亲床边而感到

愧疚。后来护士告诉他，其父曾在最后的时间里念到他的名字，还问过她："是保罗吗？"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自责。他还认为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也有类似的愧疚，他认为自己看出了这点，但她们却从没开口表达过。起初他并没有因这种愧疚而受到折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相信父亲已死这一事实。每当他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他都会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个告诉父亲"；这种情况一而再地出现。他的想象力为他模拟了父亲的存在，所以每当听到敲门声，他都会想："那一定是父亲。"他还老是认为会在父亲走进某间房间时遇见他。尽管他从未能忘记父亲已死这一事实，但他还是经常地期待父亲的灵魂会出现。这念头不仅不让他感到恐惧，还令他十分向往。直到18个月之后，没能守在临终的父亲身边的遗憾才苏醒过来，并深深地折磨着他，以至于让他把自己视作一个罪人。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乃是一位婶婶的死。他曾前往后者家中吊唁。从那之后，他的整个思维就牢牢地贯注在来世问题上。这次心理冲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他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失去了工作的能力[8]。他回忆说，他完全是靠着那位朋友的安慰才撑过了那段时间；后者替他驳斥了那种愧疚，告诉他那是过分夸大的。当他说到这里，我抓住机会首次向他阐述了精神分析疗法的一些基本知识。每当遇到思想与情感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在这里就是严重的愧疚与其原因间的不匹配——那些外行们总会说，这是因为情感太过炽烈而导致了夸大。于是他们会进而得出结论说，令病人将自己视为罪人的那种愧疚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分析师却并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不，情感并不夸张，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指责病人的愧疚感，那种愧疚感是指向另外的思想的——那是一种尚未被意识到的思想；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这种思想。已经为我们所知的那些思想，在此是通过一种错误的路径被引出的。在我们身上，不具思想的强烈情感总是会显得别扭，所以我们总会为那缺失的思想另找一个替代者，一个多少显得适合

的替罪羊。这很类似于我们现实中的警察，如果不能抓到真正的杀人凶手，他们就会另抓一人顶替。前述的那种错误路径的出现，也是因为病人在和那种折磨着他的念头斗争中发现了逻辑的虚弱无力。不过我也承认，这种新的视角在最初也只会带来更多的谜团：病人明明知道自己从未真正对父亲犯下任何罪行，却认为自己对不起父亲、是个罪人；他怎么能接受如此强烈的自责，并视之为公正的？

在下一次诊疗中，他对我的解析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他问我：指出那种愧疚——也即那种负罪感——是一种毫不夸张的情感，这样就会有助于治疗吗？这是怎样实现的？我回答说，单单指出这点并不能带来治疗效果，它的作用在于揭露了那些自责背后的未知心理内容。"是的，那些未知的内容正是我想知道的东西。"他答道。我指了指陈列在我的诊疗室里的古董，对他说那些实际上都是陪葬品，掩埋对于它们来说也就意味着保存。这么说是为了向他简单阐释一下我的理论，告诉他**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区别**，并向他演示这样一种情形：当所有意识思想正因来自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消耗时，潜意识心理内容却改变得相对较少。庞贝古城只是在被发掘后才开始朽烂。他继续问道，当某人有所发现的时候，他该怎样应对？他还说，一种克制愧疚的方法在某个人身上可能行得通，但在另一个人身上则未必；这当中是否有某种普适的法则？我的回答是：没有。我还告诉他，在分析工作的进行过程中，情感总是具有压倒性的，这是由人类的天性决定的。人们正用尽一切办法去保存庞贝古城，但没人不想摆脱那些折磨人的念头。病人曾自己得出结论说，愧疚的产生总是个人道德法则被触犯的结果，而且，产生愧疚的根由还总是与外在道德不相抵触。(我证实了他的这个结论，告诉他说那些仅仅触犯了外在道德的人们总是自视为英雄。)也就是说，病人之所以陷入当今的这种境况，原因只可能在于其**人格的彻底瓦解**，从一开始即

是那样。他能够重建自己的人格吗？如果能的话，他相信自己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完全同意他有关自己人格分裂的观点；他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其中的裂痕缝补起来——包括最新近的裂痕：道德的他与不道德的他之间的裂痕，以及我们早先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存在于意识与潜意识间的裂痕。那个道德的他，也就是他的意识部分，而他的潜意识则肩负着那个不道德的角色[9]。然后他对我说，尽管他自视为一个道德的人，但是他也记得，自己在童年中曾遵从那个不道德的他的意旨而做过某些事情。看来他已经在无意中认识到了潜意识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与幼儿期的关系。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性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那么，给他带来痛苦的那些自动出现的思想，正是从那被压抑的潜意识中涌出的吗？在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会对潜意识的另一重要特征有所发现，我也非常乐意让他自己完成这一步。但他却感觉已没有什么和这话题有关的事情可说了，于是转而向我表达了他的一点疑惑：在他心理上发生的病变已有如此之久，还有希望将之拨乱反正吗？他还特别问道，他该怎样处理那些有关来世的念头，毕竟我们是无法用逻辑将它们驳倒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质疑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怀疑他现今那种病态心理结构的强大，而是告诉他，他现在的年纪对治疗非常有利，因为个人性格已然定型——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乐观地参与治疗；他也的确因此而高兴了起来。

在下一次诊疗的一开始，他就说他必须先把童年时的一起事故讲出来。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从七岁开始，我们的病人一直怀着一种恐惧，他认为自己的父母知道他的思想。事实上，终其一生，这种恐惧感都没有消失。在他 12 岁那年，他喜欢上一个小女孩，是他一个朋友的妹妹（他告诉我，这种爱是与性无关的；他从未想

过要看她的裸体，因为她还太小）。然而这个女孩却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亲近。于是，病人脑中生出了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某种不幸降临他头上，那个女孩就会喜欢他的。然后，父亲的死亡就作为这种不幸的一种可能而自发地进入了他的脑中。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就立即对其加以激烈的抵制。直至今日，他仍在抗拒着这种可能：让父亲死亡正是他本人的**愿望**。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联想**[10]。我向他指出：如果那不是一个愿望，那它为什么会那样惟妙惟肖？他说那是因为其内容，也即父亲的死亡。我说，他似乎是把那个念头当作了一桩叛逆罪；如果有人说"国王是大便"，或者在诸如"一旦有人说出……我就会叫他为他的话负责"这样的句子里用上那些避讳的词语，那么惩罚也就会降临。我可以很容易地为他所不愿承认的那些思想补上一个合适的背景语境，让这些思想显出它们的合理性。比如说："若是我父亲死去，那么我就该在他的坟墓前自尽。"——听了这话，他吃了一惊，但还是没有放弃抵抗。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我告诉他那种有关父亲之死的念头并不少见，我们可以顺着这种念头回溯到很久以前，有时候，这样的回溯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需的。然后他就继续为我讲述他在其父过世前六个月时的一次经历，那时也有类似的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当时他已经爱上了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女士[11]，但却因物质原因而没能接近对方。然后那个念头就来了：**父亲的死可能让他变得足够富有，让他有能力迎娶那位女士**。为了抵抗自己的这种念头，他甚至希望父亲什么财产也不要留给自己，那样他就不至于因获得财产而为那种可怕的后果承担心理责任。此外，他还在父亲去世前一天遇到过相同的念头，不过那次的表现形式不如前次可怕，影响不如前次严重。当时他想："现在我将失去我在此世的至爱。"但是，相反的念头也立即跟了上来："不，还有更为我喜爱的人，失去她会令我更加痛苦。"[12]他告诉我说，如此的冲突让他本人也感到惊诧，因为他很清楚，父亲的死亡是为他所害怕的事情，他

永远也不会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在他很大声地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察到给他做进一步理论介绍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我们的理论，病人的这种焦虑是和某种愿望相关联的，那是一种现今处于潜抑状态的早期愿望；所以说，真相断然是病人刚才所作声明的反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潜意识总是站在意识思维的对立面。听了这话，他表现得非常激动，非常怀疑，对他本人可能怀有让父亲死亡的愿望的结论感到惊诧。他说，父亲是他在世上最亲近的人，如果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他无疑是可以牺牲自己所有的快乐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如此强烈的爱意也正是潜抑的恨意的表现。对于那些他毫不在乎的人们，他可以很容易地让温和的爱意与同等程度的反感平安共存。举例来说，假设他是一个公务人员，那么他可能会在将他的上司视为一个和蔼的长官的同时，又将其看作一个古板的教条主义者和一个无情的判官。莎士比亚在他的《裘力斯·恺撒》一剧中，就曾借布鲁特斯之口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恺撒爱我，所以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所以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勇敢，所以我荣耀他；但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这番话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作用，因为我们本以为布鲁特斯是对恺撒怀有更为热烈的情感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与他更为亲近的人，比如说他的妻子，那么他将心怀更强烈的认同感，并将对那些可能引起厌憎的错误视而不见；他将忽略那一切，就像一个瞎子一样——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在我们的病人身上，正是那种过于强烈的爱，让他心中的恨意不能被意识到(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言辞似乎有点讽刺味道)；而那种恨意的根源，定然是能在病人心中被找到的。诚然，关键问题就在于那种恨意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从病人的言辞看来，我们寻找的那个源头大概就出现在他认为父母能够知道他想法的那段时间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们同样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的那种强烈的爱没有遮蔽他的恨？要知道，这种遮蔽的手段历来就是居主导地位的情感对付异己的惯

常手段。对于此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病人的恨意也是有所本的，它也具有某种触发装置，这就让它也成为磨灭不了的一种情感。所以说，病人对父亲的恨意一方面在某种关联的支持与保护下变得坚固，一方面又被他的强烈爱意所压制，不能进入意识；于是，这种恨意只能潜伏在潜意识中，但它也不时地会在某个瞬间找到出口，然后一闪而划过意识。

病人也承认，我的解释听起来是相当合理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13]。他请求我给他解释，如他的强迫性念头那样的想法是怎样实现那种阵发性的。它在病人 12 岁时、20 岁时，以及 22 岁时各有一次发作，在最后一次发作之后，才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困扰。令病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那些间歇期里，敌意情感竟然消泯殆尽，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我回答说：当人在提出这类问题之时，他们本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谈话。然后他就继续谈了下去，但他的言谈却和前面的话题几乎没有关联，他说：他原是其父的最要好的朋友，反之亦然；他和父亲非常亲密，其程度胜过了他现在同最好的朋友间的友谊，他们俩只在很少几个领域里较为生疏，那是在父亲和儿子间通常都会回避的几个领域（我不明白他指的究竟是什么。）他还说，虽然他的确曾因对那位女士的热烈的爱而降低了父亲在他心里的位置，但是他对那位女士的渴望从来就不是肉欲上的，那是不同于充斥在他童年里的那些欲望的。他的童年期性冲动远远强过他的青春期性冲动，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如此。在此我向他指出，他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还同时发现了潜意识的第三个重要特征。他对其父的敌意之所以无法磨灭，是因为这种敌意背后还有来自某处的支援；而那提供支援的某物表现出来的特性，则是与**性欲**别无二致的；其父在这当中，多少有些类似于一个**闯入者**。在他身上这种爱欲和孝心之间的冲突是常见而典型的。病人也曾享有过几个平静的时期，那是因为他身上的爱欲在第一次过早的爆发之后就已有了相当程

度的消退。只在强烈的爱欲重新高涨起来之后，病人的敌意才在相似的境况下再度出现。然后在我的请求下，他证实了这点：我并没有控制他的思路，没有把他引向幼儿期和性欲，是他自己追溯到了这两个主题。然后他继续追问，当他在对那位女士心怀爱欲之时，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把父亲丢到一边，为什么他没有在爱意作用下把父亲的可能的干涉忽略不计。我告诉他，同一个因死亡而缺席的人对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他初次体验到为他所抱怨的那种愿望之时，他才有可能做出把父亲忽略的决定。他的那种愿望是**久已被压抑**的，以至于他本人感觉不到，对于这种愿望，他只可能做出他已做出的那种反应，而那愿望也必将继续存在。这个愿望——希望清除作为闯入者的父亲的愿望——的发生，定然是在另外的时候，那要么是在他对父亲的爱已不如对作为爱欲对象的那位女士的爱的时候，要么是在他还无力做出清楚判断的时候，比如说童年早期、六岁以前、记忆尚不连贯的时候；一旦出现之后，这种愿望就永远地保留了下来。以如此的方式，我们再现了过去的事件。本次诊疗也就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下一次诊疗，也即第七次里，病人又重拾同样的话题。他无法相信自己曾有过欲加害父亲的愿望。他想起了苏德曼(Sudermann)的一篇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在那篇小说里，一名女子在探望患病的姐妹之时，突然产生了要加害对方的想法，而其原因就是她想嫁给后者的丈夫。在认识到自己心底的这种愿望之后，这名女子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她认为自己不配再活下去，于是自杀了。我们的病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也认为，若是自己的思想这样背德，那么他就应当自行了结，因为他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14]。我对他说，这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些患病的人常会从自己的痛苦中获得某种快慰，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完全希望痊愈。我还告诉他，他必须明白，我们正在施行的这种治疗手段必然是会伴随着**持续的阻抗**的。我还将不断地向他重申这点。

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讲讲他的一次难忘的犯罪行为，那时候他简直已经认不出自己了。他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话："'那是我做的'，我的回忆说；'那不可能是我做的'，我的骄傲却拒绝屈服。最终，还是记忆作了让步。"[15]"但我的记忆并没有让步。""那只是因为你从你的愧疚中获得了某种快慰，你本就想惩罚自己。""那事和我弟弟有关——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他正打算结婚，这让我很是担心，因为在我看来那场婚姻完全是愚蠢的。我甚至想到要去杀死那个女人，好让他远离那场婚姻——我们小时候经常打架。但我们同时又都很喜欢对方，我们亲密无间，但我明显地对他怀有嫉妒，因为他比我强壮，比我好看，因此也比我更招人喜爱。""你曾对我讲起过因弗罗林·莉娜而生的类似的嫉妒心。""啊，是的。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是在那次之后，那时我还没满八岁——对这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上学，而我是在八岁进学校的——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我和我弟弟都各有一把著名型号的玩具枪。我把枪上膛之后对我弟弟说，若是朝枪管里看看，他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然后当他正在盯着枪管里面的时候，我扣动了扳机。我击中了他的额头，并没给他造成什么伤害，但我当时的确是起了害他之心。这事后来叫我难过得发狂，我狠狠地扑到地上，并责问自己：我怎么能那样做？——但我确实那样做了。"在这里，我抓住机会向他做了解释。这件事让现在的病人感到异常的难以接受，但他却还是保留了那次记忆，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更早之前，他也许还对其父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却是已经记不起来了。病人还提到过他对那位令他着迷的女士的报复冲动。那位女士并不爱他。当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在他的意识里就出现了一种轮廓清晰的幻想：他幻想自己变得富有并另娶了一个妻子，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拜访那位女士；他想用这种办法去伤那位女士的心。但是他的幻想一到此处就停止了，因为他也承认自己对那另一个女人，也即他的妻子是毫不关心的。这让

他的思维陷入了混乱，并最终让他产生了这种想法：那另一个女人必将死去。病人本人发觉，在他的这个幻想和他对弟弟的攻击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在两件事里他都表现出了懦弱的性格。而这点又令他感到非常的害怕[16]。谈话继续进行，我告诉他，他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来让自己宽心；他应该说服自己，前述那些性格特征都不是他现在所有的，所有那些应受谴责的冲动都发生在童年，它们乃是其童年性格的产物；而现在，它们都只是作为童年的遗留而保存在潜意识中；我们也都很清楚，人们是不能要求小孩子们负起道德责任的。人只在成长起来之后，才会从儿童的各种天然的倾向[17]中生出一个道德的人格。然而病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不敢确信自己所有那些恶的冲动都是植根于童年的。我向他保证，我们的治疗会向他证明这点。

病人仍旧不能认同我的解释，他举出了一个事实来支撑他的观点：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我告诉他，我承认那是实情，对父亲的哀痛无疑正是导致疾病如此严重的原因；但是也可以说，是他的哀痛通过他的疾病找到了病态的表达。正常的哀痛通常会持续一到两年，而像他那样病态的则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以上就是对这位病人的病史的详述，我所能说的也就只是以上这些。这叙述完全是按照事件顺序进行的，也基本符合治疗的时间顺序。以上内容的获得，总共耗费了我们11个月的时间。

E. 一些强迫性念头及其解析

众所周知，强迫性念头的外表总是表现得要么无动机，要么无意义。在这点上，它们和我们的梦非常相似。在处理这些强迫性念头之时，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出它们立足在病人精神世界里的地点，以及它们的真实含义，要让它们的意图和动机展现出来，

变得清晰而且不证自明。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强迫性念头都像是不可解的，但我们在尝试解析时绝不能被这点误导。就算是最为狂乱、最为怪异的强迫性念头，也是可以找到解释的，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法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该找到那些强迫性念头与病人的经历之间的时间关系，也就是说，找出强迫性念头初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引发这种念头的外部条件。对于那些偶发性强迫性念头——这是非常多见的情况——解析工作是相对简单的。一旦我们将强迫性念头与病人经历间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那么我们所感兴趣的这种病态表现的其他疑难之处——它的涵义、它的产生机制、它是如何获得精神动力并发展起来的——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这里，我要挑选病情的一个特别清晰的部分入手，也即病人的自杀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的病人身上出现非常频繁。而这冲动本身其实就在对自己进行分析。试看病人的表述：因为他的心上人离开，他在数个礼拜里都无法继续他的学习；而那位女士的离去，是因为要照顾她那重病在床的祖母。可偏偏病人当时正对他的学业满怀着一腔热情，于是一个念头突然闪入他的脑海："这个指令，叫我在学期末第一个考试期里参加考试，是我所可以接受的；那么，若是面对另一个指令、叫我用剪刀割破喉咙的指令，我是否应该接受呢？"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后一条指令已经被他念了出来。那时候的他几乎就要去厨房取他的剪刀了，突然另一个念头出现："不，没这么简单。你必须[18]去杀死那个老太婆。"这个念头叫他惊慌失措，委顿在地。

病人的这一种强迫性念头与其现实生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正为考试而发奋学习的时候，他的情人却要离开，而那次考试又正是他的一次机会，他可以由此而增大同那位女士结合的现实可能性。在学习中，他感到自己正热烈地渴慕着远处的情人，这种感情叫他心乱如麻；而促使情人离开的原因也叫他不能平静。

于是他就对那位老祖母生出了一丝恶意，一种会叫正常人感到不安的恶意："为什么这个老太婆非要在这个时候生病，在我这么需要她的时候？"对于这种念头，我们应当作如是观：真正在病人身上出现的念头不仅与此类似，而且强烈得多。在以下言论中得到表达的，可能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愤怒，以及他的渴望："噢！我应该去到那里，去杀死那个让我的爱与我分离的老太婆！"紧接着，又出现了这样的指令："自尽吧！你应该为那谋杀的念头和狂暴的渴望而受到惩罚！"然后，这整个心理过程就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进入了病人的意识思维，但却是以**完全颠倒的顺序**出现的——自我惩罚的指令最先进入意识，那受到指责的想法则排到了最后。若是照此理解，整个过程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我在其中既看不到生硬的成分，也看不到向任何假设基础求助的痕迹。

另外，病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冲动，其表现更加的迂回，也更难于解释，因为这种冲动与病人个人经历间的关联是深藏在某种外在联系背后的，而那种外在联系又是对我们的意识思维很有冒犯的。在暑假里的某一天，一个念头突然进入病人的脑子：他感觉自己太胖了，应该减肥了。现在，他总是在上饭后甜点的时候离开餐桌；他还会在炎热的8月里不戴帽子就外出散步，之后还要快跑爬山，直到汗流浃背、不得不停下的时候，他才停止。在这种强迫性的减肥运动背后，正潜藏着一种自杀的意图，而这意图也曾以清楚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过。那时候他正站在一个陡坡顶上，突然一个指令在他耳边响起，命令他跳下去，而那一跳必将导致他的死亡。若不是突然发现他心仪的那位女士也正在那个避暑胜地，那么病人的那种不合理的强迫性冲动早已让他丢掉了性命。然而，那位女士并不是单独一人，陪伴着她的乃是她的一个英国表兄，后者对她大献殷勤，这让我们的病人嫉妒不已。这位表兄本名理查德，但人们却把他叫作迪克——这是对英国人的统称[19]。于是我们的病人脑中又产生了谋杀这个迪克的念头，因为他对后者

的嫉恨程度实在远超过他自己所知的程度。然后，为了自我惩罚，病人才强迫自己忍受了节食的折磨。尽管这种强迫性冲动和前面提到的那种直接的自杀冲动非常不同，但它们间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的起源都是一种狂暴的、无法被意识思维理解的怒意，其对象也都是横插到他爱情中去的人[20]。

再来看看病人的其他强迫性念头。尽管它们也都与他的情人有关，但却表现出一种别样的运行机制，而且也都是源自一种别样的本能。当他的情人出现在那个夏日胜地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病人身上又出现一系列强迫性行为，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与那位女士有关，它们与已经提到过的强迫性减肥行为并行不悖。有一次，病人正和那位女士一起坐在小船上，一阵大风刮来，于是他迫使那位女士戴上了他的帽子，因为他又收到了那种强迫性的指令：**不能让任何不幸**[21]**发生在她身上**。驱使他做出这种动作的，就是一种保护冲动。另有一次，正当他们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风暴夹着雷电突然降临，我们的病人又感到一种强迫性冲动，他要在闪电和霹雳之间数数，要从一数到四十或者五十。这个念头叫他自己也无法理解。在那位女士离开那天，他在路上踢到了一块石头，于是他**不得不**把那块石头搬开，因为他预感到，她的马车必然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驶上这同一段路，而且很可能会因这同一块石头而遇到事故。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就意识到了这种想法的可笑，于是他又**不得不**走回去，把那块石头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等那位女士离开那个疗养地之后，他又被一种**强迫性的理解冲动**攫住；这一点叫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法忍受。他强迫自己要对他人说给他听的每一个音节都有清楚的理解，就好像非如此即会错失巨额财富一般。他不断地问："您刚才都说了些什么？"而当别人把原话给他重复一遍之后，他还是不能满足，因为他老觉得对方第一次所讲的是另外的事情。

所有这些强迫性念头都是病人的疾病的产物。它们也给当时

的他与情人的关系制造出了一些麻烦。在那个夏天之前，他曾为了那位女士而离开维也纳一次，因为他错误地理解了她的意思，认为她不想和他保持当时的那种关系。这让他非常难过。直到夏天，他们才有了机会把事情澄清，那位女士向他解释了她早先说过的话，告诉他之所以那样说完全是为了保护他，让他免受周围人的嘲笑。他再次高兴起来。这件事也在他的行为举止中烙下了印痕，最清楚的表现就是他的强迫性理解冲动，从那种冲动看来，他似乎是曾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从此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误解任何人了。只有那样，你才能免受不必要的折磨。"不过，那次误解女友的经历也并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唯一原因，女友的离开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他的理解冲动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女友以及为她所尊重的人，实际上他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被包括在内。既然这种冲动让病人把他的怀疑指向了他所听到的每一句话，而别人作的每一次复述也都不能让他满足，那么这冲动的产生也就绝不止一个源头，它定然还与别的什么事情有关。

通过病人的另一种强迫性冲动，我们就可以窥见那隐藏原因之一斑。那种强迫性保护冲动肯定是对其对立面的一种呼应，它包含着一层自责与忏悔的意思。在他与情人的误解没有消除之前，我们的病人肯定是对她心怀敌意的。从后来的材料看来，那个在雷雨中产生的数数的念头，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克制畏惧感的手段——当时的他正是自觉处在性命危险中的。对此前提到过的那些强迫性念头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病人的敌意冲动也都是带着极强的暴力倾向的，它们都泄露出某种未被意识到的愤怒。然后我们发现，甚至是在病人已经和他的情人重归于好之后，那种潜藏在他的强迫性念头背后的愤怒也还没有消失。病人总是怀疑自己没有听清楚别人的话，这是一种带有强迫性的怀疑；而此种怀疑恰恰将他的另一种怀疑暴露出来：他不敢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情人在后来给他的解释，更不敢确信自己是否可以把对方的话

当作她对自己的感情的证明。在他的强迫性理解冲动中体现出来的怀疑倾向，其真正对象无疑正是情人对他的爱。在这个陷入情网的人心里，一场介于爱与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而交战的双方又都有着同一个目标。请注意他的一种很具象征意味的强迫性行为：他先是把一块石头搬离了那位女士即将经过的道路，然后又把石头搬了回去，那样他情人的马车就可能会磕上这块石头，她也可能因此而受伤。在这种行动中，他心里的那场战争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对于把石头搬回原位这个动作，如果仅仅将其解释为理性对病态行为的抗拒，那么我们就不能彻底地理解其含义。实际情况是，这个动作也是强迫性的，它本身也是病态行为的一部分，而且它也正是被其对立面所决定的；它和之前那个搬走石头的动作有着共同的心理源头。

病人的这种强迫性行为包含两个连续的部分，就好像乐谱上连续的两段曲子，其中的第二部分抵消了第一部分。这种现象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位病人的意识里，这种现象无疑是会遭到误解的。他的意识会给行为的第二部分另找一个动机，并且使之**合理化**[22]。而行为的真实含义，则暗藏在那种矛盾的外表当中：这种行为总是表现出一种冲突，介于对立的、几乎同样强大的两种冲动之间的冲突；就我的经验看来，此间的冲突也正是介于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我们的理论应当对此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种现象也正展示出一种新型的症状模式（symptom formation）。与在歇斯底里症中常见的折中现象不同，作为对立双方的两种心理冲动并不会共用同一种表述，它们要单独地表达自身，而拒绝那种一箭双雕的表达方式[23]。最后呈现出来的现象总是这样：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当然，其间也总是少不了某种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常是完全符合逻辑的[24]。

在本案例中，爱与恨的冲突也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表现。当他的宗教虔诚被唤醒时，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异常繁冗的祈祷词，需

要耗时一个半小时才能念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总是感觉会有某种邪恶的东西从那些虔诚的言辞中浮现出来，并把祈祷引向恶的方向。如果他说“上帝会看护他的”，那么立即就会有一个邪恶的精灵跳出来说“不会的”[25]。有一次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病人脑子里突然产生了诅咒的念头，这肯定是那种内心冲动又介入进来；通过这种途径，病人心中那些原先被祈祷词压抑着的意图找到了通往意识的门径。这种现象让病人困惑不解，但他还是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干脆放弃了祈祷，而代之以一些简短的音节，那是用若干种祈祷词的起始字母和音节构成的。此后他就不再念祈祷词了，而是以快速念诵这些音节取而代之，于是也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念头可以横插进来了。

有一次，病人把他的一个梦告诉了我。梦里包含有那同一种冲突（爱与恨）的另一种表现，它被转移到了梦中的分析师身上：我（作者）的母亲死了。他希望向我表达他的哀痛之情，但又害怕表达不当，因为他总是在他人的丧事上发出**无礼的嘲笑**。他害怕那种情况再次发生。出于这个原因，他决定给我寄一张卡片，写上“p. c.”两个字母，但是卡片写好后却发现字母变了样，变成了“p. f.”[26]。

病人对其情人的矛盾情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不可能完全不被他的意识思维认识到。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种矛盾情感的表达方式中看出，病人对其中的负面成分是没有正确认识的。早在十年之前，他就曾向那位女士求过爱，但却遭到了拒绝。从那以后，他对那位女士的感情就在两种状态间摇摆：在某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爱她爱得发疯，在另外的时间里他又感觉自己对她毫无兴趣。甚至病人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就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他曾一度打算和他的求爱对象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是抵触心理也立即出现，他再一次地说服自己相信，他对那位女士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不过，这种抗拒心理很快就被克制住了。有一

次，当那位女士重病在床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怜悯。当他在看着她的时候，一个念头涌入他的脑海：她应该永久地躺在病床上。对于这个念头，他自己做出了一种非常狡猾的错误解释，他认为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只要她永久地病倒，他就不用再担心她会再生病了。他希望能为自己免除那种担忧，因为那叫他无法忍受[27]！在病人的白日幻想中，他一再发现某种"复仇的幻想"，这让他感到羞惭。他认为他的情人会很看重追求者的社会地位，于是他就时常幻想她嫁给了某个政府官员。然后，他本人又在政府部门谋得一个职位，前景良好，而那个男人则成为他的下属。有一天，那个男人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正要受到他的惩罚时，这位女士来到他面前，跪在他的脚下，求他救救她丈夫。他答应了，还说他之所以爬上现在的高位不过是为了她，他要保护她，因为他早就预见到类似的事情会发生。现在，他已经挽救了她的丈夫，所以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要辞去他的职务。

另有一个幻想，内容是他瞒着那位女士为她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幻想中，病人本人只认出了他对情人的爱，却没有认清自己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贵品质的真相：那是一种类似于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描述过的高贵，它所表达的内容正是复仇的欲望，而其源头与目的，也都只是复仇。病人也曾经承认过，他多次觉察有某种欲加害那位女士的冲动出现在他心头。当她出现的时候，这类冲动就会消失，而一旦她离开，它们就会抬头。

F. 疾病的直接触发因素

有一天，我们的病人简单地提起了过去的一起事故；对于那件事，我认为唯有将之解释为疾病的起因才是合理的，至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心理症的最近一个直接触发因素，也即导火索。那事发生在六年前，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患病状态。他本人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词已经泄露出一些重要的内容，他也不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对那件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他毕竟是牢牢地记住了那次事故，单由这一点看来，那起事故就值得我们从理论高度加以重视。

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有这么一种规律：疾病的最近一个触发因素总是会被遗忘。这很类似于人们对某些幼儿期经验——就是那部分使源自情绪的能量转化为疾病的幼儿期经验——的遗忘，事实上，这两种遗忘的机制完全是相同的。对于那些无法被彻底忘记的内容——那通常是一些精神创伤——病人身上的遗忘机制则会将它们孤立起来，把这部分内容的触发因素侵蚀殆尽，或至少也会将那些触发因素的核心成分挖走。一旦发现这类遗忘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断定，在这个病例中已有潜抑作用的介入。然而，对于强迫性心理症来说，这一条规律却是不适用的。强迫性心理症那埋在婴儿期的根基当然可能被遗忘——尽管这通常不是一种彻底的遗忘——但是疾病的新近触发因素却总是被保存在记忆中。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另外一种遗忘机制，一种更加简单直接的机制。被遗忘的不是精神创伤，而是曾经的情感；其结果就是，残留在病人意识中的，仅剩下不带感情色彩的思想内容而已。于是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思想就像是没有任何重要性。歇斯底里症和强迫型心理症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现象背后的精神实质之不同（这种精神实质是可被再现的）；两者的外在表现却几乎完全一样，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特征：有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忆内容以模糊的形式出现，而且这部分记忆对病人的意识行为毫无影响。但是，这两种疾病中的潜抑机制却是不同类型的，从病人的表现中就可观察到两者的不同，强迫性心理症患者会感觉总有某件事情记挂心头，而歇斯底里症患者却什么也想不起来[28]。

所以说，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并深感自责的人们，其实是把源自疾病的情感归结到了错误的源头上。若是我们最后发现，他

们曾把疾病的真正根源轻描淡写地告诉医生，并且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被疾病的心理机制孤立起来的病源，那么我们也是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的。在分析师给他们作过解释之后，病人总是会非常惊讶，有的甚至会很自负地说道："但我可从未把那事放在心上过。"在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同强迫性心理症打交道的时候，情况就是那样的。那次治疗经验使我大开眼界，叫我对这种疾病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当时的那位病人是一名公务员，他的病征是无法理解数字。此前我就曾记叙过他对谢布鲁恩公园的树枝的强迫性行为。他的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每次诊疗之后，他都递给我一些干净、平展的纸币(那个时候，银币还没有在维也纳流通使用)。后来有一次，我对那位病人说，人们可以从他拿出手的崭新弗罗林上看出他的公务员身份。他则告诉我说，那些弗罗林并不是新的，只是在他家里被熨过了一次而已。对于他来说，不把脏污的纸币递给他人乃是一种良心的要求。他认为在那些脏兮兮纸币上藏着各种各样危险的细菌，可能会对接收者的健康有损。在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对他的心理症同性欲的联系有了模糊的认识。于是在后来的一次诊疗中，我就单刀直入地问起了他的性问题。"噢，在那个方面一切都很正常。"他轻松地答道，"我实话实说吧。在好几个很好的人家里，我都扮演着和善的老叔叔的角色。我时不时地可以有幸邀请某位年轻的女孩同我一道去乡下游玩。然后我就会巧妙地做好安排，让我们错过回城的火车，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在乡下过夜了。我总是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我通常都订下两个房间。当那个女孩正睡在自己房里的时候，我会进到她的屋里，然后给她手淫。"——"难道您就不怕您的脏手会伤害到她吗?"——这个问题让他勃然大怒："伤害？您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我从未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造成过什么伤害，她们都很受用。其中有几个已经结婚了，而她们当中也没谁感到什么伤害。"他紧紧抓住我问题中不太好的部分不放。我只好对

他解释说，在他对脏纸币的忧虑和他对那些女孩的行为之间，是存有相当大的反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移置(displacement)现象，那是自责对象的移置。这种移置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若是让自责感原封不动地指向原本的对象，那么他将不得不放弃一种性快感，而那种性快感产生的根源，则很可能就是某种植根于幼儿期经验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由此，这种移置让他从**疾病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现在，是时候对本病例中疾病的起因作进一步的探讨了。病人的母亲出生于一个富裕家族，但她对娘家却很是疏远。那个家族拥有一家大型工业企业。当她与病人之父结合之后，后者就进入了那家企业，并集聚起一笔可观的财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他妻子的帮助的。这对夫妇婚姻美满，但他们相互间的一些玩笑式的嘲弄奚落却让儿子知道了一件往事：在和他母亲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曾追求过一个出生普通但却十分漂亮的姑娘。这件事，就是其疾病的历史背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的一天，他母亲告诉他，她曾同她那些富有的亲戚们谈过他的前途，而她的一个表兄表示过，他愿意在我们的病人完成学业之后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和那个家庭联姻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也会给病人的学术生涯铺下光明的前景。这个婚姻计划引发了病人内心的冲突，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何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忠于那位贫穷的情人，还是该追随父亲的脚步去迎娶那个出生良好、富有，而且也很有魅力的女子。这个冲突的实质，其实正是存在于他的爱情与父亲意志之间的冲突。他为这个冲突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他的疾病，准确地说，他是在利用自己的疾病来逃避现实，逃避解决冲突的责任[29]。

读者若要求给出这一结论的证据，我将举出这样一个事实：由强迫性心理症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让我们的病人持续地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这让他把结束学业的时间推迟了数年。也就是

说，由疾病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正是疾病的意图之一。疾病的明显后果其实也正是疾病的原因，也正是促使病人患病的动机。

毫不出人意料地，我们的病人起初并不太相信我的解释。他无法想象那个婚姻计划对他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影响，还争辩说那个计划在当时几乎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然而，随着治疗的继续进行，他还是接受了我的说法，但却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他脑中出现了一种移情式的（transference）幻想，在那幻想里，他把那些过去被遗忘的事，以及那些只在潜意识中发生的事都经历了一遍。之后，治疗进入了困难期，但却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病人曾把他在我家门口遇到的一个女孩错当作我的女儿。他迷上了那个女孩，然后开始猜想我之所以对他那样友好而且耐心，全都是因为我想收他做女婿。他还进一步想象了婚后的生活，他要让我家的财富以及装潢都提升到他所期望的水平。不过在他脑子里，这种意图还是遇到了阻力，他对情人的爱和这种另结新欢的念头争斗不休。我们的治疗一再地制服了病人身上的强大阻力，我也一再忍受了他的侮辱，但还是没能让他辨清那幻想与过去的真实事件之间的区别。作为例子，我要举出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梦：**他看见我的女儿正站在他面前，但她眼里却没有眼珠，只有两个污点**。任何一个对梦的语言略有知晓的人都能毫不困难地对此梦作出解释：**他同我女儿结婚不是为了她那双漂亮的眼睛，而是为了她的钱**。

G. 解决父亲情结以及有关老鼠的念头

由疾病的最近一个触发因素出发，我们一路回溯到病人的童年。他发现——或者说自以为——自己现今的处境是和他父亲在婚前的处境相同的，他也能够认同父亲的做法。换句话说，在他现阶段的疾病中，死去的父亲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从实质上说，

疾病背后的心理冲突正是父亲的意志与本人爱情之间的冲突。请注意病人在第一次诊疗时告诉我们的那件事，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心理冲突植根于病人的童年，并且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从各方面看，病人的父亲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在结婚之前他是一个赋闲的军官，这段经历在他的粗率举止中得到了反映：他很有军人的气质，也惯于直接的表达。除了那些可在每块墓碑上看见的美德之外，他还具有一种高超的幽默感；对于他的手下，他也非常的宽宏大量。不过，他的性格中也有十分暴戾的成分，在孩子们还小而且淘气的时候，他会重重地责打他们——这一点不仅不与前述的性格特点相矛盾，还恰恰是将这个人物形象补充完满的生动之笔。等他的孩子们长大之后，这位父亲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没有像大多数父亲们那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而是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他那种直率的优点让他和孩子们有了充分的交流，他把自己人生中那些小灾小祸以及自己的略有不端的举止都告诉了他们。听到他的儿子告诉我说，除了在某一个特别的方面以外(参见第 159 页)，他们父子俩相处得就像最好的朋友一样，我猜想这无疑是没有夸大其辞的。而这里特别指出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肯定就是让父亲之死在那个孩子脑海中萦绕不去，并且越缠越紧的原因了。至于为什么父亲之死会以同童年强迫性念头相关的方式表达，为什么病人会认为父亲之死能让那个年轻女士因怜悯而更加温柔地对他(参见第 157 页)，我们可以确定，在解决了那特别一面的问题之后，上述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这特别的一个方面所指的，无疑正是父子俩在性领域内的分歧，以及父亲与儿子那种过早觉醒的性敏感的对立。在病人之父去世数年之后，病人第一次体验到性交的乐趣，但在那个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强行进入了病人的意识："这真美妙！是值得为此而杀死父亲的！"这既是病人那些产生于童年期的强迫性念头的回

音，也是对它们的清晰表述。而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这位父亲也曾无意间表达出一种与儿子的情感相对立的观点，而在那之后不久，其子的那种情感就主宰了他的思维。他表示自己不赞成儿子对那位女士的追求，并要他主动结束这段爱情。他还说那是一种轻率的行为，只会给病人自己造成麻烦。

此后，我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病人的手淫历史上。在那里，我们为前述的结论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在有关手淫的领域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医生与心理挖掘尚不充分的病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病人们总是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手淫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指的仅仅是青春期的手淫——正是所有那些苦恼的根源。而医生一方则并不对手淫行为抱持一定的见解，他们的阅历告诉他们，即便是那些完全正常的人也都在其青春期中有过手淫的经历；他们大多数将病人的证词斥为夸张不实之词。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病人们再次胜出医生一筹。是病人们摸到了真相的衣角，而医生们则游离在问题核心之外，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越行越远。这当然不是说病人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照他们看来，青春期的手淫行为——我们可以将之称作一种典型行为——乃是一切心理紊乱的肇因，这当然不是真的。他们的这种观点背后还藏有某些东西，需要我们仔细辨别。事实上，青春期的手淫行为的确就是幼儿期手淫的延续，而后者至今都还受到人们的普遍忽视。幼儿期手淫的高峰期多在三到五岁之间，从这种行为中，我们无疑可以找出儿童的性组织原型，以及后来心理症的原型。病人们的观点其实是在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自己的幼儿期性欲的谴责。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是不无道理的。另一方面说来，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手淫，单纯地将之视作一种疾病，而忽略了这种现象背后的那些变化无常的性心理成分，以及由这些性心理成分支撑着的那些幻想，那么我们也是不可能将问题解决的。至于这种手淫行为的那部分不良特性，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不良特性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与外界相关联的，这是由其天性所决定了的。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病人的性欲也对疾病的产生有决定性作用，而幼儿期手淫行为和那种作用也是完全不相违背的。实际情况是，无数的人在行手淫之事，而且并未受到任何损害，这就已经很直接地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性构成(sexual constitution)是允许手淫行为的存在的；而且他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环境[30]对于人们在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手淫现象也是不排斥的。另外的那部分人，则由于性构成的不适或者畸形的性发展而因性欲获病，也即是说，如果不向压抑力量或其替代形式求助，他们就无法让自己的性心理中的某个成分得到克制或者升华。

我们的病人对于手淫的态度是很让人吃惊的：他在青春期里根本就没有手淫过。从那种传统的观点看来，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患上心理症的。然而，在他 21 岁的时候，手淫冲动却突然变得不可抑止，而这**也正是他父亲死后不久**。每次让这种冲动得到满足之后，他都会深感羞耻，并立即发誓戒除这种习惯。从那以后他的手淫次数就非常稀少了，而且也只因某些多少让人吃惊的原因而手淫。每当他度过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或者读到了一篇特别优美的文章，他就可以允许自己手淫一次。比如说，别人讲给他听的一个邮车车夫的故事就让他破了戒：那个车夫吹得一手好喇叭，某个夏天的下午他在市区里露了一手，喇叭吹得嘹亮高亢，直到警察前来制止，因为市区里是禁止吹喇叭的！而另有一次，他在**《诗与真》**中读到歌德年轻时的这样一则轶事：他给某女子的一个吻引起了另一名女子的嫉恨，于是后者对他进行了诅咒；不过后来，歌德还是巧妙地为自己解除了这种诅咒。读完这个故事，他立即感到有一种温情涌上心间，并叫他戒除了自己对手淫的禁制。在这个故事里，年轻的歌德出于迷信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制着自己对情人的爱意，直到解除了诅咒之后，他才终于再次把自己的吻印上了情人的嘴唇。

我们的病人总是只在这类有趣且振奋人心的情况下才感到手淫的冲动。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对此却丝毫不感到困惑。在前面举出的两个例子里，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某种命令的抵制与嘲弄。

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前述两个故事十分类似的反常举止。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他曾有过一段时间是一边在准备考试，一边沉浸于自己的一个幻想当中的。在他那时的幻想里，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并且随时可能回到他身边。在他那时的作息安排表上，学习时间总是被放在午夜。他会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暂时中断学习，去打开寓所的前门，因为他总认为父亲可能站在门外。等他回到屋里之后，他会脱掉自己的裤子并在客厅的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阴茎。对于这种有点滑稽的行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那样做是因为他认为父亲正在看着他。其父在世的时候，他是个有点懒散的学生，这一点时常令其父感到难过。现在，若是这位父亲的灵魂回来探望儿子，那么他将看见儿子挑灯夜读的样子，这必将让他感到欣慰。不过，这个儿子行为中的另一个部分则肯定是不会让父亲高兴的了。病人是在以脱掉裤子的方式顶撞自己的父亲，并同时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展现出来（不过，他本人并不能理解这种以强迫性行为为方式的表达），这十分类似于他在此后对自己情人的举动，也即将路上的石头搬走又搬回。

在以上这些线索和相似之处的基础之上，我有了这样的猜想：当我们的病人还是一个六岁小孩的时候，他很可能曾因某种与手淫有关的不端举止而遭到父亲的责打。惩罚除去了他的手淫习惯，但也在他心里留下了对父亲的根深蒂固的怨恨，并让他心中的父亲形象永远地同打断他性快感的闯入者形象等同了起来。（参见我在第一部分中的一个类似的推测，第160页。）现在病人告诉我说，他的确是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母亲曾多次提起过那件事，

因为那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对于那件事他本人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病人还十分年幼的时候——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被相当精确地确定下来，因为他的一个姐姐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因病去世的——他因为做了某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而遭到父亲的责打。当时的那个小家伙一定是因此而陷入了一种既怕又怒的情绪，甚至在被责打的同时，他也在辱骂自己的父亲。那时候，他对侮辱性言辞掌握得还不甚熟练，所以他就用上了所有在当时跳进他脑海的词语，比如说"你这灯、你这塔、你这盘子"等等。这种全无章法的谩骂让他父亲感到震惊，他停了下来说道："这孩子将来要么是一个伟人，要么就是一个大盗！"[31]在病人本人看来，这件事对他和父亲两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他父亲再没有打过他，而他本人也把这件事当作了自己在此后的某些性格转变的原因。后来的他变得懦弱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那种狂暴的愤怒产生了恐惧。另外，在他整个一生中，我们的病人都对挨打抱有异常的恐惧，即便是看见某个兄弟姐妹挨打，他也会又惧又怒地轻轻走开。

后来病人就这件事再次询问了他的母亲，后者证实了他的叙述，并且另外提供了一点信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曾因咬了某人而受到责打。不过那件事的细节已经无处查考了，因为病人的母亲也已记不清楚。她认为那个被咬的人可能正是病人的保姆，但是对于这点她也相当的不确定。从她的话看来，病人的攻击行为并不带任何与性相关的成分[32]。

对于发生在病人童年的这件事，我们将在后文的注释中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只打算指出一点：在上述事件被挖掘出来之后，病人终于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开始相信在其记忆深处的确是存有对父亲的愠怒，而且那种愠怒一直潜伏至今。我本以为让这些尘封的记忆浮出水面会对他产生更大影响，因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已经不容置疑，包括其父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向他讲起过。然而他

却否定这些早期记忆作为证据的价值,坚持声称自己对那些事没有一点印象。在那些身患强迫性心理症而又具备较高智力的病人身上,这种依靠诡辩拒绝逻辑的现象尤其多见。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让他承认,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的确还有很多藏在潜意识中的侧面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得不让他经历一次痛苦的移情。很快地,在病人的梦境、白日幻想,以及各种漫想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内容:他要以最粗暴的方式羞辱我和我的理论;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从未在行动上表现出这类倾向,反倒对我尊敬有加。当他陈述那些针对我的侮辱性言辞之时,他表现得完全就像一个陷入绝境的人。"最尊敬的教授,您怎能容许自己被下流如我的一个混蛋这样侮辱?您应该把我扔出去,我只配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转圈,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他不能容忍自己一边舒服地坐着,一边说出这些可怕的事情来。不久之后,他自己又为这种行为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要和我保持距离,因为他怕我会打他。如果他继续坐着,他就会感到绝望而且焦虑,因为他总认为会受到暴怒的殴打:他会用手或手臂护住脸,或在突然间跑开,他的表情会变得扭曲,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表现。浮现在他脑子里的,是其父那种疾风骤雨式的愤怒,在后者暴怒的时候,他逃得再远也躲避不了。在这种痛苦的经历中,他终于让自己相信了我们前述的结论(在任何一个外人看来,这一过程完全就是不必要的)。这时候,时机成熟,我们可以解除那个有关老鼠的强迫性念头了。治疗从此摆脱了各种阻滞,此前被保留的许多事实资料也都可从此被利用起来,于是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如我此前所言,这番论述应该是尽可能简短而概括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显然就是,为什么那个捷克上尉对我们的病人说过的话——也即那个有关鼠刑的故事以及叫他把钱交给A中尉的告诫——会对病人产生那样严重的困扰,乃至引

发了如此激烈的病理反应。我们可以合理地将本病例划归到“综合敏感性病症(complex-sensitivity)”这一类型中；而那位上尉的话，则正是触及病人潜意识敏感区的东西。实情必然如此。在病人的军旅生活中，他下意识地将自己和父亲等同起来，而我们知道，后者正是一个在军队中服役多年的军官，而且时常向孩子们讲起自己在军队中的故事。于是，他父亲过去的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就在偶然性的支配下决定了病人的症状形式(偶然性总是以近似玩笑的方式决定着心理症的症状形式)，因为其父的那次经历与捷克上尉的言谈恰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那件事是这样的：当病人的父亲还是一名预备军官的时候，曾在一场牌戏中输掉了一小笔归他管理的公款，而当时他参与的那种牌戏就叫做“赌老鼠”；如果不是靠着一位同事的资助，他当时很可能陷入绝境。在病人之父退役并且发财致富之后，他曾设法寻访那位帮助过他的战友，希望能归还那笔钱，但是却没能找到对方。我们的病人至今也不清楚父亲是否已经归还了那笔债务。对于父亲年轻时的恶行，病人感到十分羞愧，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其实充满了对父亲的敌意。那位上尉的话——也即“你应该把那 3.8 克朗还给 A 中尉”——听上去实在很像是在催讨他父亲欠下的债款。

然而实情却是，那笔邮费是 Z 地邮局的那个年轻女士帮忙垫上的，而且那位女士还对病人有过正面的评价[33]，这就从另一侧面强化了病人对其父的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他后来还告诉我，那间邮局所在村庄的旅馆老板有个漂亮女儿，她也对我们这位青年才俊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在军事训练结束之后，他也曾为试探那姑娘的心意而返回该处。现在，这姑娘有了一个情敌，也就是邮局里的那位女士。我们的病人内心摇摆不定，无法决定在军事训练结束后该和哪个姑娘相好——这与他父亲的婚姻故事颇为类似。这时候，回想起病人后来在火车上表现出的犹疑不定，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那时候，在火车上的他无法决定该返回维也纳还

是该回到邮局所在地,即使是在火车上,他还是不停地产生回头的冲动(参见第151页),这种犹疑看来相当反常,实际却并不那么古怪。在他的意识里,那间邮局所在的Z地之所以吸引着他,乃是因为他发过要还钱给A中尉的誓愿;但在实质上,他的愿望其实是针对邮局里那个姑娘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姑娘将在原地出现。而那位A中尉不过是一个替代物,之所以会选上他,也不过因为他恰好住在当地,而且恰好正在执行军事邮递任务。当他获知帮他垫付邮费的不是A中尉而是B中尉的时候,他又把后者也补充到他的幻想中来。我们知道,后者在他离开那天也正在执行邮递任务,这就促使他在恍惚中将这两位军官替代了那两个对他有意的姑娘,把自己在两个姑娘间的犹疑不定转嫁到了那两位中尉身上[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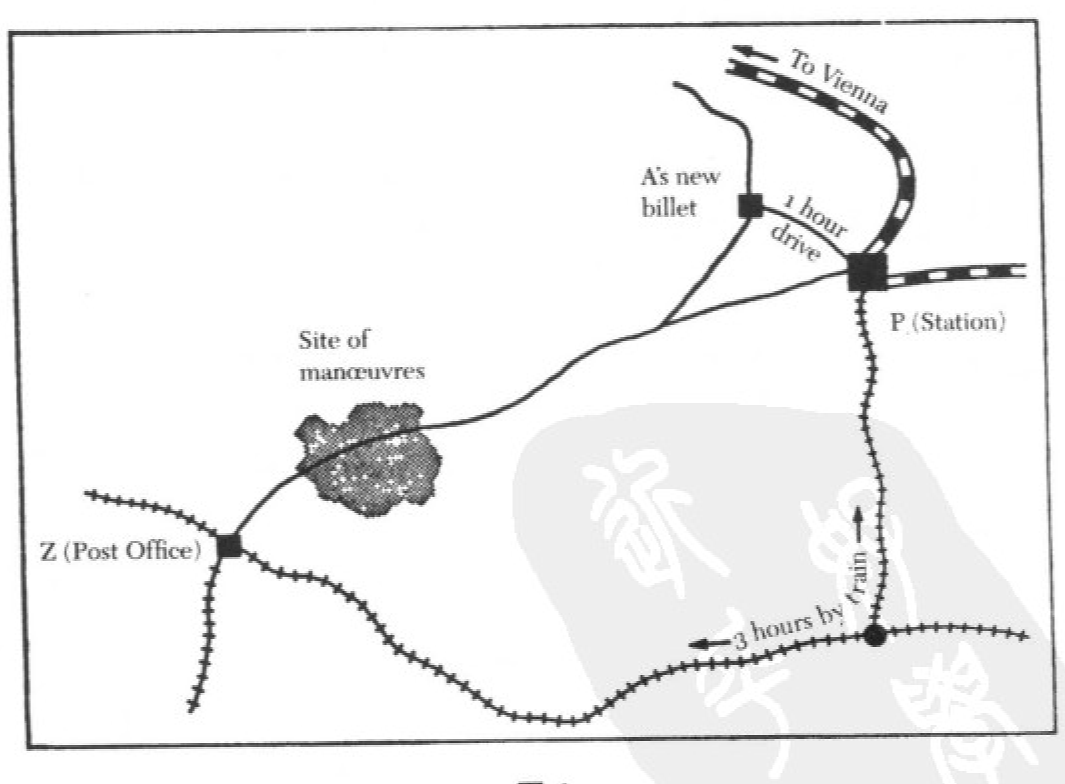


图1

那么,由捷克上尉讲述的关于老鼠的故事究竟对病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要想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各种事件在分析

中展开的顺序加以更多的注意。在这条线索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相关材料，但却一直没能辨清，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心理究竟如何。鼠刑让病人的多种本能受到了刺激，并唤醒了他的许多记忆，所以在上尉的故事以及让病人还钱的告诫之间那段短暂的时间间隔里，老鼠形象迅速地在病人脑中与一系列象征意义建立了关联；这种关联纠结成网，不断扩张，又把新的心理内容罗织进去。对于这张网的分析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的，我只能对其中部分进行阐述。最重要的一点是，鼠刑唤醒了病人的肛门爱欲(anal eroticism)——在他的童年中，肛门爱欲曾在他心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持续数年，并在他对蠕虫的厌憎中得到了延续。在意义网络的扩张过程中，老鼠又带上了金钱的含义[35]，这一点是我从病人的言谈中观察到的，因为他曾向我指出过"rate(费用)"和"rat(老鼠)"这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在他那些迷狂的强迫性幻想中，病人已然建立起一种以老鼠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比如说，在我们的治疗进行六个月之后，他对诊疗费用的描述是"这么多弗罗林，这么多老鼠"。他从其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而他对这笔钱的经济上的关注却逐渐扭曲，乃至改换了形式——也就是说，与这方面事务有关的思考都经由"费用-老鼠(rate-rat)"的语词桥梁而转入强迫性冲动的领域，且臣服于潜意识力量的控制。此外，老鼠的金钱含义也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那种"赌老鼠"牌戏的语词关联，以及捷克上尉让病人归还所欠邮费的告诫。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病人的老鼠情结同其父在牌桌上犯下的过失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在病人眼中老鼠也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危险病菌的携带者。由此一层含义出发，老鼠又象征性地替代了对**梅毒**的恐惧——我们知道这种病在军队中是十分常见的。隐藏在这层象征意义背后的，正是他对父亲在军旅中的生活作风的怀疑。从另一角度看，梅毒的携带者其实正是阴茎本身，所以说老鼠也可

能是阴茎的代表——要知道，老鼠和阴茎的这种关联本就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阴茎——尤其是小男孩的阴茎——时常被人称作小虫子；而在捷克上尉的故事中，正是老鼠钻进了人的肛门，就像病人童年时代的蛔虫一样。由此，老鼠的阴茎含义又再次把我们的注意引向了病人的肛门爱欲。不论如何，老鼠都是一种肮脏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充满废物的下水道中，以秽物为食[36]。这种有关老鼠的精神错乱到底在病人心中扩散到什么程度？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详细阐述。"这么多的老鼠，这么多的弗罗林。"——他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对那种令他极端鄙视的女性职业的恰当描述。另一方面说来，捷克上尉的那个故事也因代表阴茎的老鼠而带上了一层性的含义。这层牵涉到病人的父亲与情人的含义，又是定然会引起他反感的。在他见过那位上尉，答应对方去向A中尉还钱之后，又有某种威吓的声音以强迫性念头的形式出现在他脑中，而同样的性含义也被包含其中。这一系列材料都以老鼠为中心汇集起来，其背后掩藏着的又正是"婚姻"这一主题；而与此同时，这些纠缠纷纭的心理材料也正在推动着对婚姻的追求。

在这位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处于潜抑状态的早熟施虐倾向，而那个有关鼠刑的故事则在这种倾向上挑起了骚动——从他自己的言语，以及他在复述那个故事时的表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点。不过，若不是有一天他在无意中谈起了易卜生的戏剧《小艾芙》中的鼠妻子，那么之前那些看似丰富的材料也还是不足以为我们拨开迷雾，将其强迫性念头的实质展示出来。那个鼠妻子的角色把我们引向了确凿无疑的结论：在病人的诸多强迫性幻想中，老鼠形象还代表着**孩子**[37]。在这层新的含义被挖掘出来之后，我们立即尝试对其产生源头做出理解。很快地，我们就找到了这层含义的心理根源。有一次，在为他父亲扫墓的时候，他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动物迅速从坟堆后窜了过去[38]。在他看来，那是一只大老鼠。

他以为它是从坟墓里面钻出来的，并由此而认定它啃噬过父亲的尸体。在我们对老鼠的观念中，它们的利齿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39]；而它们的贪婪、污秽、凶恶也历来遭到人们的痛恨：我们的病人就经常满怀惊恐地看见有老鼠被人们无情地追捕并杀死。小时候的他时常对这些可怜的老鼠感到同情。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遭人讨厌的丑陋小孩，还会在愤怒中厮咬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他也曾因此而遭到毒打(参见第 178 页)。他很可能的确是把老鼠当作了“一种和他自己类似的生命”[40]。那个捷克上尉对鼠刑的描述让他对老鼠的复杂情感受到了刺激。很快地，他就以强迫性念头的形式对这种刺激作出了回应。

所以说，从他早年的经历和痛苦的经验看来，老鼠即小孩。此后他又告诉了我一件事，是他长期以来都不敢正视的。这新出现的信息将为我们解释他对小孩的兴趣：他所中意多年的那位女士曾接受过一次妇科手术，切除了两个卵巢，所以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这一点其实也正是让病人心怀犹豫的关键原因，因为他本人是非常喜欢小孩的。

至此，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他的强迫性念头是怎样形成的了。只要借助幼儿期性理论以及早已应用在释梦方法中的象征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对病人的整个病症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让他丢失了夹鼻眼镜的那次军事训练的间隙里，捷克上尉给他讲了有关鼠刑的故事，这在一开始只是引起了他对那种残酷行为的惊诧，并通过想象挑起了他的淫欲。但是那想象中的场景又很快地和他的童年记忆关联起来——在病人的童年中，正是他本人担当咬人者的角色。而那位对类似刑法表示支持的上尉则在他眼中成为父亲的代表，并由此而唤起了他心中部分的苦涩记忆，那些对凶恶的父亲的记忆。他脑中总是不时地出现这样的想法：类似于鼠刑的刑法会加在某个与他亲近的人身上。这种想法可被视作一种愿望冲动：“某人会对你做类似的事情。”这种愿望冲动表面上是以那位叙述

者为对象的,但在实质上,其对象却是病人的父亲。在那有关鼠刑的故事讲完之后,又过了一天半的时间[41],同一个捷克上尉把一个包裹递给他,并提醒他把3.8克朗邮费还给A中尉。我们的病人早已知道是这个"残忍的长官"犯了一个错误,他也明白自己真正的债主不是别人,正是邮局里的那位年轻的女士。他本可以顺口给对方一个尖酸的答复,比如说"您在想些什么啊?"或者"那样的话,猪可就会飞了",或者"干嘛要把钱还给他!"诸如此类的回答都是与强迫性不沾边的。可是,由于那位上尉的话也刺激到了他心中的父亲情结,还唤醒了藏在他早期记忆深处的一个场面,于是他脑子里就形成了这样的答复:"好的,我会把那笔钱还给A的,在我父亲和我的情人生下小孩那天。"或者"我肯定会把钱还给他的,这就像我父亲有能力同我的情人生小孩一样确凿无疑。"这是一种充满嘲弄味道的担保,因为它是和某种不可能被实现的荒谬条件联系在一起的[42]。

可是不论如何,罪行已经犯下,他侮辱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父亲和情人。这就要求惩罚的介入,而他的判决就是强令自己发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誓愿,遵照捷克上尉的错误指示办事:"现在你就真得把钱还给A中尉了。"在这种神经错乱式的顺从冲动的支配下,他压抑了自己的理智,且压制了他早就明白的事实:上尉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是的,你必须把钱还给A中尉,因为那是你父亲的要求。而父亲是不会犯错的。"——国王也是不会犯错的,如果他把一个错误的头衔加在某人的头上,那么那人也就从此拥有那一头衔了。

这一心理过程主要地是在潜意识中进行,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他的意识思维;而他对来自上尉的指令的拒斥,以及反其道而行之的冲动,则在意识中找到了某些替代物。(首先是有了这个念头:"我不可以归还那笔钱,否则[鼠刑]就会降临[43]";然后,反其誓言而行的念头又让他的拒斥受到了惩罚。)

要弄清这一强迫性念头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在想象重建那使之成形的外部环境。长期的节欲，以及周围女性很可能对这个年轻军官表现出的友好态度，这些都让我们的病人变得十分好色，而军事训练又让他不得不同自己的情人疏远。于是积聚过度的里比多撩拨起他内心深处的记忆，让他蠢蠢欲动，试图将很久以前与父亲权威的对抗活动重演一遍。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变得比通常更为大胆，甚至敢于设想从其他女性那里获得性的满足。他怀疑父亲年轻时的生活，也对自己情人是否值得那样深爱的问题感到疑惑；这两方面的疑虑变得越发强大，并终于使他失去自制，爆发出对那两人的嘲笑。在这之后，他又立即因这嘲笑而自责，并自我惩罚。对于他来说，这不过是在重复一种早已习惯的行为模式。在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之后，他曾长久地举棋不定，拿不准是该回返维也纳还是该留下来完成自己的誓愿。这一过程其实是将他自记事起即有的两种内心冲突表现了出来：该不该对父亲保持顺从？该不该对情人保持全心全意地爱？[44]

病人认为"……否则，这两个人就会遭受鼠刑的折磨"，对于这一念头的解释，我还要补充一点：我的解说是以儿童对性的两种普遍看法为依据的，在别处我已经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述[45]。其中的第一种看法认为，小孩是从肛门中生出来的；第二种则基于这样一种看法：男人也和女人一样是可以生小孩的。若是用我们的释梦技巧对"从肠子里出来"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将知道其意义正是与表象截然相反，它真正指的是"爬进肠子里去"（这就和鼠刑一模一样了），反之亦然。

关于这位病人的强迫性念头，因其极端的复杂程度，我们实在无法找到更加简单的解决办法，甚至可以说，要找到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毕竟是解决了问题。在我们的这种解释之后，病人的老鼠狂想消退了。

【注释】

1. 这里指的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2. 这段记录是由我在诊疗当天晚上按照记忆作的，我只能尽可能使它接近病人的原话。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因而不能在治疗过程中同时笔录，那样会显得怠慢。对病史的忠实再现虽然会让我们获益匪浅，但若是医生因此而从治疗中分心，则会对病人造成心理伤害，权衡利弊，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谨防这种伤害。

3. 过去曾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曾在一次内部讲座中提到，病人在治疗最初说起的第一件事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案例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正面的例证：病人的开场白就强调了他的那个朋友对他的影响，而在他的心里，这个朋友也正是作为同性恋对象的人。在后文中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个形象又引出了另外一大主题，也即男性和女性间的利害冲突。同样是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到了他的第一个漂亮的女家庭教师，其姓氏恰巧是一个男性天主徒常用的教名。在维也纳，人们总是更习惯称呼旁人的教名，因为教名总是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4. 不久之后他又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还要再晚上一两年。

5.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要做到客观，要不掺杂任何感情地对强迫性念头进行解释。

6. 他使用了"念头"(idea)一词。显然，诸如"愿望"(wish)、"恐惧"(fear)这类情感色彩更强烈、意义更深刻的词语没能通过意识的审查机构。他的言词中显然含有不少含糊其辞的地方，不幸的是，我无力将它们全都还原出来。

7. 这些以字母替代的名字本身并不含任何意义。

8. 后来病人又为这段插曲增添了不少细节，这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理解。他的那位失去妻子的舅舅曾悲伤地哭道："其他男人都三心二意，但我却只为了这个女人而活着！"在我们的病人看来，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在影射他的父亲——他认为这是在质疑其父对婚姻的忠诚。尽管他的舅舅以最激烈的方式反驳了他的这种看法，但这种理解对他心理的影响却已经不可逆转。

9. 毫无疑问，上述说法只在很概略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解析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它可以在治疗伊始对病人起到引导的作用。

10. 并不只有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人才会如此粉饰自己的言辞，许多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满意。

11. 这是在整整十年以前！

12.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所喜爱的两个人——也即父亲和那位女士——之间，其实是存在对立关系的。

13. 向病人作类似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他们信服。这种解释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处在潜抑状态的某些情结引入意识思维，让病人在意识里围绕着我的这些解释进行思考、论辩，进而为新材料的出现进行铺垫，让那些潜藏在潜意识中的心理内容更容易进入意识。只有在病人重新找回了这些潜抑的材料之后，我们才谈得上怎样让他们信服的问题。反过来说，只要病人还不能信服，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的潜意识里还有未被挖掘出来的相关材料存在。

14. 在一开始，病人坚决否认自己曾有过要加害自己父亲的愿望，然而他在此处表现出的负罪感却清楚地暴露出这种愿望。这是一种典型反应，每当受压抑的心理内容被触及，病人们总会做出类似反应：先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又立即补充一种迂回的证明。

15. 出自《善与恶的彼岸》。

16. 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作详细的阐释。

17. 我在这里提出上述这些观点不过是为了重申它们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本身是有相当缺陷的。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曾宣称他们用这一类工具战胜了心理症，对此我是感到无法理解的。

18. 我们应在此处补上"首先"一词。

19. 迪克(dick)在德语中是肥胖的意思。——译注

20. 不同于歇斯底里症，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例中，并不时常出现这种通过名字或特殊名词的桥梁，在潜意识思想(冲动、幻想)和病人的症状间建立联系的情况。不过我倒可以想起另一个这样的例子，那是在不久以前从我这里接受分析的一个病人，他的病征就牵涉到了"理查德(Richard)"这个名字。这个病人先是和他的兄弟大吵了一架，然后就陷入了对如何处理自己财产的问题的思考，并且不能自拔，对于金钱本身，他反倒不再关心了。而他的兄弟就是叫做理查德(在法语中，"理查德"一词有"富人"的意思)。

21. 我们应在此处的"不幸"二字之前，补充上"因他自已的过错而造成的"。

22. 参见 Ernest Jones《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变态心理学》(1908 年版)。

23. 参见《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与双性理论之关系》一文(弗洛伊德著，1908 年版)。

24. 另一名深受强迫性神经紊乱之苦的病人曾告诉我说，有一次当他正在谢布鲁恩公园里散步之时，他踢到了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当时他立即把这根树枝插到了路旁的篱笆里。在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念头突然涌进他的脑海，他认为这根树枝很可能从篱笆上突出来，很可能会给在他之后经过那条小路的人们造成麻烦。这位病人不得不从电车上跳下来，急匆匆地赶回公园，找到那根树枝并将之放回原位。除了这位病人以外，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那树枝在其原位上是比在篱笆里更易给路人造成伤害的。他的后一行动正是一种强

迫性行为，它其实是带着恶意的，但却通过伪装，表现出和前一行动相同的博爱动机，以便让意识的检查机构可以接受。

25. 在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们身上也会偶尔流露出一些亵渎的言行，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我们这位病人此处的思想的出现，是有着非常类似的过程的。

26. “P. c”是“哀悼”的缩写；“P. f”则是“祝贺”的缩写。病人时常在丧事中发出的哗笑是强迫性的，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他的这个梦倒是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线索。

27. 读者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在这种强迫性念头的背后，其实是伏有另一种动机：病人希望那位女士对他不设防备，顺从他的意愿。

2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脑中是存有两套知觉的，一种流于表面，一种埋在深处。所以我们既可以断言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对自己的病因了如指掌，也可以肯定他们其实一无所知，两种说法都是同样的正确。说他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并未忘记那些致病的因素；说他们不知道，则是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那些内容对自己心理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在哲学家叔本华经常光顾的餐馆里，那些侍者就是“知道”这位哲学家的，甚至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即是如此；但他们的那种知道，其意义绝对是和我们今天对“叔本华学说”的“知道”大不相同。

29. 有必要强调一点：正是对父亲的仿同使他逃进疾病中成为可能。只在有了这种仿同之后，情感朝向童年遗迹的退行才被允许。

30. 参见《性学三论》（弗洛伊德著，1905 年版）。

31. 其父的看法并不全面。对于一个在如此幼年即表现出高度情绪化特质的人来说，心理疾病的出现乃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而其父显然是没有意识到这点。

32.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时常要对这类发生在幼年时候的事件进行考虑。在这类事件中，幼儿期的性活动集中地得到体现，而且幼儿也常因事故或惩罚而遭到灾难性的打击，继而终止那类活动。这些事件时常在梦中以模糊的形式出现，梦中的它们大多表现得真实而生动，似乎可触可感，但终究是不可确知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留意，或者缺乏训练以及技巧，一般人是不可能对此类梦中事件之真实性有所知晓的。在病人的潜意识想象中，我们时常可以找到这些早年事件的数种各具特色的变体，这就使对正确解析路径的寻找成为可能。如果我们不愿在评判事实的过程中误入迷途，那么我们就必须谨记一点：人的“童年记忆”总是在童年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青春期里）才被掩埋的。这些记忆总是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之后才重现，此过程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宏观现象非常类似——在这里我指的就是各民族将各自的远古历史传奇化的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处在青春期中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幼年的自爱**

(self-erotic)**行为模糊化**,为此他们多会将童年的残留记忆进行变形,使之表现出对象爱的特征。从这方面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正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昨天的问题。因此,在以这类早年事件为蓝本的幻想中,总是会出现过多的诱惑与谋杀,而在现实中与之对应的,则多为自爱的行为,以及诸如爱抚与惩罚一类的刺激。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们其实是在幻想中**将童年记忆性向化**,也就是把普通的行为和有性意味的行为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对性的关注也投射到那些普通的行为中去。在此基础上,幻念很可能介入到他们的行为中来,施加影响,进而让本属幻想的联系变为实际存在的关联。读过我的《对一名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报告》一文的人们肯定清楚,在做这类解析之时,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削弱幼儿期性欲的重要意义(那是我一直强调的),更不是要把幼儿期性欲降格为青春期性问题的一个侧面。我的目的不过是想为人们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帮助他们消除前述的那类幻想,因为这些幻想总是扭曲我们对幼儿期性活动的认识。

在本病例中,情况于我们非常有利,毕竟我们得到了来自一个成年人的明晰证词,可以由此而把那些诗化回忆背后的事实基础挖掘出来。在这里我指的是病人母亲的证词,正是她为我们打开了各种可能性的大门。虽然她并不认为那令其子受到惩罚的行为本身是与性有关的,但这种看法的产生,也可能只是其意识审查机构介入的结果。事实上,所有的父母都会竭力将自己孩子童年中与性相关的那个部分抹消掉。不过,真实情况也可能的确与性无关,也许是小男孩因某种平常的坏习惯而遭到保姆或者母亲本人的责难,又因恶劣的回应而受到父亲的体罚——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可能的。在这类幻想中,母亲的角色常被安置在保姆或别的女仆身上,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形象又总是显得尤其突出。此后,我们又尝试着对病人的各种相关梦境作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于是,一个规模旁大、牵涉繁多的诗化幻想被发掘出来。在这个史诗般的幻想中,年幼的英雄从父亲那里领受的惩罚与其性欲建立起了全方位的联系,而他的性欲对象则涵盖了母亲、姐妹,甚至还有那个早夭的姐姐。我们试图对这个隐藏的幻想条分缕析、把具体脉络理清,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还没等我们的这种尝试结束,治疗工作却成功地结束了。我们看到,病人恢复了自立,于是治疗也就必须在此告一段落,因为病人还要面对生活中许多问题,许多被搁置太久的问题。我们的分析当然还有很大的欠缺,但若是因此而指责我的工作,那将是有欠公允的。毕竟,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科学探索在目前还只是心理症治疗的一个附带工作。出于这个原因,科学上最大程度的收获反倒时常出现在那些治疗并不成功的病例中。

我们谈论的这种幼儿期性欲,其实质就存在于自爱的背后,存在于那种导致并且支配了病人的自爱的性成分中,存在于对象爱的取向中,也存在于所谓**心理症核心情结**的内部结构中。当小孩的好奇心被激起——这通常发生在其

弟弟或妹妹出生之时——他就会产生出某种针对其父母、兄弟姐妹的冲动，有的充满温情，有的满带敌意；这种冲动也被囊括在那心理症核心情结里。在不同的人身上，幼儿期性欲的实质都是相同的，而其后续影响也全都一致。这就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不同，关于童年人们总是抱有彼此相近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父亲总是以性欲的敌对者以及自爱行为的闯入者的形象出现，这完全符合幼儿期核心情结勾画的图景，也时常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证实。

33. 不应该忘记，早在捷克上尉(非常错误地)要求他把钱还给A中尉之前，他就已经听说这事了。在我们知道这点前，分析曾一度陷入最无理的混乱情况，我也一度没能把握到这整个事情的意义。

34. 在归还邮费这件事情上，病人曾竭力混淆视听。有鉴于此，我恐怕是不可能对每个细节都作出正确理解的。在这里我要做点补充，向大家介绍一下病人的那次军事训练临近结束时的外部环境：在那之前，A中尉一直驻扎在Z地，也就是那间邮局所在的地方。他正是负责军队邮政事务的人。在那次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他被调往了A地，而接替他原先工作的人，正是那位B中尉。那位"残酷"的上尉对这次工作调动一无所知，所以才错误地告诉病人该把钱还给A中尉。如果不说明这些情况，那么即便是在有了正文中的解析之后，病人的行为还是会显得不可理喻。感谢我的译者Strachey夫妇，是他们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35. 参见《性格与肛门爱欲》一文(发表于1908年)。

36. 出现在神经症病例中的这种思维跳跃方式和某些狂想式的艺术非常类似，在这种思维跳跃中，艺术家倾注了他的想象力。若有人怀疑这一结论，可以看看勒波瓦特凡的一组绘画，《恶魔的淫欲》。

37. 毫无疑问，易卜生笔下的鼠妻子角色正是从"哈米伦的捕鼠人"的传说中演化而来的。在那个传说中，捕鼠人先是把老鼠引到了河水中，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拐走了全哈米伦城的儿童，再也没有回去。而在易卜生的剧本里，小艾芙也是在鼠妻子的蛊惑下才跳进水里去的。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中，老鼠大多以诡谲的形象出现，比令人生厌的老鼠形象更多。它们几乎是被当作了冥府的象征，并时常被用在对死魂灵的描述中。

38. 那应该是一只黄鼠狼，在维也纳的公墓中我们经常看见这种动物。

39.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幕：

可是，要打破这魔法的禁锢，
我需要一只生利齿的老鼠。
……(他召唤出了一只老鼠)……
再咬一口，大功告成！

40.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在奥尔巴赫的酒窖：

在那得意的老鼠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的同类。

41. 实情和他最初所说的并不一致，他并不是在听完故事后的第二天夜里收到那个包裹的。他的夹鼻眼镜不可能在订购当天就寄到他手中。在病人的记忆里，时间上的间隔被缩短了，因为那决定性的思维联系就是在这段间隔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我们还知道，有另外两件事也是发生在那段间隔里的：遇到那个为他传话的军官，得知邮局里那位女士对他本人表现出的友善。

42. 这些以强迫性思维的形式出现的念头同梦境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梦中的荒谬之处也都意味着嘲弄。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可参见《梦的解析》第六章。

43. 方括号里的部分是弗洛伊德作的补充。

44.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当服从父亲的念头开始占上风的时候，病人对情人的爱总是会随之减弱。如果他最后坚持把钱交给了A中尉，那将意味着他已在心理上弥补了父亲的过失，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在这场内心的战争中，胜利是属于他的情人的。至少，在病人恢复常态之后，他还是爱着她的。

45. 参见《论幼儿的性理论》一文(发表于1908年)。



Ⅱ. 理论概要[1]

A. 强迫性心理的几个普遍特征[2]

1896 年,我曾为强迫性念头下过一个定义,说它们"是一些原先因受到意识的责难而处于潜抑状态的念头,在改头换面之后迂回地出现在意识中,其内容大多与幼儿期的充满快乐的性活动有关"[3]。事隔多年,今天的我仍然认为,这种定义是抓住了问题核心的,不过,定义的用语倒是有待改进。这种定义过于强调此种疾病的共同特征,这样做其实是在模拟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疾病模式——这些病人,以及此种定义都倾向于淡化这样一个事实:"强迫性心理症"这个名词的所指,其实涵盖了人类的多种各不相同的精神形态[4]。其实,我们更应当选用"强迫性思虑(compulsive thinking)"一词,以强调强迫性心理的多样性——它们可以任何一种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愿望、诱惑、冲动、反思、怀疑、命令、禁制等。病人通常会尽可能地回避定义中那种确定性,而把去除了情感外衣的思想视作强迫性念头本身。在本病例中,病人在治疗伊始即表现出上述倾向,他试图把自己的强迫性念头降格为一种单纯的"联想"(参见第 155 页)。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时至今日,关于强迫性思虑的现象学观点还是不能得到应有的赞赏。在那些"强迫性念头"闯入病人意识之

后，病人本身即会同这类念头进行斗争。这里共有两次抵抗，即病人的第一反应和第二反应，其中后者尤其重要，它将引发某种很值得我们命名的心理现象。试看我们手头这个案例：军事训练结束之后，病人踏上归途，但其思维却还是被一整个思想链条占据着，这就有前述那种心理现象的体现。病人的那个思想链条实非某种与其强迫性念头全然对立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杂糅了两种思维方式的混合物，某些本属于强迫性冲动的假想也被囊括在内，于是这一系列思考也就成为病态思维的一个部分。在我看来，最适合这种心理现象的名称就是"恍惚的幻想(delirious fantasies)"。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将举出发生在病人身上的一件事——当然，这一事例本该被记载在病史中的。在病人的求学过程中，他曾在某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滑稽的行为习惯——他学习直到深夜，然后开门等候父亲的亡魂，然后再在镜子里注视自己的阴茎，对此前文中已有记载(参见第176页)——当时的他也试图让自己回复正常，为此他严厉地责问自己：如果父亲当真还活着，看到他这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可是这种理智的责问没有起到哪怕一丁点作用。他脑中那种无法排遣的冲动只是在一种恍惚的威胁面前才烟消云散：如果再有这种无聊的举动，某种可怕的事情就会降临到他那身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身上。

我们在病人对强迫性念头的第一反应和第二反应之间进行了划分，此一划分绝不多余，不过后来我们又认识到**病人本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强迫性念头是如何在言语中得到表达的**，于是此种划分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病人的这种情况看上去颇有点荒谬，实际上却并未带来任何矛盾。在精神分析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勇气的并不单单只有病人，也有他身上的疾病——因为随着分析的进程，疾病的表达会变得越发得清晰明了，这就好像是获得了表达的勇气一般。让我们先把这个有关勇气的比喻丢开，来关注病例本身；我们看到在本病例中病人身上的确是发生了变化：他在一开

始还对自己心中的病态产物感到害怕，回避而不敢正视；现在则对之投以极大的关注，且能够细致地体察其中滋味[5]。

在此之外，还有两种办法可让我们对强迫性心理产生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我们知道，强迫性心理的真正内容是可在梦中找到的。在清醒的时候，病人本人对这些心理内容的认知反倒一直处于扭曲状态，就如同翻阅一封残缺的信件一般。真正的内容在梦中以口头材料(spoken material)的形式出现，这就同我们在此前发现的一条规律——也即梦中的语言都是产生自白天听到的话语——发生了抵触。其次，若是某人沿着分析进展的轨迹对病例加以考察，那么他通常都会发现，某些表述有异又先后有别的强迫性念头，在实质上却都是相同的。这同一个强迫性念头在首次出现并得到排遣之后，又会以另一种外观重新出现，难以辨识；借着这一新颖的伪装，强迫性念头很可能在对抗患者本人的反抗的争斗中占据上风。但是不论如何，最初的形式才是真正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通常都是直率的，不加掩饰的。当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终于澄清了某个难以理解的强迫性念头后，病人们通常都会承认，确有某种同我的设想相类似的念头、愿望，或者诱惑曾经出现过；它总是在强迫性念头出现之前出现，而且总是不曾持久。在本病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这让我不得不对病情作出了好几种详细的解析。

所以说，在所谓的"强迫性念头"之上，其实也留有病人的拒斥的痕迹，虽然其最初的表达方式已经被歪曲。正是这种歪曲让强迫性念头得以存活，因为意识思维一定会对它产生误解，就像对梦一样；而这种念头本身，其实正是妥协与变形的产物，它必将在白日清醒状态下被持续地误解。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证明上述那种意识的误解乃是真实存在的，证据不一而足，不仅限于强迫性念头本身，也包括那些继发抗拒（也即前面所说的病人的第二反应）的产物，举例来说，其中就

有病人的自我保护机制(protective formulae)。我很愿意为此提供两个很好的例子。挂在病人嘴边的“但是……”即是一种拒斥的形式,他习惯一边快速地念出这个词,一边轻蔑地摆手。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这一习惯在近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他更加关注德语词“aber”的第二个音节。我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他回答说第二个音节当中的那个e让他很不自在,因为那让他感觉像是在某种令他畏惧的异己和敌对力量面前失去了保护。于是他决定重读那个e。尽管这一解释同所有那些强迫性心理症的症状表现如出一辙,但却并非其中之一;恰恰相反,这一解释乃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正是“aber”的发音在这个词与“abwehr”[逃避、拒斥(parrying)]之间建立了联系,而我们此前对他进行的关于精神分析的理论介绍其实早已让“abwehr”一词为病人所熟知。在这里,我们的治疗适得其反,因为我们让一种逃避机制(parrying formula)得到了强化。另有一次,他把为抵御各种诱惑而自创的咒语——也就是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那由各种祷词的首字母组成,并以“阿门”收尾的咒语——告诉了我。我们不能把原文公开出来,因为那必将暴露病人的身份。在知道了这咒语的内容之后,我立即发现这实际上正是他所中意的那位女士的名字,只不过打乱了字母的排列顺序。名字里的字母s被他放在了咒语的末尾,紧贴在“阿门”之前[Samen:semen(精子)]。也即是说,他以这种方式把情人和自己的精子放在了一起:他一面幻想着情人,一面手淫。病人本人却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联系,这说明他的意识已被那些潜抑的心理内容愚弄。有句格言说:人若想挡开某物,那某物就终必沾染他的双手。这话再有理不过了。

强迫性念头都是经过变形了的,在它们还没成为梦的内容之前,这种变形的方式就已经与梦非常相似了。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关注这些念头的变形方式。只要对一些已被理解的强迫性念头加以注意,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多种实现变

形的方法。然而，鉴于资料的保密性，我只能在此举出少量的例子。出现在本案例中的有关老鼠的念头算是比较难解的例子，其他病人的强迫性念头大多并不具备如此复杂的结构，会比较容易理解。在其他的病例中，对观念的变形也通过**省略词句**的方式实现；我们知道，在各种笑话中，省略的手法常会带来绝妙的效果。而在本病例中，我们也观察到了这种手法的应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帮助病人自己回避理解。

试看病人身上出现最早、也最常见（带着劝诫或警告的意味）的强迫性念头："如果我娶了那位女士，那么就会有某种可怕的事情落在我（那身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头上。"现在，在分析结束之后，这个念头中被省略的部分已被我们所了解，如果把这些省略部分补上，那么病人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那么我要同那位女士结婚的愿望肯定会让他暴跳如雷，就像我在童年里见识过的那样；若是那样的话，我会再次对他发怒，还会诅咒让各种恶魔去伤害他，那些恶魔是具有神力[6]的，所以我的邪恶诅咒一定会实现。"

还有一个关于省略的例子，也是类似于警告或者禁欲令的：病人有一个可爱的侄女，他很喜欢她。有天他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如果你行男女交媾之事，那么埃拉就会遭遇不幸（死亡）"。让我们来看看其中隐含的内容："在性交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婚姻和性生活不会为你带来子嗣（因为那位女士的不育症），哪怕你的交媾对象另有别人，也不得忘记此点。你会因此而对你的姐姐心生嫉妒，因为她有可爱的小埃拉；这妒忌心又必将让你陷入忧伤，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让那个孩子夭亡。"[7]

在强迫性心理症当中，如上所述的省略变形乃是相当典型的症状：在其他病人的强迫性念头中，我也观察到了这种变形方式。有一个特别的明显的例子——也和老鼠观念非常类似——那出现在一位女士身上，她深受某些强迫性冲动的困扰，满腹疑虑。在组

伦堡的时候，她同丈夫出外散步，两人一道逛了一家商店，为他们的孩子买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把梳子。她花了很多时间挑选这些商品，这让她丈夫很不耐烦。于是他对她说，在过来的路上，他曾在一家古董店里看中了一些钱币，现在他想去把它们买下，然后再回来接她。在这位夫人看来，那天她丈夫去得实在太久。等他返回后，她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回答是"在那家古董店里，我早告诉过你了"。就在那一刻，这位夫人感觉到一种满含痛苦的怀疑正折磨着她的心灵，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早已拥有了刚才为孩子买下的那把梳子。这种念头的真实含义相当清楚，但她本人却无法知晓，这正是疾病的必然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她的疑虑解释为一种移置，并对这种疑虑在潜意识中的真实内容做如下解释："如果你真的只是去了一趟古董店，如果我该相信这种解释，那么我也就应该相信这把刚买的梳子在几年以前就已为我所有。"在本病例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讥嘲："是的，正如他们俩（我的父亲和我的情人）会生小孩一样，我也会把钱还给 A 中尉的。"在前述那位夫人身上，疑虑的背后乃是潜意识的嫉妒，她下意识地认为丈夫是把时间花在了情妇身上。

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强迫性思维作任何心理学意义上的评估。那样的评估将会带来非常有价值的结果，并会让我们对意识与潜意识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单就这一方面而言，对强迫性思维的心理学评估就比对歇斯底里症和催眠现象的研究更有价值。某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在围绕潜意识构建一些饶舌的理论，他们以传统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潜意识定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若是这些人能在埋头理论之前先考察一下强迫性思维的各种表现，那他们必将获益匪浅。若不是这种要求与他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相去太远，我们真应该如此严厉地要求他们。关于潜意识中的强迫性心理活动，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它们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最直接的形式呈现在意识当中，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来说，这种

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时候，那些强迫性念头将以它们最本质的、也是早已有之的形态显现出来。由此，又引出了一种惊人的现象：当我们试图在分析中追溯某个强迫性念头的初始形态之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总是不得不推翻已有的结论，用一个新发现的"初始形态"取而代之——这种追溯总是不停地向着更久远的记忆推进，而且没有终结。

B. 强迫型心理症的一些神经质表现——病人同现实、迷信以及死亡的关系

因为我个人对强迫性心理症的某些精神特质特别地关注，所以在此专辟一节加以讨论。从表面上看来，那些精神特质本身无足轻重，但却为我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铺平了道路。我要加以详述的那些精神特质在本案例中得到了极端的表达——我清楚地知道，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这些表现并非其个性的表达，而是其疾病的产物。在其他身患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身上，也都会表现出这些特质。

我们的病人是极端迷信的，尽管他是个受教育程度很高且相当聪颖的人，而且还一再地向我保证说自己对那些无聊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我们既可以说他是迷信的，又可以说他不迷信；不论如何，他与那些未受过教育的迷信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对自己的迷信毫不怀疑；而我们的病人却不同，看起来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迷信正是其强迫性思维的产物，但他也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对迷信观点的信持。他非常希望能解释自己这种矛盾而不确定的表现；而我要说，其实这种愿望本身即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了。我确信，在这些方面他都持有两套全然不同而又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不同于举棋不定，而是对矛盾双方同时接受。病人在这两套观点之间摇摆，哪方占上风完全取决于其强迫性心理在当时的取向。

一旦他控制住了某种特定的强迫性冲动，他就会因理解而生出优越感，并对自己早先的轻信报以嘲笑。在这种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引起他的不安。可是一旦他发现自己再次被某种未知的强迫性冲动——或称阻抗——所掌控，他就会遇到一些最稀奇古怪的巧合，并为他那些轻信的观点找到证明。

但他的迷信仍然是属于那种受过教育者的迷信，其中并不包括常见的那类愚昧观点，比如说对星期五的恐惧、对数字十三的厌恶等。不过，他的确对预兆和先知先觉的梦持相信态度。他自称常会有和萦绕脑际的人偶遇的经历，或者在突然想起某个长期失去联系的朋友之后不久即收到对方的来信。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即便是那些最强烈的预兆也多有不应验的时候。举例来说，有一次在他去外地消夏的路上，他突然预感到自己将无法返回维也纳——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总之，在有关预兆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诚实的——或者，也可能是对自己的那套正统观点有足够的确信。他也承认，在所有那些预兆当中，大多数只牵涉到那些对他本人不甚重要的事情；而当他遇见某个疏远已久、刚才忆起的故人之后，在他与这个如奇迹般出现的人之间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同样的，他也无法否认，他生命中那些最重大的事件都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比如说他父亲的死就是一例，当时的他毫无准备，事发后大为惊诧。然而上述所有这些论据也都无法动摇他内心的矛盾观点，它们也只是彰显了其迷信观念中的强迫性特征——内心游移不定，心理阻抗跌宕起伏，这些都是表现。

当然，我不可能为他过去遇到的每一次奇迹都找到理性的解释，不过对于那些出现在治疗过程中的类似事件，我都成功地向他证明了这么一点：这些奇迹的产生其实都是他本人参与的结果。我总是可以指出他的某种行为在这奇迹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间接的观察、阅读、遗忘，以及最重要的一条：记忆上的错

觉——这些就是制造奇迹的手法。到最后，他本人甚至也参与到我的工作中，和我一道拆穿那些奇迹的把戏。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他之所以迷信于征兆和预言的一个有趣的原因：那是在他的幼儿期，和他母亲有关；他记起在那段时间里，每当要为某件事情制订日期的时候，他母亲常会说："这天不行、那天不行，那时候我恐怕必须得躺着。"等到了那些不宜做事的日子里，她就当真会因身体不适而必须躺到床上去！

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在从日常生活中为迷信的观点提供支持。从此他就对生活中那些难以解释的巧合产生了特别的关注，而对于自己潜意识中那些推波助澜的力量，只要没有表现得太离谱，他也都会对之顺从。在许多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我都发现了这同一种对于迷信的需求。据我推测，这种需求在实际上肯定更加普遍。在我看来这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从强迫性心理症的心理学特征看来，这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前文中我已经详细阐述过（参见第163页），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心中的潜抑内容总是具有错乱的特征，这现象并不是经由遗忘而产生的，其真正成因是这样的：随着原先伴随着压抑内容的情感的消退，事件原本的因果链条被破坏，进而导致了错乱关联的建立。看起来，在这些潜抑的错乱关系中似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警示——在别的文章里我曾将这种现象和神秘的灵感作了一下对比[8]——这些警示经外向投射（projection）而进入外部世界，然后在那里留下痕迹，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在内部世界里不曾有过的证明。

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身上，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需求，那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迷信需求有着密切关系的。在追踪这种需求的过程中，我们被引领着对内在的多种本能作了一次深入的探查。我说的这种内在需求，指的就是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怀疑——的向往。制造不确定性，其实正是心理症用以孤立病人，并让他与现实分离的一种手法。所有类型的精神神经紊乱都会导

致这种趋向。病人总是处于一种回避确定而坚持怀疑的状态中；这种状态的形成，也是病人本人参与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病人的参与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病人身上，这种不确定的倾向会表现得非常具体而生动。比如说有的人讨厌时钟，因为时钟表明了时间的确定性，或者至少也让时间变得可被人决定；有的人会在潜意识里玩一些小把戏，以使某些为他排除确定性的事物变得"安全"。在本病例中，我们的病人也掌握了一整套技巧，以躲避那些可能帮助他作出决定并进而解除内在冲突的信息。所以他才会禁止自己对情人的健康状况作仔细的思考，还回避相关的消息。他对为情人的手术主刀的医生一无所知，甚至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只切除了一个卵巢还是全部两个——若要就婚姻问题作出决定，这些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治疗中，他不得不苦苦回忆那些被遗忘的事情，努力要将那些被他忽略的东西找回来。

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对怀疑和不确定抱有特殊的偏好，这让他们的思维表现出下面的倾向：他们的思路总是会回到那些让所有人都无法确定的主题之上，回到那些让我们的知识和判断必须保持怀疑的事情之上。这些主题包括：高高在上的父权、生活的目的、彼岸世界以及记忆——也即那些被我们普遍相信，但又几乎是捕风捉影的事情[9]。

在形成强迫性心理症的症状的过程中，记忆的不确定性起到了切实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将告诉读者们，生活的目的以及彼岸世界究竟在病人的思想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了顺畅地过渡到这个话题，我打算首先对病人身上那种独特的迷信倾向稍作讨论。尽管前文(参见第198页)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说无疑是让不少读者感觉到不适，但我们还是要从此处入手。

首先要谈的是这位病人的一种看法：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想法、感觉以及那些或善或恶的愿望都是具有**神力**的。表面上看来，这一点是和强迫性心理症表现出的自我限制特征相悖的；我们很

容易把病人的这种看法当作他个人的幻觉对待。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另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我也发现了这同种观点的存在。那位病人在康复之前曾被疾病折磨了很久,而现在的他则过着正常而积极的生活。事实上,所有身患此种疾病的病人都会暴露出这同一种观点,认为自己的心理活动是具有神力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开这个结,让他们不再对自己力量作过高的估计。可以猜想,病人的这种信念其实和儿童身上那种妄自尊大有着相同的根源。我们询问过病人,他这些观点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的。他举出了两件事情作为回答。在他第二次前往那家水疗院,也就是当他在四处求医的时候遇到的唯一让他有所好转的那家医院的时候,他要求被安置在前次住过的房间,在那里他曾和某位护士有过亲密的关系。然而,他却被告知,那间病房已经有人了,住的是一位年老的教授。这情况让他很失望,对治疗的期望也随之降低,于是对医院方面说出了这样不友好的话:"那么,希望他会暴毙身亡。"两个礼拜之后的一天晚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脑子里满是关于一具死尸的念头。他在第二天早上得知,那位教授果然在他梦中惊醒的那段时间里出了意外——他突然发病,被抬回了房间。另一件事情牵涉到一位年老未婚的女士,她独居多年,非常渴望爱情。这位女士对我们的病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暖,还一度直接开口问他,是否愿意爱她。他含糊其辞地作了回答。几天后他听说,那位女士从窗口跳了出去。现在他总是充满自责地对自己说,他本来是可以让她继续活下去的,只要答应爱她就行。就这样,他建立起这样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爱与恨都是具有神力的。对于爱情的神力,我们不打算否认;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这两次死亡。我们应当接受一种明显的解释,也即我们的病人——和其他所有身受强迫性心理症之苦的病人一样——是在某种力量的驱迫之下才对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的,他之所以认为自己对外部世界抱持的恶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那只是因为

其内向精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在排斥那些储存在他意识中的知识。实际情况是，他的爱与恨都太多，因为正是从这些过量的爱恨情感中生出了他的那些强迫性念头，那些既令他无法理解其根源、又叫他无力排遣的强迫性念头。[10]

对于死亡，我们的病人怀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他对各种死亡率的数据都保持密切的关注，每有葬礼也都恭谨到场，以至于被他的兄弟姐妹们戏称为“秃鹫”。而在他的想象中也常会出现这种怪事：他杀死某个人，好让自己有机会对其亲人表达诚恳的同情。在他约莫三四岁的时候，一个姐姐去世，这件事在他的幻想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他本人眼中，这事也同他当时做下的错事有直接关系。我们还知道，在他的童年里，希望父亲死去的愿望很早就占据了他的心灵。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强迫性心理症解释为对这种愿望的呼应，因为这正是让十五年前的他难以克制的愿望。对父亲的强迫性畏惧被扩展到“彼岸世界”，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对上述恶意愿望的补偿。在父亲去世十八个月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哀痛已经改头换面之后，父亲已死的事实甚至几乎被这一强迫性畏惧所遮蔽——此中的原因就在于，过去的他曾在各种幻想中表达过要父亲死去的愿望。在前文中的好几段记录里，我们都观察到这样一种字面上的关系：我们总是可以用“如果我父亲还活着”来替换“在彼岸世界”。

若是考察其他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患者的行为，一定会发现他们和这位病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便命运没有让他们在那样年幼的时候就遭遇死亡这一现象。他们的头脑被塞满了对生活的其他目的的考虑，以及对自己的死亡的各种可能性的忧虑。除掉这些以外，他们的迷信在最初其实再无别的内容——也很可能再无其他起源。不论如何，他们需要死亡的可能，因为正是这种可能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帮助他们解决了那些未解的矛盾。这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他们都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

尤其是在恋爱事件中。他们总是竭力回避做决定，总是在各种恋爱对象之间犹豫不决，或者在应该如何对待某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们的行为模式非常类似于古日耳曼帝国的法庭：在那里，诉讼多被拖延，直到最后以诉讼人的去世告终，因为法官直到那时都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在面对着生活中所有那些冲突的时候，他们也都会紧紧抓住这种可能性：某个对他们十分重要的人——通常就是他们所爱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求爱对象之一，也包括他们的对手，总之就是那些被他们投注了感情的人——会死去。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紧紧缠绕在强迫性心理症上的死亡情结，也即是说，我们已经接触到那些病人在本能上的问题。现在，把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C. 关于本能，以及强迫性冲动与怀疑的源头

心理疾病都是某些精神力量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若是想对强迫性心理症背后的那些精神力量有所理解，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回到疾病的直接触发因素上——也就是由病人本人告诉我们的、那些在他的童年中以及成年后直接诱发其疾病的事件。这位病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发病，那时候的他正对婚姻举棋不定，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忠于那个一直为他所中意的女子。面对这种矛盾，他拒绝作出选择，并且把所有那些可能带来选择的事情全都搁置起来，一拖再拖，而他的心理症其实正是在为他的拖延提供借口。我们也可以把他这种在情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摇摆游移还原为在其父的影响与他对情人的爱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在父亲和性对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早在他的童年就已经存在的，从他的记忆以及他的那些强迫性观念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点。此外，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这位病人都对那些为他所喜爱的人们抱有某种爱恨夹杂的感情，就像对他父亲那样。他

对情人心怀报复的幻想，还表现出诸如来回搬动路上的石头又不断试图理解他人话语之类的强迫性举动，这些都在证实他心中的那种矛盾情感的存在。反过来说，既然他的情人在一开始就拒绝过他，又在后来对他表现出冷淡，那么他会心生敌意也就是很正常的，一般人很容易理解。通过解析他的那些强迫性念头，我们又认识到他与父亲的关系也被同样的矛盾情感所支配；我们还知道，他的父亲肯定也曾在很早之前对他有过一些不太好的举动（我们几乎已经可以把事情再现出来），从而为他的敌意埋下了种子。在病人和那些为他所喜爱的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恨交织的关系，病人本人对此其实相当清楚。他所不清楚的，顶多也就是那些负面情感的强大程度及其表达方式，比如过，他虽然对父亲充满敌意，却又对自己的这种敌意一无所知。在童年中，对于父亲的敌意曾经非常强烈，而且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但后来却完全消退；一旦这种敌意情感被唤回到他的意识中，就必然会引起最激烈的反抗。早年对父亲的憎恶受到了压抑。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考察，我们瞥见了那种在后来导致各种心理症状的内部机制之踪迹。

在讨论病人身上这些情感矛盾时，我们的方法虽是分开列举，却并不表示这些矛盾是各自孤立的；事实上它们是一对一对地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他对情人的恨就常与对父亲的依恋一道出现，反之亦然。然而，在经过这种简化处理之后，矛盾的双方仍旧无法调和，存在于他的父亲与他的情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在他与旁人的关系中所在皆有的爱恨情感对立始终还是对立，对立的双发相互隔离，无法混同，不管是就内容还是就起源而言，都是如此。上面提到的两种对立中，第一个，也即父亲与情人之间的对立其实也反映出病人在男性与女性间的游移，这通常发生在对爱慕对象的选择过程中。小孩子们总是会遭遇这个经典问题：“你更喜欢谁？爸爸还是妈妈？”这其实也就是首次把上述的性别对立摆在了他们面前。从那以后，这种对立将终生伴随他，不论他对父母的情

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会在他选择性对象之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通常说来，这种对立会很快地隐去锋锐，不再表现出严格不相容的特征，也即必须在二中选一的呆板形态；对立双方通常都是可以找到共处空间的，虽然在正常人身上也会出现一方优势极强、一方深受贬损的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病人身上的第二种对立，也即爱与恨之间的对立，我们倒是深感诧异。我们一直很清楚，在爱情初始阶段，爱意时常被当作恨意，而不得满足的爱也很容易转化为恨（至少是部分地转化）；从诗人们那里我们也学到，在激情如风暴般澎湃的时候，那些相互对立的情感也是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共存的——在那时候，它们难分难解，纠缠争斗。可是在本病例中情况却更为复杂，是指向同一对象的爱与恨长期共存，而且两者都达到了极高强度，这就让我们很觉意外了。一般说来，要么是真正的爱在很早前就已将恨意压倒，要么是爱在很早前就已被恨消磨殆尽。像这种僵持良久的对立现象只可能在特定的心理条件下出现，而且必须具备来自潜意识的支持。病人的爱无法压制他的恨，只能迫使后者退入潜意识；而恨一旦进入潜意识，也就得到了保护，具备了抵抗来自意识的压制力量的能力，于是存活下来，甚至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中的爱也开始膨胀，并达到一种特定的强度，以保持对敌对力量的压制。个体的性生活就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11]中建立起来，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又多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对立的双方在童年早期即已分离，分离又最终导致对其中一方——通常是恨——的压抑。

通过对多起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综合考量，我们发现，如同在本病例中看到的一样，爱与恨之间的对立共存关系其实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个最常见、最明显，因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不论那种要把“心理症的病征选择（neurosis choice）”归结为另一种本能的观点看起来是多么的有理，我们都有理由拒绝这种做

法；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所有这些心理疾病中，各种症状的背后其实都潜藏着同一种被压抑的本能。我们知道，在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狂的发病机理中，潜意识中的恨虽然受到爱的压抑，却也同样对个体发挥重要的作用。关于爱的本质，我们了解得太少，所以无法在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尤其是对于爱的**负面因素**[12]同性欲中的施虐成分的关系，还完全不曾被认识清楚。所以说，我们以下将要作出的总结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只是暂时的解说而已，具体如下：在前述这种有恨意存于潜意识的病例中，爱情中的施虐成分因内在原因而获得了极大发展，又因此而过早且彻底地受到压抑，所以说我们后来观察到的心理症状就是具有两方面来源的，其一为意识中的极端感情，其极端性也正是对压抑的回应；其二为在潜意识中持续发生作用的施虐心理，恨也是其中之一。

不论最后我们将对爱与恨的这种奇特关系作何理解，上述的这种解释必然不会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对病人的观察报告就已经在一片怀疑的阴影中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价值。我们很高兴能发现这样一点：通过将强迫性心理症同施虐心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其神秘机制作出理解。如果说是强烈的爱遭遇到同样强烈的恨，那么其直接结果必然是意志的暂时瘫痪：在所有那些将被爱主宰的事务上，个体都将无力做出决断。但是这种优柔寡断也决不会长期停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首先，对于一个身陷恋爱中的人来说，有哪种行为是完全与爱意无关的呢？其次，在每个人身上，性行为都在对其他行为起着典范作用，前者会对后者做有力的修正。再次，单就强迫性心理症来说，尽可能地对移置机制的诸多可能加以探索也是这种疾病的一大心理特征。所以，决断能力的削弱也就进而蔓延到所有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中了。[13]

经由此种途径，强迫性冲动和怀疑成为了主宰，就如我们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内心生活中观察到的一样。爱与恨相互压制，于是病人在面对任何行动之时都感到难以决断，当他从内部对这

种游移有所感知的时候，怀疑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爱情的怀疑，尽管在病人本人看来，他的爱正是最确定不移的事实。怀疑从这个中心扩散开去，扩散到其余每一事物上，其中又以那些最细小、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为甚。任何一个怀疑爱情的人，必然也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心存怀疑，不管是多么琐碎的事情[14]。

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说来，这同一种怀疑也必然导致不确定性的产生，同时又伴随有欲排除这种不确定性的努力。其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变得无法实现，就好像那些由恋爱事务而生的禁制最终导致在恋爱事务上的优柔寡断一样。在我的研究伊始，我不得不假定那种在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不确定特征另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源头；之所以这样假定，是因为这种假设很接近常规的看法。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我起草一封信件的时候不停地用各种问题打断我，那么我事后对所写内容无法确定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重头把那封信再读一遍，才能确定自己到底写过些什么。由此我得出一个类似的猜想，认为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在行动中——比如说在他们的祈祷中——感到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被干扰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在不停地打断他们的祈祷，并进而使之受到破坏。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种猜想的正确性，而且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同之前的论断糅合起来。诚然，对于某个防御措施是否曾被实施的不确定感的确产生自潜意识中，那是一种分裂式幻想；然而这些幻想的成分并不单一，它们也都包含着来自对立面的冲动，也即那些在行为（比如说祈祷）中受到排斥的冲动。在本病例中我们遇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那种干扰从潜意识中泄漏出来，成为清晰可闻的声音，从而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至为清楚的证据：当病人正试图念出“愿上帝保护她”这句祷词之时，一个恶意的声音突然从他的潜意识中跳了出来，令他说出了“不”；病人正确地预见到这正是某

种诅咒的开始(参见第160页)。即便那个“不”字没有脱口而出，他也会发现自己正陷入不确定的泥潭，那同样会让他把祈祷的时间不断加长；可是一旦这个字眼被说了出来，他就必须放弃祈祷。在最终的放弃之前，他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排除来自敌对力量的干扰：他缩减祷词的长度，尽可能快地把它们念出——在这点上，其他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也同他十分类似，他们也都竭力“孤立”这种自我保护措施，将它们同其他事务隔离开来。即使说爱的冲动(这冲动业已被置入到某些琐细的动作上)能够有所建树，其成就也会很快地被敌意冲动破坏掉。

我们精神生活的保护机制是有弱点的，记忆的不可靠性正是其中之一。如果某个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发现了这点，那么他就可以在这发现的帮助下，把怀疑的范围无限扩张，直到把所有事情囊括进去，即便是那些与爱一恨情结全无关系的行为也不放过；简而言之，发生过的一切都在他的怀疑范围之内。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中提到过的一个女士的例子，她在一家商店里为女儿买了一把梳子，然后因为某事而激起了对丈夫的怀疑，于是就对那把梳子也生出不确定之感，弄不清楚那梳子是否早已为她所拥有。“如果我可以怀疑你的爱(而这其实也正是她对自己是否真的爱着丈夫的怀疑)，那么我也就可以怀疑这个，我还可以怀疑几乎所有的事情。”这个女人说得还不够直白吗？难道这些话不曾将神经质猜疑的隐秘袒露在我们面前吗？

而病人的那些强迫性冲动之所以产生，其目的则正是试图对怀疑作出补偿，试图改变伴随着怀疑而出现的难以忍受的压抑。如果说病人在移置作用的帮助下突破了不确定性，在某个牵涉到压抑之意图的问题上作出了决断，那么这决断就必须被执行；当然，这决断肯定不会以原本的形态出现，可是一旦决断被做出，就好像在堤坝上打开了出口，之前蓄积的能量会循开口而下，哪怕这出口其实只是一种替代行为。这种决断以指令与禁制的形式表现

出来，那个打开的出口相继被对立的两种情感冲动占据，先是温情，后是敌意——蓄积的能量就以这种方式被释放出来。当表现为强迫性冲动的指令无法被执行之时，病人就会感到强烈得令他无法忍受的精神紧张，从病人的体验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焦虑。即便是这种由替代行为——通常是被移置到最琐碎的事情上——打开的出口，也常是受到重重限制的；这些行为冲动大多也只会被当作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部分地得到执行；它们更多的是和某种必须被排除的冲动捆绑在一起，并被搁置起来。

另外，通过退行作用，决断又被某些行为预演(preparatory actions)所替代，也就是说，思考代替了行动。而行动被实施前必经的各个思考阶段也都表现出强迫性力量，欲将前述的替代行为取代。在强迫性心理症的各种病例中，有的呈现出强迫性思维的特征(强迫性念头)，有的则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强迫性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别，完全取决于思考对行动的压抑是否成功。真正的强迫性行为之所以能够得以实行，只是因为在这种行为中，对立的冲动达成了某种妥协、调和。疾病持续得越久，我们就越是能清楚地看到，病人的强迫性行为其实是在不断向幼儿期手淫活动靠拢。所以说，在这种心理疾病中我们毕竟还是看到了爱的行动，但其前提则是另一种压抑机制的引入：这些爱的行为并不涉及某个人、某个爱或恨的对象，它们和童年时期的自恋行为完全是一样的。

此外，心理症的产生也和另外一种因素的作用有关，而这另一种因素也在促进着前述第一种类型的退行，也即令行动退缩为思考的退行。在所有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特征：在他们还非常年幼的时候，对性知识的渴求以及与性相关的观察欲就已经出现，并且伴随着相应的压抑现象；在本病例中情况正是如此，这种过早出现的求知欲也正是导致病人的幼儿期性活动的原因[15]。

此前我们已经就施虐心理对于强迫性心理症之源起的重要作用作过探讨。如果病痛主要由求知欲引起，那么病人也就会表现出耽于沉思的症状。在他们身上，思维过程本身被情欲化，变得如性欲一般。在通常情况下，性欲总是会利用个人的思维内容，而在病人身上，却是思维本身被性欲利用。普通人在通过思考得出结论之时获得的满足感，在这些病人身上却被体验为性的满足。求知欲和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非常适合被各种形式的强迫性心理症利用；那些在徒劳地寻找出口的性能量可以在思维过程中得到释放，并且可能获得另一种愉悦的满足感。经由此种途径，再加上求知欲的帮助，替代行为被进一步地替代，成为仅在思考中完成的行为预演。那些被延迟的行动很快地在思考中找到了替代者，以至于到了最后，整个进程都被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中，却又保持了所有那些独有的特征，这非常类似于美国人迁移房屋的方式，他们把房子拆开，把砖瓦搬到另一个地方，再照原样重新搭建。

在有了上面这番论述之后，我打算尝试着对强迫性心理症的心理学特性作一界说。我的目标是，让表现在强迫性心理症产物中的所谓“强迫性”凸现出来。那些思维过程(因矛盾情感的存在而产生的压抑)的运行也是会消耗能量的，这些能量，不论从质还是从量上说，都是本为行动而储备的。也即是说，**因压抑而生的思想必然取代行动**，成为强迫性冲动。可以确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相对于行动来说，思考所消耗的移置能量总是较少(但却可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行动的意义就在于释放能量并改变外部世界。

若要让那些带着错乱力量并以强迫性念头为伪装的心理内容进入到意识中去，就还必须为它们增加一重保护措施，因为意识思维会竭力寻求驱散它们的办法。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分保护工作是以扭曲变形的方式完成的。在强迫性念头被意识到之前，他们

就必须经历这个扭曲变形的过程。不过，这倒也并非唯一的保护措施。在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强迫性念头几乎总是被隔离开那些会引发它们的情境，而在那些情境中，这些念头是最容易被理解的。因为有这种需要，一段时间上的间隔也就成为必需。一方面，在致病的外部情境和强迫性念头的出现之间需要一个时间间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蒙蔽意识，让强迫性念头的出现表现出某种偶然性；另一方面，要使强迫性念头的内容摆脱其特殊意义，只表现出普遍含义，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顺手的例子，即我们的病人表现出的"强迫性理解冲动"(参见第156页)。在另一个病人那里，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那个病人的症状是不允许自己佩戴任何种类的首饰。究其原因，我们找到了属于其母的一件首饰，病人很羡慕这首饰，希望在遗产中得到它。如果能辨清真相和一贯的变形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强迫性念头用来抵抗意识的攻击的办法，就是那种精心挑选的模糊不明的外观。这种外观欺骗了病人自己的意识，在被误解之后得以出现在幻想中；强迫性冲动的任何发展变化都植根于这种误解，而非其真正的表述。不过，我们也会在某些情况下观察到，病人会在幻想中持续地寻找办法，要在强迫性冲动的外观表述和尚未进入意识的部分之间建立联系。

在这里我打算单就病人身上表现出的一种现象作番讨论，为此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回到强迫性心理症背后的本能上。我们的病人似乎是有相当敏锐的嗅觉的，他自己也承认，在童年中他是靠嗅觉来分辨他人的，好像狗那样。即便是现在，嗅觉对他也异常重要[16]。在其他身患心理症、强迫性神经紊乱、歇斯底里症的人群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我还知道，嗅觉带给这些人们的快慰在后来都消失不见了，消失的时间也就在他们的童年里，而且正是心理疾病发端的时候[17]。由此我将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心理疾病在人类心灵中的发展，是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嗅觉的退化——

既然人的头颅已经从地上抬了起来，那么这种退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嗅觉快感的压抑？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事实：文明的进展必然伴随着对人类性生活的压抑。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已认识到，在动物身上性本能是和嗅觉有着密切联系的。

末了，请允许我表达一下自己的期望。我希望自己这些非常不完备的记录——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完备的——能激起其他人的兴趣，投入到对强迫性心理症的研究工作中来。我希望其他人的参与能够让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在我看来，这种心理疾病的特征，也即那些能把它与歇斯底里症区别开的部分，并不存在于本能中，而是在这种疾病的心理关系上。对于这位病人，我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看法：他的人格已经分裂，可以说是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在潜意识中，另两个在前意识里。他的意识就在这三种人格之间摇摆。他的潜意识人格包含了那些早熟的潜抑冲动，对于这些冲动，我们可以用上“暴躁的”、“病态的”这样的形容词。在正常状态下，这位病人为人十分善良、聪明、而且开朗，他有很好的理解力，对生活充满热情。可是一旦进入某种精神状态之时，他就完全被迷信和苦行主义所支配。正因为这样，他才可能持有两套不同的观点，用两种眼光看待整个世界。他的那些被压抑的欲望也催生了一些相应的心理成分，这些成分主要是存在于他的前意识人格中。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这点：如果他的疾病持续下去，那部分正常的人格必然会被消耗殆尽。现在我正在研究另一个病人，是一位女士，她身受某些强迫性行为的困扰，情况相当严重。这位女士的人格分裂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相当的宽容而乐观，另一个则十分阴郁、禁欲苦行。前者被她作为外在的自我，而后者则暗中掌握着支配权。这两种精神状态都已进入她的意识。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把存在于那个阴郁的人格背后的、连她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潜意识心理挖掘出来，让她看到自己心中那些压抑已

久的、而且愿望强烈的冲动[18]。

（1909）

【注释】

1. 这个标题是在1924年再版时候增补进去的。

2. 此处及下文讨论的诸多内容，在有关强迫性心理症的研究文献中已经有所论述，Löwenfeld的《精神强迫现象》（1904）就是研究此种病症的典范之作。

3. 参见《防卫性神经衰弱与精神异常补说》。

4. 关于这定义的此一欠缺，我在那篇论文里其实也是做过修正的。具体可见下面的段落："……由此而得到再现的回忆以及愧疚自责从来不会原封不动地进入意识；恰恰相反，任何以强迫性念头、强迫性情绪，或是取代了意识生活的致病回忆等形式进入意识的心理内容，全都是妥协的产物——那是被压抑的念头和压抑它们的念头之间的妥协。"在我的定义中，重点应该放在"改头换面"这几个字上。

5. 我们曾在多个病例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病人对自己的压抑强烈到极端的程度，以至于根本无法把某个强迫性念头的内容讲出，也不能对某种被他施行多次的强迫性行为作出描述。

6. 关于神力，可见后文第202页。

7. 在这里我要提醒读者们注意那种在笑话中作为一种技巧而出现的省略，具体可参见拙作《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在维也纳有一位才思敏捷而又生性好斗的作家，他的尖刻的谩骂曾经多次让他从被攻击者处领受到身体上的虐待。有一次，当人们在谈话中提及这位作家的老对头之一的又一恶行之时，一位听众评论道：'如果这番话被X听见了，他的耳朵肯定会被拧掉的。'要理解这句话，只需插入这么一句：'他会针对那人写下一篇刻毒的文章，然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有关省略的笑话也和前面的第一个例子颇有关系。

8. 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第十二章（发表于1901年）。

9. 利希滕贝格："天文学家知道月亮上有没有人居住，他们能确定这个，就像对自己父亲是谁一样确定，但却并不能像对自己母亲是谁一样确定。"——这段话标志着文明的重大进步，人类决定将各种类型的认识放到同一平台上，公平并理性地加以对待，他们也在此由母系社会过渡到了父系社会。——有一幅史前绘画，画上是一个较小的人坐在较大的人的头上，这正是对父系血统的描述：无母的雅典娜，从父亲宙斯的脑子里生出。在德语中我们

至今仍在使用"Zeuge"("证人",字面意思"创造者")一词去描述那在法庭上制造证词的人,并以之命名生殖关系中的男性角色;要知道,在象形文字中,"证人"也就是用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来表现的。

10. 在本文发表之后,我们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思想的神力——确切地说是愿望的神力——被认为是原始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参见《图腾与禁忌》,发表于 1913 年)。——1923 年版补注。

11. 可参见第一部分中关于此问题的讨论。

此后不久,布勒尔非常适当地用上了"ambivalence"(矛盾情感)一词来描述这种情感状态。另外,关于这方面问题,还可参见弗洛伊德的《强迫观念性心理症的特性》一文(发表于 1913 年)。——1923 年版补注。

12. "我曾多次盼望他死去,但我其实清楚,他若是死了,我的悲伤将多过欢愉:那样我的智慧也就枯竭了"——《会饮篇》里的阿尔基比亚得如是说。

13. 参见对作为笑话技巧的细节的叙述。

14. 哈姆雷特向奥菲莉亚表白爱意的台词:

尽管怀疑星星不是火焰,

尽管怀疑太阳的转动,

尽管怀疑真理只是谎言,

但是,请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

(第二幕,第二场,朱生豪译本)

15. 在那些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普遍地表现出智力上的相当可观的禀赋,据我观察,在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存有某种关联的。

16. 必须补充一点,在病人的童年里,他曾被强烈的粪便嗜好倾向所支配。此外,我们还当留意一下前面强调过的肛门爱欲。

17. 举例来说,某种特定形式的恋物癖。

18. 本文中这位在分析后恢复了精神健康的病人,和无数前途光明、足可宝贵的年轻人一样,在大战中阵亡了。——1923 年版补注。

幼儿期心理症之一例的病史（“狼人”）





I. 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有许多独特之处的病例[1]。和过去的案例一样,这次的记录也只能是以片断的形式呈现。关于案例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是很有必要在展开论述前先作一说明的。主人公乃是一名年轻男子,他在十八岁时染上淋病,紧接着就大病一场,健康被彻底破坏。数年之后他找到我,希望得到精神分析的治疗。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自治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他患病之前的十年中,病人的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他完成了中学学业,没有因任何非正常原因而中辍。不过,在这十年之前的他,却曾经深陷于某种严重的心理紊乱状态;这种状态始于他的四岁生日之前不久,最初表现为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动物恐惧症),后来又转变为关于宗教的强迫性心理症,其后续影响一直持续到他十岁时候。

在本文中,我将只关注病人的幼儿期心理症。这不单单是因为病人的要求;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也是不愿对他的疾病史、治疗史以及复原史作完整记录的。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既不具备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又超出了社会对类似出版物的容忍度。有鉴于此,我将无法对病人的童年疾病同后来的决定性疾病间的关联作出展示。关于后者,我只能作如下说明:这次疾病让我们的病人不得不长期待在德国的某个疗养地;在那里,他的疾病被最高级的权威诊

断为"躁郁症"。如果说这个诊断是准确的,那也是搞错了对象——这其实更像是对病人父亲的诊断,因为他那活跃而不乏新奇刺激的生活确曾因严重的抑郁而多次中断。至于作为本文主角的儿子,我倒是没能在这长达数年的观察过程中于他身上察觉到任何反常的情绪波动,不论是程度上的反常,还是表现上的反常。对于这个案例,就像其他许多在临床诊断上引起医生分歧的案例的一样,我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它应当被理解为强迫性心理症的一种后遗症,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强迫性心理症已自发结束,而病人的恢复却并不彻底。

也就是说,我将着手描述的这次以幼儿期心理症为对象的分析其实并不与作为分析对象的疾病同步,恰恰相反,我们的分析开始于疾病结束十五年之后。这种情形对我们的工作既有利,又有弊。若是直接对患病的儿童进行分析,那么分析本身势必会显得更加可靠,但也不太可能挖掘出多少实质性内容;那样做,我们必然要向孩子灌输过多的言论以及思想,而且很可能仍旧无法让最深层的心理浮现在他的意识中。若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记忆为媒介,对童年时代的心理疾病进行分析,那么上述的限制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但是也不能忽略人脑对记忆的可能的歪曲和修正,每当我们回首过去,隔着一段时间观察记忆中的事情,这种歪曲和修正就总是无可避免的。前一种情形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而后一种则能带来更多的教益。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对幼儿期心理症的分析是具有极高理论价值的。这样的分析对于正确理解成人的心理症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分析儿童的梦对于正确理解成人的梦所起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儿童的梦更容易被看穿,或是因为它们的构成比较简单;事实上,要领会儿童的内心其实非常困难,他们的梦总是特别难以解析,因为医生很难实现分析所需的那种共情。然而,在儿童

的梦里，因为没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心理症的核心部分可以清晰无误地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反对精神分析学的战役在进入现阶段之后，对分析结论的抵触已经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在此之前，这种抵触还仅仅满足于对那些被分析挖掘出的事实之真实性的质疑，就这种形式的抵触说来，消除所有的证据就是最好的手段。显而易见的，这一策略正逐渐失去效力，于是新式的反对意见应运而生，它接受那些事实，却不接受分析结论；它们试图通过对事实作再解析的方式，使对精神分析结论的拒斥成为可能。通过对幼儿期心理症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这类再解析的努力都是很片面的，它们要么很浅薄，要么很生硬。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为我们的对手所极力否认的性本能，对于心理症的形成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些在人文玄理上的飘渺追求其实是与心理症的形成毫无关系的，因为儿童对这种理想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说，追求那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本文中所记录的这一案例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那就是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分析治疗的时间跨度。那些在很短时间内即顺利取得进展的分析案例当然会对医生的自信很有好处，但是若论对我们的科学认识水平的提升程度，那些案例的价值就相对较小了。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学不到什么新的知识。这样的分析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功，那只是因为我们早已对病情胸有成竹，对处理这类案例所需要的一切都已了然于心。只有在那些给我们带来极大困难的案例中，我们才能获得新的认识，而对于这类病例的分析又必然要求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面对这样的案例，我们的分析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下降到病人心中最深、也是最隐秘的心理层面，我们必须把握病人精神发展的核心轴线，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适当的办法，令那些由此核心中生出的问题得到解决。直接地说，也只有那些具有如此深度的分析才算得上是一次分析。当然，单独的一个案例总是有其局限，我们不可能从中获得我们所想要的

一切——更确切地说，从一个案例中把握所有问题其实也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有能力对这案例做彻底的理解，还要不被自己那缺乏训练的认知力限制在一点片面的认识之上。

读者马上就要看到的这个病例是已经解析充分了的，上述那种意义深远的难题都已经被解决。在治疗的第一个年头里，病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幸运的是，在外部环境的帮助下，我们的治疗还是继续了下去。很容易想象，若是处在一个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我们的治疗早就已经被废止了。在这里我只能说，作为医生，若想要认识或者实现某些目标，我们就必须做到“忽略时间”，就像潜意识那样。若要实现这点，我们就必须抛弃所有那些目光短浅的治疗目标。在这个病例中，病人及其亲属对我们的治疗贡献了无比的耐性、配合、见识以及信任，这是非常难得的。分析师可以对自己说，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艰难困苦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将会对今后的分析产生深远影响，使对同样严重程度的疾病的治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而且，顺着本案例开辟的这条途径，潜意识对时间的无知特点也可能逐渐地被改变，未来的我们将可能不再需要向这种特性屈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病人一直坚守在固若金汤的心理防线后，他那种冷漠而顺从的态度就是一道坚固的防壁。对他说的话，他都听在耳里，也能理解，但却一直在排斥着任何想要接近他的企图。他的智力本无可挑剔，但从他的表现看来，那智力却像是被某种不受意志控制的力量切除了一样。他基本上断绝了与他人的关系，而即便是在仅余的那一丁点与人的交往活动中，其行动也都处在那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之下。我们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向他灌输知识，才使他发自内心地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当病情首次出现缓和——这是他本人的努力结果——之后，他就立即中断了一切工作，为的是避免任何进一步变化的出现，他希望能把当时那个舒适的状态保持下去。这位病人不敢想象独立的生活，

这种胆怯强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宁可忍受疾病的痛苦。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克服这种心理。我必须等待，直到他对我的依赖达到足够和那种胆怯相抗衡的强度；到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两种心理成分之间挑起争端，让它们相互对抗。我下定决心要在某个特定时间前结束整个治疗，不论治疗将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当然，这个结束时间的设定也是在参考了一些可靠迹象之后作出的。我决定坚守这条时间底线。我终于让我的病人明白，我在这一点上是认真的。在这条时间底线的无情压力下，他的阻抗、他那固执于维持疾病状态的态度终于垮掉了。在这之后，分析的进展所需要的一切材料都浮出水面，在一个短得出奇的时间段之后，病人的禁制迅速被打破，症状全部消除。在治疗的这最后一个阶段里，病人的阻抗会在某些时候彻底地消失不见，并且表现出一种通常只在催眠状态下才有的清晰神志。也只是在治疗的这最后一个阶段里，我才得出了那些使对其幼儿期心理症的理解成为可能的解析结论。

就这样，对本病例的分析治疗以其过程印证了一句长期被分析界奉为至理的格言：不论是分析中必须和病人一道走过的漫漫长路，还是在这一路上必须掌握的大量材料，和这件工作必将遭遇的阻抗相比，其困难都显得微不足道；之所以有必要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只在于它们和那阻抗间的必然的正比关系。这非常类似于不同的人在穿过某块土地时遇到的情况：敌人的军队需要花费数周、数月的时间，而和平时代的一辆特快列车则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工夫；而在敌人之前，本国的军队也曾走过这片土地，他们花费的时间也只有几天而已。

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次分析，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即此间也掺杂有这样一个难题：到底要不要记录这次分析？大体上说来，分析的结论很好地印证了已为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即便是有某些和我们的认识不完全相符的地方，要在这类认识沟壑上架起桥梁也

并不困难。然而在这个病例中也出现了大量新奇且让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即便是我,也感觉大出意料,甚至是在说服别人相信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自己也不能感到全然踏实。我也曾劝告过我的病人,劝他用最严格的批判精神去对记忆作一番审核;他照做了,却没有在其言论中找到任何不实之处,并坚持认为自己所说的都是实情。读者们最终必将发现,我其实只向大家展示了那些在内容上未受外界干扰的材料,凡是那些因我的期待而受到影响的材料都没有选入本文。面对着这些新奇的材料,我想到的唯有那句至理名言:天上地下无奇不有,远非我们的哲学所能构想。那些有能力让自己的观念显现得更加彻底的人们,无疑会遇到更多类似的事情。

【注释】

1. 当这次治疗在1914—1915年冬天里结束之后,我立即记下了这篇病史,以回应近期由C·G·荣格和阿道夫·阿德勒领导的对精神分析材料作再解析的浪潮。我把本文与发表在1916年《精神分析年鉴》上的《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一文合并起来,并因此而使后文中的核心论点得到了补充——而这些论点,则正是通过我在后文中对分析材料所作的那一番客观评价而得出的。原计划是将本文收入下一卷《年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战的爆发推迟了那一期《年鉴》的发行。我最终决定将它收入本卷,由新的出版人发行。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在本文中论及许多本应在我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中首次亮相的观点。初版中没有加入任何注释,所有附注内容都被放在了文中的方括号里。

Ⅱ. 背景介绍和病史综述

要介绍病人的病史，既不能单从历史角度入手，也不能单从教益角度入手。我既不能给出一个治疗史，也不能提供一个病情发展史。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办法，能将得自分析过程的结论嵌入到对分析本身的叙述中去。毫无疑问，若是单纯地将发生在诊疗过程中的事情一点不漏地罗列出来，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分析治疗的技巧本身，也已经否定了任何由这种备忘录中得出的观念的价值。另一方面说来，将我们的分析公之于众，其目的也从来不是为了向那些对精神分析怀有偏见、对分析结论不屑一顾的人们灌输观点。我们只是想为某些特定的读者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这些读者，指的正是那些在各自的医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我们观点之雏形有所领悟的研究者们。

我将从对这个孩子的生活环境开始我的记述，兼及其童年故事中那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侧面。在进行治疗的数年时间里，这些材料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的扩充，它们从头到尾都是保持着晦涩难懂的色彩的。

病人的父母结婚很早，他们婚姻美满，但这种幸福的生活中却很快地出现了第一片乌云：两人都患上了疾病。其母所患的是妇科疾病，其父则爆发抑郁症，并因此而从家中出走。只从较晚近的

时候开始，我们的病人才对父亲的疾病有了些许了解；但是对于母亲的糟糕的健康状况，他却是很早就有所意识了。由于疾病，他的母亲几乎没有照料过自己的孩子。在病人四岁前的某天，他牵着母亲的手，听她对同路的医生抱怨自己的疾病；母亲的话印在了他的记忆中，并在后来被他用在了自己身上。他并非唯一的孩子，另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姐姐。那是一个活泼、聪明、性情暴躁而且淘气的女孩儿，她对病人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病人能够记事开始，他就是在一个老保姆的照料下长大的。这位保姆是劳动阶层出生，没有受过教育，对我们的病人怀抱着无限的温情。对于这位保姆来说，他就是她自己那个早夭的儿子的替身。这个家庭居住在一处庄园里，每到夏天他们就迁到另一处庄园中去。这两处庄园离城市都不远。后来病人的父母将庄园卖掉并举家迁入城市。这件事成为病人童年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的亲戚时常到他们的某处庄园里长住一段时间，其中包括他父亲的兄弟们、他母亲的姐妹和各自的孩子们，还有他的外祖父母。每到夏天，他的父母总是会离开几个星期。在他的表层记忆里存有这么一个场景：他和自己的保姆站在一起，看着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乘一辆马车远去，然后平静地返回屋里。那时候的他肯定还非常年幼[1]。在下一个夏天里，他的姐姐也被留在了家里；父母还为他们请来了一个英国女家庭教师，让她照看这两个孩子。

在最近的几年里，病人从旁人口中听说了他自己童年中的大量往事[2]。其实许多事情是他早已知道的，但却一直没能按照时间或者内容的线索将这些事情串联起来。这里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个故事，因为他后来的疾病，这个故事曾经多次被人们当着病人的面重复过。这个故事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为之全力以赴以求解的。据说，我们的病人起初是一个温柔、听话，而且非常安静的孩子；当时人们都说，他应该是个女孩，而他的姐姐则应该是个男孩。可是，当他的父母在一次夏日出游结束返家之后，

却惊奇地发现他变了——变得郁郁寡欢而且易怒烦躁。那时的他常会在突然间大发雷霆，任何琐事都可能将他激怒，然后他就会像野蛮人一样大喊大叫。这种情况持续了下来，这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忧虑，认为不太可能把他送进学校。而这变化的发生，也就是在有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在家的夏天里。她是一个头脑愚蠢、脾气恶劣的人；顺带说一下，她还是个酒鬼。因此病人的母亲认为，发生在男孩身上的性格转变是源自于这个英国女家庭教师的影响，并猜测他是从她那里受到了刺激。他的祖母——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妇人——也和孩子们一起在家度过了那个夏天；据她推测，正是不断发生在女家庭教师和保姆之间的争吵导致了男孩的暴躁脾气。那个女家庭教师多次把保姆称作巫婆，还强迫她离开房间。男孩公开站在他的"亲爱"的娜嘉一边，还明确地表达过他对那个女家庭教师的憎恨。不论情况究竟如何，在他的父母回家之后不久，那个女家庭教师就被打发走了，但是孩子的暴躁脾气却没有随之改变分毫。

关于小男孩的这段顽劣时期，病人本人也保留着他自己的记忆。他记得他第一次大发脾气是在圣诞节，原因是没有收到期待中的双份礼物——他的期待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圣诞节也正是他的生日。即便是他的亲爱的娜嘉，也没能免受他的要求和暴躁脾气的折磨，事实上，她很可能就是最受折磨的人。在病人的记忆中，这段性格转变的时期乃是同许多其他的奇怪而可怕的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那些现象，他又感觉无力将它们的时间顺序理清。在我接下来的叙述中即将出现的这些事情，在病人脑子里本是纠缠作一团乱麻的；这些事情明显不可能发生在同一时期，事件本身也矛盾百出。病人把这些事情揉作一团，统统置于同一时间背景下，笼统地称之为"当我们还住在第一座庄园里的时候"。据他回忆，他们全家是在他五岁时候离开那座庄园的。在讲出了这些之后，他才向我说出了当时的一种焦虑。他的一个弱点被姐

姐发现，于是她就时常利用这点来折磨他。在一本图片书上他看到一幅画，画上是一头人立行走的狼。每次看见这幅画，他就会惊声尖叫。他害怕那头狼会走过来将他吃掉。而他姐姐则想方设法让这幅画出现在他眼前，从他的恐惧中，她总是能得到极大的乐趣。就在那同一段时间里，他也对其他动物产生了恐惧，不论是大型动物还是小型动物。有一天，他看见一只漂亮的大蝴蝶，翅膀上有黄色的条纹，翅尖上还缀满了斑点，他就追着这只蝴蝶，想抓住它。（这很可能是一只"燕尾蝶"。）突然，一种恐惧将他攫住，那只蝴蝶在他眼中一下子变得可怕起来。于是他放弃追逐，大叫起来。这位病人也在看见甲虫和毛虫之时感到过恐惧和厌恶。但是据他本人回忆，他也曾在那同一段时间里大肆折磨过甲虫，还经常把毛虫切成几段。马也同样让他感到神秘而恐怖。若是看见某匹马被人鞭打，他也会失声尖叫，并曾经因此而从马戏团里中途退场。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他自己也很喜欢欺负马匹。对于动物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否真的出现在同一时间段里，病人是否真的是在这两种态度间摇摆？或者说，其中的一种是否真的不曾将另一种压倒？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两种态度究竟孰先孰后？这具体又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的事？关于这些问题，病人的记忆一直都在拒绝给出明确的回答。他也无法记起这种状态究竟是在疾病期间结束了，还是一直持续了下去。但是不论如何，从病人陈述的这些事情中，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在童年期间的那段日子里，他的经历正是一次强迫性心理症的发作。他还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保持着十足的虔信。那段时间里，他每天睡前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祷告，还要无数次为自己划十字，否则他就无法入睡。每天夜里他都要巡视一遍那些挂在他房里的圣像，还要站在一张椅子上给每张画像都送上一个虔诚的吻。但他也清楚记得当时出现在他脑中的一些渎神的念头，就像是被魔鬼钉在他头脑里的一般。看上去，这种现象多少和他的虔诚的仪式有些不协调，但

实际上，这两种现象完全是不矛盾的。当时的他总是不得不想到："上帝一猪猡"或者"上帝一渣滓。"有一次，当他正在某个德国温泉疗养区旅游的时候，他在路上看见了三堆马粪（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粪便），这让他产生了一种痛苦的强迫性冲动，要把这三堆排泄物视作圣三位一体。与此同时，他还有另一种强迫性习惯：每当遇到乞丐、残疾人、老人等勾起他同情心的人，他就不得不为自己举行一种古怪的仪式。他必须大声呼气，发出声响，以防变得和那些人一样；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还必须深深地吸气。我倾向于认为，以上这些强迫性心理症症状的出现时间其实并不那么早，它们应该是出现在焦虑以及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之后的某个时间段里的，因为这些症状都是疾病进入较晚期的表现。

等我们的病人进入更为成熟的年龄段之后，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特点，即与其父糟糕的关系。他的父亲在经历了多个抑郁时期之后，已经不再对自己性格中的病态成分作任何掩饰了。病人与父亲的关系，在早年曾经是非常亲密的。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也保持着亲切的形象。他的父亲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耍。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很以自己的父亲为傲，还说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绅士。他的娜嘉曾告诉过他，姐姐是母亲的孩子，而他则是父亲的。这令他很是高兴。可是到了他的童年尾声，父亲却已经和他疏远了。他父亲明显表现出对姐姐的偏爱，这深深地伤了他的心。不久之后，对父亲的恐惧就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情感。

等他快八岁的时候，（据病人自己说）所有那些始于顽劣时期的症状就都消失了。它们倒也并不是在突然间就消失无踪，而是在后来又复发了几次。在病人自己看来，这些症状是在他的老师和家庭教师的影响下才最终消失的。那时候，这些教师们已经取代了他的女性看护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答的，我们也已经放弃了求解的努力，简单地说，这几个问题

是这样的：这个男孩的突发的性格转变究竟源自何处？他的恐惧症和反常行为究竟有什么含义？他的那种强迫性同情是如何产生的？在所有这些现象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在此，我要再次向读者强调一下，我们的治疗工作所针对的，其实是出现在后来的心理疾病，而那些关于早期病症的信息总是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出现；在这些情况下，分析的进程总是会引领我们离开当下，绕道穿过病人童年，进入他的史前史。

【注释】

1. 当时的他只有两岁半。等到后来，大部分重要事件已经发生之后，这件事的发生时间也就可以被确定下来了。

2. 这类信息的可信度是无可置疑的，这几乎就是一条普适的定律了。若想将病人记忆中缺失的部分填补上，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其家中的长辈们问询。但是这种手法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很有必要提请人们注意。它可能让分析师在病人眼中显得不可靠。由病人亲属应邀讲述的故事虽然可以提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却完全有可能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误解。那些依赖于这类信息的人通常会因之而后悔。而在开口寻求这类信息的同时，我们在分析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而被破坏，因为另一个权威由此而参与进来。其实，随着分析的进行，所有那些可能被想起的事情都是会自然浮现出来的。

Ⅲ. 引诱及其直接后果

很容易理解，我最初的怀疑是指向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的，因为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出现，恰好是在男孩性格转变的那段时间。在他的表层记忆中，留有两处与她有关的内容。这两段记忆本身都是难以理解的。其一，当她某次走在孩子们前面的时候，曾对身后的他们说过这样的话："看我的小尾巴！"另一件事发生在他们一同出游的时候，她的帽子被风吹走了，这给姐弟俩带来了极大的满足。记忆中的这两件事都在暗中指向阉割情结，并让我们可以揣测到她带给小男孩的某种威胁，后者之所以会发展出后来的反常行为习惯，她的那种威胁要负极大的责任。把这种猜想告诉分析对象是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如果猜想错误，它们也决不会对分析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做法能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那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向病人开口的。把猜想挑明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梦境浮出水面，我们完全无法对这些梦作出解释，但是看得出来它们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内容的。这些梦的主题——就我们可以识别的部分而言——乃是男孩对姐姐或者那个女家庭教师的攻击行为，在梦里这些行为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也受到了惩戒。他似乎是曾经尝试过……在洗澡后……暴露姐姐的裸体……扯掉一层层的衣服……或者是她的纱巾……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旦我们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尽管这些梦表现出不同的形

式，但它们在实际上是有同样的内容，那我们也就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依靠对具体梦境的解析而把握到确实的内容。这些记忆中的梦境明显带有偶然随意的特征，我们该怎样对之作出理解其实已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了。这些梦其实都只是对童年生活的幻想，是做梦者曾经从中得到过快慰的幻想。它们很可能是出现在青春期里的，而现在又以如此难以辨识的面目重现。

有一天，病人突然回想起某些事情，这就让上述那些梦境的含义暴露了出来。病人突然找回的这部分记忆告诉我们，他姐姐曾引诱过他，她让他做某些带有性意味的动作，“那时候的他还十分年幼，还是当他们住在第一座庄园里的时候”。首先被他回想起来的是发生在厕所里的事。当时，两个孩子时常一道上厕所，而他姐姐则向他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我们都把屁股露出来好吗？”然后她就依言行动起来。之后我们又获知了这次性引诱的更加关键的部分，有关时间地点的细节也都一清二楚。时值春季，正是父亲不在家里的时候。孩子们同在一间屋里玩耍，而母亲则在隔壁工作。他的姐姐碰到了他的阴茎，拿它玩耍，还一直说些关于娜嘉的无法理解的话，好像是某种解释。她说娜嘉随时都在做这动作（触碰他人阴茎），对每个人都做，比如说园丁，她会让他倒立过来，然后抓住他的性器。

这就使对之前提过那些幻想的理解成为可能。那些幻想都在试图抹消对某件事情的记忆，那件事，是在后来冒犯了病人的男性尊严的。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幻想采用了这样的手法：用愿望替代现实。在这些幻想中，他并没有在姐姐面前陷入被动，反而还表现得十分主动，想要看姐姐没穿衣服的样子；在被拒绝并受到惩罚之后，又按照一直被家人重复提到的方式发怒。在他的幻想故事里，那个女家庭教师也被卷了进来，这亦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把男孩的性格转变归罪于她，而幻想中的他也多次大发雷霆。由此看出，他的幻想非常类似于神话传说的产生；在那

些传说里，强大而高贵的国家总是想方设法要将它那弱小而卑微的前身掩盖起来。

现实中的女家庭教师只可能带来非常微弱的诱惑，至于病人的暴躁脾气，更是与她关系甚小。发生在姐弟间的那一幕出现在春天，同一年的盛夏，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才来到这个家庭，并在孩子们面前取代了父母的位置。而男孩对这个女家庭教师的敌意其实是另有原因的。这位女家庭教师中伤了孩子们的保姆，说她是一个巫婆——这就步了病人姐姐的后尘，因为正是她首次向他讲述了那些有关保姆的可怕的事。我们将会看到，在那次引诱之后病人的心里已经生出了对姐姐的反感，而这个女家庭教师则为他提供了表达这种反感的机会。

可以确定的是，他姐姐曾经引诱过他这件事绝非幻想。几年后，等他已变得成熟许多的时候，他又获知了另一件事情；从这件事里，那次引诱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证。那是在围绕着姐姐进行的一场谈话中，他的一个大他十来岁的表兄曾告诉他，他清楚地记得她是多么的早熟而且放荡。在她还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她就曾坐在这位表兄的大腿上，松开他的裤子，将他的阴茎一把抓住。

在这里我要暂时中断对病人童年故事的叙述，来讲讲他的姐姐，包括她的发展轨迹、她后来的命运，以及她对病人的影响。她长病人两岁，而且在各方面都领先于他。像大多数孩子一样顽皮吵闹，她的智力出众，具有精确而清晰的理解力。她偏爱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又写下了一些被父亲评价很高的诗歌。她在智力上远远凌驾于她早年里那一大批追求者之上，于是她就时常拿他们取笑。可她却在二十出头时性情大变，变得阴郁乖僻，不断抱怨自己不够漂亮，还退出了所有的社交活动。然后，她在一位年长的夫人的陪同下出外旅行了一趟。那位夫人本是他们全家的朋友，可在这次旅途结束之后，她却用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向家人控诉了那位旅伴对她的虐待。尽管如此，在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是一

直密切注视着那个照她的说法是深深折磨过她的女人。不久以后，她再次出游。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她服毒自尽了。由她的精神状态看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很可能就是早发性痴呆的发作。她的经历再一次证明，有某种相当强烈的心理疾病倾向潜伏在这个家族的血统中。她绝不是唯一的例子。他父亲的一个兄弟也曾经历过多年的古怪生活，当他死去，各种迹象都表明他曾深受强迫性心理症的折磨。在他们家的远亲中，有不少人都曾经或者正在因相对轻微的神经紊乱而苦恼。

从童年时代起，我们的病人就把自己的姐姐——让我们暂时把那次引诱放到一边——视为在父母面前的一个难缠的敌手，她会争着博取父母的赞美，还会用叫人难以忍受的方式炫耀自己的优越感。尤其让他嫉妒的，就是父亲对她的精神创造力以及智力水平表示出的赞赏，而病人本人则因那次强迫性心理症的影响而在智力上相对发育迟缓。他不仅没能得到同等的赞赏，还不得不接受较次的待遇。在他十三岁之后，和姐姐的关系开始好转。因为有相近的智力水平，又同样地站在父母的对立面，于是两人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有一次，青春期的性骚动让他鼓起勇气向姐姐做出了某些身体上的亲昵动作。她当即坚决而巧妙地回绝了他，于是病人立刻把追求的目光转向了一个年轻的农家女孩，那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女仆，有和他姐姐同样的名字。这次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决定了他对异性情人的选择标准，此后被他爱上的每个姑娘都有共同的特征：她们都是女仆，在受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上都极大地落后于他。在这种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强迫性冲动的最明显的征象。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他的所有这些情人都是曾经拒绝过他的姐姐的替身，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结论，他的对象选择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种心理倾向的影响的：他要贬低自己的姐姐，要抹消掉她的智力优越性曾经对他造成的压迫。

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看来，包括个体性观念在内的一切都是受这样两种动力支配的：权力意志和自我实现的本能。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这种来自权力和特权的动力的有效性，但我也无法认同把这两者视为占据至高支配地位的动力的看法。如果不是从头到尾地经历了对这位病人的全部分析过程，而是单从我对这位病人的观察出发，那么我很可能早已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转向了阿德勒理论的方向。在这次分析最后阶段里，我们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找到了一些全新的材料，证明了下面的观点：权力意志对病人的对象选择的影响仅仅局限在推波助澜和使之合理化的层面，而真正的、更为深层的决定因素却并没有背离我之前的理论。[1]

据我们的病人说，当他获知姐姐的死讯时，他几乎没有感觉到哪怕一丁点悲痛。虽然他强迫自己装出哀痛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因成为家族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而暗自欣喜。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被新近的疾病折磨数年了。必须承认，在他自陈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已经作出的关于本案例的诊断产生了怀疑。不错，由最亲近的家庭成员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的确很可能受到压制，不得表达，因为他一直对她心怀嫉妒，近期又在潜意识中受到对她的乱伦爱的搅扰，这样的假设是很有道理的；但那种没能喷薄而出的痛苦情感并不会凭空消失，我们还需要把这种情感的某种替代物找出来。最终，我在另一种强烈的情感中找到了这缺失的一环。那种情感一直让病人本人无法理解。在他的姐姐去世几个月之后，他自己也踏上了前往她去世地点的旅途。在那里他找到了当时被他视为偶像的一个大诗人的墓，并在墓前洒下了热泪。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困惑，因为他很清楚，那位大诗人的去世已经是至少两代之前的事了。直到后来当他回想起，父亲过去曾多次拿他姐姐的诗和这位大诗人的作品相比，这才让他明白了那种悲哀背后的真相。在他的叙述中也曾出现一点错误，是很有意思的；这错误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条有用线索，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他对那位诗人的敬意的真实含义。我也成功地把他本人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一点上。他曾多次对我说起，他姐姐向自己开了一枪，然后立即自我纠正——因为她其实是服毒自尽的。而那位诗人倒是在一次决斗中饮弹身亡。

现在，该继续讲述关于弟弟的故事了。首先我必须描述一下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据推测，当他姐姐开始引诱他的时候，病人还只有三岁零三个月。如前所述，那时正值春季，在那同一年的秋天，他的父母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性格剧变。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猜想，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性觉醒和他的性格转变，是存有某种联系的。

面对姐姐的引诱，这个男孩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答案是，他拒绝了她。但是在实际上，他拒绝的乃是那个人，而非那件事。把姐姐作为性对象，这在他是不能接受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因争夺父母之爱而确定了下来。他回避她，而她的主动行为也很快停止。他其实希望有另一个更讨他喜欢的人来做姐姐做过的事，而她说过的话则把他的选择引向了娜嘉；事实上，她的行为本也就是在向娜嘉学样。此后他就开始当着娜嘉的面玩弄自己的阴茎，这种行为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引诱的企图；在其他儿童身上，如果有这种不加掩饰的手淫行为出现，也当作如是观。娜嘉的反应很让他失望，她严肃地告诉他那种行为是很不体面的。她还告诉他，那样做的孩子都会在那个部位留下“伤口”。

不论是从意图还是从效果上看，这句话都构成了一种威胁。我们可以在病人身上的好几个方面追踪到这句话的影响。此后他对娜嘉的依恋变得不那么强烈了，而且很可能因此而生她的气。等到后来，他的坏脾气发作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娜嘉的确惹恼了他。然而从他的性格特征看来，他必然会在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顽固地对之加以拒绝，不论他将因此而放弃什么样的性立场。当那个女家庭教师正不可一世地侮辱娜嘉、将她赶出房间、

还试图摧毁她的威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夸大了自己对弱势方的爱,而对进攻一方的女家庭教师表现出过分的拒斥和轻蔑。然而,他其实已经秘密地开始了对另一个性对象的寻找。他姐姐对他的性引诱已经让他心里生出了一个被动的性需求:他希望自己的性器官被人触碰。随着叙述的进行读者将会知道,病人究竟是希望从谁那里获得这种满足,而他的选择究竟又是怎样做出的。

现在我们知道,病人的性要求始于对生殖器刺激的初次体验,在那之后不久,他就遭遇了阉割的问题。以上这些都是和我们期待中的东西完全相符合的。在那段时间里,他找到了观察两个女孩小便的机会,观察对象就是他姐姐及她的一个朋友。病人非常聪明,单从这次观察经验出发,他就把握到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在这之后,他还是表现得和其他所有有过同样观察经验的男孩一样。他也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自己看见的,恰恰证实了娜嘉为威胁他而提到过的那种伤口的存在。不过他没有接受这种观点,而是将这现象解释为女孩们的"前面的屁股"。然而这一结论也并未为一直萦绕他脑际的阉割疑问画上句号。在他所听到的每件事里,他都能找到新的阉割暗示。有一次在给孩子们分发麦芽糖棒的时候,那个喜欢讲耸人听闻的幻想故事的女家庭教师告诉他们说,这些糖棒乃是切作一段段的蛇。这让他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他们在外出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条蛇,他父亲用自己的手杖把它切成了几段。他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出自《狐狸雷纳德的故事》):在冬天里,狼想要抓水里的鱼,于是它就用自己的尾巴作饵,结果却让尾巴冻结在冰里,断了。他还学会了按是否被阉割来记忆各匹马的名字。就这样,他脑子里其实已经是充斥着有关阉割的念头了,但却并不相信它,也并没被吓倒。在这一时期里还有一些与性有关的问题出现,都是由他所着迷的童话引起的。在"小红帽"和"七个小孩"这两则童话里,都有小孩被从狼的肚子里拉出来。那么,那只狼是女性吗?或者说,男性也可以在体内怀着孩子?那时候

的他还没有为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顺带说一下，在着手这些调查的时候，他还没有产生对狼的恐惧。

在父母外出期间，病人的性格转变自发地出现，并且远远地呼应着来自他姐姐的引诱。该怎样对这次转变作出理解？病人自己的一段话将有助于我们扫清这条认识道路。他说，在娜嘉拒绝并威吓过他之后不久，他就终止了手淫。他的性器已经开始造成骚动，但是从性器官区域获得的性体验却屈服于外界的禁制，这种作用又让他退回到性组织的前性器模式(pre-genital organization)的早期阶段。对手淫的克制带来的结果就是，男孩的性活动转而带上了肛门—施虐的特点。他变得暴躁易怒，还以折磨动物和人为乐，在这种活动中，他获得满足。他最主要的折磨对象，就是他的亲爱的娜嘉。他知道怎样让她难过，并总是让她痛哭流涕。这就是他的报复，对从她那里得到的拒绝的报复；同时这种行为也是在寻求性欲的满足，其形式是由他当时所处的那个压抑阶段所决定的。他开始残忍地对待小动物。他会抓住苍蝇，把它们的翅膀扯掉，还很喜欢踩甲虫。在他的幻想中，他也很喜欢虐待大型动物，例如说马。这些都带有主动的施虐行为的意味。在论及他的其他问题时，我们还会了解到许多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与他的肛欲有关的事情。

出现在病人的记忆中的另一类幻想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在那同一段时间里，他也曾幻想自己被惩罚、殴打，尤其是打在他的阴茎上。要想知道这些殴打行为的隐匿的施行方究竟是谁，只消看看其他那些以某个继承人被禁闭在狭小房间里并受到殴打为内容的幻想故事即可。病人本人无疑就是故事里的继承人，在他的幻想中，他的施虐倾向反过来指向了自己，也就是说，转而成为受虐倾向。性器官本身也受到惩罚，这个细节又让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在他的性格剧变过程中，对自己手淫行为的愧疚感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

通过分析，我们明确地发现，这些被动的渴望和那些带有施虐意味的行为出现在同一时期，或者是稍微滞后一点[2]。这与病人身上表现出的某种独特、强烈而且持久的矛盾情感是相一致的。在这段时间里，病人体内一共有好几对相互冲突的本能均衡发展，而他的那种矛盾情感则首次在这种局面里表现出来。病人这一时期的行为成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被一直保留下来，并在后来作为证据，表明了他的这样一个特点：在他的性观念里，没有哪一部分是完全被后来的观念覆盖了的。所有这些观念共存下来，这就让他不断地陷入游移不定的状态，并因而无法建立固定的性格。

这个男孩的受虐倾向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结论。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对那结论有任何涉及，因为只有在对病情的下一个阶段进行了分析之后，才可能让这个结论有所依凭。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在被娜嘉拒绝之后，他就丢下了她，转而把性的渴望投向了另一个对象。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正出门在外。他之所以会作出这个选择，无疑是因为许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他对那条被肢解的蛇的记忆，也就是这些因素之一。但是无论如何，他其实是回到了最原初的选择上来，而之所以说这是他最原初的选择，是因为那种对父亲的依恋乃是和小男孩的自恋倾向相一致的；经由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自恋变成了对父亲的依恋。我们早已知道，父亲是他眼中的楷模，每当被问到以后想当什么人，他都会回答说："像父亲那样的绅士。"现在，在这个表现出被动的肛门爱和施虐倾向的阶段里，他在行为上的仿同对象成为了他的性欲对象。在我们看来，正是姐姐的那次引诱把他推入了一个被动的角色，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动的性需求。在那次经历的持续影响下，他经历了一个由姐姐到娜嘉再到父亲的过程，从对一个女人的被动需求发展到对一个男人的同样的被动需求。他也成功地将这整个过程同较早前的一个自然的心理发展阶段关联起来。在那个阶段中，父亲仍旧是他的对象，但仿同作用却紧跟

在对象选择之后发生了作用——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于个人发展的后期阶段；他的态度由主动变为被动，这既是发生在此期间的那次引诱的结果，也是其标识。对明显强大的父亲形象持主动态度，若是在那个表现出施虐倾向的阶段里，无疑是不切实可行的。等到父亲在夏末或者初秋返回家里之后，他的坏脾气和激烈行为则又派上了别的用场。它们曾对娜嘉起到了主动的施虐作用，而在这时候，面对父亲，它们的意图却是很有受虐意味的。通过炫耀这些顽劣的行为，他试图驱使父亲惩罚他、打他；他想借这种途径从父亲那里获得受虐性满足。他的惊声尖叫也无非是一种引诱的手法。另外，接受惩罚还可以让他的愧疚感得到满足，这也是和受虐倾向背后的动机相一致的。他自己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当他正在演示这种恶劣行为的时候，父亲走了进来，于是他的尖叫立即提高了音量。然而父亲却并没有打他，而是试图用一个小把戏来安抚他：他把床上的垫子高高抛起，然后又把它们接住。

这是一种典型现象。在儿童的此类无法理解的淘气行为背后，大多是隐藏着上述含义的；许多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人们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候豁然开朗，我就曾多次见到过这种情况。儿童的这种过分顽劣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忏悔，他们希望借此得到惩罚。在惩罚中，他们能让自己的愧疚得到缓和，同时让自己的受虐性需求得到满足。

关于上述情况，病人记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为我们的进一步理解指明了方向。这个细节以极其清晰的面貌进入病人的意识，他本人后来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在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之后，焦虑的症状才加入到性格转变期的其他征候中来。在那之前，他根本没有感觉到焦虑的存在；而这件事情甫一发生，他即发觉自己陷入了焦虑。可以确定，病人性格转变发生的时间，绝对是在他四岁生日之前。由于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对病人童年中特别为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期作一时间上的划分，共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从

他三岁零三个月时候开始到他四岁时候为止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以他姐姐的那次引诱开始的顽劣反常阶段；其二则是一个长得多的后续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就是心理症。处在分界线上的这个事件不是某种创伤，而是一个梦；由这个梦开始，病人陷入了焦虑的困扰。

【注释】

1. 参见后文第 316 页。

2. 所谓被动的渴望，想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指一种性方面的被动的意图。我的本意并不是要指明发生在本能层面上的变化，而是发生在对象层面上的变化。



Ⅳ. 梦和原初意象

这个梦的内容其实早已被我公布在别的文章[1]里了，因为其中包含有童话故事的成分。于是在本文中我将直接引用曾经写过的内容，作为开场白：

“我梦见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床设在窗下，而窗外就是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梦里的时间是在冬夜)。突然间，窗户兀自开了，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看见窗外的一棵老胡桃树上坐着一群白色的狼，大概有六七只。这些狼通体白色，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狐狸或者牧羊犬，因为它们都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而它们的耳朵也都竖着，那样子就像是正在专心看护什么东西的狗一样。这些狼明显是要来把我吃掉，这让我非常害怕，于是我大叫着惊醒了。我的保姆赶忙来到我床边，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相信那不过是一个梦，因为洞开的窗户和坐在树上的狼的样子都是那么的清晰而且逼真。最后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感觉自己已脱离了危险，于是重新睡了过去。”

“整个梦境都是静止的，唯有那扇窗的开启打破了这片宁静。狼群在树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从左到右排开，全都直直地看着我，好像它们都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想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焦虑的梦。当时的我只有三岁或者四岁，绝对不会超过五岁。

从那时开始，直到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止，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会在梦里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

然后他画下了那棵树，连带着坐在树上的狼。这幅画和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见图1）。通过对这个梦的分析，我们找到了下面的这些材料。



图1

病人曾有一本童话书，里面有一幅画着一头狼的图片，童年里的他总是在看见这幅图的时候感到极为强烈的焦虑；他后来时常把这些焦虑的记忆和那个梦联系起来。他的姐姐总是在他面前表现得盛气凌人，她很喜欢找各种借口把那幅图拿给他看，借此拿他取笑。每到这时候，他就会吓得大叫起来。在那幅图上，那头狼人立起来，正迈开步子向前走；它的爪子伸出来，耳朵竖起。他认为这幅图是童话《小红帽》的一幅插图。

为什么这些狼是白色的？那颜色让他联想起养在庄园附近的大群绵羊。他父亲会不时地带他去看那羊群，每到这时候他都会感觉非常自豪而且快乐。后来——据调查，这很可能是发生在那个梦之前不久的事——羊群中爆发了传染病。他父亲请来了巴斯德的一个弟子，这位医生给羊群种上了疫苗，可是在这之后反倒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死亡。

为什么那些狼要坐在树上？这让病人想起了他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他无法确定那个梦的出现到底是在听这故事之前还是之后，不过，对于为我们所关注的这一现象（狼坐在树上），那个故事的内容倒的确是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裁缝正坐在屋里工作，突然窗户呼地打开，一头狼跳了进来。于是裁缝用自己的量尺猛打它——不对，病人自我纠正说，其实是裁缝抓住狼的尾巴，把它拎起来扔了出去。这头狼大受惊吓，逃跑了。不久之后的一天，这位裁缝到树林里去，突然发现一大群狼正向自己聚拢，于是他爬上一棵树，这才暂时躲过一劫。起先那些狼都拿他没有办法，可是那头被裁缝打伤的狼——它也在其中，还很想报仇——向狼群建议说，它们应该以一个站在另一个背上的方式叠起来，直到最后一个可以够到那个裁缝为止。于是这头狼自己——它是一头强壮的老狼——作了高塔的底座。狼群依计行事。然而那个裁缝已经认出了那头老狼，知道它就是曾闯进他房间并被他教训过的那头狼，于是他突然间心生一计，像上次一样大叫起来："抓住大灰狼的尾巴！"那头已经失去尾巴的狼听了这声喊，一下子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于是它在惊吓中倏地跑开，让其他的狼都摔下来，跌作一团。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找到了有狼坐在上面的那棵树。这里面也明确地表现出同阉割情结的关系。正是那头老狼在裁缝的手里丢掉了尾巴。而出现在梦中的那些狼则都有一条狐狸尾巴，这无疑是对那条丢失的尾巴的补偿。

狼群为什么共有六头或者七头？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向他问起，他的焦虑幻想可不可能和小红帽的故事有关，这才让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找到了头绪。在他的图画书里，小红帽的故事其实只有两幅插图：其一是小红帽和大灰狼在森林里相见的场景，其二是大灰狼戴着奶奶的睡帽躺在床上的场景。也就是说，在他的关于那幅有狼坐树上的画面的记忆背后，肯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童话故事。病人很快就想到，如果真还有这么一个故事，那只能是"狼和七个小孩"的故事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七这个数字，同时也有六，因为故事里的狼吃掉了其中六个小孩，第七个则躲在了大钟里。在这个故事里同样也能找到白色，因为在那头狼第一次找上七个小孩的时候，小孩是从它的灰爪子上认出了它，于是它让面包师把它的爪子染成了白色。这两个童话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两个故事里，我们都看到有人物被吃掉，然后又有切开肚子把被吞掉的人物放出来，并把大石头放到他们原先位置上的情节，作为坏蛋的大灰狼最后都因此而死去。我们还在七个小孩的故事里找到了树的踪影。那头狼在吞下猎物后，曾躺在一棵树下休息，还打起鼾来。

我还要把我自己和这个可怕的梦扯上关系，若是在另外的问题域中进行讨论，这种做法将是不无道理的。在这所谓另一种问题域中，我们将对这个梦进行评估，并在更加深入的层面考虑其可能的含义。这首先是一个焦虑的梦，从童年开始就一直不能忘怀；其内容又把我们的注意引到了由出现稍晚的梦境构成的语境中，而病人童年中的某些事件也一道进入视野。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梦与那两个童话故事的关系之上，也即"小红帽"和"大灰狼与七个小孩"这两个相似颇多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给男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对动物的恐惧中，我们找到了他对这印象的表达。相较于其他类似的案例，我们手头这一个只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引起的焦虑的动物并非可直接接触的对象(比如说马

或者狗)，而是只从故事和图画书上认识到的。

在此我将举出对这种动物恐惧症的一种可能解释，目的是要引起它应受的重视。我必须提前指出一点：将要给出的这种解释是和我们的病人在后来爆发的心理症的主要特征相符合的。这种解释即是：引起他疾病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对父亲的畏惧。在他的整个生活中，他一直对父亲角色的替代者怀着矛盾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支配着他的生活，也决定了他在我的诊疗室里的行为；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对父亲的畏惧。

如果说在这一案例中，狼的形象不过是父亲的第一个替代者，那么我们就将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隐藏在七个小孩和小红帽的故事背后的含义，是否只是婴儿对父亲的畏惧[2]？顺带一提，这位病人的父亲总是倾向于“慈爱的责骂”，这也是许多人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会用上的方法；而这个后来变得非常严厉的父亲在拥抱儿子、和儿子玩耍的时候，可能也曾多次说出过“我要吃了你”这句玩笑话。我的一个病人曾经告诉我说，他的两个孩子从不曾真正喜欢上他们的祖父，因为他总是在他那些亲昵的游戏里吓唬孩子们，说要切开他们的肚子。

在此篇论文中，我们已经涉及了该如何对这个梦加以应用的问题，在这里让我们先把这些内容撇开不谈，转回到该怎样对这个梦作出解释这一最为直接的问题上来。我想指出一点：最终解释的得出乃是一个历时数年的过程。病人在很早时候就把那个梦告诉了我，而且我刚一提出这个梦即是其幼儿期心理症之成因这一观点，他立即就信服了。在整个对他的治疗过程中，我们都时常回到这个梦上来，然而我们也只是在治疗的最后几个月里才作出了最终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病人本人在这段时间里的努力。他时常向我强调说，在那个梦里有两处地方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那些狼表现出的绝对的静默，它们的纹丝不动的姿态；其次是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感，它们全都直直地注视着他。

另外,还有一个让他自己感到奇怪的地方:直到梦已终结,他本人已惊醒,梦的真实感还是紧紧地抓住他不放。

请大家注意上述的最后一点。从对梦的解析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在梦的这种真实感背后总是藏有特殊某种含义的。从这种感觉中我们得知:这个梦的某部分潜隐的内容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病人的记忆中的;也就是说,这个梦并不仅是一种幻想,而是和某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当然,我所指的只是某件未知之事的真实性;举例来说,他认为祖父的确给他讲过狼和裁缝的故事,也认为他真的听人讲过"小红帽"和"狼和七个小孩"的故事,这些都是他所清楚明白的,所以相关看法就决不会被那种延续到梦境之外的真实感所代替、覆盖。看上去那个梦似乎是在指示着某事的发生,这件事的真实性之所以得到凸显,是因为它与童话故事的非真实性发生了冲突。

如果假设曾有一个至今未知的此类事件存在,并且是隐藏在那个梦的内容背后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梦出现的时候已被遗忘的一个事件——那么它一定是发生在非常早的时候。病人本人就曾告诉我说"那个梦出现的时候我还只有三四岁大,最多不超过五岁"。我们可以添上这么一句:"于是这个梦提醒了我某些肯定是发生在更早以前的事情。"

被病人单独从梦里挑出的那两处地方,也即那种紧张的注视和纹丝不动的姿态,必然会把我们引向那个未知的事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两处被挑出的地方都是经过了某种形式的扭曲变形的,甚至有可能已被变形为原来含义的反面,因为它们其实正是对那丢失的事件的表现。

那些由初步分析中寻得的原始材料让我们有可能得出一些结论——可能是与我们寻找中的解释相符合的结论。病人曾经提到过羊的繁殖,这就让我们得以为他对性的探索,以及在同父亲一道察看羊群时得到满足的兴趣之真实性找到证据;而在他对羊群的

关注中，也必然还伏有某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们家的羊群在传染病爆发的时候损失大半。梦境中突兀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树上的狼，这一意象直接指向了祖父的那个故事；而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则正是故事本身同阉割主题的关联，那也正是促成这个梦产生的决定因素。

首先，尚不彻底的分析已经把我们引向了狼即父亲之替代的推论，也就是说，在这最早一个焦虑的梦中得到展示的，其实正是他对父亲的畏惧，在他后来的一生里，这种畏惧都支配着他的生活。当然，即便是这个结论，也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观察由病人本人提供的与梦境相关的材料，把中心元素归纳集中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也就是如下的框架，我们将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搜求真相的工作：

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非常年幼的时候——观看——纹丝不动——有关性的问题——阉割——父亲——某些可怕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的病人对关于那个梦的解析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梦中的一个地方——也即"窗户在突然间兀自开了"的部分——还没有被解释充分，梦中的这扇窗是和裁缝在家干活时临靠的那扇窗、也就是那头狼由之翻越而入的那扇，是很有关系的。他认为窗户自开的含义应该为：我的眼睛突然间睁开了；那时候我正在睡觉，突然间醒了过来，然后就看见了某些东西，看见了那棵树和那些狼。对于这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但还是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醒了过来，看见了某些东西。梦里的那些狼都带着一种专注的目光；很有可能，这目光原本是属于他的。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发生了一次颠倒；在梦的显意里，另有一个颠倒之处在指示着这一处颠倒的真实存在。请注意狼所在的位置，在梦里它们坐在树上，而在祖父的故事里它们却是待在树下，而且是无路可上的。

现在看来，被病人着重挑出的另一个地方是否也是颠倒或者倒错作用的扭曲结果呢？我们应该把纹丝不动(那些狼都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勾勾地注视着他)替换为剧烈的运动。那时候，他突然醒来，眼前是激烈而刺激的一幕，于是他专注地看着。在第一个着重点上，对实质内容的扭曲变形是以交换主体和客体、主动方和被动方的方式完成的；而在这第二个着重点上，变形作用则采取了向对立面转化的手法：安静取代了激烈。

后来，病人突然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认为梦里的那棵树其实就是圣诞树；这让我们对这个梦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现在他已经回想起来，这个梦的出现正值圣诞节前夕，梦境本身即是对圣诞节的预演。因为圣诞节也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做这个梦的时间确定下来，也已经搞清楚了其中的变形方式。那时候正是病人四岁生日前不久。那天晚上他怀着兴奋入睡，因为他正期待着在圣诞节那天得到双份的礼物。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总是期待在梦里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圣诞节降临在梦里，而他自己也出现在梦的内容中，另外还有为他准备的礼物，都挂在树上。然而那些却并不是什么礼物，而是狼。这个梦在他的恐惧中结束，而为他所恐惧的，就是那些狼(可能就是父亲)会吃掉他。于是他向自己的保姆寻求庇护。对于病人在此梦出现之前的性发育程度的了解，让我们可以填补上梦中的空白，并对其满足转化为恐惧的具体途径作出正确的理解。在他的所有的梦的背后都潜藏着某种愿望，其中最强烈、最难以平复的一种，就是想要从父亲那里获得性的满足。这种愿望有着异常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唤醒了潜伏在他脑中的一种久远的记忆——那是过去的一幕，向他展现了得自父亲的性满足的形态。对这个愿望的满足让他感到惊愕、恐怖，于是那由愿望而生的冲动开始受到压抑，并因此而转投向危险性较小的对象，也即他的保姆。

这个圣诞节对病人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病人自陈，在他的

记忆里，第一次发怒就是在那一天里，因为他收到的圣诞礼物没能让他满意。这部分记忆同时包含真假两方面内容：它首先不可能是未加修改的真实情况，因为病人的父母曾多次声称，他们可以保证病人的顽劣行为是在那个秋天里、当他们外出归家之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的，他的第一次发怒远不是在圣诞节里；但是呈现在病人记忆中的这种情况也表现出了病人心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侧面：他的坏脾气、圣诞节，还有对性满足的缺乏这三大要素之间的关联。

现在，我们正行进在通往一个古怪论断的道路上，单从本次分析工作出发，我根本不可能得出这个论断；而将它公开提出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读者们很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对我的信任。

那天晚上，某种刺激唤醒了埋藏在病人的潜意识中的、本处于混沌状态的某些记忆印痕，那就是对其父母在某种不太正常的情境下的性交活动的记忆——那一幕被小男孩看在了眼里。在之后的治疗过程中，那第一个焦虑的梦不断地重现，这些梦虽然有不同的显意，但明显都是那个梦的再版；对这每一个梦的分析也都得出了基于同一个愿望的解释。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各种可能由这一幕而引出的问题都逐渐地褪去了谜样的光彩，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晰明白。在这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中，我们还首次确定出了那个男孩作那一番观察时的年纪：那是在他约莫 18 个月大的时候[3]。当时的他正身患疟疾，在每天的特定时段，疾病都会准时发作[4]。从 9 岁开始，他会间歇性地陷入抑郁的情绪，大多是在下午，并在下午五点左右进入情绪的最低潮。在我们的分析治疗过程中，他的这一症状也还不时地出现。在这种周期性的抑郁出现之前，病人表现出周期性的发热或者疲乏的症状。由此看来，下午五点要么是他的发热症状最严重的时候，要么就是他观察到那次性交的时刻——如果这两件事情没有同时发生的话[5]。他之所以会待在父母的卧室，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他正在生病。由惯例看来，当

时的他正身在病中的推论也是非常有根据的。从他的疾病推测，观察到父母性交过程的时候他大概是 n+1.5 岁，因为他是出生在圣诞节的。这么看来，当时的他正睡在父母房间里、他的轻便小床上，忽然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发热；其时正值下午，大概是五点钟光景，也就是在后来成为抑郁时刻的那段时间。据我们推测，那是夏天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如果说他的父母当时正在下午小睡，没怎么穿衣服[6]，那也是和我们对时间的推测相符合的。醒来后，男孩目睹父母的"背侧性交"，连续重复三次[7]。他同时看见了母亲的生殖器和父亲的阴茎，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含义有了正确的理解[8]。最后，他打断了父母的性交，其具体行为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

究其本质，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手头正在处理的疾病乃是某种狂乱幻想的产物。对于一对结婚只有数年时间的年轻夫妇来说，在某个炎热下午的睡眠时间里忽略了睡在小床上的十八个月大的儿子，做出一些亲昵的举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认为这件事完全不足为奇，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即便是在我们推断中的那种性交体位，也并不足以为之增添任何异常色彩，更何况我们手头的材料也并没有表明他们的每次性交都采取了背侧姿势。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旁观的小家伙来说，一次机会也就够了。这种观察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大多数时候不会被他碰上；如果那对爱人采取了别的姿势，那么小男孩可能根本看不到生殖器。我们认为这就是被小男孩看在眼里的情景，至少这一幕的内容本身并不会与其真实性有任何冲突。不过，也还可以从其他三个方面提出怀疑的观点：首先，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孩子真有能力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做出观察，并如此准确地将其保存在潜意识当中么？第二，他真有可能在四岁时候重新唤起那时的记忆，并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对当时的所见做出理解么？最后，这个孩子真能找到某种办法，以连贯而严密的方式，使

在上述背景下被观察并理解到的那一幕的细节成功地进入意识[9]？

在后文中，我将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疑虑作细致的分析。在此我想向读者们保证，在接受前述推测（男孩的观察）的时候，我所持的态度决不会在谨慎方面输给任何人。我希望读者们都能在这解析过程中**暂时地**相信推论中的那一场景的真实性。让我们首先把对这一涉及病人的梦、他的症状，以及他一生的生活史的"原初意象"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将理清由这"原初意象"的核心部分以及其中一处视觉印象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逐一进行分析。

上面最后一句话中提到的那一处视觉印记指的正是其父母所采取的姿势——男方直立而女方俯伏，这种姿势让他们看上去很像动物。我们早已知道，在他的焦虑爆发期间，他姐姐是怎样用那本童话故事书来惊吓他的；在书中的那幅有关狼的插图上，那头狼也是以人立姿势站着，两只后腿一前一后，前抓伸出，耳朵竖起。在我们的分析治疗期间，这位病人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在旧书店里搜寻他童年时看过的那本图书，并最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它。在"七个小孩的故事"里，他认出了那幅令他如此惊恐的插图。他认为，正是图中那头狼的站立姿势让他联想到了其父在原初意象中的姿态。无论如何，我们后来看到，这幅插图又引起了新一轮恐惧的发作。在病人六七岁时候的一天，他被告知隔天将有一个新的教师到来，于是当天晚上那个新的教师就以一头狮子的形象出现了；它大声咆哮着向他的床边走来，姿势和那幅图中的狼一模一样。那天晚上，病人再次从梦中惊醒。那时候的他已经克服了对狼的恐惧，所以他可以自由地选取另一种动物为焦虑的对象；从这个梦里他认识到，那个新的教师正是他父亲的一个替代者。从那时开始，他又在童年里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教师，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扮演着同一个父亲的角色，也都被赋予了父亲的权威，从好坏两个方面继续发挥父亲的影响。

当他正在语法学校中就读的时候，命运在机缘巧合下又为他对狼的恐惧找到了新的理由；正是这个奇怪的理由，令其严重的心理禁制在恐惧背后的心理关联中找到了出口。在他所在的班级里，负责教授拉丁语的老师的姓氏正是沃尔夫(Wolf，意为狼)。这个人从一开始就让他感到害怕，还曾因他在一次拉丁语翻译中犯下的愚蠢错误而大声斥责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能摆脱这位老师在他身上引起的焦虑，并且很快地对其他老师也生出了类似的焦虑。再看那次让他陷入困境的翻译作业，其内容也并非无足轻重。要翻译的是拉丁词"filius"(儿子)，他把这个词翻成了法语词"fils"，而非母语中的相应词语。看来狼的形象的确是父亲的代表[10]。

事实上，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的第一种"短期症状(transitory symptoms)"也是可被追溯到关于狼的恐惧症以及"七个小孩"的故事上去的。在我们进行第一次诊疗的那间屋子里有一张靠椅，病人就躺在上面，他面对的不是我，而是一架很大的老式座钟。让我很感到惊讶的是，他总是不时地朝我转过头来，用一种很友善的目光看我，仿佛要安抚我一样，然后又把视线转开，移到那架大钟上去。当时的我猜想，这种举动也许正表示他很想尽快结束诊疗。很久以后病人自己提到了这出哑剧，并且向我揭示了谜底：在七个小孩的故事里，当其中六个小孩被狼吞掉之时，那最小的小孩就是藏身在壁钟里才躲过一劫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对我好一点。我应该害怕你吗？你要吃掉我吗？我是否应该躲开你，像七个小孩里最小的那个一样，藏身于钟柜之中？

为他所恐惧的狼无疑正是父亲的代表，但是他对狼的恐惧也并非无条件的：他害怕的是那些人立起来的狼。他的记忆准确无疑地告诉他，那些关于四肢着地的狼，或者躺在床上的狼的图片——就像是在"小红帽"的故事里那样——都不曾引起过他的惊恐。在按照我们的方式复原的原初意象中，女方的姿势同样具有

不亚于男方姿势的重要意义。不过，这种重要意义是仅仅局限在性领域中的。等到成年之后，其性生活中表现出的最惊人的一种现象，即是阵发性的强迫性爱慕(compulsive physical infatuation)，这种爱慕之情总是突然发作，随后又在突然间神秘地消退；这种发作完全超越了意志的控制，总有大量的能量被释放出来，甚至当他处于十分内敛的状态之时也不例外。在他的爱情生活里的这些强迫性表现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相当有价值的关系，这就迫使我推迟了对这些现象的全面评估。不过，在此我可以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才出现的，病人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们只是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才首次发现。这种条件就是：他的女伴必须采取和原初意象中母亲的姿势相同的姿势。从青春期开始，女性在这位病人眼中的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她们的肥硕突出的屁股；除了背侧体位之外的其他性交体位几乎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对某个身体部位的性偏爱在有强迫性心理症倾向的个体性格中，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将病人的性偏好归因于幼年期的特定记忆印痕的做法是不恰当的。面对这种批评，我们可以举出各种证据以证明我们的结论之正确性。我们看到的，正是肛门爱倾向的心理构成之一个部分，也是该种性取向的一种普遍的特征。毕竟，从物种演化史的角度看，背侧性交——“以野兽的方式”——无疑是一种更加古老的方式。在后文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个观点；等我们把那些与病人潜意识内容相关的材料，以及他的性关系方面的材料展示出来，围绕此观点的讨论就可继续下去。

现在，让我们首先专注于对那个梦和原初意象之间的关联的讨论。按照早先的猜想，那个期待着在圣诞节当天得偿所愿的男孩，在他的那个焦虑的梦里应该是看见了一幅性满足的图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性满足，就和在原初意象中看见的一样；那个梦应该是提供了一种模版，使他本人一直期待着从父亲那里获得的

满足在梦中被展现出来。然而梦里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而是呈现出了在不久前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中的一些材料：那棵树、那些狼，还有那条丢失的尾巴——这条尾巴在过度补偿的作用下，以那种明显是狼的生物的蓬大尾巴的形式出现。这当中起连接作用的一环缺失了，我们需要在梦境和狼的故事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再一次的，那种姿势构成了这座桥梁，也只有那姿势才能起到这种关联作用。在祖父的故事里，那只失去了尾巴的狼让其他狼**爬到它身上**。正是这个细节的特殊含义唤醒了对原初意象的记忆。经由此途径，原初意象中的材料被替换为梦境中的材料；与此同时，指示着父母双方的数字 2，则被向往的形式——大量的狼——所替代。那个梦的内容还经历了进一步的变形：狼的故事又向"七个小孩"的故事靠拢，向后者借来了 7 这一数字[11]，并且直接体现在梦境中。

所有这些材料的变形——原初意象、狼的故事、"七个小孩"的故事——都反映出了梦的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演进：想要从父亲那里获得性满足的愿望——意识到那种满足附带的阉割条件——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算完全理解了这个四岁男孩的焦虑的梦[12]。

关于原初意象的致病作用，以及这一意象的复苏在病人的性发展过程中引起的变化，前文中我们已经略有涉及，在接下来的部分里，该对它们作一简要的评述了。在此，我将只对那些在梦里得到表达的特定作用进行探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原初意象并没有造成病人的某种单一的性倾向，而是促成了整个一系列性倾向的形成，它造成了里比多的全面分裂。此外，我们还必须时刻考虑到，就其效力而言，那复苏的原初意象(在这里，我刻意地回避了"记忆"一词)是和新近经验不相上下的。由原初意象发挥的效果被延迟了；在从一岁半到四岁之间的时间间隔里，这种效力没有一点损失。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我们也许会发现，从刚被看到

的时候(也即病人18个月大的时候)开始,那一幕就已经在发挥某些特定的影响了。

在原初意象的情境里,病人本人是隐形的;在抹消自己存在之同时,他也从自己的观察经验得出某些结论:他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一种暴力活动,然而这又与他在母亲脸上看到的快乐表情不符;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冲突正是一种满足的表现[13]。从对父母性交活动的观察中,他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阉割是真实存在的——在那之前,相关的念头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头脑(那两个女孩小便的样子、娜嘉的威胁、女教庭教师对麦芽糖棒的解释、对那条被父亲切作几段的蛇的记忆)。眼下他又亲眼看见了娜嘉提到过的那种伤口,还明白了这种伤口正是与父亲性交的条件。一切都真真切切,他再也不能像在看见女孩们小便的时候那样,把那理解为女孩们的屁股了[14]。

那个梦在惊恐中结束,直到他的娜嘉赶来陪伴之后,他的惊恐才有所消退。于是他开始转向她,寻求躲避父亲的庇护所。他的恐惧其实正是对自己的愿望的拒斥,那是深植在那个梦中的渴望,欲从父亲那里得到性满足的渴望。对那种恐惧的表述——被狼吞掉——即是对那种像母亲一样与父亲性交的愿望的一种反转——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乃是一种退行反转。他当时的性意图,也即对父亲的被动性态度,已经屈从于潜抑作用;以狼的恐惧症为表现的、对父亲的恐惧取代了这种性意图。

那么究竟是哪种力量推动了压抑的产生?本案例中的一切迹象都在表明,答案只能是男性自恋里比多。这部分里比多表现为对自己的生殖器的关注,而对所有那些看来是要以牺牲此生殖器为代价的满足进行拒斥。从他那受到威胁的自恋中催生出种男性气质,令他有能力对抗自己对父亲的被动性意图。

分析进行至此,我们终于意识到对我们的术语进行修正的需要。在病人的梦里,他已经达到了性组织体系(sexual organization)

的一个新阶段。在那之前，他所面对的性冲突还都仅仅局限于**主动**和**被动**之间。从那次引诱开始，他的性意图就一直是被动的——也就是想要自己的阴茎被触摸；这种意图退行为肛门一施虐模式的早期阶段，然后又转化为欲求惩戒的自虐性需求。对于他来说，这种需求之满足究竟得自男性还是女性，是大有区别的。他曾经请求娜嘉触碰他的阴茎，后来又无视性别的差异而由娜嘉转向父亲，要激起父亲的愤怒，希望父亲打他。由此看来，那时候生殖器的差异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在阴茎被击打的幻想中，这方面的考虑(在此前一直掩藏在退行现象背后)才得到了表述。到了现在，在梦中苏醒的原初意象又把他的性组织体系引回到生殖器模式(genital mode of organization)上去。他发现了阴道的存在，以及男女两种性别的生理含义。从现在开始，他认识到男性就是主动、女性就是被动。他的被动性意图本应转化为女性化的意图，这种意图应该是寻求被父亲接受为性交对象，而非让父亲击打阴茎或屁股。现在的真实情况是，这种女性化需求因退行而丧失，于是对狼的恐惧症就取而代之。

在这里，我们必须暂时中止对病人的性发展的讨论；等到分析进入病人生活的后期，对这个较早阶段有了新的理解之后，我们将会重拾此方面话题。关于对狼的恐惧症的论述，还有一点可以补充：他的父母两人实际都被变成了狼。母亲就是那只被阉割的狼，也就是让其他狼爬在其背上的那只；而父亲则被其他的那些所替代。不过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知道他曾经说过，只有那些采取人立姿势的狼才会激起他的恐惧——也就是说，恐惧是针对父亲的。病人在那个梦结束时候表现出的惊恐也让我们感到惊诧，因为他祖父的那个故事早已预示了这种惊恐的出现。在那个故事里，那头用身体托起其他狼的老狼就是被焦虑征服了的——一等回想起自己那条失去的尾巴，它立即就逃开了。这么说来，在梦中的他似乎是把自己和被阉割的母亲混同起来，于是现在的他就竭

力想要避免那种局面的出现。若是将他用梦的语言表达的思想翻译过来(我希望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将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满足,那么你就必须像母亲一样接受阉割;但我其实不想那样。这是对男性气质的捍卫,独特而且清晰！让我们把事情挑明吧,在本案例中,病人的性发展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发生在此间的分裂。姐姐的那次引诱对病人的性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那次对性交过程的观察又决定了病人的发展轨迹——其作用虽被推迟,但却是如同第二次引诱。

【注释】

1. 参见《梦中的童话材料》一文(发表于 1913 年)。

2. 关于这方面内容,可参考 O·栾克的《各民族幼儿期性理论之比较》(1912)一文,他在文中论述了这两则童话故事与克罗诺斯的神话之间的相似处。

3. 还有一种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可能性:事情发生在病人只有 6 个月大的时候。

4. 在后来的强迫性心理症时期,这种周期性特征再次出现。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梦境里,这种现象又被严重的胃肠胀气取代。

5. 下午五点,这一时刻让我回想起病人的那幅描述其梦境的草图,在图上他只画了五头狼,而梦中实际是有六或者七头。

6. 他们穿的是白色的内衣,因为狼的颜色是白色。

7. 为什么是三次？病人有一次曾突然声称,是我通过解析重构了这一细节。实情并非如此。这个数字是病人脑中自然产生的,实非反思之力可及。病人将此归因于我(这在他实为常事),但他的这种不自主的反抗表现实际上更是增加了这一数字的可信度。

8. 这里我的意思是,他是在梦中理解了那一幕的含义,也就是说,是在他四岁的时候,而非刚刚看到那一幕之时。在 18 个月大的时候,他只是留下了相关的记忆印痕,可理解却还要等到后来,也就是做那个梦的时候,因为若是没有这一段时间里在性骚动和性探索方面的进展,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理解的。

9. 如果说这个男孩对父母做这番观察的时间是在一年以后,也即当他两岁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如果是在那个时间里的话,他可能就已经具备语言能力了。考虑到这位病人的实际情况,这种

可能其实是不成立的。顺带说一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我多年的分析治疗生涯中，其实经常遇到这种观察过父母性交行为的病人。而这种观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病人的人生最早阶段里完成的。孩子的年龄越大，父母就越是会努力避免这种观察机会的出现，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10. 在被沃尔夫老师责备之后，病人发觉，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老师是在向他索要金钱。在后文中我们会继续讨论这种观点。——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正在对这个孩子的童年故事作理智思考的人，都可能因如下的解释而感到释怀：这个男孩对于狼的恐惧症完全就是得自那个与狼同名（沃尔夫）的老师的，正是对这位老师的恐惧被反向投射到了童年中，又在童话故事书上那幅插图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对那原初意象的幻想。然而，这种解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病人在入学之前就已患上了对狼的恐惧症，而且这种恐惧症也是实实在在地对他在第一座庄园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再说，果真那样的话，男孩四岁时候的那个梦又该怎样解释呢？

11. 出现在梦里的数字其实是六或者七。六正是被狼吞掉的小孩的数目，而第七只则躲在钟柜里避过了一劫。这完全符合释梦理论中的一条最为严格的规律：可以找到一种能解决所有细节问题的解释。

12. 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个梦的概述，我打算在此对梦的显意和隐藏的梦思间的关系作一番大略的论述。

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由这句话起，我们开始了对原初意象的发现。"那时正是夜里"：这是对"我正在睡觉"的变形说法。病人还评论说："我知道在梦里正值冬季，是在夜里。"这句话就牵涉到了对那个梦的记忆，而且又不曾参与梦内容的构成。下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正是他的生日前的一个晚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圣诞节前夕的一个晚上。

突然间，窗户兀自开了。 这句话应被理解为：突然间，我无端地醒了过来，忆起原初意象的那一幕。在那个狼的故事里，那头狼曾从窗户里跳进来；这个动作造成的影响使得梦的真实内容发生变形，变成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此外，那扇窗户的引入也还有另一层含义，它在暗示着梦境对圣诞节情景的模拟。在圣诞夜里，门总是在突然被打开，挂满礼物的圣诞树一下子映入人们的眼帘。在这里，男孩对圣诞节的期待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期待中，也包含有对性满足的需求的成分。

一棵老胡桃树。 它们代表了圣诞树，这是相当典型的一种替代；同时也代表了狼的故事里的那棵树，也就是为被狼追赶的裁缝提供庇护的那棵，而那群追赶的狼也就聚集在这棵树下。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棵挺拔的大树同时也是观察与窥视癖的象征。坐在树上的人可以看见树下的一切，而又不被下面的人看见。在这方面，读者可参阅卜迦丘的著名故事，以及相似的许多闹剧

故事。

狼。它们的数量：六或者七。在狼的故事里，狼群的数目不明。而梦中这个明确的数目则指示着"七个小孩"的故事对他的影响——七是总数，六是被狼吞掉的小孩的数目。出现在原初意象中的数字2被一个更大的数字所替代。在原初意象中，新的数目将显得荒谬，而荒谬则正是在阻抗作用下发生变形的常见特征。在病人为形象地展示梦境而作的那幅草图里，他却只画了5头狼。5这个数字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为了纠正他对时间的设定不当（"那是在夜里"）。

它们坐在树上。首先，它们是代替了圣诞礼物而被挂在树上的。同时，它们之所以会被转移到树上，也是因为这个位置意味着它们正在观察。在祖父的故事里，这些狼全都是围坐在树下的。而在梦境里，它们与树的关系却被颠倒反转过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知，在梦的显意里还有别的隐含材料曾经受到反转作用的加工。

它们正直直地注视着他。这一特征完全是得自原初意象，不过经过了彻底的反转。

它们完全是白色的。这本是一个细小的枝节，但在病人的叙述中却被特别地强调。这一特征之所以表现得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把那个梦的许多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这些元素的数量相当可观，而且来源涵盖了梦的各个层面。这一特征还把从梦的其他源头里导衍出的后续枝节同原初意象中一种更为重要的成分结合起来。这一特征中的关键，无疑正是白色的被单，以及原初意象中父母身穿的白色内衣；另外，这当中也不乏羊群以及牧羊犬身上的白色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对这些对象的指涉暗示了病人在动物中作过的性探索。在"七个小孩"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这种白色，故事里的母亲就是因为她白色的手才被认出来的。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白色的内衣其实也在暗示着死亡。

它们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在男孩观察到的那一幕里，有一个地方是和纹丝不动的特征明显矛盾的：正是那种由姿势带来的强烈的兴奋感，造成了原初意象和狼的故事间的关联。

它们都有狐狸般的尾巴。当病人脑中的原初意象渗透到狼的故事里之后，就会有一些结论浮现出来，其中一个正可被视作病人在其性探索中获得的最重要收获，也即对阉割现象之真实存在的认识。而梦中的狼身上的尾巴，则正是对病人的上述认识的反动。病人自己的思考结果是伴随着畏惧感出现的，这种畏惧感在他的梦中找到了出口，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制造了相关的表象。

害怕被那些狼吃掉。据病人本人以为，这种恐惧并不是由梦的显意引起的。他说，在梦里根本无需害怕，因为那些狼看起来更像是狐狸或者狗，而且

它们也并没有攻击他或者要吃掉他的意思；相反，它们看起来其实十分安静，而且一点也不吓人。由此我们意识到，这个梦的运作机制是在极力地改造梦思，把痛苦的部分转化到其反面，从而使之变得无害。（那些狼一动不动，而且还有最好的尾巴。）直到最后，这种努力失败，才让恐惧突围而出。这种恐惧以童话故事的形式找到了出口，也即这样的一条关系链条：羊—儿子被狼—父亲吃掉。被这个故事唤起的，可能还有父亲在和幼子玩耍时讲过的玩笑式威胁话语。所以说，对被狼吞掉的恐惧可能既是一种置换，也是一种偶然浮现的记忆。

由是观之，这个梦的愿望主旨已经清楚明白了。表面的愿望是希望圣诞节和礼物的到来（失去耐心的梦）；这个愿望背后又潜伏着更深层的愿望，同时也因那深层愿望而被强化。这个愿望即是对得自父亲的性满足的渴望，在那段时间里，这种深层愿望其实是在不断地出现；在最开始，这个愿望曾被欲重复最早那次引人入胜的经验的愿望所替代。作为替代物的这种愿望，乃是作为原初意象之一部分而被从潜意识深处召唤出来的。然而到了后来，病人的精神机制又开始全力抵制这种愿望，鉴于它已经变得不能忽略、无法避免，于是就只能对之加以压抑。

在一个目睹了分析全过程的人的眼中，这一过程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对其结论的证明；不过，我也一直在努力为读者们提供此种证明的等价物。因为背负着这样的任务，所以我在本文中对这次分析作了如此巨细靡遗的陈述。然而在这番陈述中涉及的材料广度和细致程度，也可能会让读者们心生厌烦，让他们不再要求发表此种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分析案例。

13. 如果假设他首先看到的乃是正常体位的性交，那么我们将可以很容易地对病人的想法作出理解，因为那种姿势必然会让他以为眼前正在进行的是一种施虐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只是在这番观察之后其父母的性交姿势才发生了变化，并由此而让他获得了作其他观察，并且形成别种判断的机会。然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猜想。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证据倒也并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在本文中对这方面问题交代得很简略，但我们却绝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真实情况——在进行这番分析时，这位病人已经超过 25 岁；对于那些在他 4 岁时候留下的印象，他是在用当时不可能使用的语言进行表述。全面地考察一下病人的观察所得，即可轻松发现其中的滑稽和不可信之处：一个四岁大的男孩竟能作出如此富有技巧的判断，其思想竟然展现出如此博学的特征。简单地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推迟理解**的案例。在那个 18 个月大的婴儿脑中，虽然是形成了记忆印痕，但是当时的他却是完全无能力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他对眼前的一幕没有理解。直到四岁的时候，相关的记忆被唤醒，他才对那原初意象有了理解，并因而导致心理崩溃。类似的，只是到了二十年后的分析工作中，他才在意识思维中领

会了当时发生在他体内的变化。直到这时，病人才得以跨越这三个时间段，把现时的自己放回到久已遗忘的情境中去。这项工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自我审查和解析作为铺垫。我们也和他一起踏上了这条回返之途，而且是必须跨过横亘在第二、三阶段间的那条鸿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可让我们对那第二个阶段做出描述。

14. 在后文中，当我们开始考虑与病人的肛门爱相关的问题时，读者即会知道病人是如何回应当时情境的了。



V. 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北极熊和鲸鱼之间是不可能爆发战争的,因为它们都囿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不可能在相互间发生冲突。同样的,在精神病和心理症领域里,我也不可能和那些对精神分析学之理论根基毫无认识、且把精神分析的结论只当作臆想的人们实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在最近的数年里,我们又遇到了新一种类型的敌对意见;这些意见的倡导者本身也都是精神分析的实践者——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技术与成效都没有异议,却都自命是从同样的材料中得出了更为正确的结论,进而欲将别样的解释加到我们的分析材料上。

理论上的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结果的。一旦我们开始远离那些原本是我们的资源的材料,我们就面临着因自己的见解而陶醉自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拿出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此类观点乃是稍作观察就可将之否决的。要辨别各种分歧观点的优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各种个案和问题来对之进行检验。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下的问题:"首先,一个 18 个月大的孩子真有能力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做出观察,并如此准确地将其保存在潜意识当中么？第二,他真有可能在四岁时候重新唤起那时的记忆,并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对当时的所见做出理解么？

最后，这个孩子真能找到某种办法，以连贯而严密的方式，使在上述背景下被观察并理解到的那一幕的细节成功地进入意识?”经过前面的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三个问题中，最后一个倒的确是戳中了某些要害。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在如此深入的分析中努力求索的，而且又用上了我所制定的这一套技术，那么他就必然会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答复；至于那些并不在此范围内的人们，也就是那些对精神分析的认识还处于一个较浮浅层次的人们，则均对此问题持相反的意见。我这样说当然是没有实质意义；该怎样对深层精神分析遇到的各种现象作出解释，这一问题并不会因这么一句话就得到解决。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保留意见，其根基都是一种对形成于幼儿早期的记忆印痕的不信任态度。在持这两种意见的人看来，那些早期记忆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的。他们倾向于在较晚近的、也是较严重的心理冲突中寻找心理症的源头，并且认为童年在心理症中表现出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一种假象，这些取材自幼儿期的记忆以及象征之所以会自发地出现，乃是因为患者需要利用它们来对现在所关注的东西作出表达。若是以如此方式看待幼儿期记忆的重要性，那我们必将错失大量作为精神分析本质的东西，也必将对精神分析学说产生抗拒，并且导致不明就里的人们对分析心生怀疑。

为方便讨论起见，让我们假定那些幼儿期印象片断——也就是那些在以本案例为代表的分析案例中，以巨细靡遗的方式挖掘出来的材料——并不具备为我们所赋予的重要意义，假设它们并没有再现出那些影响到病人后来的生活以及疾病症状之形成的真实事件，而不过是一些形成于成年期的幻想——换句话说，它们不过是对某些现实愿望和关注的象征表示，是对某些当务之急的逃避，其产生完全是因为某种退行倾向的作用，那么，我们根本就无

需在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上耗费如此多的精力，而对于那些远未达到自理年龄的儿童，也根本无需如此费心费力地加以研究。

我们当然希望能使面临的难题得到简化、合理化，但这愿望绝不是叫我们坚持自己观点的唯一原因。我们阵营中的每一个人，都还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各种不同的事实依据。在这里，我要讲讲一种特殊的疑虑，很可能是连精神分析师们也持有的；不过照我看来，在分析起步之初即可将此疑虑消除。可以说，只要我们对那些幼儿期印象片断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分析工作的第一步就已经确定下来，不会再因任何别的情况改变。如果病人的心理特点的确令他具有将其关注对象拔离现时、并以退行幻想的形式替代之的倾向，那么我们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唯有在上述心理活动中紧随其后，并设法帮助他把那些潜意识产物引入意识中；即便这些作为潜意识产物的幼儿期印象缺乏真实性，对于我们来说，它们也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毕竟还是某种现时关注对象的载体，而那关注则正是我们试图化解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将不得不遵循同样的程序，同在(幼稚轻信地)误以幻象为现实的情况下遵循的程序别无二致。区别只在分析结束时出现，只在这些幻想暴露出其虚幻本质之时出现。在这个时候，医生不得不对病人说："好的。从您的疾病看来，您似乎是在童年中留下了诸如此类的某些记忆印痕，然后又围绕着这些印痕编织起您的各种故事。当然，您也意识到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所谓的记忆印痕其实都是想象活动的产物，其意图正是要帮助您摆脱生活中面临的责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责任的真实面目吧，还要理清它们同您的幻想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幼儿期幻想之后，我们的治疗才可能进入一个新的、与现实生活更为接近的阶段。

缩短这一程序，也就是说，改变被实践至今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若是不对病人的那些幻想加以充分利

用，我们也就不可能让其现实关联被清楚地认识。若是在觉察到这些幻想的存在及其轮廓之初，即把它们丢下，那我们的工作就不过是在为潜抑作用开道护航——正是这潜抑作用，令上述幻想在病人的眼中具备了某种神圣色彩，变得不可侵犯。若是过早地对之加以贬抑——比如说，简单地向病人指出，我们所处理的不过是一些不具真实性的幻想，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贬抑——那我们将永不能获得病人的合作。精神分析的现有技术是正确的，不论那些幼儿期印象被赋予何种意义，精神分析都将应之以同样的实践方针。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事实以支持那些对于幼儿期印象的退行幻想式的解释。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被治疗发掘出的那些幼儿期印象都并非对记忆的真实反映，而是我们的发掘搜求工作的产物。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点无疑是意味着我已在论战中落败了。

我并不想让人们误解我的意思。每个精神分析师都知道、也在大量个案中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治疗成功结束时，病人会讲出许多来自童年的记忆，都是自然地浮现出来的。分析师会认为，这些记忆的出现——可能还是首次出现——完全与自己无关，因为在他对潜意识进行发掘的工作中，始终不曾向病人提到或者暗示过类似的事情。这些一直潜藏在潜意识里的记忆甚至不必是真实的。它们可能真实，但其真实却时常是扭曲的、变形的，并以一种类似于所谓表层记忆（那些被自然地保存下来的记忆）的方式，与幻想元素掺杂在一起。我要说的是，如在本案例中看到的这类幼儿期印象——具有如此的内容、产生自如此的早期、对疾病与分析的历程产生了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通常都并非记忆的再现，而是推测的结果，也即是潜意识发掘的结果；其产生源自于一步步暗示的累计作用，而其中的每一个暗示，都是对病人影响甚深的。有了这种认识，我的观点也就有了足够的依凭，不论我是

否承认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这类印象都并不被其本人的意识当作记忆，也不论我是否把自己的关注范围局限在手头的这一个案例之上，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倒也并不认为，仅仅因为这些幼儿期印象并不如记忆般显现，就可断定它们其实是幻想。在我看来，单就一个特定侧面而言，它们完全是与记忆等同的：（如我们在本案例中看到的）它们和记忆一样，都在梦中找到某种替代物；对这些梦境的分析常会将我们引向同样的场景，那些梦境只是在不知疲倦地再现那同一场景，虽然总有改变，但其内容中的各种元素却是无一遗漏。毕竟，做梦也是一种回忆，一种夜晚条件下的梦境式的回忆。我要说，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梦中重复，病人才终于对原初意象的真实性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从各个角度看，这种信念都与对记忆的信念同等坚固[1]。

我的论敌们倒也无需放弃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或者说放弃我们的论战。梦当然是可以被影响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2]。被分析对象的见解也的确可能是暗示作用的结果。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会有多种力量被释放出来，在这些力量的动荡消长的舞台上，暗示到底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寻求解答的问题。老式的精神治疗师总是会暗示他的病人说，禁制已经被攻克，健康已经恢复等；而精神分析师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们会暗示病人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现在，为了重获健康，他必须把那些经历从记忆中唤醒。此间的区别，也就是这两套办法间的区别。

让我们来搞清楚一件事：我的论敌所持有的这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正是对幼儿期印象的更为彻底的否定。根据他们的解释，这些印象都是不真实的，是幻想。由他们的立场看来，现在需要的解释明显应该是如下这样：这些印象并非病人本人的幻想，而是精神分析师的；通过某种诸如个人情结之类的途径，这些幻想被强加到

病人的脑中。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的分析师当然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必然会向人们揭示出那种幻想——不证自明地是由他灌输给病人的——从潜意识里浮出水面的过程。他还会向人们证明：这些幻想的显现一直都是非常独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曾受到来自医师的干扰的。从分析治疗的某个特定阶段开始，这些幻想就成为所有问题的焦点，而在这种聚焦之后，形形色色至关重要的后果就都以清晰的路线从这些幻想中产生，病人的症结和怪僻，巨细靡遗地，也都在这同一种假想的背景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分析师将会宣称，他并不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狡狯，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事件——上述所有那些条件都被这同一事件满足，所有问题都被一举解决。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辩解，也必然无法令那些本身并不具备分析经验的人们信服。某些人会说，我们的自我辩护不过是一番自欺的诡辩；而别的人则说：那是缺乏洞察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不会带来任何结论。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反对幼儿期印象的观点之另一种论证。具体如下：面临那些以幻想为代表形式的可疑的心理产物，我们的解析所用上的所有那些方法，都是立足于现实而又影响深远的。转移注意力，使之远离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3]；作为现实中未能实现的行动之替代的幻想；在这些心理产物中得到表达的退行倾向(这是在多重意义层面上的退行，因为这既是一种对生活的畏惧，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沉湎)——上述这些说法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我们的分析工作总是证实它们的正确性。我们大可以假设：对于那些得自幼儿早期的、明显是自发出现的记忆——就如我们在手头这个案例中看到的一样——上述说法也已经构成了一种充分的解释。从理论上的经济原则出发，这种解释明显优于另外的一种，也即那种不得不引入新的、令某些人反感的假定基础的解释方法。

论述进行至此，我将允许自己把读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

个事实：出现在现今的精神分析著作中的反对意见，大多是以"部分代表整体"的原则为根基的。某些人会从一个小心建构起来的整体上抽取一两个关键元素，然后即宣称这一两个元素便是全部的真理，并为此而否定整体之其余部分，乃至整体本身的重要价值。若是对这样一个有所偏重的部分加以详查，我们即会发现，在这个部分中正包含着某些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材料，或者是某些早已与之勾连紧密地东西。比方说，在荣格看来是实在和退行的东西，在阿德勒看来就是自我中心主义动机。精神分析学中最新颖、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却同时被这两种意见所忽略，被当作一个错误而丢弃。由此，精神分析取得的革命性成就——那种令人不适的观念——即可轻松地被抹消。

对于荣格来说，从反对他的意见中举出任何一种组成成分都是无必要的事。他可以把幼儿期印象当作一种全新的发现而加以理解，完全无需向反对意见求助。对这一点加以强调绝非多余。现时生活中的矛盾、逃避现实的倾向、幻想中的替代满足、向过去的退行——所有这些看法历来就是我的理论中的主干部分，在大体框架上完全类似，在术语上也许倒是作了些微的改动。它们并不是我的理论的全部，而只是涉及因果关系的部分，涵盖的是从现实出发、又朝心理疾病退行的路线上的各个环节。除此以外，我还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激进作用（progressive）的影响：这种作用由童年印象出发，为里比多指出逃避现实的道路，并为退行制造理由，使之不再显得无法理解。我认为正是这两方面作用共同导致了症状的形成。而且，它们在更早前也还有一次合作，在我看来也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我将始终坚持这样的主张：**在心理症形成之初，那些来自童年的影响力的存在就已经被感知到了，因为它们的干预在决定个体是否、以及将在何时败给现实生活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争论的焦点是，那些幼儿期心理成分究竟具有何等重要的价

值。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排除一切疑虑、为此种心理成分的重要性正名的案例。而我们手头这个(叙述不厌其烦的)案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本案例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童年期心理疾病以一种特殊方式先行于成年期心理症之前,两者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这一案例作为我的写作对象。如果有人认为,在这个案例中的动物恐惧症的重要性尚不足够、尚未达到可被视为自主心理疾病的程度,并因此而拒绝承认本案例的价值,那么我将向他指出这样一点:紧跟在这种恐惧症之后出现的,就是一种强迫性仪式,以及许多强迫性行为和思想;在本文的下个部分里,上述这些强迫性心理现象即将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

出现在病人四五岁之间的心理疾病本身即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单凭幼儿期的经历,就已经导致了心理症的产生;在此过程中,逃避个体的现实责任的需求并不是必须的。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儿童也可能会不断遇到令他想要逃避的职责。这话不假,不过,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若要对一个孩子在进入学校前的生活作一番完整的考量,形成一种全面的认识,这其实并非难事。我们完全有能力调查清楚,在一个孩子的生活里是否存在什么可能导致心理症的“职责”。事实是,我们真正找到的只有孩子自己感觉无法满足的、完全自发的某些冲动——这些冲动是当时的他尚无法驾驭的——在此之外,就只有产生这些冲动的原料、源头。

正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当心理症的爆发以及童年问题经验的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被极大地缩短之后,退行作用在心理症的成因中所占的比重也就大幅降低了。由此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以早期印象为作用媒介的“激进的”心理因素在心理症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研究本个案的病史而对此种关系形成一种清晰的认识。基于其他原因,幼

儿期心理症也将回答所有那些围绕原初意象出现的问题；对于那些在分析中被追踪到的最早期经验之本质为何的问题，也将给出结论性的解答。

有一点是争论各方都同意的：我们用以阐明那类原初意象的方式，在技术上始终是正确的；面对围绕童年疾病留下的情结而出现的难题，若想得出全面的解决办法，就势必需要理清原初意象的各种作用结果，并把分析的错综复杂的线索引回此处。如果由这个无争议的前提出发，那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原初意象只能是对幼儿期的某些真实体验的再现，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儿童与成人一样，都只能以从某处获得的材料为依据来制造他们的幻想。对于儿童来说，获得这类材料的许多来源是尚未开启的(比方说，阅读)，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较少，获取幻想材料的来源有限，所以说，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其幻想的此类源头发掘出来。

在本案例中，原初意象的内容肯定是涉及父母的性交场面的，而性交的体位又非常利于观察。若是换作另一个病人，一个症状(也即是说，原初意象的作用结果)出现稍晚的病人，那么这意象本身将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性。这样一个病人，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从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内获取各种印象、思想以及知识；在这之后，他完全可能将所得反向投射到自己的童年里，并使之与自己的父母建立关联。可是，如果这样的一幕是出现在一个四五岁大的儿童脑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确是在更早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一幕的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那些由对幼儿期心理症的分析中产生的、令人不安的结论，就都是正确的了。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某些人所希望的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不仅是在潜意识幻想中生造了那种原初意象，还空想出了他自己的性格转变、自己对狼的恐惧以及在宗教上的强迫性冲动。这种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它首先就与病人家族中普遍的直率性格相矛盾；再者，实情若是如此，那么病人的仪态应该是沉着镇定的，

绝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见解，此外的选择要么是否定整个对幼儿期心理症的分析，认为那从头到尾就是一种错觉，要么就是站到我在前文中描绘过的那种反对观点一边，认为那才是正确的见解。

此前我们已经认识到，病人有对女性"臀部"的偏爱，也有对令这个部位凸显的性交体位的爱好；这种偏好明显是与他对父母的性交活动的观察有关的，但其具体含义仍旧不甚明确。诸如此类的爱好反映出一种古以有之的心理结构，具有这种心理结构的人历来就是强迫性心理症的易感人群。对此，我们有一种现成的、也是可能的解释：过度关注(over-determination)。毕竟被病人亲眼目睹正以此种体位性交的人，乃是他的父亲。他很可能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相同的心理结构和偏好。不论是从他父亲后来的心理疾病，还是从这个家族的历史看来，上述推论都并不显得荒谬。我在前文中也已经提到过，来自父亲家族里的一个叔叔也就是死于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紊乱的。

在这里，让我们回头看看这样一件事：病人的姐姐，在试图引诱她那只有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弟弟之时，曾讲过一些奇怪的话，对他们所喜爱的保姆大肆中伤。她说那个保姆会把每个人都倒转过来并抓住对方的阴茎。由此看来，病人的姐姐也曾在一个相似的年龄上获得过与弟弟后来的观察相同的经验。她必然是从这观察经验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性交过程中的人都是头足倒置的。她会在性方面表现出躁急，我们同样可从她的上述看法中窥见一些端倪。

就我的本意而言，我其实并不愿意在此处将关于"原初意象"之价值的讨论深入下去，但是鉴于现在的情况，我感到有必要把话题所涉及的范围拓展开。如果不牵涉到我在《精神分析引论》中的某些论述，那么我很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某些误解，因为我将应用到本个案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正是那本书的关键。为了论述的完整，

也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错误，我必须在这里插入如下的评注：关于那个作为病人的梦境之基础的原初意象，我们的确还可做出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将会把我们引向与早先大不相同的结论，同时为我们排解大量难题的困扰。当然，这修正的解释也不会为那种试图把幼儿期印象降格为单纯的退行象征的理论提供任何支撑；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对手头这个幼儿期心理症病例的分析工作是非常彻底的，所有的问题都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其实这种看法对于所有那些以幼儿期心理症为对象的分析实践来说，也都是适用的。

我认为，对于本个案中出现的各种事实，我们也还可以对其根本原因做出如下的解释：小男孩看见了父母的性交活动，还从中认识到阉割的真实存在，从此以后，阉割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一种空泛的恐吓。上述假设乃是我们不能放弃的。男女双方的性交姿势在病人的恐惧之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首要作用，于是从病人后来对性交体位的强制性要求看来，我们可以断定其父母当时只可能是采取了"背侧性交"的体位，也即是说"以野兽的姿态"。这种解说也可能还有某些无关大体的枝节：真正被男孩看见的可能是动物的性交，而非其父母的；他其实是在事后把所见情景归到了父母头上，就好像是断定父母不会以别的方式行此事一般。

我们可以为上述可能的解释找到如下的事实依据：梦中的那些狼实际上都是牧羊犬，从病人的草图中即可以看出这点。在那个梦出现前不久，男孩曾多次被带去看他家的羊群。在那里，他可以看见那种白色大狗，也可能看见它们的交媾。病人在描述所见的性交活动之时曾无来由地提到三这个数字，在现在的这种解释下我们仍将保留三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假设，他曾三次观察到牧羊犬的性交，并留下了相关的记忆。我们发现，就在那个狼的梦出现的夜里，除了有预期中的兴奋感出现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移情现象：病人在近期获得的各种印象的细节都无一遗漏地被转移到父

母身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可能有那些强烈的情绪产生。于是，他就对那些也许在数礼拜或者数月前就已经刻在他脑中的印象有了一种迟到的理解——这本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现在看来，那种发生在性交的狗与自己父母之间的移情，其实并非疾病的最后阶段（也即那个依赖言辞的阶段）作用的结果，而是病人于记忆中努力寻找父母交欢场面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把他所寻找的记忆与狗的交媾姿势混淆了起来。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给出了那一幕的各种细节，单就这些细节而言，它们完全可能是正确无误的。那的确是一个夏日午后，当时的小男孩的确正身患疟疾，当时父母两人都在场，身着白衣；这时候，小男孩醒了过来，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是与疾病无关的。因为他有强烈的好奇，想要知道真相，于是在不久以后各种原先保留下来的细节也就随之出现——对狗的观察所得恰好构成了这些细节的蓝本。这完全是男孩的愿望导致的结果，因为他想要探查父母的性交活动，于是他幻想中的那一幕也就把所有那些我们提到过的关键点呈现了出来，几乎可以乱真。事实上他的幻想乃是一种拼凑，是对两方面原型的胶合：其中之一出现较早，并无任何真实的重要性；而另一种则出现较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犯下了轻率的错误，幸亏有上述解释来进行弥补。现在我们已经无需继续坚持病人的父母曾在婴儿面前性交的假设——这种看法令大多数人感到难以置信，哪怕那孩子当时还非常的年幼。延迟反应的重要性被削减，因为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在这个才生活过四个年头的病人身上，延迟反应推迟的时间，也不过只有几个月而已，而其童年早期那几个混沌的年头则完全与此无关。现在，鉴于小男孩已在牧羊犬和父母之间完成了移情，又把对父亲的恐惧转化成对狼的恐惧，于是在他的行为中就几乎不再有任何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东西了。毕竟，这个孩子正处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时期，在《图腾与禁忌》中，我曾指出这个阶

段的特征即是对图腾崇拜的回归。看起来,尽管我们这一案例中的心理症患者只有四岁大,但案例本身似乎还是足以为那种试图将心理症中的原初意象解释为退行幻想的理论提供足够的事实依据。在他那样的年纪,他就成功地将得自四岁时候的印象替换为一岁半时的幻想化精神异常——这是一种退行,但却既不显得神秘,也不显出倾向性。他需要制造一个场景,是要能满足特定条件的;从病人的生活境况看来,这些条件只可能在早年被满足,举例来说,只在他还很幼小的时候,他的床才可能被放在父母的房间里。

接下来读者们可能已经料到我要说些什么了。根据他们对其他分析案例的了解,读者很容易猜到我将给出至关重要的材料,以对前述解释是否正确的问题作出解答。在对心理症患者的分析实践中,我们曾多次发现病人有在童年最早期观察到父母性交活动的经验,与我们在本案例中看到的那一幕类似的场景——不管它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虚假的幻想——其实并不罕见。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那些并未在后来患上心理症的人们身上,出现比例可能并不比病人们更少。在这些人们的记忆库里——不论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很可能都尘封着同样的观察经验。每当我在分析中遇到类似的场景,并取得了将它拆解开的能力之时,我总是由这场景而发现同样的怪癖,简直就和我们怀疑这个病人具有的怪癖一样:所有这些个案都牵涉到"背侧性交"——也就是唯一那种让生殖器暴露给观察者的性交体位。显然我们已经无需继续怀疑,我们所面对的,正是一种被对动物交媾的观察经验激发的幻想。不过事实也还不止如此,我的意思是,我对"原初意象"的描述其实并不全面,我还没有讲明故事中的小男孩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打断了父母的性交活动。在此我必须补充这样一点:来自幼儿的这种干扰,在每个类似案例中,也都有着相同的方式。

可以想象,我现在的这些说法是很容易引起不信任的。这篇

案例史的读者们很可能对我的叙述生出严重的怀疑。读者可能要问：既然我已经掌握了这些材料，知道上述对“原初意象”的理解才是正确的，那我为什么要首先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还是一种明显悖谬的观点？或者说，是不是我在撰写这份案例史的初稿之后，才获得了某些新的证据，进而形成了新的观点，于是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解说，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先前的错误？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在有关原初意象的真正价值的问题上推迟提出真正的观点，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抱持的意图。我们的叙述尚未到达本案例的结尾，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我们现在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将会被动摇。到那时，我们将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把我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作的、关于原初幻想或说原初意象的论述呈现在读者面前。

【注释】

1.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很是关注。在《梦的解析》中就有一段话是可叫人们看出这点的。当我在对某次梦中演讲作出分析时，我曾这样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已失去了价值，因为这些话语本是我的。数天前我曾向她解释了“童年最早期的那些经验不会以原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会以‘移情’和梦的形式出现在分析中。”

2. 梦的运作机制是人所不能影响的，但我们却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构成梦境的材料。

3. 我有很好的理由如是说明：里比多在从现时冲突中撤离。

Ⅵ. 强迫性心理症

这时候,病人第三次经受了来自外界的严重冲击,他的整个发展成长都因此而受到决定性影响。在他四岁半的时候,焦虑易怒的状况还是没有任何改善,于是他的母亲决定给他讲述圣经上的故事,希望能舒散他的心情,振奋他的精神。她做到了。在她的宗教启蒙完成之后,病人之前的那种精神状态也随之终结;但是随着焦虑症状的缓解,小男孩却又出现了新的异常表现:强迫性行为。在此之前,他一直都难以入睡,因为害怕再做圣诞前夕做过的噩梦;到了现在,每当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又非得吻遍房间里张挂的所有圣像,还要不断地背诵祷词并无数次地对着自己以及将要躺下的地方划十字。

综观病人的整个童年时代,大概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是截止于那次引诱(三岁零三个月)的前期阶段,包括原初意象在内;第二是性格转变期,以那个焦虑的梦(四岁)为下限;第三是动物恐惧期,一直持续到他的宗教启蒙(四岁半);最后是他的强迫性心理症时期,延续至十岁以后。有人认为,不同时期的交接应该是平滑的过渡,但这种模式其实并非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并不在病人的本性当中:从他的本性出发,我们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认识,因为他从不会抛开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又在同时允许各种不同倾向共处并存。在焦虑出现之后,他的顽劣行为并没有随之消失,虽一直有所

缓和,却也持续到了他的虔诚时期,也即强迫性心理症时期。不过在这最后一个阶段里,我们却并没有发现狼的恐惧症的踪迹。他的强迫性心理症并不连续,首次发作持续的时间最长,病情也最为严重,其他几次则都是发作于八至十岁间。每次病症发作的原因都明显地与心理症的内容有关。他母亲不仅亲自给他讲述那些宗教故事,还让娜嘉也照着一本插图书大声为他朗读。她们叙述的重点,自然地落在了耶稣受难的部分上。娜嘉本就是一个极端虔诚且迷信的人,所以她会向我们的病人讲授她自己的相关见解,不过她也不得不聆听来自这个年轻评论家的反对和质疑。如果说在这时候令他困扰的内心斗争最终是以信仰的胜利结束,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断言,这完全不是娜嘉努力的结果。

病人曾告诉过我,记忆中初次接触宗教时他曾作出的反应。不过我却对他告诉我的内容深表怀疑。我坚持认为一个只有四岁半或者五岁大的男孩是不可能有那些想法的。他很可能是把自己在接近三十岁时产生的思想划归到了童年时代里[1]。然而病人本人却对我的这类疑虑置之不理。在其他许多个案中,每当与病人发生意见分歧,我总是能够说服他们相信我的观点,但是这一次,我却失败了。到最后,反倒是我被他说服。从他告诉我们的当时的症状看来,他所回忆起的那些思想完全是与疾病的表征相一致的;而从其性发展进程的角度看来,那些思想也并不显得突兀。于是我这样对自己说:只有极少数成年人能够对宗教做出如此深刻的评价,而且这极少数人群的规模还在不断缩小;我实在不敢相信一个孩子能够具备如此的识见。

接下来我将给出病人回忆中的材料,只有在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我们才可能找出正确的理解途径。

病人曾告诉我说,那些宗教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在起初并不让他感到宽慰。在一开始,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认可了基督其人的受难天性,然后才是他那些传说故事的构成方式。他的不满

与批评都是直接针对天父上帝的。如果他真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人会是恶的？为什么人们要相互折磨，然后又为此而堕入地狱？这就只能是全能的上帝的错了。他应该把人们造成善良的。上帝本人就应该为所有的邪恶与痛苦负责。他还对"有人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的训诫提出异议，同时质疑十字架上的基督叫那杯子离开他的请求。令他感到不解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奇迹来证明基督的神子身份。就这样，病人的批判天赋觉醒过来，此后他就一直以严苛而冷峻的态度在那些宗教故事里寻找破绽。

在如此理智的批判精神中，很快又出现了反思和疑虑，由此我们看出，在病人的身上也可能还有某种隐秘的冲动在发生作用。在他最早向娜嘉提出的问题中就有这么一个：耶稣基督也有屁股吗？娜嘉告诉他，基督是一个神，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也具有其他人所有的一切，也会做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小男孩对此回答非常不满，不过他却安慰自己说，一个人的屁股也只不过是其大腿的延续。他害怕神圣人物的身份会降低，而他的自我安慰实在不能真正地消除他的这种畏惧。当他在突然间想到基督是否排便的问题之时，那种畏惧感又骤然占据了他的身体。他不敢向虔诚的娜嘉提出这个问题，倒是自己想出了一种安抚的答案，即便是娜嘉也找不到更好的回答了：既然基督可以凭空变出酒来，那他当然也可以再把食物变没，这样也就为自己省去了排便的必要。

此前我们已经对病人的性发展之一个侧面作过一番讨论，若是将这部分讨论与眼下遇到的这种反思活动结合起来思考，即可将对后者的理解推进一大步。我们知道，在娜嘉的拒绝导致了他对自己的萌动的性活动的禁制之后，病人的性生活就已经开始朝施虐与受虐的方向发展。他折磨摧残小动物，又在幻想中鞭打马匹；不过他也同时幻想着王位继承人被殴打的场面[2]。在施虐倾向

中，他得以保持自己对父亲的仿同；而在受虐倾向里，他又把父亲选作了自己的性对象。由此看出，他正处在前性器阶段的一个特定时期，据我观察，强迫性心理症的形成也就是在此时期完成。经由一个梦，他被置于原初意象的影响之下；这个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作用于他，本来很可能引起他的性组织体系转变，将他那指向父亲的受虐狂转化为对父亲的女性化姿态，也即是同性恋。然而，那个梦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它在恐惧中结束了。父亲这一形象本应从受虐性对象转变为性交对象，从他向其寻求惩戒的人变成同他发生性关系的人，然而这种转变却一直未能实现，在一个更加原始的层面上，来自自恋的男性特质的抵制阻碍了这一进程，在父亲的替代形象出现之后，它又分裂为怕被狼吞掉的恐惧，但是实质上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若要对这些明显复杂的事情加以适当的处理，我们就只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小男孩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三种性的欲求，而其对象则都是他的父亲。从那个梦的出现开始，他就在潜意识上成为了同性恋者；在他的心理症期间，他又是残忍野蛮的；而真正占据支配地位的心理成分，则还是那早已有之的受虐倾向。这三种欲求各有其被动性意图，但我们却发现，它们的对象以及性冲动的种类都是相同的；不过它们之间也有分裂的痕迹，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它们朝向三个不同方向的发展。

现在，借助那些关于宗教故事的知识，他将有可能让在他心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以父亲为对象的受虐倾向得到升华净化。他成了耶稣基督——这种仿同在他的生日上找到了特别有力的支撑。这令他自觉很了不起，也让他成为一个男人——尽管在一开始这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对基督是否有屁股的疑问里，我们瞥见了他的潜抑的同性恋倾向，因为对那问题的思考在实质上只可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他是否可以像个女人一样和父亲发生关系，就像在原初意象里他母亲所做的那样。等我们有能力解决这种强迫性念头时，我们将会发现，上述推断是可以在实际情况中得

到验证的。他的被动同性恋倾向之所以受到压抑，部分的是因为他的如下疑惧：他认为将神圣的基督其人与这类离谱的念头联系在一起乃是一种亵渎。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他曾耗费相当的精力，试图净化从潜抑心理内容中得到的新材料，不过，他失败了。

直到这时，我们一直都还没能弄清这样一个事实：在这同时，他也在努力去认同基督的被动性格、以及他在其父手中遭受的虐待，并进而开始否定先前的受虐愿望，甚至对其升华形式也同样加以拒斥。可以猜想，这第二种矛盾将非常有助于强迫性侮辱念头从第一种矛盾(存在于支配性的受虐待倾向与潜抑的同性恋倾向之间的矛盾)中的产生，因为在那些内在矛盾冲突中，所有对立的倾向都会自然而然地聚拢到一处，哪怕它们的来源南辕北辙。在病人新近提供的材料中，我们将会发现其心理斗争及对宗教的批判态度的产生原因。

那些听来的宗教故事同样也让他对性的探索获益匪浅。在那之前，他一直无法想像只有女人才能生小孩的事实。不仅如此，娜嘉还试图让他相信他是父亲的孩子，姐姐是母亲的孩子，与父亲的这种亲近关系也让他非常高兴，非常珍惜。可是现在他却听说，是玛丽亚生下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生孩子的其实是女人，于是娜嘉的话也就不再可信了。不仅如此，这些故事也让他感到迷惑，对于基督的父亲究竟是谁的问题，也不再感到确定。他倾向于约瑟夫，因为在他听到的故事里，基督经常是和约瑟夫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娜嘉却说约瑟夫不过是近似于他的父亲，而真正的父亲乃是上帝。对此他完全无法理解，只从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象：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如通常想像的那般亲密。

在这里，这个小男孩意识到了一种对于父亲的矛盾情感。其实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深深地留有这种矛盾情感的痕迹。他之所以会向自己的宗教发起攻击，部分地也是因为它削弱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很容易理解，在很短时间之后，他的反对意见就已不再局

限于对戒律之真实性的怀疑，而是直接指向了上帝。上帝曾经严厉而残酷地对待他的儿子，对于人类，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还要求亚伯拉罕也做同样的事。他开始害怕上帝了。

如果他就是基督，那么他的父亲也就是上帝。可是，宗教企图强加给他的那个上帝在他心里却不能真正地和父亲等同。他爱他的父亲，也丝毫不愿失去他。正是对父亲的爱让他表现出了批判的尖刻。为了保住自己的父亲，他发动了一场针对上帝的战斗，其实质正是要保护旧的父亲，反对新的。在将自己的父亲与全能的父分离开的过程中，此时的他正面临相当程度的困难。

由此看来，正是早已表现出来的、固有的对父亲的爱，让他具备了对抗上帝的力量，以及对宗教的尖刻态度。不过，从另一面说来，他对上帝的敌意行为倒也并非无所本源，而其模板，则正是由那个焦虑的梦引起的针对父亲的敌对冲动。从根本上看来，前者正是后者觉醒后的表现形式。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冲动将主宰全局，而此时这种针对宗教观点的矛盾情感中，对立的双方就已经正面遭遇了。病人的这种内心争斗最终表现为他的症状，也即那些渎神的念头，它们紧紧抓住他不放，强令他脑海中不断出现"上帝一渣滓"、"上帝一猪猡"这类想法。也正是因为有那种即将主宰他整个生活的情感冲突，我们才可以断言，他的症状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妥协结果。在后文中论及肛门爱的时候，我们将对这点有更清楚地认识。

此外，病人身上也还表现出其他一些典型性稍次的强迫性症状。这些症状也同样确定无疑地将我们引向病人的父亲，同时也将存在于强迫性心理症和早先某些偶然事件之间的联系展现出来。

病人最终还是倒向了虔信的一边。他的那些虔诚的仪式也正是对自己的渎神言论的补偿。在这些仪式里包含有这样一种特别

的行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要以仪式化的方式呼吸。每当划十字的时候，他总要深呼吸或者大声吐气。在他的母语中，呼吸和灵魂乃是同一个词语。也就是说，呼吸是属于圣灵的。从他的行为看来，他要么是在吸入圣灵，要么是在努力将得自言语或读物的恶灵吐出[3]。那些让他忏悔不已的渎神言论也同样被归为恶灵的作为。而且，每当他看见乞丐、残疾，或者老、丑、肮脏的人们时，他都不得不大声吐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强迫性行为与他的灵魂有什么关系，只能如此向自己解释这种行为：为了避免变得和那些人一样。

通过将病人的上述行为与他的一个梦结合起来考察，我们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种一看见可怜的人就大口吐气的行为只能是开始于五岁之后，而且也必与他的父亲有关。在长达好几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没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他母亲来到孩子们面前，说要带他们进城去看一样能让他们高兴的东西。然后她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家疗养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父亲。当时的他面带病容，这让儿子感到很难过。由此看来，他的父亲正是所有那些残疾、乞丐以及可怜人的原型。他当时的那副样子让小男孩不得不大口吐气。通常，父亲形象也就是人们在焦虑状态下见到的扭曲形象的原型，也是那类笔带讥嘲的讽刺漫画的原型。在后文中我们将发现，这种怜悯的态度是可被追溯到原初意象中的一个特定细节的，正是这个小小的细节，在病人的强迫性心理症期间产生了影响。

病人不愿变得和那些老残之人一样，这就是他在看见他们时大口吐气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早先对父亲的仿同也被否定。不过，他仍然继续被动地模仿父亲，因为他在吐气时发出的声音也正是对性交时父亲所发出的声响的模仿[4]。在这里，是人的性兴奋表现构成了圣灵的本质。潜抑作用把这种呼吸转化为疟疾的恶灵，也就是他在获得原初意象时身患的疟疾——从这当中倒是可以建立起一整套谱系。

由他对这些恶灵的拒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倾向于禁欲苦行的成分。他其余的一些举动也显示出这个特点。后来他听说基督曾经赶走恶灵，并将之变为猪猡，让它们掉下深渊，这让他联想到她姐姐很小时候的一次事故。那事发生在他能够记事之前，当时他姐姐沿着海岸边一条陡峭的山路一直滚到了沙滩上。她也是那些恶灵以及猪猡中的一员——看来我们已经离"上帝—猪猡"的念头不远了。在他眼中，就连父亲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被淫欲支配着。听了有关世界上第一个人的故事之后，他立即惊讶地发现，亚当与他自己有着非常相似的命运。他曾带着虚假的惊诧和娜嘉谈起，亚当竟然允许自己被一个女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还向娜嘉担保说他永远也不会结婚。此时正值被姐姐引诱之后不久，作为对那次引诱的回应，他对女性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在他后来的性生活中，她们还将不断给他带来麻烦。对于他来说，姐姐永远地成为了诱惑与罪恶的象征。每当必须忏悔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净化和解脱。可是，据我们推测，她姐姐似乎一直在寻找把他重新推向罪恶的机会。在他意识到这点以前，他可能就已经同她发生了争吵，这就又让他充满了罪恶感。就这样，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将那引诱的一幕重演。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从未在自己的忏悔中流露出他的那些渎神念头，尽管它们一直重重地压在他心头。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讨论主题就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对后来出现的强迫性心理症症状的讨论。那么就让我们向前跨一大步，跳过中间发生的纷繁事件，直接把结局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知道，病人的症状虽是持续的，却也有阵发性的恶化，比如说有一次，当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男孩死去的时候，他的病情就变得严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化我们还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对这个男孩很是亲近，几乎视他为自己的一部分。十岁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德国家庭教师，很快地，后者就建立起对他的重要影响力。我们在他

身上发现的最有益的一种变化就是：虔信的全部重压都消失不见了，并且是一去不返；从他接触并接受了那个家庭教师的教诲之后，他心中的父亲形象就不再被虔信的观念替代，也不再把宗教视为真理。他的虔诚坍塌了，对父亲的依赖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更加和蔼的父亲。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强迫性心理症也有过一次最后的反扑，一次回光返照。这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每当他看见路上有三堆粪便摆在一起，他就会想到圣三位一体。每当遇到新事物的刺激，他都从来不会不做任何抵抗地屈服，他总是会做最后一次尝试，试图抓住那过去的、已经不再有意义的东西不放。那位家庭教师劝说他停止对小动物的残忍行为，于是他照办了，但在此之前却又最后一次对毛虫大砍一气。在我们的分析治疗期间，他也在一种暂时性的"否定反应(negtive reaction)"中表现出完全类似的行为。每当有什么重要问题得到解决，他都会在短时间里尝试对那成果加以否定，于是那些已经得到解决的症状反而会暂时恶化。我们知道，在被禁止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儿童的反应都是类似的。举例来说，当他们因表达反对意见而遭到责备时，他们反而会再重复一遍，然后才停止。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让事情表现得就像是他们自愿停止的一样，这也就是他们对禁令的反抗。

因为那个德国教师的影响，他的施虐倾向找到了更新更好的升华方式；这种升华与悄然来临的青春期不谋而合，于是压倒了他的受虐倾向。他对军旅生活、制服、武器以及战马都产生了热情的向往，这些东西占据了他的白日幻想。他的被动态度也在某个人的影响下被摆脱，我们的病人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十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久以后，那个家庭教师离开。在他走后，病人对这位教师的依恋又引起了一系列后续反应，其中之一即是，在后来的生活中病人一直对德国的东西(比如说医生、诊所、女人)抱有偏爱，而对本土的事物(这代表了父亲)却不那么喜欢。他的这种偏好为我们

治疗中必须的移情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离开那个德国教师之前，还出现过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梦。之所以在这里提起这个梦，是因为直到病人在分析中将它回想起来之前，它一直默默地掩藏在遗忘中。在梦里病人看见自己正骑在一匹马上，一只巨大的毛虫追在他身后。在这里，他认出这个梦对以前一个梦的引用，那个梦出现在德国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们老早已对之做过解析了。在早先那个梦里，我们看见有穿黑袍的魔鬼，其姿势正与此前让他恐惧不已的狼和狮子的姿势一样。魔鬼的手指伸出，直指一条巨大的蜗牛。病人迅速地猜到，这个魔鬼正是一首著名诗歌里的那个魔鬼，而这个梦本身，则是对一幅流传甚广的名画的再现，在那幅画上的，乃是魔鬼与一个少女的爱意融融的场面。那只蜗牛，正是对女性性特征的一种精巧的象征，它代表的就是女人。从魔鬼的那种指引姿势看来，我们立即可以断定，这个梦所表达的正是他对性知识的向往：他渴望有某个人能在他所欠缺的、关于性交的知识方面给予他最后的指点，就像很久以前的父亲在原初意象中做过的启蒙一样。

后一个梦是对前一个的扩充。在这后一个梦里，女性象征被男性象征替代。病人清楚地记得在那之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当他正骑马巡视庄园的时候，看见一个农民正躺着睡觉，他的儿子也躺在他身旁。那个男孩叫醒了自己的父亲并对他说了些什么，于是那个父亲开始对骑手大叫大嚷，还朝他追过来。我们的骑手纵马迅速地跑开了。此外，根据病人的记忆，也正是在那同一处庄园里，有不少完全是白色的树，树上满是毛虫的茧，彻底将树遮蔽了。将这两个场景结合起来考察即可发现，第一个有儿子睡在父亲身旁的幻想被他抛弃了，他不愿将其实现；而第二种幻想中的白树则被他用到了那个焦虑的梦里，体现在白色的狼和白色的胡桃树上。由此看来，正是从他在男性面前表现出的女性化姿态中，恐惧得到了有益的宣泄。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借助宗教的升华

作用来抵制自己的女性化倾向;从这时候开始,借助于军队的升华作用,他将更加有效地抵抗自己的这种心理元素。

若是有谁以为,一旦强迫性症状消除,强迫性心理症也就不再保持任何持久的影响,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正是这种疾病的发展导致了虔信对批判和拒斥的胜利,而它对同性恋倾向的压抑也在我们预计之内。这两方面因素都是会带来持续的不利影响的。从这第一次理智的失败开始,他的智力活动就一直处于极端低潮当中。他对求知没有欲望,早在五岁时候即已表现出来的对宗教的敏锐批判精神也一去不返。曾有异常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出现在那个焦虑的梦中,后来也受到潜抑,而这种潜抑又恰恰意味着此种极其重要的冲动已被压入潜意识之中,也即是说,其倾向性将被保留,而通常可能得到的升华却受到排斥。出于这个原因,病人严重地缺乏那类能充实生活的兴趣爱好。只是在我们成功地通过分析解除了同性恋的枷锁之后,他的状况才有所好转。在没有医生引导的情况下,其同性恋里比多中的各种成分都迫切地想要在生活中得到释放,也都被投注在那些为人类所共同关心的事物之上。看到病人的这种转变,着实让人欣慰。

【注释】

1. 我也曾多次考虑过另一种时间设定方案,打算将病人的故事推后一年,把那次引诱发生的时间放在他四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把那个焦虑的梦放在他的五岁生日。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在那个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病人本人不接受这种修改。顺带说一下,他始终没能彻底消除我的怀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后一年,这种做法显然不会对这些事情的影响后果造成任何改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2. 尤其是对阴茎的击打。
3. 我们知道这种症状出现在他五岁上,正值开始学习阅读之时。
4. 这又为原初意象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Ⅶ. 肛门爱及阉割情结

有必要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个幼儿期心理症的故事本就是作为治疗的副产品被发掘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以一个成年心理疾病患者为对象的分析治疗的附带产物。由此，我不得不用很多片段的小细节来重塑整个事件。通常，每当我们需要完成某种综合工作之时，总是必须处理大量琐碎细节，而在本个案中，这类细节片段的琐细程度则比通常遇到的更甚。这样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困难的。当工作进展到某个时段，需要从二维叙述中建构多维事件的时候，这项工作也就走到了它自然的极限，不能再继续推进了。因此，我只是把事件的各个侧面单独地呈现给读者们，让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去重建事实的原貌。我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十分满意的。如我在前文中已经多次强调过的，病人的强迫性心理症正是其肛门施虐特质发展的结果。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对这两个根本因素中的一种做过研究，也即病人的施虐心理及其变体。所有涉及肛门爱的内容一直被我小心地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将对此作一番全面的研究。

在我们精神分析师之间，早已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肛门爱乃是许多潜意识冲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许多冲动当中，有不少是非常特别的，对个体性生活及精神生活整体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另外，还应当注意与肛门爱同源异质的一种爱欲，在

这种爱欲的各种重要特征中，有一种即是体现在个人对待金钱的方式里的：在个体生活中，会有某种贵重物品引起特别的精神关注，而这种关注，其实完全是指向肛门产物，也即粪便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对恋财癖(money interest)的追索，因为此种关注的本质乃是性欲的而非理性的。由恋财癖出发，我们可以追溯到恋粪快感；在普通人身上，由其对金钱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意愿：他希望能把自己与金钱的关系彻底置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中，除去牵涉其中的性欲成分。

在本个案中，与金钱的正常关系在病人后来的疾病中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他之所以会缺乏独立性以及面对生活的能力，来自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病人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那里继承到大笔遗产，这让他变得非常富有。对于他来说，让人们知晓他的富有也明显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如果在财富方面被人低估，他会非常恼怒。然而他本人却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对自己的开销和剩余也是一无所知。很难说到底该称他为一个守财奴还是败家子。他有时表现得像前者，有时又以后者的方式行事，但却从未将两者调和起来。在后文中我还会对他的某些鲜明的性格特征加以描述，从这些特征看来，人们很容易把他当作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一个把自己的富有视作最大的优点且又从不会对金钱产生任何感情的人。但是他却并不会根据别人的财产多少来评判对方。他也曾多次表现出谦让、同情，以及乐于助人的品质。简单地说，他并不有意识地对金钱加以掌控，在他眼里，金钱另有含义。

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对于病人在姐姐死后安抚自己的做法，我一直感到难以置信。在他姐姐生前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当她死后，他却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现在不必同她分享父母的遗产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用极其冷静的口吻向我说起这种想法，就像丝毫没有意识到正被提及的那种情感是多么的卑劣。他对姐姐之死的痛惜已被移置——

通过向他指出这点，我们的分析令病人恢复了相当程度的正常。可是现在更加难以理解的情况出现了：他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巨额财富为姐姐找到一个替代者。

对于他在另一件事上的行为表现，即便是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在他父亲死后，遗产分成两份留给了他和他的母亲，由他母亲统一管理。每当病人提出任何金钱要求的时候，他母亲都表现出无可指责的慷慨，他本人也很清楚这点。然而，只要两人的谈话涉及金钱，就总是以他对母亲的激烈指责告终。这种时候他会指责母亲不爱他，说她脑子里想的仅仅是积聚钱财，还故意让他手头拮据。他还会说，若是自己死了母亲便会高兴，那样她就可以占有所有那些财产了。每到此时，他的母亲就会流着眼泪为自己的无私动机申辩；而病人则会感到惭愧，然后向她保证说，自己其实并不真的那样看待她。然而在下一个涉及金钱的场合，类似的一幕又会再一次上演。

早在接受分析治疗之前很久，粪便就在他眼中具备了金钱的含义。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将给出其中两个。有一次，是当他的肠道还没有被牵扯到疾病中来的时候，他曾到一个大城镇里看望一个贫穷的亲戚。从那里离开之后，他为自己没有给对方任何经济帮助而深感自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排泄冲动"。两年之后，他真的为那个亲戚提供了一笔津贴。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在他十八岁上，正在准备期终考试的时候，他拜会了一个同学并和对方达成了一个协议。鉴于这两人都担心不能通过考试，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看来是相当明智的[1]。他们打算贿赂学校的看门人。理所当然的，在他们需要筹措的那笔钱中，我们的病人负担了较大份额。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只要能够通过考试，更多的钱他也愿意付，前提是在考试的时候不出什么岔子。然而，就在他到达自家门口之前，他还真的遇到了一点小意外[2]。

所有这些事实都让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肠道问题上。事实上,在后来的疾病里,病人的确因严重而持久的肠道功能紊乱而深受折磨;不过这方面病情也会因各种原因而有所起伏、波动。在他刚开始从我这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他就早已养成了使用灌肠剂的习惯,并且每次都由同一个医生帮他动手实施。若是不能从某个特定区域接受突然的刺激,他可能在几个月里都无法正常清理大肠;而在那种刺激之后,其肠道则可以正常工作几天。病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怨愤观点,即认为世界是裹在一层隔膜当中的,或者说,有一层隔膜正阻挡着他与世界的接触。只有在灌肠剂的帮助下,将其肠中秽物清除之后,那层隔膜才能被撕开,他也才能康复、正常[3]。

我曾向病人的那个医生打听其肠道情况。这是个观察力相当敏锐的人,他告诉我说,导致病人肠道功能紊乱的决定性因素要么是功能上的,要么就是心理上的;药物对此病一直不起作用,而他开给病人的食谱也没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接受分析治疗的那几个年头里,病人的肠道功能一直就没有正常过(除非是在那种特殊的刺激下)。病人听信了一种说法,认为对他的那个紊乱器官所作的任何一种深入治疗都只会导致情况的恶化。能够在灌肠剂或者轻泻剂的帮助下,每周强制性地清理肠道一两次,他也就满足了。

在对这些肠道功能障碍作过研究后,我决定给疾病留出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当我正专注于其幼儿期心理症之时,也曾做出过类似的决定,但是相对谨慎;现在,我打算留给疾病更大一些的发展空间。对于这种安排,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从幼儿期心理症时期开始,直至后来的心理症时期为止,病人的肠道疾病就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第二,若要完成治疗,就必须对那些肠道症状加以特别的重视。

我们很清楚,对于一个面临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精神分析师来说,怀疑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这同样也是病人所有的最为有

力的武器,也是最常用的阻抗手段。正是靠着这种怀疑的态度,我们的病人才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将治疗试图带给他的各种影响拒于门外,安然躲避在一种礼貌的冷漠背后。毫无进展,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他说服。最终,我认识到他的肠道功能紊乱对分析的重要性:这正是那种通常作为强迫性心理症之基础的歇斯底里症的表现。我向病人保证,能够让他的肠道功能恢复正常,这才改变了他的不信任态度。在这之后,他的肠道在分析进程中逐渐"复工",就好像是一个歇斯底里发作的器官,逐渐回复了正常的状态。持续如此之久的症状,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即告痊愈。在此过程里,我欣喜地发现他的怀疑也逐渐消失了。

接下来,我将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病人的童年,也就是粪便还不可能代表金钱的时期。

在很小的时候,病人就有过肠道功能紊乱的经历,尤其是那种最常见的肠道症状,也即失禁——这在儿童身上乃是极其正常的现象。拒绝对这些早期事件作病理学解释,并将之视为对于伴随着排泄而出现的快感的留恋或者抑制,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的病人一直对与肛门有关的笑话以及那类低级趣味的展览和表演很有兴趣。这些东西总是能让他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的疾病期。

当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还在他家里时,他和娜嘉曾多次被迫与那个令他们讨厌的女人同住一室。娜嘉很细心地注意到,正是在某些这样的夜晚里,我们的病人会尿床。一般情况下,他已经不再会犯这种毛病了。对于这,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这正是他表达对那个女家庭教师的轻蔑的一种方式。

在一年以后(四岁半大),也即病人的严重焦虑期的某一天,他在大白天就尿脏了自己的裤子。他感到羞愧异常,在人们给他清理的时候,他大哭着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某些变化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只要抓住他的哀叹,仔细研究琢磨,就可以知道那变

化究竟为何。看上去，他说的那句"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似乎是对别人的模仿。他的母亲曾经带着他和那个来看她的医生一起步行到火车站[4]。在那一路上，她一直悲叹自己的痛苦，还用相同的言辞呼喊道："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当时的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就在被她牵在手中的那个孩子心中，这些话会留下那样深的烙印。在后来的疾病期中，病人也曾不断地发出这同样的一种哀叹，由此我们看出，这哀叹也正意味着他对母亲的仿同。

很快地，两件事间的关联——包括时间、事件在内——就出现在他的记忆当中。有一次，正是他的焦虑期伊始，他们的庄园附近爆发了流行性痢疾，这让他母亲非常担心，于是她命令下人把孩子们和痢疾隔离开来。小男孩于是好奇地询问痢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听说痢疾的一个症状就是粪便带血之后，他变得非常焦虑，还说在自己的粪便里发现了血迹。他害怕死于痢疾，就接受了检查。人们告诉他，是他搞错了，其实根本无需害怕。他接受了这种宽慰。很容易理解，在听见了母亲对那个医生的哀叹之后，体现在他的焦虑当中的，其实正是要维持与母亲的仿同关系的尝试。在这次维系仿同的尝试（四岁半时）之后，他即不再受那血迹的困扰。在那之后，他就不再能理解自己的感觉；尽管他清楚地感到羞惭，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极端的恐惧。然而不论如何，这些都是从其哀叹中明白表现出来的东西。

他的母亲当时正身患妇科疾病，因此，她让自己和孩子们都深感不安。我们的病人也很可能是因对母亲的仿同而陷入焦虑的，当然，这只可能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其焦虑的产生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参与。

那么，他对母亲的仿同究竟有什么含义？

在三岁半的时候，他还能坦然面对失禁，而到了四岁半的时候，就因失禁而大惊失色，在这两件事之间的时间段里，正好就有那个开焦虑之先河的梦。在他一岁半时候经历的那一幕[5]在这个

梦中得到了迟来的理解，女性在性交活动中的角色，也因这个梦而被他所知晓。明显的结论是：病人对排泄的态度之转变，同样也与那次剧变有关。非常明显的一点是，痢疾正是他从母亲的哀叹中听来的疾病的名称，也即让人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那种疾病；根据病人的理解，他母亲的疾病在本质上并不是妇科病，而是肠道上的问题。在原初意象的影响下，他对母亲的疾病和那致病的一幕之间的关联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母亲的疾病完全是由父亲对她的所作所为造成的[6]，而他在自己粪便中发现血迹时感到的恐惧——对患上和母亲同种疾病的恐惧——也正反映出对仿同母亲的拒斥，他不愿变得和原初意象中的母亲一样。也正是这同一种拒斥，使他从那个梦里惊醒过来。他的恐惧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他把自己放到了原初意象中的母亲的位置上，并因她与父亲的这种关系而感到嫉妒。有一个器官，能让他把自己对女性的仿同和对男性的被动同性恋倾向表达出来，这就是肛门。因为这，发生在这个部位的功能紊乱也就同时表现出了女性气质的萌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疾病当中。

在此我们要举出一种反面观点，因为围绕这种观点的讨论将会非常有助于理清事情的头绪。在此之前，我们一直相信这样的假设：在那个梦里病人就已将女性理解为被阉割之人，认为她们在男性生殖器的位置上有一道为了性交而设的伤口，并且进一步得出阉割即女性之特征的结论。根据这种假设，病人之所以会压抑自己在面对男性时表现出的女性化倾向，并从那个带有同性恋狂喜意味的梦里惊醒过来，这完全是因为害怕失去生殖器。病人潜意识地选择了肠道作为其女性仿同的表现渠道，这种选择究竟是如何与前述对于性交的理解，以及对于阴道的认识达成一致的？难道说，他的肠道疾病并不是因某种可能久远得多的观念——某种彻底同阉割焦虑相抵触的观念，也即将肛门视为性器官的观念——而生成的？

这种矛盾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而上述两种观念也的确是相互对立的。问题仅仅在于，真的需要让它们变得相容吗？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潜意识神活动视为意识的，而忘记了这两种心理系统之间的根本差异。

在兴奋的期待中，那个梦于圣诞前夕降临，唤起了病人脑中对父母性交活动的印象。一旦这一幕出现（或者说再现），原本的理解自然会首先映入他的脑海，根据这种理解，接纳男性阴茎的部位正是肛门。一个18个月大的小孩，当他看见这样一幕的时候，还能对之作出何种别样的理解？[7] 但是现在，在他四岁时候，又遇到了新的事件。他之前的经验，也即那些有关阉割的暗示，突然间觉醒过来，并把怀疑的阴影投在了他的"直肠理论"上，并进一步引起了他对两性区别以及女性的性角色的重视。于是，就像大部分儿童在面对某种接受不了的解释——不论是关于性，还是关于其他的什么——时通常会做的那样，他拒绝了新的解释（可以推知这一定是源于阉割焦虑），坚持旧的。他决定站在肠道一边，反对阴道。这和他在此后站在父亲一边反对上帝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动机也完全相同。新的解释被拒绝，病人紧紧地抓住了旧的理论，他对女性的仿同很可能就是在后者中找到了材料，并在此后对致命肠道传染病的恐惧中表现出来；同样的，后来诸如基督有没有屁股之类对于宗教的疑问，也是在他的这些先入之见中找到了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新见解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恰恰相反，其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正是这种新的见解，让他有了将那整个梦境压抑，并且排除一切在意识中消化理解的可能。不过这也就是新见解的全部影响所及了，关于性问题，这种见解倒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由这个新的角度看来，阉割焦虑是不可能通过肠道而与对女性的仿同达成一致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只是存在于逻辑层面上，实质上并不十分严重。更恰当地说，这整个心理活动是典型的潜意识活动。潜抑与消除，这

完全就是两码事。

通过对狼的恐惧症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新见解对病人性活动构成的影响。现在，通过对肠道紊乱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治疗工作再次与那种直肠理论狭路相逢。病人对女性生殖器的两种理解是相互孤立的，中间隔着一道潜抑的鸿沟。也正是潜抑作用，驱除了他在男性面前的女性姿态，或者说，是女性姿态被迫退败，转化为肠道疾病，并在他童年中频繁出现的腹泻、便秘、腹痛症状中得到表达。有些东西，若是在获得了正确的性知识之后，是可以在性幻想中得到表达的；但在这个懵懂的时期，则只能在病人的肠道功能紊乱中得到退行式的表达。在我们把病人整个童年里粪便所经历过的含义变迁弄明白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理解那种退行表达方式的[8]。

在前文中我已经暗示过，我曾暂时地隐瞒了原初意象中的某些部分。接下来我将把它们补全。当时的小婴儿正是通过哭闹的方式打断了父母的亲热，而他突然大哭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把大便拉在了床上。在引入这部分新的材料之后，此前关于原初意象的讨论内容并不会有任何改变。病人本人也接受了对当时这种行为的推测，并用“暂时症状”之说来支持我们的推测。我还对细节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猜想其父曾因儿子的打扰而被激怒，还曾对他大喊大叫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不过，这种补充细节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在分析材料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与之有关的内容。

当然，刚才补充的这点细节也并不是与原初意象的所有内容都完全保持一致的。这里的问题并不存在于某种残留于记忆中的外部刺激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着在后来的各种线索中与这种刺激再次相遇，而是在于，孩子当时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说，我们补充的那种反应并不真实，或者说它是在事后才被硬塞到当时的事件序列中去的，那么这也无伤大体，整个情况不会因这种可能而出现任何变动。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细节，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就是两码事。

通过对狼的恐惧症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新见解对病人性活动构成的影响。现在，通过对肠道紊乱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治疗工作再次与那种直肠理论狭路相逢。病人对女性生殖器的两种理解是相互孤立的，中间隔着一道潜抑的鸿沟。也正是潜抑作用，驱除了他在男性面前的女性姿态，或者说，是女性姿态被迫退败，转化为肠道疾病，并在他童年中频繁出现的腹泻、便秘、腹痛症状中得到表达。有些东西，若是在获得了正确的性知识之后，是可以在性幻想中得到表达的；但在这个懵懂的时期，则只能在病人的肠道功能紊乱中得到退行式的表达。在我们把病人整个童年里粪便所经历过的含义变迁弄明白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理解那种退行表达方式的[8]。

在前文中我已经暗示过，我曾暂时地隐瞒了原初意象中的某些部分。接下来我将把它们补全。当时的小婴儿正是通过哭闹的方式打断了父母的亲热，而他突然大哭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把大便拉在了床上。在引入这部分新的材料之后，此前关于原初意象的讨论内容并不会有任何改变。病人本人也接受了对当时这种行为的推测，并用"暂时症状"之说来支持我们的推测。我还对细节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猜想其父曾因儿子的打扰而被激怒，还曾对他大喊大叫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不过，这种补充细节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在分析材料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与之有关的内容。

当然，刚才补充的这点细节也并不是与原初意象的所有内容都完全保持一致的。这里的问题并不存在于某种残留于记忆中的外部刺激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着在后来的各种线索中与这种刺激再次相遇，而是在于，孩子当时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说，我们补充的那种反应并不真实，或者说它是在事后才被硬塞到当时的事件序列中去的，那么这也无伤大体，整个情况不会因这种可能而出现任何变动。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细节，在这个问题上

一重肛门含义。早在那个令他获知真相的梦之前，他对性的探索就已经把他引向了那个真相：关于婴儿从何处来的问题，性活动将能够提供答案。在那个梦之前，他甚至很不喜欢小婴儿。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只小鸟，还没长毛，是从树上的鸟巢里掉下来的，他却把它当作是一个小婴儿，还因此而恐惧不已。分析显示，所有那些激起他愤怒的小动物、毛虫或者昆虫，其实在他脑子里都意味着小婴儿[11]。他自己与姐姐的关系也迫使他经常地思考大孩子对小孩子的看法。有一次娜嘉告诉他，他的母亲之所以那样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是最小的孩子。于是这又让他生出了一种合情合理的想法：希望不要再有比他更小的孩子到来。在那个将父母的性交活动引入其注意力范围内的梦境中，这种对小婴儿的恐惧被再度唤醒。

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在那些早为我们所知的性倾向中增入新的一条。和其他的性倾向一样，这增补的一条也是源自于那在梦中被唤醒的原初意象的。因为有对女性（母亲）的仿同，我们的病人早已打算给自己的父亲生下一个小孩，并对早已捷足先登，而且很可能重复一次的母亲心怀妒忌。

因为金钱和小孩都有礼物的意思，所以金钱可以经由一条迂回的途径而获得小孩的含义，并同时成为表达女性气质（同性恋）的媒介。这就是我们的病人在目睹父亲将两张大额支票交到姐姐手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真相。那时他和他姐姐正待在一个德国的疗养地。在他的幻想中，父亲和姐姐一直受到怀疑，这时候，他的妒意被激起，于是一等他和姐姐单独相处，他就即刻扑向她，狂暴地要求他的一份，还对姐姐恶语相向。这让他姐姐涕泣难止，愤怒地把所有支票扔向了他。其实真正让他难过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婴儿，是他渴望从父亲处获得的肛门性满足。而这，也就是他在姐姐死后以那种方式自我安慰的原因——当时他父亲还在世。在姐姐的死讯传来之时，出现在他脑中的侮辱性念头的含义

其实十分简单：现在我就是唯一的孩子了，所以父亲必然会爱我，而且是只爱我一个。尽管这种念头本身是完全可被意识思维接受的，但其同性恋背景却与意识彻底地不能互容；这就让它更易于在一种龌龊的贪婪外表下出现，因为那样无疑更容易让他感到释然。

类似的，在他父亲死后，他也对自己的母亲发起了同样不公正的指责，指责她爱钱胜过爱他，想讹诈他的财产。其实他自己也清楚，这类指责都是无凭无据的。他之所以会如此指责无辜的母亲，是因为他历来就怀有一种嫉妒感情，认为母亲爱另一个孩子胜过爱他，认为在他之后她可能还希望有另一个孩子。

我们对粪便含义的分析研究澄清了这么一件事：那驱使着他将上帝和大便联系起来的强迫性念头，并不单单具备他原本以为的那层轻蔑含义。这些念头其实都是某种妥协的产物，其产生既有敌意的因素，也是脉脉温情作用的结果，两者不相上下。"上帝一渣滓"很可能就是一种缩写，表达的其实是奉献的愿望，在某些时候，这种念头也曾以完整的形式出现过。"在上帝身上大便"或者"给上帝送点大便过去"，这种念头也可能就是要给他一个婴儿，或者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婴儿的意思。早先的"礼物"含义在经过贬抑之后，又与后来从中发展出的"婴儿"含义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了病人的强迫性语言。后者表现出一种女性化的温情，根据这种倾向，只要能像一个女人一样地被爱，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阳刚气质。在那个身患妄想狂的施尔伯议长[12]的狂想中，同样的针对上帝的冲动被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到后文中，等我开始叙述病人最终症状的解决办法时，我们将再次发现，他的肠道紊乱正是在为同性恋倾向服务，为以父为对象的女性化姿态作出表达。粪便的新一重含义将会浮现，并为关于阉割情结的讨论扫清道路。

既然柱状的粪便能够像阴茎刺激阴道黏膜那样给肠道黏膜带去刺激，它也就扮演起一个类似于运动器官的角色，也即是说，它

在直肠中的运动正与阴茎前部的活动无异。出于对某人的爱而将大便排出，也就成为阉割的原型。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第一次有身体的某个部分[13]为赢得某人的爱而被抛弃。所以说，人对自己阴茎的爱总是带有某些肛门爱的痕迹，否则就是自恋。进一步说，粪便、婴儿、阴茎，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潜意识的概念——“请原谅我的这种说法”——也即某种可与身体分离的小东西的概念。经由这些途径，病人的里比多投射格局就有了发生某些重要的病理学上的转变的可能，其投射将可能被移置或者加强——具体是何种形式的改变，这正是我们的分析将要揭示的内容。

现在我们知道了病人对阉割问题所持的最初态度。他的第一反应即是拒绝，并且坚持原来的关于肛门性交的观点。我说“拒绝”的意思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愿对之作任何程度的了解，也就是说，将之压抑下来。对于阉割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他虽是不置可否，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定。然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不可更改，哪怕是在他的幼儿期心理症时期也是如此。后文中我们将可以找到很好的证据，以证明他其实已接受了阉割的事实。在这里，他的行为再次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特征，对于我们来说，要做出描述或者共情反应都是异常地困难。他首先是表现出阻抗，然后又放弃，可是新的反应并没有压倒旧的。到最后，两种对立的倾向共处下来，其中一方对阉割的念头深恶痛绝，而另一方则准备着接受，并因必将随阉割到来的女性气质而自我安慰。还有第三种倾向，是最古老也最深刻的一种：对阉割直接加以拒斥，甚至不去触及判断其真假的可能性。这第三种倾向无疑也在继续发挥作用。在别处[14]我曾描述过这位病人在五岁时的一种幻觉，放在现在的上下文中理解，就只需要增补一点简短的注解：

“有一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正在花园里玩，我的保姆就在身边。当时我是在用小刀划一棵胡桃树的树枝[15]，就是曾在我梦里

出现过的那些胡桃树中的一棵[16]。突然我发现自己割伤了自己的小手指（左手还是右手?），这让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整个小指几乎都断了，只被一层皮连在手掌上。我没有感到痛，只是感到极度的恐惧。我甚至不敢向保姆说起，而她就在几步以外。我走向最近的一条长凳坐了下来，也就一直那样坐着，甚至不能看那小指一眼。在最后我冷静下来，仔细地看了一下手指，没想到，它其实一点也没有伤着。"

我们知道，从病人在四岁半上接触宗教以来，他就开始了高强度的智力活动，也正是这种智力活动，在后来转化为强迫性的虔诚。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上述幻觉正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在他下定决心要正视阉割之真实性的时候。事实上，这幻觉很可能就是在为他于认识上迈出的那一步作下标记。即便是病人的那个小小的自我纠正，其实也不无深意。如果说进入这个孩子的幻觉之中的，乃是塔索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讲述过的英雄坦克雷德的那种可怕经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这个小病人的幻觉也作类似的解释：那棵树所代表的，正是某个女人。当时的他，正是在扮演父亲的角色，在将他母亲的出血和女性的阉割痕迹，也即那道"伤口"联系起来——前者是他早已知晓的，而后者则是刚被他承认的。

病人后来告诉我，正是他一个亲戚的故事激起了他那关于被切断的手指的幻觉，因为那个亲戚生有六趾，在他刚生下来的时候，那多余的一趾即被砍断，用的是一把斧子。由此他推测，女人没有阴茎也是因为在出生时被切掉了。就这样，在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时期里，病人终于接受了早已在那个梦里认识到、却在当时被他以压抑的方式拒绝的事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通过对宗教故事的阅读和讨论，基督以及犹太人所行的割礼也是不可能不为他所知的。

在这个时期，他的父亲无疑是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对他发出阉割威胁的可怕形象。而那个他正与之角力的残酷的上帝、那个允

许人们犯罪以便对他们加以惩罚的上帝、那个牺牲了自己儿子以及众人之子的上帝，其阴暗一面也投射在他的父亲身上。从另一面说来，父亲也正是这个小男孩试图保卫的对象——他要站在父亲一边以反对上帝。在这里，他必须遵循一种系统发生(phylogenetic)模式；尽管他的个人经验似乎尚不足够，但他毕竟还是做到了这点。他收到的那些阉割的威胁，或者说暗示，实质上都是出自于女人的[17]，但这一点并没有将最终局面的出现推迟多久。到最后，倒是他的父亲让他感到了阉割的威胁。在这一点上，是遗传战胜了偶然经历：在人类的史前时代中，无疑正是父亲在执行阉割之刑；这种情况也在后来的割礼中得到了部分的保留和反映。随着强迫性心理症的发展，病人越是压抑自己的性欲[18]，就越是倾向于认为，那作为性活动之真实代表的父亲是怀有这类邪恶意图的。

这种将父亲等同于阉割者的观念[19]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正是某种针对父亲的强烈潜意识敌意——强烈到希望他死去的地步——的源泉，同时也是因这种敌意而生的愧疚的源头。就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行为完全是正常的——和任何被正性俄狄浦斯(positive Oedipal complex)情结所支配的心理症患者一样。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这个病人身上还并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认为父亲即是被阉割者，并因此而需要他的同情。

还是在分析他在面对残疾人、乞丐这类人所举行的那种仪式之时，我就成功地从这一症状追溯到了他的父亲。那是因病而住在疗养院里的父亲，当时的病人很为父亲而难过。现在，分析将允许我们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在很早以前，也许还是在那次引诱(三岁零三个月)之前，他们的庄园里曾有一个很可怜的工人，其工作就是每天把水挑到屋子里。他是一个哑巴，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的舌头已被割掉，但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一个聋哑人。小男孩很喜欢他，也全心全意地同情他。在他死后，小男孩曾在天上寻找过他[20]。由此看来，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引起他同情的残疾人。从这个

人在分析中被提及的时机以及语境看来，他无疑也是父亲的替代者之一。

随着这段记忆的出现，许多其他关于他所喜爱的仆人的记忆也在分析中浮现出来。病人在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些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要么健康情况很糟，要么就是犹太人（割礼！）。四岁半时的那次失禁，为他清理的男仆就是一个犹太人，同时也身患肺病，也是他的同情对象。在他的记忆中，所有这些人都被划归到在疗养地见到父亲之前的时期，也即是说，先于那种症状——要以吐气的方式与仿同对象保持距离——形成的那个时期。后来，对那个梦的分析一下子抓住了病人的幼年生活，这让他本人认识到，曾在原初意象的性交场面中观察到阴茎的缺失。他也因此而对父亲产生了同情，并因本以为已经失去的东西再度出现而庆幸不已。所以说，在那一幕的刺激下生出的还有另一种感情。另外，在他的言辞中，那种同情心的自恋根源也已表露无遗[21]。

【注释】

1. 病人告诉我说，在他的母语里没有德语中常见的"Durchfall"一词，这让他在描述肠道困扰的时候感到很不方便。（德语中的 Durchfall 一词既有"不及格"的意思，也有"腹泻"的意思。）

2. 不论是在德语里还是在病人的母语中，都可以用"小意外"来表达腹泻之意的（英语中也一样）。

3. 由别人负责灌肠剂的使用，或者由他亲自动手，效果对他来说都一样。

4. 我们无法确定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不论如何，它都是早于四岁时那个焦虑的梦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在其父母的外出之前。

5. 参见第 255 页。

6. 他的这种推测倒很可能是正确的。

7. 或者说，原因在于当时的他还不能理解狗式性交。

8. 参见《论本能的演化》一文（发表于 1917 年）。

9. 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婴儿只会用他们的粪便去骚扰那些为他们所熟悉并且喜爱的人；陌生人从来不会得到这种待遇。在《性学三论》

中我曾提到过,粪便即是为肠道黏膜提供自恋刺激的第一种物体。这种观点也是与如下事实相一致的:对于儿童来说,被他们用排泄物骚扰的人乃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他们正是用这种手段来表达对那个人的服从或者顺从。这一点在较大的儿童身上则表现为,他们只允许特定的几个人把他们放到马桶上或者协助他们小便,在这过程中,当然也包含有其他方面的满足。

10. 我们知道,潜意识其实并不知道"不"这个字,对立也即意味统一。只有在压抑机制被引入之后,否定才出现。

11. 同样的,各种害虫也经常在梦和恐惧症中表现出小孩的象征含义。

12. 施尔伯并非弗洛伊德的病人,而是一位有过多次严重精神崩溃经历的著名人物,发表于 1903 年的《一个心理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Neurotic)就是他的自传体病史。弗洛伊德曾在 1911 年发表一篇论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原则对那本自传进行了研究。施尔伯的症状包括对迫害以及死亡的恐惧,他相信他的脑袋正在不断地软化,并由此而发展出妄想。他还相信,上帝给了他拯救世界的任务,为了这一崇高目标,他必须成为女人,必须接受阉割。在施尔伯的身上,也和本案例中的那位病人一样,表现出了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也同样对同性恋里比多充满抗拒,竭力压抑。——译注

13. 这正是粪便在儿童眼中的含义。

14. 是在《论精神分析著作中的"似曾相识症"》(发表于 1914 年)一文中。

15. 在后来的一次复述中,病人自我纠正说:"我不认为当时是真的把刀插到了树干里。我被另一种幻觉伪造的记忆给搅晕了。在后一种幻觉里,我把小刀切进了树干,于是就有血流出来了。"

16. 参见《梦中的童话故事》。

17. 我们已经知道娜嘉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在后文中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个女人也对他做过类似的恐吓。

18. 参见第 284 页的相关论证。

19. 在病人后来疾病中的那些最痛苦、同时也最古怪的症状里,有一种即表现在他与一个裁缝的关系上。他向那个裁缝订制了一件衣服。他在这个高尚的人面前表现出尊敬而且胆怯的神情,又试图用过分的慷慨拉拢对方,但却对最后的成品大失所望。

20. 这里我要提一下出现在那个焦虑的梦之后的几个梦,都是出现在他还住在第一座庄园里的时候。在这几个梦里,性交活动都发生在天上的人们中间。

21. 在德语里,"同情(Mitleid)"一词的准确含义即是"忍受"。

Ⅷ. 得自童年早期的一些补充材料——最终的解决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治疗接近尾声时，某些以前一直小心隐藏在记忆深处的材料会自动浮现出来。要不就是某些不引人注意的想法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在谈话里，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就好像所说的事情本来不值一提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别的相关内容在另一场合被提起。这样，分析师就会对此事留意，并最终发现正是这些几乎被忽略的琐碎记忆在掌握着通往核心真相的钥匙。而掩盖着它们的，就是病人的心理症。

在很早的时候，我的病人就曾向我讲起过他记忆里的一个细节；那是在他的顽劣时期，当时的他会突然间从恶劣的行为转入焦虑状态。有一天，他正在追捕一只很漂亮的带黄色条纹的大蝴蝶，那是一只燕尾蝶，因为它的宽展的翅膀末端是生有斑点的。那只蝴蝶歇在了一朵花上，这时候，我们的病人突然对它生出了极端的恐惧，于是他就丢下它尖叫着跑开了。

在我们的分析进程中，这部分记忆不断地重复出现，这就让我们感到了有必要对之作出解释，但却一直没能实现。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这类细节并不是因其本身的缘故而被保留在记忆中的，它们实质上乃是一种特殊的表层记忆，背后牵连着某种更为

重要的心理内容。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在他的母语里蝴蝶一词写作“Babuschka”，也有奶奶的意思，因此蝴蝶一词通常会让他想起女人或者女孩，而甲虫和毛虫则代表了男孩。由此看来，那只蝴蝶唤起的正是关于某个女性的记忆。当时我曾推测，那只蝴蝶身上的黄色条纹可能是让他联想到了某种女性服饰上的类似条纹，有必要说明，我完全是把这点视为一种可能性而向他指出的。我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分析师的推论常常是多么的不充分，若是将分析所得归结为分析师的幻想，或者暗示之结果，那又会是多么的荒谬。

好几个月之后，在完全不同的话题下，病人终于想起来，正是那只蝴蝶停在花上开合翅膀的方式让他产生了那种诡异的感觉。那动作就像是一个女人正在张开她的两腿，然后两条腿就形成罗马字母 V 的形状。我们已经知道，字母 V 所代表的正是那个让他产生坏情绪的时刻。不论是在童年还是现在，下午五点始终是他的黑色时间。

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彻底幼儿式的联想方法。有鉴于此，我特别倾向于对此观点加以重视。我在儿童身上经常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他们的注意力总是更易被运动的物体吸引，而非那些静止的；他们也时常以相似的运动方式为基础建构他们的联想，而我们成人则大多不会察觉到其间的相似处。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小问题一直被放在一边。在这里，我打算只对一种平常的看法加以讨论：蝴蝶的突出而带有斑点的翅尖很可能是带有一重极其重要的性器象征含义的。

有一天，一些朦胧不定的记忆涌上了病人的心头：在很早以前，娜嘉还没有成为他的保姆之前，曾有一个非常喜欢他的保姆。她和他的母亲有一样的名字。他肯定自己当时也很喜欢她。这意味着，这是已经消失无踪的最初的爱。在那个时期，一定是有某件

在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后来他又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记忆。那个保姆可能并不和他母亲同名，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错觉。由此我们确凿无疑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保姆是和他的母亲混淆在一起的。经过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她的真实姓名重新被记了起来。一天他突然回想起第一座庄园里的一间储藏室，果园里的果子摘下之后就放在那间储藏室。他还想起一种香味特别的梨子，那是一种皮上带黄色条纹的大梨子。在他的母语里，梨子就是“格鲁莎(Gruscha)”，而这也就是那个保姆的名字。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隐藏在关于那只蝴蝶的表层记忆背后的，正是对那个保姆的回忆。那些黄条纹并不存在于她的裙子上，而是生在与她同名的梨子上。那么，当这部分记忆被唤起之时，他的焦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最明显、也最平常的一种解释可能就是：当时还是小婴儿的他，就是在这个保姆身上初次观察到了那种在他脑子里和罗马字母V紧密关联的腿部运动，一种把生殖器暴露出来的腿部姿势。让我们暂时把这种推断放在一边，等待有新的材料出现之后再作定论。

不久之后，又有一个虽不完整但却十分清晰的记忆场景浮现出来。在这一场景中，格鲁莎正跪在地上，身边是一只桶和一把用桦树枝扎成的小扫帚。我们的病人也在场，而她对他要么是在揶揄，要么是在训斥。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别处找到关于这一场景的补充材料。在治疗的第一个月里，他就曾对我讲起过他对一个农家姑娘的强迫性爱慕——正是这个姑娘，让他在18岁时候染上了淋病，并导致了后来的严重心理疾病。当时的他就明显地不愿意讲出那个姑娘的名字。在当时看来，这只是一种孤立的阻抗表现。通常，对于分析的基本规则他都是绝对服从的，可是对于这个名字，他却说自己

羞于大声提起，因为这个名字是只有农民才会起的，一个出生稍好点的女孩绝不会有这样一个名字。最后我们还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玛特洛拉（Matrona），其发音很有点妈妈的味道。显然，他的羞惭是放错了对象，这也是一种移置。他并不因自己心仪于出生最底层的女孩而感到羞惭，让他感到羞愧的只是名字而已。若是他对玛特洛拉的爱慕与对格鲁莎的感情有什么共通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他的羞惭感定位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婴儿期事件上。

另有一次，他向我讲述了在听到扬·胡斯[1]的故事时他是多么的激动。在胡斯的故事里，尤其引起他关注的就是那些被放到火刑柱下的成捆的树枝。他对胡斯的同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比他更年轻的病人中，我时常遇到这种同情，而且大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中一个甚至还为胡斯的故事创造出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剧本。在那个病人的案例中，他正是从心仪的姑娘被带走的那天开始写作自己的剧本的。胡斯是被烧死的；和许多有相同遭遇的人一样，他在那些一直因小便失禁而烦恼的人们眼中是一个英雄。我们的病人正是在围绕着胡斯的火葬堆的树枝捆和那个保姆的扫帚（用桦树枝扎成）之间，建起了一种联系。

将这些材料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病人记忆里关于格鲁莎的那一场景补足。当时的他正看着那个姑娘清理地板上的尿迹，是他弄脏的。为此，她开玩笑地拿阉割来吓唬他[2]。我不清楚读者们是否已经猜到，为什么我要如此细致地描述病人在婴儿期的那段小插曲[3]，在这里我要把这原因挑明：正是这段小插曲，构成了原初意象和后来对他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强迫性爱欲之间的关联；也正是这段小插曲，为病人的强迫性爱欲引入了一种重要的条件。

那个姑娘趴在他面前清理地板，他看见她双膝跪地；翘起的臀部、水平的背部，这些都让他想起母亲在那次性交过程中的姿势。

在他眼里，这个姑娘成了母亲的替身。唤醒那一幕所带给他的性兴奋[4]，将他攫住，于是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以男性的姿态接近了她，而在当时的他看来，父亲的动作只可能是在小便。事实上，把尿撒在地板上也正是他的一种引诱行为，而那个姑娘也以阉割来回应，就好像她已经理解了其中的深意一般。

在这里，那种因原初意象而生的强迫性冲动被转移到这一场景中，并由此而持续地对病人产生影响。后来，病人的爱欲条件经历了一次修正，上述第二个场景的影响就体现在其中。通过这次修正，他的爱欲条件从对女性姿势的要求，转变为对采取那种姿势的女性的所作所为的要求。举例来说，由他对玛特洛拉的一见钟情就可以看出这点。那时候他正在散步，穿过紧挨他们的(第二座)庄园的村子，忽然看见一个农家姑娘正跪在一个池塘边上，就着池水洗衣。尽管他还没有看见她的脸，但仅仅因为她的姿势以及她的动作，他就立即对那个姑娘产生了强烈而不可抗拒的爱慕之情。显然的，她实际上是格鲁莎的一个替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原本是在格鲁莎身边体会到的羞惭感，为什么会被转移到玛特洛拉的身上。

病人在几年前也曾一度坠入爱河，在那次爱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格鲁莎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关于格鲁莎的那一场景所造成的强迫性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醉心于一个为他们家服务的年轻的农家姑娘，但是他一直禁止自己接近她。有一天，他单独和她在屋子里相遇，这时候的他彻底被爱慕之情压倒了。当时那个姑娘正蹲伏着清理地板，她身边就是一只桶和一把扫帚——这完全和他童年里的另一个姑娘一模一样。

即便是他最终的对象选择，看来也是因一些偶然细节满足了那爱欲条件而决定的。这是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具体细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所说的那些偶然细节，恰恰体现出他的强迫性冲动的一种变异体——那种冲动，是自原

初意象起（经由格鲁莎的场景发生作用）就一直左右着他对性对象的选择的。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我非常了解病人贬低自己爱欲对象的方式。从他的这种行为出发，我们可以追溯到他回应姐姐压迫的一种方式。不过，当时我也就曾说过，傲慢的动机并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那种隐藏着的性欲冲动，在实质上发挥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保存在他的记忆中那个保姆擦地板的场面，其姿势本身就有卑微的意味，由此，这种动机的真相也就显露出来。病人后来所有的爱欲对象其实都是那同一个女人的替身，而这个女人，又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他母亲的第一个替代者。通过回顾这整个链条，我们很容易地就认识到，在遇到那种对蝴蝶的恐惧感之后，病人的原始反应就是：将之视为对原初意象（五点钟）的暗示。有关格鲁莎的那一幕和阉割威胁之间的关联被一个特别具有暗示意味的梦所证实，病人自己解析了那个梦。他说："我梦见一个男人正在撕扯一条 Espe（角蝰，一种毒蛇）。""Espe?"我反问道，"你指的是什么?"——"噢，就是那种身上有黄色条纹的昆虫，会叮人的。那肯定也是在暗示着格鲁莎，那只黄色条纹的梨子。"——这时候我明白过来并纠正他说："这么说来，你指的应该是 Wespe（黄蜂）。"——"那个词是 Wespe 么？我本以为是 Espe 的。"（像其他许多病人一样，他是在用对德语的不熟悉来掩饰言语中的象征含义。）"不过说起 Espe，那指的一定就是我，S·P（他的姓名缩写）。"Espe 当然就是一个残缺的 Wespe。这个梦清楚地告诉我们，梦中的他其实是在报复那个用阉割来威胁他的格鲁莎。

在关于格鲁莎的那个场景中，年仅两岁半的小男孩模仿着父亲的姿势接近了那个姑娘；据我们所知，这是原初意象对他的影响的第一次表现，从中我们看出一种趋势，是将在后来发展为所谓"男子气概"的。后来的他之所以会变得被动，乃是他姐姐那次引诱的结果，不过，这倒也并非全部原因，我们早已在他作为父母性

交活动之旁观者的所作所为中，预先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可能。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有一个侧面是我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乃是真正被他记起（在没有我的引导以及推论的帮助下记起）的第一件事。这又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分析所面临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这之后，阻抗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搜集材料并将它们组合起来。突然之间，旧有的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毕竟，这理论乃是以随着精神分析治疗的进展而形成的各种印象为基础而建立的——又再度表现出它的价值。在这里，我打算为这位病人的故事提供另一种解释，一种更易被常识接受的解释。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研究批评的考虑。在我看来，那有关格鲁莎的场景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场景本身其实并不能表示任何事情。回顾那些围绕着他的性对象选择——因为他的贬抑倾向，选择的对象由姐姐转而成为那些作为仆役的女孩们——而出现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潜抑作用让那场景显得更加真实。从另一面说来，对性交活动的那次观察可能并不真实，它也许只是形成于后来生活中的一种幻想，其历史根源可能是另一次观察，或者是某次使用灌肠剂的体验。可能许多读者都会认为，只有通过类似的假设，我才能对这个案例得出正确的理解。当我在讲起这种观点的时候，病人满脸疑惑地看着我，神色中还带着轻蔑，在后来也没再对此做出回应。关于这类十分符合经济原则的观点，我已经详细地陈述过自己的反对意见，具体可参见前文中相关论述。

在那关于格鲁莎的场景里，并不只包含那种将对病人的一生影响深远的对象选择条件，其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防止我们过分看重病人身上那种贬抑女性的倾向。在此之前，我曾拒绝将原初意象解释为那个梦之前不久观察到的动物性行为，也拒绝了不加详查即视此解释为事实真相的观点。现在，关于格鲁莎的场景证实了我先前的谨慎态度之正确。这个场景完全是自然浮现

的，和我的言行一点关系也没有。由病人对黄条纹蝴蝶的恐惧出发，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一场景，这就使其内容的重要性得到了证实，或者说，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其内容加以重视。借助于由这场景而生的联想，以及得自其中的结论，我们完全有把握将缺失的重要部分补足。我们看到，他对蝴蝶的恐惧和他对狼的恐惧完全是类似的，它们本质上都是对阉割的恐惧；在一开始，他之所以对某人产生恐惧，完全是因为那人向他发出了阉割的威胁，只是到了后来，才通过移情作用而使另一人成为恐惧的对象。照系统发生模式看来，病人的恐惧必然会固着在后者身上。既然那关于格鲁莎的场景出现在病人两岁半的时候，那么黄条纹蝴蝶带给他的恐惧也必定出现在那个焦虑的梦之后。如果我们说，后来压在他心头的阉割观念正是和那关于格鲁莎的场景密切相联的，而且焦虑感也是产生自那个场景的，那么我想这并不会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单论这个场景本身，其实是不含任何令人不快或者于理不合的成分的，它不过是一种琐碎的细节，反映出了一种完全正常的天性。在这场景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内容暗示此亦不过是幼儿幻想。事实上，对于这种幻想之说，我们几乎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现在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鉴于这个男孩的确是在那姑娘跪地清扫的时候，以站姿小便了一次，我们是否可以证实这种行为确曾给他带来性兴奋感？如果是，那么他的兴奋就可作为之前出现的一种印象的证明，这种印象要么是原初意象的真实一幕，要么就是他在两岁半之前看见的动物的交媾，两者的可能性差不多相同。也有可能，小男孩只是纯粹出于偶然地排清了自己的膀胱，这意味着他记忆中的那个场景本来无甚深意，只是到了后来，在他认识到类似情景的意味之后，才附带上了性的含义。果真如此？

我不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得出任何结论。有必要说明一下，在我看来，允许这类问题的提出其实正是精神分析学之优越性的

体现。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有关格鲁莎的那个场景的确是真实的。只要肯定原初意象的真实性(在别的地方，这原初意象很容易被视为是幻想的产物)，我们即可十分自然而完满地解释其在分析中发挥的作用，而对于这一幕究竟对病人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的问题，也可由此而得到圆满的解答。由这个场景出发，没有什么事情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以之为真的假设，也同观察动物所带来的刺激完全相符——我们知道，病人梦中的牧羊犬就是在暗示着这种观察的。

在这里，我要先把这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放到一边，来谈谈我将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我本人而言，病人的原初意象到底是真实体验还是源自幻想，这是个很让我感兴趣的问题。但若是参考类似的案例，我们即会发现，不论是对此问题作何解答，其实都无关大体。对父母性交场面的观察，童年中遇到的引诱，还有阉割的威胁，这些无疑是前后相继，承接紧密的；其间的关联乃是一种系统发生学上的承继关系。既然病人姐姐对他的引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对父母性交活动的观察就不是了呢？

在病人患上心理症之前的经历中，我们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特点：每当这个小男孩感到自己经验的贫乏之时，他就会回到那原初意象(系统发生学上的经验)中寻求帮助。他其实是在用史前的事实来补充个人经验之不足，把祖先的经验当作了自己的经验。在对这种系统发生的遗传现象的理解上，我完全赞同荣格的看法(参见《潜意识过程的精神分析》，发表于 1917 年，这部著作发表太晚，否则倒是可对我的《精神分析引论》有所影响)；不过，我也认为，若是在个体发生(ontogenesis)角度的诸种可能尚未被探寻完毕之前，就从系统发生(phylogenetic)的角度寻求解释，那就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要顽固地拒绝承认个体童年之史前经验的重要性，而又对来自祖先的史前经验加以如此的重

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系统发生方面的动机及其后果，都是不能脱离个体经验而存在的，它们只有在取自个体童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才能得到彰显。最后，对此发现我毫不惊讶：只要相同的条件仍然存在，它们就始终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出现在病人身上，然后这结果又会造成一种倾向，会让相同的条件再次出现，并且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

还有那个哑巴挑水人，我们也应该把他的出现时间设在原初意象和那次引诱之间(从一岁半开始，到三岁零三个月止)。正如格鲁莎是病人母亲的替身一样，哑巴挑水人代替的就是父亲。尽管父母双方都被他家的佣人代替，但我并不认为这其中是含有什么贬损意味的。小男孩看不到任何社会阶级差异，在当时的他看来，那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出身很好的父母，还是地位低下的佣人，只要是在以同样亲切的态度对他，他就同等地回应他们。同样的，用动物来代表自己的父母也是不带任何贬义的。若是以为孩子们会把动物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把叔叔婶婶当作父母也与侮辱贬低无关，在我们这个病人的记忆里，就有相当多的类似情况出现。

病人模糊地记得，就在这同一时期里，他有一度只想吃甜食，这引起了家人对他健康的担忧，于是他们向他发出了警告。他们给他讲了一个同样不想吃东西的叔叔的故事，还告诉他那个叔叔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形销骨瘦了。他还听说，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曾身患重病，家里把他的寿衣都准备好了。他们成功地唬住了他，他又开始吃东西了。在他后来的童年时代里，他甚至把吃东西当作一种义务，并走上了极端，就好像是在和死亡的威胁战斗一般。后来，当母亲向他警告了痢疾的危险之后，他的反应证实了这种充斥在他的自我保护中的对死亡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引起了后来的强迫性心理症的发作(参见第283页)。在后文中，我们将集中观察这种恐惧的根源及其重要意义。

我倾向于认为，那种饮食紊乱其实正是病人的心理疾病在最早期的重要表现。饮食紊乱、狼的恐惧症，还有强迫性虔诚，这些即构成了其幼儿期心理症的全部，并为在青春期过后爆发的心理疾病埋下了伏笔。人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在几乎所有的小孩子身上都会出现暂时性的厌食现象，以及对某种动物的恐惧症。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不过我还是要说，所有成年人的心理症都是建立在其幼儿期心理症之基础上的，但是后者的程度大多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就多不以心理症为人所知。上面的观点在实质上并不会降低幼儿期心理症的重要性，反倒会令我们在处理那些被认为是心理症，并且是源于成年期经历的疾病时，从理论上把更多的注意投注到幼儿期心理症上。如果我们的病人没有在他的饮食紊乱和动物恐惧症之外又表现出强迫性的虔诚，那么他的故事也就不会显出任何与众不同之处，而我们则会遗漏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一些能够防止我们犯下明显错误的材料。

如果这番分析没能让我们理解病人的悲哀(lament)，那这分析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在他的悲哀里，集结了他所有的痛苦情感。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就是蒙在一层隔膜背后的；而我们的精神分析训练也就是要让我们相信，像这样的言谈绝不是空洞无物，也绝非偶然。在他看来，那层隔膜只会在一种相当古怪的条件下才被撕开，也即通过灌肠剂的使用，让大便穿过肛门而出。这样他就能重新感觉正常，并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要理解这层"隔膜"的含义是困难的，其难度不亚于对蝴蝶恐惧的理解。病人本人并不坚持认为那是一层隔膜，有时他也说那是一片微光、幽暗，或者诸如此类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一直到了治疗即将结束之时，他才回想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曾听旁人说起过，他是和胎膜一起被生下来的[4]。因为这个原因，他时常把自己看作是特别幸运的人，一个百病不侵的孩子。这种自信一直保持着，直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已经被

淋病严重损坏。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侮辱，他的自恋也因此土崩瓦解。可以说，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因为有某种曾经运转的机制被再次发动起来。当他被迫面对现实，承认阉割现象的真实存在时，也有异常情况出现，即爆发了狼的恐惧症；而且，在他看来淋病显然也是和阉割等同的。

由此看来，那层将他与世界隔离开来的隔膜也就是那层胎膜。他的悲哀实质上也正是一种愿望—幻想的实现：其中的幻想是回到子宫，愿望则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对之作如下翻译：我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快乐，所以我要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

那么，对应于这层象征意义上的隔膜破裂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旦他的肠道在灌肠后得到清理，这层隔膜即告破裂，而他的症状也就会消退，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综观病情，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当那层胎膜破裂，他就得到了重生，也就再次看见了这个世界。粪便即是婴儿，而作为那个婴儿的他再次出生，并获得一个更加快乐的人生。这就是最近由荣格作过论述的重生幻想。他对这类幻想赋予重要意义，使之成为心理症的各种愿望式幻想中的支配愿望。

如果这就是全部的答案，那事情倒简单了。考虑到某些特定的细节，以及分析应当同病人生活中某些特定经历建立起的关联，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把分析更推进一步。我们知道，重生的条件即是，有人为他施行灌肠术（只是到了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自己动手）。这只能说明，在他与其母亲之间是存有仿同关系的。那为他施灌肠的人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而灌肠即性交活动的再现，而其结果，就是粪便—婴儿的到来——也即他自己的降生。经由此途径，向男性求得性满足所需的条件即与重生幻想紧密地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的相关解析也就成为如下形式：只有当他被允许成为女性，替代自己的母亲向父亲求得性的满足，并且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之后，他的病症才能缓解。因此，这里的重生幻想其实

也只是其同性恋愿望—幻想的一个毁损了的、经过审查的版本。

若是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我们必将认识到，缓解疾病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我们在原初意象中观察到的情境的再现：当时的他就希望能成为自己的母亲，而如我们早已猜想过的那样，在那场景中也正是他自己"产"下了作为婴儿的粪便。在病人的内心深处，他始终是固着在原初意象上的，那一幕对其一生的性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他的表现就好像是着了迷一般。在那个焦虑之梦出现的夜晚，这一幕浮现于他眼前，并为他的疾病拉开了帷幕。在撕裂的隔膜和睁开的眼睛之间，是存在着类比关系的。洞开的窗户也是。看得出来，原初意象已经历了改造，按照缓解疾病的条件要求被重塑了一遍。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病人之悲哀所象征的东西，以及排除其悲哀的条件所象征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意义清晰可辨的整体。病人希望自己已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这并不仅是希望得到重生，也是为了能成为父亲的性交对象——他想从他那里得到性的满足，并生下孩子。

要做父亲生的孩子(如他之前一直以为的那样)，要从父亲那里得到性的满足，要给他生下一个孩子(即便那意味着牺牲他的男子身份也在所不惜)，还要在肛门爱欲中将上述一切表达出来：通过这一连串的愿望，他对父亲的强迫性固着情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让他的同性恋倾向找到了最大限度的表述，也是最本真的表述[6]。

在我看来，这个案例为理解子宫幻想和重生幻想的含义和本源提供了不少便利。从病人对父亲的依恋中，上述幻想的含义正在不断地显露出来。在病人身上有这么一种愿望，他想回到母亲的子宫里，为的是在性交中取而代之，代替她和父亲性交。由惯例看来，那种重生的幻想很可能就是一种婉转化的表达，换句话说，是对与母亲乱伦性交的愿望的婉转说法，借用H·希尔伯的术语，

就是一种神秘的简略(anagogic abbreviation)。此间存在一种回到母亲性器中的欲望。在这里，病人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阴茎，用这一部分代表了自己全体。由此看来，上述的两种幻想相互对立，各自表达了与父亲和母亲性交的愿望。具体是哪一个得到显现，则完全取决于个体本身采取姿态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能忽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两种幻想，以及相关的两种乱伦愿望，都是在病人的悲哀以及缓解疾病的条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这里我将再一次根据反对方的方案来对最近的分析所得作一次重新解释：病人是在以一种典型的子宫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对自己逃避现实的愿望感到悲哀；他也只在典型的重生幻想中看到了康复的可能。在他的肛门症状里，他对重生的观念得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是与他的主要气质完全相符的。根据那个涉及肛门的重生幻想所提供的模式，他自行建立了一个童年场景，以一些古老的象征为体表达了他的愿望。由此，他的各种症状串联起来，表现得仿佛源自一种原初意象一般。病人本人是被迫走上这整条退行路线的，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一种必须解决的问题，却又懒于着手，或者是因为他完全不信任自己的卑微无力，以为拖延不为即是保护自己免受轻视的最好办法。

如果这个不幸的人不是在四岁时候就遭遇那个焦虑的梦，并随之进入心理症时期，那么上述情况倒也不会有什么不妥。那个梦的导火索，就是他祖父讲的那个关于裁缝和狼的故事；而对那个梦的解析，又必然导致一个诸如此类的原初意象的引入。如果采用荣格或者阿德勒的相关理论，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困扰，但是在这些琐碎却不可忽视的事实面前，那些理论就力有不逮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认为病人的重生幻想更像是出自那个原初意象，而非别的什么。应该是原初意象反映了重生的幻想。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仅仅出生四年的小男孩还太小，还不到会生出重生幻想的年纪。然而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我自己的观察经验告诉我,我们总是太低估儿童的能力,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总是令我们大吃一惊[7]。

【注释】

1. 扬·胡斯(Jan Huss),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他因反对教宗发行腐败的赎罪券,又用捷克文翻译传播圣经,在40岁时被教会诱捕,并以异教徒罪名被处以火刑。——译注

2.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病人膀胱的不自觉排空(不论日夜)总是引起羞耻的反应,而大便失禁却并不会导致同样的感觉,这很让我们感觉意外。根据经验,这种现象无疑是普遍的事实。我们同样也注意到,小便失禁和火的意象时常是相互关联的。也许在这些反应和关联中,我们将会发现一种人类文化的历史积淀物,这也许比那些保存在神话和传说中的历史文化遗迹更加古老、更加久远。

3. 这发生在病人两岁半的时候,在时间上介于那次假定的性交观察和他姐姐的引诱之间。

4. 是在那个梦之前!

5. 在德语中,"胎膜"(Glückshaube)一词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幸运的孩子"。

6. 另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层隔膜也就是只到性交时才被男子撕裂的处女膜。但是这种解释与病人的缓解条件并不一致,也并没有得到来自病人生活的事实支持,因为其本人一点也不重视女性的处子童贞。

7. 我承认,这里涉及的正是整个精神分析理论中最微妙的一些问题。用不着求助于阿德勒或者荣格的论断,我也会用审慎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那些在分析过程中被挖掘出来的童年经验——已被遗忘,却被认为是真实发生过的童年经验(它们得自那样的早年,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其实都是植根于幻想之中的,而这些幻想的产生,则正是对某些后来事件的回应;每当我们自以为发现了某种属于此类幼儿期记忆印痕之延迟效应的事实,我们都应设法从另一方面着手理解,也即是说,应该把这些事实视为某种在系统发生意义上是先天趋向的表现,或者说是某种固有生理特质的呈现。对此种可能性,我深感怀疑,难作断言。也正是这一不确定因素,构成了拖延本文发表的最重要原因。我首先认识到,除了应当关注幻想在疾病症状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外,还应当注意个体在后来的生活中是如何通过"回顾式幻想"而回返童年,并且使之性欲化(可参见《梦的解析》以及《关于一例强迫性心理症的备忘录》)。而我的反对者们却从来不曾提起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开创性工

作。所以，如果说是我坚持了更有疑问、更少可能的观点，并将之纳为自己的看法，那也只是为了使这些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让所有对我在本文中描述过的这个案例，以及其他任何幼儿期心理症案例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注意这些观点，思考这些观点。再一次把它们提起，为的只是给读者们提供素材，以便大家能对此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Ⅸ．概要重述以及部分问题

不知前面的分析报告是否足够详尽，也不知读者们是否已对本案例中病人的病况之源流形成了清晰的认识。老实说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心里没底。在通常情况下，我都不敢对自己的叙述技巧自吹自擂，但是就这个案例而言，我认为却是很有必要为自己的叙述稍作辩护的。在本文中，我的写作任务乃是描述一个病人在极早期的内心生活，并在根本的层面展示他的内心世界。这是前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我们宁肯有所疏漏，也不愿逃避这项工作。要知道，逃避本身即是一种危险。所以与其逃避躲闪，还不如勇敢地把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不会令我们畏缩不前。

在本案例中，分析工作的进展其实算不上特别顺利。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病人的童年中获取如此多的信息，其原因完全是在于，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成人，以此人为媒介，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多方面便利，而这种便利的代价，就是让分析变得支离破碎，并进一步导致叙述的不完整。因为不同民族性格之间的差异，我们很难和病人心意相通。可以清楚地看到，病人在一方面表现出可爱而聪敏的性格、敏捷而准确的智力和思维方式，在另一方面又彻底地缺乏对于本能的自我约束能力。这种复杂的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延长治疗的持续时期，花费

大量时间在准备工作上，这就让综合的考量变得难以实现。对这个案例的描述是异常艰难的，但这并不是病人本身的责任，而是由疾病的特质所决定了的。在成人心理学中，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心理活动作意识和潜意识划分的工作，并且确立起对两者作清晰表述的方式。然而在面对关于儿童的问题时，这种划分却失去了作用。究竟哪些属于意识，哪些属于潜意识？这个问题时常令我们困惑。那些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心理活动，以及那些由后续行为表现看应被视作意识活动的心理活动，在儿童身上却并不属于意识。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儿童身上，意识尚未得到全面的发展，也还不能在语言中得到完整的表达。我们时常错误地将下面两种对象混淆起来，其一是出现在意识中的一些知觉现象，其二则是隶属于一种假想心理系统的对象——第二种对象本应冠以别种常见称谓，却也被习惯性地冠以意识（意识系统）之名。如果我们的叙述对象是以成人为对象的精神分析过程，那么上述那种混淆倒也无关大碍；但如果对象是非常年幼的儿童，那么这种混淆就会带来相当严重的误导。若是在此处引入“前意识”的概念，那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儿童的前意识与成人的前意识也可能完全大相径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对面临的障碍有一个清楚认识，也就足够我们心满意足了。

像本案例一样的案例，无疑是能为人们打开一扇窗的，由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精神分析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和结论收入眼中，并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永远也不会终结，更不会尽善尽美。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要把所有内容都发掘出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以某一个案例为基础，我们是不可能让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对案例的不完整理解，满足于其中所反映出的最为清楚的部分。在任何一个案例中，精神分析工作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需要解释的都是引人注目的症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症状的产生途径。另一方面说来，那些不需要我们解

释而只需要描述的内容,恰恰就是我们在前述解析工作中遇到的心理运转机制和本能活动。若要以我们对上述侧面的认识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综合而普适的规律法则,那我们还任重道远,为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对大量类似的案例作深刻准确的分析。然而这样的案例却并不多见,单是我们手头这一个,就已耗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此领域中的工作进展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当然,单是"隔靴搔痒"的研究也就很容易让人心满意足了,我们完全可以对一定数量的个案作浮光掠影的考察,然后对未尽之意补以哲学思考,来填补我们工作中的漏洞。在这样一种工作中,实践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是其中真正不可替代的部分,还是学者式的研究方法。

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来,其实我是很愿意尝试对这位病人的性发展过程作一综合考量的,也就是说,对从最早期的各种迹象开始、到最后的治愈为止的整个过程作一次全面的描述。在这位病人为我们所知的各种经历中,时间上最早的,就是他的厌食症。关于这,我将借助于从别处得来的经验(谨慎地)对之作出解释:这其实也是发生在性方面的一种变故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我倾向于把性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命名为啜食阶段或者口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性兴奋对饮食冲动的原始固着仍然占据着支配作用。对于这个阶段,我们无法观察到任何直接的表征,但却可在某些紊乱现象中发现其存在的蛛丝马迹。食欲的减退——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让我们注意到病人身上的这样一个现象:机体还不具备控制性兴奋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人的性意图只可能是吞吃,或者啜食。在本案例中,这种性意图表现为一种退行结果,是从某种更高级形式,也即害怕被狼吃掉的恐惧,退行而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恐惧解释为对于父亲性交的恐惧。众所周知,处于青春期或者刚过青春期不久的女孩们身上,时常出现一种以厌食为症状的心理症,其实质正是对性的拒斥;这很可能就是与

口欲期的性欲有关的。在那些激情勃发的恋人身上,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与口欲的性意图相关的迹象("爱你爱得想吃了你")。还有在与儿童亲密接触的时候,成人也时常会表现得像个婴儿,并表现出类似的口欲式意图的痕迹。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自己的一点猜想:病人的父亲是常会对病人加以"慈爱的责罚"的,而在扮狼或者狗的游戏里,他也曾玩笑式地吓唬过小男孩,说要吃掉他(参见第244页)。经过移情,病人表现出了一些古怪的行为,这就为我的猜想提供了证据。在治疗过程中,每当病人在困难面前退缩,并试图借助移情作用寻求庇护之时,他就会威胁我说要把我吃掉,之后又恐吓以各种可能的虐待方式,而所有这些古怪行为,其实都不过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这个口欲阶段也在病人的口头用语中永久地留下了痕迹:比如说,他会说某个令他喜爱的事物是"好味道的",还会把他的爱人形容为"甜甜的"。这让我们联想到病人的幼年,那时的他只想吃甜的东西。而当那些糖果和甜点出现在梦中,它们又总是代表了爱抚和性的满足。

在这个阶段里,看来也存有一种焦虑(首先,紊乱是一定的)。这种焦虑以泛化焦虑的形式出现,并且可能固着在这个孩子认为适合的任何一种东西上。在这个案例中,人们就是利用了这种焦虑来克服他对吃饭的拒斥的。事实上,这造成了病人的过度补偿。以对此类细节的讨论为基础,联系他对性交的观察,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就找到了病人饮食紊乱的一个可能原因。一岁半时对性交的那次观察,无疑是发生在饮食问题之前的,后来的许多波折也都因此而起。也许我们应该认为,正是这次观察加速了病人的性成熟过程,照这么说来,这个经验也直接地发生过作用,只不过不太引人注意罢了。

我当然知道,我们同样可以对在这个时期里出现在病人身上的症状——他对狼的恐惧、他的饮食紊乱——作某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更为直接的解释,不涉性欲,也与性组织的前性器模式无关。如果有人愿意对心理症症象之间的逻辑关联视若无睹,那么这种解释将会让他们非常满意,而我也无法将他们说服。除了我所指出的那条迂回的道路以外,实在是很难有别的方法能让我们在性欲的发端期间便有所发现。

从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约两岁半)看来,当时这个小病人所在的发展轨迹应该说是正常的,只不过有一丁点早熟而已:对父亲的仿同,以及代表男子气概的膀胱爱欲。他的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原初意象影响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把对父亲的仿同解释为一种自恋,但若是对原初意象的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仿同其实已经是性组织阶段。在这时候,男性生殖器已经开始发挥功能,因为姐姐的引诱,它还将继续把这功能发挥下去。

不过,那次引诱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不光是促进了病人的性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的性发展轨迹造成了破坏,转移了方向。其结果就是那种被动性意图的产生——这在根本上就是与男性生殖器的作用不相符的。病人初次遇到的外界障碍,也即娜嘉的阉割暗示,就导致了原本即立足未稳的性组织模式的崩溃(三岁半时),并因而退行至先前的肛门—施虐阶段;若没有这退行的一步,他本可以像正常儿童一样,只以极轻微的症状为代价即渡过他的肛门—施虐时期。

很容易即可发现,生殖组织的肛门—施虐模式其实正是口欲模式的延续。施于其对象之上的激烈动作——我们知道,这种动作正是此种模式的标志性特征——其实就是一种准备吞吃的预备活动。在这个阶段里,预备活动本身成为了目的。比照之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出现了一种新的特点:被动接受的功能被从口腔区域剥离出来,倒是在肛门区域得到了发展。生物学上的相似性自动呈现出来,有一种理论就是这样说的:在人类的前性器阶段,

人的性组织模式与在好几类动物身上永久保留下来的模式完全相同。在这个阶段里，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特点，即个体探索本能的构成方式非常特别。

肛门爱欲的表现并不突出，并不引人注意。在施虐倾向的影响下，原先作为一种宝物的大便现在表现出了一种攻击性含义。另外，病人也表现出愧疚的情感，这就告诉我们，在性的相关领域之外，病人的身心也正经历着发展和变化。就在他从施虐转向受虐的过程中，那种愧疚感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次引诱对病人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正因为如此，其性意图的被动性才保持下来。现在，施虐倾向在极大程度上被转化为其被动的对立面，也即受虐倾向。很值得怀疑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小男孩性格中的被动成分完全归因于那次引诱？要知道，早在18个月大的时候，他所观察到的那次性交所引起的反应基本上就已经是被动的了。他通过观察而感受到的性兴奋在肠道活动中得到了表达，这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成分。通过对小动物的虐待，他的施虐倾向得到了表达；而当他的受虐倾向成为性渴望之主宰后，施虐倾向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受虐倾向并存了下来，并且在幻想中得到表达。从那次引诱开始，病人对性的好奇就被激发了起来，并且主要地指向了两个问题：婴儿从何处来？是否可能失去生殖器？在病人对自己本能的表达中，这些问题也总是显露出痕迹。正是这些问题，使他把小动物选作了自己的施虐对象，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小动物就是小婴儿的代表。

至此，我们的叙述差不多已经进行到这个男孩四岁生日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焦虑的梦唤起了他在18个月大时的观察记忆，引发了延迟的影响。对于发生在此时的事情，我们既无法彻底了解，也不能完全描述。埋藏在他心中的那个场景被唤醒，并因智力的发展而被理解，这对病人的影响着实无异于一个新近发生的事件。同时这也是一种新的（生理）刺激，一种程度不亚于那

次引诱的外部干扰。已被悬置的性组织模式到此时因这一刺激而恢复，不过，在那个梦中取得的进展却不能被保持下来。病人拒绝了新的知识，并用恐惧症取而代之；究其原因，就在于那种只有潜抑作用才与之类同的心理活动。

于是，那种肛门—施虐式的性组织方式就继续保存下来，即便是在开始于此时的动物恐惧症时期，也没有消逝，只不过是混入了些许焦虑的迹象。小男孩仍旧同时向往施虐和受虐的行动，而在这两种敌对的倾向之间，则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其中，施虐倾向大概是落了下风。

通过解析那个焦虑的梦，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旦病人认识到阉割的真实存在，潜抑作用立马被调动起来。新的知识受到拒斥，因为在这小男孩看来，接受这些知识必以失去阴茎为代价。经过更仔细的思索，我们发现了如下的一点：真正受到压抑的乃是生殖意义上的同性恋倾向，而这倾向正是在那新知识的影响下产生的。病人的这种倾向被保留在了潜意识里，成为某种更加深层、更不为人知的心理层面的一部分。看来，推动这种潜抑作用的，似乎就是病人的自恋男性气质。这气质来自他的生殖器，因而与同性恋倾向中的被动性发生了冲突。其实，这冲突的根子在很早以前就已埋下。由此看来，在这个病人身上，压抑也正是男性气质导致的结果之一。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点修订精神分析理论的必要。我们清楚地看到，压抑和心理疾病，这两者都是产生自男女两种气质之间的冲突的，也即是说，是产生自病人的双性特质(bisexuality)的。然而这样的观点其实有缺漏。在这样两种冲突的性冲动里，一方是自我所能够接受的，另外一方则因触犯了他的自恋而受到压抑。在这个案例中，情况也是一样。正是自我引发了潜抑作用，以支持前者，贬抑后者。诸如此类的男女气质冲突并不普遍，不是所有案例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只存在一种性

别倾向，这倾向会不断地寻求被接收的途径，却总是和自我中某些特定成分发生冲突并因而遭到驱逐。所以说，最常见的并不是两种性别特质之间的冲突，而是某一种性别特质与自我的道德倾向之间的冲突。在本案例中，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道德的冲突。若是把造成压抑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双性特质上，那也是很狭隘的看法。事实上，自我与性欲(里比多)之间的冲突总是无处不在的。

阿德勒发展起一套有关"男性气质的抵抗(masculine protest)"的理论，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必须指出的是，潜抑作用并不总是激起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抗争；有好几类案例在向我们证明：男性气质也可能在自我的逼迫下忍受压抑。

就我们手头这个案例而言，若是对压抑过程进行评估，那么更合理的做法应该引导我们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自恋性男性气质是否真是造成压抑的唯一原因？在那个焦虑的梦里，同性恋倾向得以形成。这倾向表现得那般强烈，以至于超出了小男孩的自我的控制能力范围，所以不得不在压抑过程里将它整个地排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自我也向这同性恋倾向的对立面、也即他的自恋性男性气质求得了帮助。为了排除误解的可能，我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样一点：所有的自恋冲动都是出自自我的，也必然保持在自我的控制范围内，而压抑则指向那些带有里比多成分的对象。

压抑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大概至今都还没有被完全解决。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它放下，来看看小男孩从那个梦中醒来时的状态。如果说，在那个梦里真是男性气质战胜了同性恋倾向(女性气质)，那么在这个梦之后，我们就应当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主动性意图的痕迹了，这原因就在于，果真那样的话，在他身上就是男性气质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病人的性组织模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肛门—施虐期也并没有结束。男性气质的胜利只显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面对着由其性组织的主导

模式（受虐式的，却非女性化的）所决定的被动性意图对象，小男孩的反应是充满畏惧的。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男性性冲动的表现，有的只是被动式的冲动，同时还有对这种被动式冲动的不情愿。

可以想象，存在于主动/男性气质和被动/女性气质之间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导致读者们的理解困难。这种差异非常少见，却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重申一遍。对于在那个梦之后出现的情感状态，我们可以作如下描述：病人的性欲已经分裂，性组织的模式已经在其潜意识中初具规模，而与此同时，一种极其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也已经成型。在此基础上（实际上是在意识层面上），早先的施虐倾向和占主导地位的受虐倾向继续并存共处，而自我则大体改变了对于性的态度，满怀焦虑地对处于主导地位的受虐意图加以拒斥，因为这是与较深层的同性恋倾向关系密切的，此种关系的表现即病人的恐惧症。由此看来，与其说那个梦的结果是男性气质的胜利，不如说是对于女性被动气质的抗拒反应。若是把此种反应视为男性气质的表现，那就有些勉强了。因为自我本身并不带有性欲望，有的只是自我保护的意图和对自恋的保护。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的恐惧症上。它产生于病人的性组织层面，展示着一种相对简单的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病理机制。自我始终保护着自身，任何被判定为过度危险的事物都受到拒斥，同性恋的性满足也在此列；而自我用来表达拒斥的方式，就是焦虑。然而，由压抑过程留下的线索也不可不察。同性恋表现出一种危险的性意图，所以其对象必须以替代物的形式出现才能被意识接受。因此出现在意识里的，不是对父亲的畏惧，而是对狼的恐惧。一旦恐惧症成型，它就不会局限在单一对象上。一段时间之后，狼被狮子所取代。针对小动物的施虐冲动，是与对它们的恐惧同时出现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正是这小男孩的竞争

者，也即可能到来的小婴儿。那种蝴蝶恐惧症的起源尤其有趣，那简直就是梦中狼的恐惧症的翻版。一种偶然的刺激唤起了古老的经验，也即有关格鲁莎的那个场景；于是阉割威胁发生了延迟的作用，而在此之前，这种威胁几乎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

我敢肯定地说，此类恐惧症中的恐惧其实都是对阉割的恐惧。另一面说来，恐惧又是源于对同性恋里比多的压抑。两者并不矛盾。其间区别不过是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其实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自我将里比多从同性恋愿望冲动中抽离的过程。这部分里比多转化为自由流动的焦虑，后又依附在恐惧症上。唯一的一点不同在于，第一种表达方式还指明了让自我如此行事的动机。

再仔细点考察我们即可发现：在这个病人身上，任何一种恐惧症都只不过是疾病的一个侧面，不能涵盖其早年心理症（不包括饮食紊乱）的整体；综合考虑下，倒是更应该视之为一个既有焦虑症状，也有转化现象的歇斯底里症病例。疾病涉及的器官都保留了一些同性恋冲动的成分，我们看到，从这早年心理症发作开始，病人的肠道就一直表现异常，就像是深受歇斯底里之苦一般。病人的同性恋倾向在潜意识中受到了压抑，于是只能撤退到肠道里。在清除病人日后的心理疾病的工作中，恰恰正是这种肠道的歇斯底里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

现在，是时候对那更为复杂的强迫性心理症发起进攻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整个情况：这里同时存在着一种支配性的受虐倾向以及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两者都受到来自自我的歇斯底里式的抗拒。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怎样转化为强迫性心理症的？

这种转化绝不是内在精神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源自一种外部作用的影响。这种转化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小男孩与父亲关系的重要意义丝毫不减，而其表现形式却从狼的恐惧症转变为强迫性虔诚。在这里，有必要适时地指出：我们这个病人的经历恰恰

证实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一种关于图腾动物与神祇之关系的观点[2]。根据那种观点，神的概念并不是由图腾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出自那种意欲超越图腾的共同心理根源。所谓图腾，也即是最初的父亲替身，而神则相对晚近。在后者那里，父亲回复到人的形态。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一个过程。在狼的恐惧症中，他经历了一个以图腾替代父亲的阶段。现在，这个阶段结束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新的关系建立起来，宗教虔诚的时期来临。

引起这种转化的原因，就是他对宗教教条和宗教故事的知识。让他获得这些知识的人，则是他的母亲。这种教育实现了其目的，其结果完全符合意图。病人的性组织的施虐—受虐模式逐渐被清除，而狼的恐惧症也迅速地消失。病人对性欲表现出惊恐的拒斥，这让我们观察到一种更高级的性压抑方式。在这个孩子的生活里，虔诚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些都是意志努力经营的结果，它们绝不是未经一番挣扎便达到的：他的渎神思想就是心理斗争的表现，而那一套强迫性的、夸张的宗教仪式，则正是心理斗争的结果。

抛开所有这些病理现象，可以说在这个案例中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彻底实现了。它通过为病人的性欲提供升华之路和安全停靠点而实现了对性欲的制约。病人对家庭的依恋也被宗教破除，这就让他找到了通往人类大家庭的途径，使他免除了孤立之虞。原先那个焦躁难驯的孩子在此转变成一个有社会意识的、文明而有教养的人。

宗教之所以能在病人身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把自己和耶稣基督仿同起来，这是他的生日对他的暗示的结果。由此，他对父亲的过度的爱(这是必然导致压抑的)终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升华出口。作为基督的他，完全有理由带着炽烈的感情去爱他的父亲——此时应被称作上帝的那个父亲；若他的父亲还只是一介凡人，那么他的那种激情就不可能得到

释放。在宗教里，他找到了那种爱的清晰明白的模式，一种不带任何愧疚色彩的模式；若非如此，他对父亲的爱只能是一种带有性意味的个人之爱，其中附带的愧疚感是不可能被清除掉的。在这个小病人身上，最深层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它已经深埋在潜意识中，现在经由宗教提供的途径，这种深埋的性倾向也能找到升华之路了；而在他身上处于更表层位置的受虐欲也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升华方式，这就是基督受难的传说——我们的病人把自己类比于耶稣基督，而后者则正是为了天父、也为了自己的更崇高的荣耀而忍受了虐待，接受了牺牲。所以说，是宗教为这个误闯出常规之外的孩子提供了解脱，通过它给信徒提供的满足感、擢升感、从肉欲到纯粹精神的转化，以及通向广阔社会的门径，小男孩的心中积郁得到了释放和升华。

在一开始，病人对宗教是持拒绝态度的，这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他历来是对新事物持不信任态度的；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一旦他确立起某种有关性的观念，他就总会在面临新观念的冲击时固守陈见，因为他害怕放弃原来的立场会有所失，也不相信会有完全令他满意的替代物出现。这在心理学上乃是一种极重要而深刻的特质，我在《性学三论》里曾经指出过，这就是一种容易导致固着的特质。荣格将此种特质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惰性”，并以之为所有类型心理异常的主要成因。我认为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特质远比他所说的更为普遍，即便是对于那些不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们，这种特质也是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里比多能量投注具有流质性或者说黏稠性的特点(在其他种类的能量投注上，情况也是一样)，在许多正常人身上都表现出了这点，而单就心理症患者而言，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此特质。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特质与其他任何特质之间的必然关系。这种“惰性”表现得就像质数一样，是不可以再细分下去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点：心理能量的投射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显著降低的。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指示剂，让我们可以知道精神分析所能影响的范围究竟有多广。不过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有一些人，其精神可塑性保持得远较一般人为好——在别人早已丢失了这种可塑性的年纪，他们却保持得很好。如果是这类人患上了心理疾病，那么分析师就必然会遇到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况：发生在他们心理上的变故比一般人的更难以逆转，在同等情况下，一般人身上可以控制的病情，在这些人身上就很难处理。因此，在考量精神上的变动转化时，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类似于熵的概念。每当人们试图逆转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就会遇到与其意图相应的阻抗，这就是熵。

病人的第二种质疑指向了这样一点：那些宗教教条并没有以简易明晰的方式将天父上帝与人的关系确定下来，相反，这些教条从头到尾都是充满了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病人本身的心理即充满了矛盾，于是这就让他有可能在宗教中觉察到这点，并以之为基础来发起那些针对宗教的尖锐批判；在一个年仅四岁的儿童身上，这样的批判是很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不过，在促使他反对宗教的病理原因中，最重要的无疑还要数第三个。事实是宗教给他提供了一条能量升华的途径，而那些能量，正是在驱迫着他朝一个男子汉的方向发展的，由此，这种能量也就被套上了枷锁。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受到压抑的、被割裂并且孤立起来了的那个部分，这部分能量因其特性而自然地排斥升华，顽固地附着在原本的性意图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被压抑的部分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挣脱束缚，融入已升华的部分；要么就是把升华部分也拖回到它自己的束缚中去。在小男孩关于基督其人的最早的那一番思考中，其实就已经包含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伟大的儿子是否也同他的父亲发生了性关系？在他的潜意识里，这个问题保留了下来。内心的这一番挣扎引起了来自他本人的拒斥，而拒斥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渎神的强迫

性念头的产生；在这些念头里，对上帝的肉体之爱以贬低上帝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妥协，而对这种妥协的激烈抗议和躲闪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强迫性的夸大，其对象就是所有那些被指定为虔信与上帝之爱的表达方式的行为。最后的胜利方还是宗教，但是，升华作用的结果并不持久，远不如它在本能中的根基那样稳固。一旦病人获得一个新的父亲替身，一旦这个父亲替身产生与宗教相违的影响，那么虔诚也就因此而终结，并被其他事物所取代。此外还有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情况，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病人的虔诚起源于女性（他的母亲和保姆），而他的男性气质却驱使他摆脱她们。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强迫性心理症的产生，完全是发生在病人的性组织的肛门—施虐阶段。这就使我之前在《论强迫性心理症的特质》（发表于1913年）中提出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不过，鉴于本案例中的病人预先即已陷入了一种激烈的歇斯底里状态，所以从这个方面说来，本案例倒是令情况更加模棱两可。现在是该暂停我们对病人性发展过程的考察的时候了。在这里，我的总结将以对病人后来的性发展趋向的描述为重心。在青春期里，一种明显带有肉欲色彩的男性化趋势出现在病人身上；从这时候开始，直到病人后来的疾病为止，在这一时间段里，病人的性意图一直都是与这种男性化趋势的性组织模式相适应的。这种发展趋势与格鲁莎的场景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从那个场景中，病人的男子气概获得了一种特征化的表现：来去匆匆而又带着强迫性的爱慕，好像一种急病的发作一般。此外，这种趋势也不得不同幼儿期心理症所遗留下的各种禁制相抗争。以猛烈的动作穿透女性的防线，这在他就意味着男性气质的圆满。从那以后，他一直保持了以女性为对象的性对象选择，但这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快慰，因为对男性的性意图已经彻底地沉入了潜意识，而且变得非常地强烈，因为这种性意图集中了所有早先发展阶段里的能量。这种性意图总是不断

地在某些时候试图将他从女性身旁拉开，又在另一些时候迫使他夸大自己对女性的依赖。在治疗期间他就曾不停地抱怨说，不能忍受和女人待在一起，而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揭开他在潜意识中与男性的那种奇特关系。可以用这样一种公式化的形式来总结他的整个病情：病人童年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在主动态度和被动态度之间的摇摆；他的整个青春期就是为了成为男子汉而奋斗，而紧随疾病而来的那个时期则是为了满足男性欲望而进行的斗争。关于"心理疾病"的成因，我们已经归结出了几大类型，在这每一类中，我们都能看见一种特殊类型的"挫折"[3]。但是这个案例却并不属于这些类型，这就让我们对不曾为这种类型划分所覆盖的部分有所认识。因为偶然的一次生殖器感染，他的阉割恐惧被唤醒，自恋和自以为被命运眷顾的幻念也被打碎，于是，他的精神整个儿地崩溃了。所以说，他的疾病成因乃是一种自恋的"挫折"。他的自恋原本是异常强大的，它与另外一种被禁抑的性发展趋向相符合：事实是，在他主动选择的异性恋发展方向上，只集聚了他极少量的精神欲望，而那距离自恋只一步之遥的同性恋倾向，却在潜意识中对他产生强大的影响，而且又是那么地坚韧；所以，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精神分析的治疗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扫除障碍，为病人回归生活正轨开辟道路，最后让病人的身心发展走上更健康的道路。

接下来我要把病人的精神特质列举出来。这些特质都是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被发掘出来的；对于这些特质的认识已是不能再继续深入的了，要想对它们施加直接的影响也是不可能，这些特质分别是：病人身上那部分固着的精神能量所表现出的坚韧性，对此我们已经作过讨论；他对矛盾情感的极端强烈的倾向；还有第三种堪称古老的特质——在体内同时保持各种互相冲突的里比多能量且让它们并存共处、各自发挥功能的能力。病人不停地摇摆于冲突的各方之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叫他无法安定，

不能发展。也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决定了他后来的疾病形态，对此我们尚未深入地接触过。毫无疑问，这种摇摆游移正是潜意识的一种显著而普遍的特征，只是在本案例中延续到意识里；不过这种特征也只在情感冲动的结果中表现出来，而在那些单纯的逻辑问题中，他倒是表现出一种对于对立以及矛盾的敏锐的洞察力。在我看来，这位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古埃及的宗教非常相似，它们同样的令我们难以想像，因为它们都把发展的各个阶段全部保留下来。在埃及，最晚近的神祇和最古老的神祇并存共处，就仿佛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展示着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而在其他的文明中，这种展示总是在一个三维空间中进行的。

这就是我的结论。在这个案例所引出的大量问题中，只有两个我认为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系统发生方面的继承模式；这些模式类似于哲学上的"范畴"，它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印象分门别类。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如下观点：这些模式就是人类文明的积淀物。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对幼儿与父母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复杂概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是最著名的一个。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了经验与此种遗传模式的不适应，这些经验就会在想象中被改写重塑——这无疑会让我们更容易检视这些经验的细节。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一些案例，我们才能确信这种遗传模式的独立存在。我们经常看到模式战胜个体经验的情况，本案例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旦父亲成为阉割实施者，成为对孩子性欲的威胁，那么孩子就会对父亲产生恐惧，即便从其他任何角度看来这个案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也都是经过了反转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母亲的角色上；当孩子的保姆成为母亲的替身之后、或者说当母亲和保姆被混为一人之后，个体情感的发展也就走上了由模式所决定的道路。看来，正是在模式与个人经验的矛盾中，童年的心理冲突找到了构筑自身的大量材料。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相去不远，但是更为重要。注意这个四

岁男孩对那被激活的原初意象[4]的反应——事实上，对于那个年仅一岁半的小婴儿在经历那一幕时的反应，我们只能作更为简单的推想——我们很难驳倒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那个小男孩脑子里，已经有某种无法定义的知识存在，并且为他的理解打下了基础[5]。我们无法想像这种知识的构成，只能通过类比来对之加以认识——而唯一可以类比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大量的**本能**知识。

如果人类身上也包含有这种本能的知识，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些知识是特别地涉及人类性行为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些知识也决不会局限在这个领域内。这些本能知识构成了潜意识的核心，它们本身乃是最原始的心理活动。到了后来，等人获得了理性之后，这些原始心理即被理性所覆盖、压制、废除；但是在某些人身上，或者是大部分人身上，它们仍旧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将更高级的心理成分拉回到它们的层面上。潜抑作用提供了一条回归本能层面的途径。在这条道路上，个体将获得丰富的收获，但同时也会生出心理疾病的易感性，因为心理症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对那些更早期的、受本能支配的发展阶段的证明。由此看来，童年早期的(心理)创伤之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为潜意识的这个部分提供了素材，使后者不至于在后来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消泯。

在这里，我特别地强调了遗传的(也即通过系统发生的途径获得的)因素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我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了。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上对于这些遗传因素的接受和重视其实是太过轻率。我认为它们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接受的，即当我们已经以正确的分析方法对指定的各个心理发展阶段进行了观察，已经对个体经验的各个层面有了综合的理解之后；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对遗传因素的蛛丝马迹的探求才是正当而且有益的[6]。

(1918[1914])

【注释】

1. 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本是一种自发的记忆产物，其出现完全和医生的解析以及暗示工作无关。分析填补了这部分回忆中的缺口，以一种只能被称为无可指摘的方式——只要我们对精神分析的方法不存在偏见，就一定会这样认为。对于案例中出现的恐惧症，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样的：在一个本质上即有焦虑倾向的孩子身上，会在某个时候爆发焦虑根本不足为奇，哪怕只是因为看见一只带黄色条纹的蝴蝶，也是一样；这很可能是某种得自遗传的焦虑倾向的结果。（参见斯坦利·霍尔的《对恐惧症的综合遗传研究》一文，1914 年。）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病人的恐惧症会在病人的童年经历中苦搜某种可以同此种恐惧发生关联的事件，于是，名字和条纹的偶然相似就被选中，以构造幻想中那次和保姆的情感冒险。那幻想一直模糊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察，那些本身无害的细节——擦洗地板，提桶和扫帚——对病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强制而永久地决定了他对性对象的选择，于是那种蝴蝶恐惧症也就显出了一重难以理解的重要意义。已经确定的事实也因此变得非常值得注意，至少是和我通过解析而推导出的事件同样地不同寻常。而对这场景的任何一种理性解析也都随之失去意义。于是格鲁莎的场景也就带上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用这场景作为出发点，来对与原初意象相关的那些不怎么可靠的事务作出判断。

2.《图腾与禁忌》

3.《心理症的发作类型》

4. 我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病人的这种反应是在经历了 20 年时间后才被付诸语言的，而所有被我们归因于这个场景的后续影响，都已在童年以及分析开始之前很久的事件里以疾病症状或强迫性冲动的形式得到了表达。就这个方面说来，到底是该把这场景称为原初意象还是原初幻想其实并不重要。

5.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点：如果梦或者心理症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幼儿期里，那么所有这些反思都将是徒劳的。

6. 在此，我将再一次列举本案例的病史中出现的各种事件，以下就是这个时间表：

出生在圣诞节。

一岁半：疟疾。观察到父母性交，或者是他们的亲密动作，并由此在日后产生出一种性交幻想。

接近两岁半：关于格鲁莎的场景。

两岁半：父母与姐姐一道离开的表层记忆。由此看来，当时的他是单独和

娜嘉待在一起的，从而否认了格鲁莎和姐姐的在场。

三岁零三个月之前：母亲在医生面前的哀叹。

三岁零三个月：姐姐开始了引诱他的尝试。此后不久，娜嘉向他发出阉割威胁。

三岁半：英国女家庭教师，性格改变的开始。

四岁：关于狼的梦。恐惧症的开始。

四岁半：受到来自圣经故事的影响。强迫性症状出现。

接近五岁：失去手指的幻觉。

五岁：举家迁离第一座庄园。

六岁后：看望病中的父亲（强迫性呼气）。

八岁到十岁：强迫性心理症的最终爆发。

很容易从我的记述中猜出患者是一个俄国人。在大战（1914 年）意外爆发的几个星期之前，我宣布他已经病愈并且离开了他。在那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有再见，直到战争发生转折，同盟国的军队开进了俄国南部，我们才再次相见。此后他也来到维也纳。他告诉我，在治疗结束后，他立即发现自己脑中生出了一种顽固的念头，叫他努力要从我的影响中挣脱出来。经过数个月的共同工作，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之前没能解决的一个移情问题。在那之后，这位病人恢复了正常。尽管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园、财产以及所有的亲属，他还是过上了正直清白的生活。据我估计，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不幸满足了愧疚感的需要，进而巩固了他的健康。





论精神分析中常见的几种性格类型





对于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师来说，每当他开始着手治疗一位罹患神经紊乱疾病的病人时，对方的性格其实根本就不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病人的性格给分析师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重要。真正引起分析师关注的，乃是病人的症状、症状背后的自发冲动，以及那从自发愿望通往特定症状的疾病道路上的各个关节点。而分析的技巧则必然在第一时间里即把分析师的求知渴望引向病人性格以外的对象。他会发现，他所致力的研究正受到来自病人的阻抗的威胁，于是他很可能会把这种阻抗的产生归因于病人的性格。直到这时，性格问题才初次引起了分析师的注意。

那些阻碍分析的性格特点倒也并不总是为病人自身所知晓，也不一定会被他身边的人们发现。在这些病人身上，那些隐蔽的性格特征通常都根深蒂固，其强大程度甚至令人难以想像，但是从表面上看来，它们的表现却并无定数，既可能是一种终生不曾违背的观点，也可能只是一点轻微的性格倾向。在本文中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将着重描述这些叫人吃惊的性格特点，并指出它们背后的东西。

I. 与众不同的人

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我们时常遇到一种奇特的局面：分析师总是不得不劝说病人放弃某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愉悦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病人将所有的愉悦都抛弃——恐怕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即便是宗教，在要求人们放弃尘世快乐的同时，也要许诺一种存在于彼岸世界里的无量至福。不，我们对病人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摆脱那些伴随创伤而来的满足感，让他们从那短暂的快慰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学会克制对于转瞬即逝的愉悦的依赖，并最终获得更加稳固的快乐——哪怕那只是一种迟到的快乐。换句话说，病人是要在分析师的指导下学习从唯乐原则向唯实原则的转变，成人与儿童的分野，也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分析师是更加高瞻远瞩的，但却并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师永远也不可能把病人本身理解不了的东西教给他们，这是一条规律；而对于一件事的直观理解也绝不会等同于被人灌输的知识。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有能力对病人施加影响的旁观者，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把一个人可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发挥出来。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时常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一种情况：我们分析师总是要用一些原始而根深蒂固的东西来代替那些续发且经过了重重矫正的对象。让我们这么说吧：在分析师的工作中，他总是要用到爱的某些

组成成分。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施予病人的教育很可能也不过是对其早期教育的一种重复。爱是一种几乎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它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最亲近之人的爱的感召下，那些不曾经历人世雕琢的人们也将学会尊重必需的限制，进而避免因违反社会规范而受到惩罚。

如果我们要求病人做出牺牲，短暂地将某种快慰搁置，为了更好的结果而在一段时间里忍受痛苦，或者干脆就是要他屈服于某些必然的规则，那么我们很可能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些病人会表现出激烈的抗争。他们会说，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的痛苦，没有理由还要继续下去；他们会认为自己有权拒绝分析师的此类要求，也不会再向任何令人不快的规则屈服，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而且还将继续与众不同。在这样一个病人身上，上述观点已经上升为一种观念，认为神灵正在看护着他，让他可以免受那些痛苦的折磨。分析师的看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动摇如此强大的内在信念；更何况在最初阶段他对病人的影响力本就十分微弱。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那种致病观念的根源入手。

毫无疑问，每个人其实都愿意视自己为“与众不同”的人，也都想享有凌驾他人之上的特权。所以，既然一个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与众不同，并且以相应的行为方式行事，那么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找到一种证明——不过，这倒不一定是能令他人认同的。这样的证明当然会形态各异，但是就我的经验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明方式之间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病人早年的命运**：他们的心理症总是和他们早年的某种经历或说苦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本人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公正的经历，因为他们总是自认为无辜，却又陷入很不利的情势。他们把特权视为对这种不公正的补偿，并因此而变得任性妄为，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加重了那些将在后来导致心理疾病爆发的心理冲突。在一个十分典型的病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态度的原

貌。这个病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症，乃是因为她知道这样一件事：是她的一种器官疾病让她无法认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生活目标。起初她以为这种器官疾病是在成年之后才患上的，于是她很出人意料地耐心忍受了疾病的折磨；可是一旦得知那是一种遗传疾病，她的脾气立即变得叛逆难驯。而在那个自以为受神灵看护的男子身上，则是婴儿时代被护士传染上疾病的经历拖累了他的一生，叫他不断地向世界要求补偿，要求幸运的眷顾——换句话说，这位病人丝毫不能认清自己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案例中，我们的分析工作以模糊的残留记忆为基础，通过对症状的解析，再现了病人的精神状态之原貌，但结果却遭到病人家庭的反对——他们甚至发表声明抗议我们的结论。

出于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再就此类案例的细节继续谈论下去。在那些从童年时代开始即长期处于心理疾病易感状态的人们身上，性格的发展道路都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大家可以很容易观察到这点，而相关的评论却显得不合适；同样的，那些有苦难深重的过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属于我们的评论应当回避的主题。不过，我倒也不想错失谈论一个戏剧角色的性格的机会。这是一位大诗人笔下的人物，在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感正是出自他的先天缺陷。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开头的独白里，后来成为国王的葛洛斯特公爵唱道：

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蹶蹶，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

……

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1]

初看之下大家可能注意不到这段台词和我们的主题之间的关系。理查所说的话，看来似乎只是这个意思：这个闲情逸致的时代让我感到厌烦，而我所想要的，恰恰就是快乐。所以，既然我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成为一个情人，我就应该以恶人自许，应该玩弄诡计阴谋，应该去杀人，去做我喜欢的那些事。如果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这种轻薄无聊的动机必将在观众心中抹去任何一丝一毫的同情。果真那样的话，单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即可断定，这出戏不可能成功。剧作家当然知道该怎么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设置一个能够博取同情的秘密背景，他能叫我们在没有经历过那些内心冲突的情况下，就对人物的胆大妄为和计谋手腕心生赞赏，而这样一种同情只可能是植根于理解当中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人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

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理查的独白并不直白。他只是给出了一些线索，具体该怎样把握这些线索的问题，却被丢给了我们。着手从事这份补全工作之后我们逐渐发现，葛洛斯特公爵那种轻薄无聊的外表消失了，而他在描述自己的畸形时的那些痛苦的细节则显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自己与他共通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恶棍心生同情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他的话语显出了这样的含义：上天不公，它拒绝给我漂亮的外表，叫我无法赢得别人的爱慕！生活负我，我有权要求某种补偿。我可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以不必顾虑那叫他人不敢如此的世俗规范。我有权行不公正之事，因为我早已是不公正的牺牲品——在这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也能成为理查，而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小部分里变得和他一样。理查放大了我们心中的这个部分。我们所有人都认

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理由去责备天意，责备命运，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缺陷。我们所有人都要求补偿，补偿我们在早年遭受的屈辱和冒犯。那些经历伤害了我们的自恋情结，我们的自爱。我们想要巴德尔的金发、齐格弗里德的力量、天才的高阔额头和贵族的高雅轮廓，为什么命运不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出生地要是那么一个狭小陋室，而非国王的宫殿？只要能拥有英俊的外表和高雅的仪态，我们也可以像那些令我们嫉妒的人们一样获得成功。

这就是戏剧的艺术，也是一种很符合经济原则的微妙情感。剧作家并未叫他的英雄把所有隐蔽的动机都暴露出来，那样就会让我们的想像力无所事事。通过他的技巧，剧作家迫使我们自行挖掘那些隐秘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的智力被这任务调动起来，把冷眼旁观的念头赶出我们的大脑，以我们对人物的仿同紧紧地攫住我们。一个门外汉会把他想要表达的一切都直白地说出，于是他就会发现，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将碰上观众冷冰冰的理智，于是根本无法叫幻觉进一步地加深。

在我们结束对“与众不同”的讨论之前，请先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在所有女性的身上，对特权和自由的追求虽然受各种强迫性冲动的驱使，却都是出于同样的根源。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我们认识到，女性都是自认为先天不足的，她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婴儿时代就经受过创伤，被某种力量剥夺了身高，又无来由地被削减了自身的价值。女儿大多对母亲暗含幽怨，这种感情植根于对自己一生为女儿身而非男儿郎的不满。

【注释】

1. 莎士比亚引文皆取自朱生豪译本。——译注

Ⅱ. 倒在成功临近时的人

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我们学会了这么一句格言：心理疾病全都源于挫折。这里所谓的挫折，指的就是在寻求性满足时遭遇的失败。要直接理解这种状态是困难的，我们必须首先介绍一些相关背景知识。要知道，在心理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在个体的性愿望和那个被我们称作"自我"[Ich，在本文发表时弗氏人格构造三分理论尚未最终定形，超我与自我之间尚无精确的划分，此处笼统地译为"自我"，其实质基本等同于后来的精确的"自我(ego)"概念，但并不完全相同——中文译者注]的人格构造之间发生某种冲突，而后者则正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达，同时也包含了个体为自身存在方式设立的典范。只要有致病心理冲突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里比多所追求的目标和出口，恰恰是早已受到自我的压制和禁抑的——这同样意味着，此种压制和禁抑将永远不被解除。个体里比多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只可能是因为合理的满足途径已被关闭。里比多寻求真正的满足而不可得，这就为心理症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尽管这绝不是导致心理疾病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

精神分析师们有时会遇到如下这种情况：病人的心理症恰恰出现在其夙愿得偿之时。看起来，好像是病人的好运让他无法负担；而成功与疾病，这两者间无疑是存有某种因果关联的。一个女

病人的案例为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提供了绝好的示例。正是因为留意到成功和疾病的关系,我才找到了深入理解病人命运的门径。

这位病人出身优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无法克制自己对生活的热情,于是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挣脱了父母怀抱,开始了独自闯荡的冒险生活。最后,她认识了一个艺术家,对方不仅能欣赏她的女性魅力,还能认识到这个不名誉的女人对美的感悟能力。他接纳了她,并以她为终身伴侣。表面上看来,这位女病人已经什么也不缺,只要能恢复良好的社会地位,她就能过上彻底幸福的生活。在共同生活了几年之后,那位艺术家终于说服了他的家庭,让他们接受了她。于是,他准备让她成为他的合法妻子。可是就在这时,她的那些挫折经历开始捣鬼了。她忽视了那个她即将合法进入的家庭,还坚持认为自己受到那些已经打算接纳她的亲戚们的算计。出于荒谬的嫉妒,她为丈夫推掉了所有的社交活动,还阻碍他的艺术探索。很快地,她就陷入了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取自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物,一个在学院中为人师表的人。这位病人多年来的心愿,就是要继承导师的衣钵;后者在其学术领域中堪称一代大师,也正是他引领着我们的病人走上了后来的研究道路。在那个老人退休之后,病人的同事告诉他说,他已经被选为大师的唯一继任者,可这时候的他却心性大变,竟然反对对他的任命,宣称自己不配获得那个职位。病人陷入了忧郁的状态,失去了行动能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这些案例当然是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它们是相同的:在这些案例中,疾病都是紧跟着愿望的实现而降临,并把所有本应随之而来的快乐都摧毁殆尽。

看起来这些案例和那条"心理疾病全都源于挫折"的格言发生了冲突,但是细想之下,这种冲突却并非不可调和。怎样调和?只需对挫折作**外部**与**内部**之划分即可。若是那为里比多提供满足的外部对象被移走,那么这就是一种外部挫折。这种挫折不会造成

任何后续影响，也并不致病，除非它被某种内部挫折加强。要实现这种加强，必然会有自我的参与，而且里比多对其他对象的欲求也必将被阻止。冲突只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同时伴随着心理疾病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某种作为替代品的满足在被压抑的潜意识中得到实现。因此，内部挫折成为心理疾病的必备要素。不过，内部挫折也只在外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发挥其致病作用，即在遭遇外部挫折的情况下。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例外中，病人都在成功之时患病，这本就意味着，在这些案例中内部挫折的条件早已满足，只等外部挫折伴随愿望的满足出现，这些内部挫折即开始发挥作用。乍一看，这当中颇有自相矛盾之处；可是只要仔细琢磨，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因果。当愿望还是一种幻想时，自我总是能够容忍它的存在，并且视之为无害，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是一旦愿望实现在望，其闭锁排他的特性(defence)就会让人难以忍受。这些所谓例外与常见的心理症类型之间只有一点区别：在这些例外中，尽管冲突的爆发都由外在的变迁引起，但在实质上却是高浓度的里比多投注使早先那种平淡而温和的幻想转化成某种可怕的敌对力量。

我们的精神分析工作早已揭开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真相：病人之所以在夙愿得偿、环境好转的时候陷入沮丧，完全是因为**意识的力量**禁止他享受收获。要确定此种力量评判并惩罚之准则的本质与根源无疑是困难的；我们时常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正在某些大出我们意料的地方存在着。在这里，我将向大家展示我们在此问题上已经获得的确实知识，以及某些猜想；但我不想刊登那些我作为分析师而观察到的案例——因为那将泄露隐私——而打算借助于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将通过分析大作家笔下的某些人物来阐明我的观点。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为了自己的目标专心致志、历尽艰辛，却在心愿得成之时陷入精神崩溃。在

她身上我们看不到犹豫，看不到内心的挣扎；除了要激励她那雄心勃勃却优柔寡断的丈夫、战胜他的犹豫胆怯之外，她再无别的愿望。为了她那危险的目标，她甚至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女人天性，丝毫没有考虑到在野心实现的那天，那种天性将为她那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地位提供怎样的保护。

（第一幕，第五场）

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

……

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

（第一幕，第七场）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

就在事情完成之前，她突然生出了一点对于自己行为的阻抗（第二幕，第二场）：

倘不是我看他睡着的样子活像我的父亲，我早就自己动手了。我的丈夫！

就这样，谋杀邓肯的人让她成为了王后，可是她的心中却浮上了一朵阴云，那很像是一种失望的情绪，也很像是恶心的感觉。这朵云究竟从何处来，我们不得而知。（第三幕，第二场）：

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

但她还是隐忍下来。在接下来的宴会一场中，她独力支撑，沉着冷静，为丈夫掩饰了慌乱，又找到借口打发了客人。之后她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在第五幕，第一场)时，她已经成为一个梦游者。那个谋杀之夜的记忆折磨着她的精神。她像往常一样调唆她的丈夫："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在罪行犯下之后，她的丈夫曾被偶然的敲门声惊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这种敲门声又回荡在她的耳边。与此同时，她也竭力想要"将那不可撤销之事撤销"。她闻到自己的双手散发着血腥，于是不断地清洗那双沾染了血迹的手，可她也非常清楚那根本就于事无补。这是个肆无忌惮的女人，没有丝毫愧疚之情，但却实实在在地被愧疚攫住了。当她死去，麦克白终于变得如最开始的她一样刚强，这时的他只为她找到了一句简短的收场白：

(第五幕，第五场)

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

现在，我们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击倒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物？仅仅因为意图实现时显出的另一幅面相让她感觉幻想破灭？回顾她的整个经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麦克白夫人在内心深处也有温柔的女性一面，而她的这一面之所以无法自持，恰恰是因为其极端的强烈程度？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指向其精神崩溃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从而令她的病例可以被清楚地表述？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麦克白》一剧本是莎士比亚为讽喻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的登基而作。材料都是现成的，也早已经过其他作家的改编；莎士比亚很可能参考过先前的改编，因为他通常都是会这样做的。剧中时局和莎士比亚时代的情势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当时在位的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据说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据这位"不生幼芽的枝条"[1]自己说，在听闻詹姆士的诞生时她曾感到极端的痛苦，还尖叫了一声。那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被她判处死刑的玛丽（虽然是不情愿地），却被指定为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就因为自己的不孕，她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尽管她曾动用各种政治手腕来掩盖真相，但玛丽毕竟是她的一个亲属，而且为人平易热情，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

詹姆士一世的登基是一个绝好的展示平台，让人们能够看到不孕症的诅咒之可怕，以及延续种族之人所得的祝福。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所展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发展进程。女巫三姐妹向麦克白承诺说，他将会成为国王；又对班柯说，他的儿子将继承王位。麦克白奋力反抗命运的这种安排，因为单单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还不足够，他还想建立一个王朝。他不想为他人作嫁衣，不想为别人的儿子犯下谋杀罪行。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出戏看作是野心的悲剧，那可就是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既然麦克白本人不可能长命百岁，那么要想战胜那于他不利的预言明显就只有一个可能办法：生下他自己的孩子，让这孩子来继承王位。他显然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了他那强势的妻子身上：

（第一幕，第七场）

愿你所生育的全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他的这个愿望不能达成，那么他就不得不

向命运低头，否则他的行为就必将失去对象和目的，并因此而转化为一种盲目的愤怒；他也将成为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人，同时在毁灭之前竭力毁灭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看到，麦克白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在其悲剧的高潮，我们亲眼目睹那种充满破坏力量的悲恸，看似含糊，其含义却总是被细心的人们察觉。这很可能就是造成麦克白性格转变的原因：

（第四幕，第三场）
他没有孩子。

这意思当然就是说：只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他才要谋杀我的孩子。不过这话里的隐义不止于此。没有孩子，这可能不仅是造成麦克白走上如此违背自己天性的道路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触动他那铁石心肠的妻子心中唯一柔软之处的东西。如果立足于麦克德夫的这番话，综观《麦克白》全剧，我们将会发现在这出戏里到处都有对父子关系的指涉。高尚的邓肯之死无疑是一出弑父惨剧；而班柯父子的遭遇也是父死子逃。麦克德夫逃走，于是麦克白杀死了他的孩子。在女巫三姐妹那里，麦克白看见了一个流血的小儿，头戴王冠；而在这幻象之前出现的戴盔之头无疑正是麦克白自己。复仇者麦克德夫的阴沉形象则出现在背景中——他本人即是世代传承规律的一个例外，因为他不是由母腹中生出，而是被切腹取出的。

如果说麦克白的绝嗣以及麦克白夫人的不孕正是对他们破坏了神圣继承关系的罪行的惩罚，如果说麦克白是因为夺走了一个父亲的孩子以及许多孩子的父亲而不能成为父亲，如果说麦克白夫人是因为曾向那些“杀人的助手”求助而被解除了女性的柔弱，那么，这整个情节就完全符合了那种诗化的正义，也即那种彻底建立在因果报应之上的正义法则。在此基础上，麦克白夫人的疾病

以及她由堕落向悔恨的转变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我把它们都视为她对自己的不孕症的反应，因为，正是这不孕症，让她看清了自己在自然法则面前的弱小无力；也正是这不孕症，在不断地提醒她，正是因为她自己的过错，犯罪所得的好处才被上天剥夺。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之故事原型取材于赫林希德(Holinshed)的《编年史》(1577)。在《编年史》中，提到麦克白夫人的地方只有一处，其形象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为了让自己当上王后而鼓动丈夫犯罪谋杀。等待着她的命运结局完全没有被涉及，其性格转变也没有被提到。而麦克白本人向一个血腥暴君的转变过程倒是和我们的猜想非常符合。在《编年史》中我们看到，直到麦克白谋杀邓肯并登基为王**十年**之后，他才开始了种种倒行逆施；而在那十年间，他本已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严厉而公正的统治者。他的性格转变完全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之后的事，完全是出于他对预言的恐惧——他害怕对班柯的预言也像对他自己的一样应验。直到这时他才杀死了班柯，然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罪行的漩涡，不得不用不停的犯罪来自保。这完全和莎士比亚所描述的一样。赫林希德也没有明说是麦克白的绝嗣使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但是我们可以在赫氏的文中找到足够的想像空间，以对其人物动机产生这种明显的猜想。在莎士比亚笔下却并非如此。构成整出悲剧的各个事件接踵而至，叫人目不暇接；从各种人物的行动看来，整件事似乎只持续了**一个星期**。这种速度彻底打消了我们寻找麦克白夫妇之性格剧变背后的真实动机的念头。戏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表现他们一再破灭的求子愿望，于是也就无法把那叫妻子精疲力竭并驱使丈夫成为暴君的心理根源展现出来。在这出戏的戏里戏外存在着太多微妙的关联，而其写作又都与绝嗣主题相暗合；戏剧的高度浓缩性明确地限定了人物的性格发展，任何非出于最深层心理动机的性格变化都为戏剧所不容。

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一个原本胆小怯懦而又野心勃勃的男

人转眼间就变为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而一个铁石心肠的教唆犯则成为一个被悔愧压倒的病女人，其中的心理根源究竟为何？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的。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不要再尝试着剥去作品的那三重神秘面纱——这是由原本的保存不善、作者的隐秘意图，以及传说本身的暧昧含义共同决定了的。不过，另有一种完全反转过来的观点，认为对这样一部对观众产生极高尚影响的戏剧作上述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这同样也是我所不能认同的。我承认，作者的确可以他的艺术为手段，在整出戏的上演时间里占据我们的心灵，冻结我们的理智；但他却永远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事后从心理学角度探寻对那种神秘作用的理解。还有人说，只要对某些乏味的可能性的牺牲能够换来高度集中的戏剧效果，作者就可以随意缩减戏剧事件的自然时间。在我看来，这种看法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些乏味的可能性干扰了我们对可能性的感受[2]，那么这种牺牲当然可能是正当的；可是如果这种牺牲将导致对因果联系的破坏，如果时间的绵延不会带来戏剧效果的损失，那么作家就不应当把情节严格地限制在一段较短时间之内。

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也很不愿满足于无解的答案。所以我将在下文中提出一种观点，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读解方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中，路德维格·扬科斯(Ludwig Jekels)声称自己在莎氏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麦克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总是把一个角色分割为两个人物，如果不把这两个人物合二为一，那么两者都将无法理解。在麦克白夫妇身上，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扬科斯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麦克白夫人看作一个有独立性格的人，若是不考虑麦克白的性格而单独为她的性格转变寻找动机，我们的工作就将毫无意义，因为如果离开了后者，前者也就不完整。在这个方向上，我打算就此打住；不过，我也要向读者们指出情节中

的一条线索，是明显在支持着扬科斯的观点的：那个谋杀之夜留在麦克白脑中的恐惧的种子最终是在麦克白夫人的心里结出了果实，而不是在麦克白本人身上。在谋杀之前，原本是丈夫因匕首的幻想而饱受折磨；可是等到罪行已经犯下，却是妻子成为了精神崩溃的牺牲品。原本是丈夫在谋杀后听到屋里的声音："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3]，可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国王麦克白从此无法成眠，倒是看到王后在睡梦中起身，在梦游中出卖自己的秘密。原本是丈夫双手沾满鲜血，无助地哀叹海神的所有海洋也无法洗清他手上的血污，到后来却是妻子将自己的双手清洗了一刻钟后发觉无法除去残留的血迹；当初本是她在如此安慰自己的丈夫："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替我们泯除痕迹"，可到了后来，也是同一个她发出了"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手变得香一点"（第五幕，第一场）的哀叹。由此看来，丈夫意识中那种充满痛苦的恐惧感也充斥在妻子的心里。在麦克白夫人身上体现了犯罪后的悔愧，而麦克白本人则表现出对那悔愧感的抗拒；在他们两人身上，犯罪后的可能反应都得到了表现。这就好像是同一精神实体的两个各自为阵的侧面，也可能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描述。

在麦克白夫人身上，成功导致了健康的崩溃。如果读者还能为这一现象找到理由，那么可以参考另一位戏剧家的作品；这是一位严格遵循心理学规律的作家，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的读者也许就能获得一些启发，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上更进一步。

蕾贝卡·格维克（Rebekka Gamvik）是一个助产士的女儿。她在其继父韦斯特博士的培养下成为了一个自由思想家，对那种由基于宗教的道德所强加给人类欲望的束缚不屑一顾。在博士故后，她为自己在罗斯蒙肖隆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那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世袭封地。这个家族的成员都不苟言笑，他们全都严守自己的职责而牺牲了任何形式的娱乐。住在罗斯蒙肖隆的是牧师

约翰尼斯·罗斯玛，以及他那多病无子的妻子比雅特。出于对这位贵族的“无法控制的疯狂爱慕”，蕾贝卡决定除掉他的妻子，因为后者正是其爱情的绊脚石。为了这个目标，她动用了她那不可动摇的“勇气和与生俱来的坚强意志”[4]。在她的巧妙安排下，一个宣称生育乃婚姻之唯一目的医学小册子落到了比雅特的手里，这就让那个可怜的女人动摇了对自己婚姻的信念；她还让那个妻子对丈夫的宗教虔诚心生怀疑，以为和她分享了一切阅读与思考的丈夫有意抛弃原来的信仰，转投向启蒙思想。等她成功地动摇了那个妻子对丈夫的道德的信任之后，她又让她以为，她蕾贝卡已经和罗斯玛发生了不当的关系，并将为掩盖后果而离开他的家庭。她成功地让比雅特相信了自己的轻贱，使那个早已被忧郁和错误念头折磨得晕头转向的可怜女人下定决心，要成全自己的丈夫的幸福。于是她纵身从桥上跳下，投进了磨坊旁的河水中。

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蕾贝卡就单独和罗斯玛生活在罗斯蒙肖隆。在罗斯玛的坚持下，他俩保持着纯粹精神上的关系，一种理想的朋友关系。可是平静中却生出了恶毒的谣言，为他俩的关系蒙上了第一层阴影；与此同时，罗斯玛也对妻子的自杀动机产生了怀疑。为了摆脱悲惨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罗斯玛请求蕾贝卡做他的第二任妻子(第三幕)。罗斯玛的求婚带给蕾贝卡的欢乐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她就向罗斯玛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她还说，如果他强迫她的话，她会去“追随比雅特的足迹”。她的拒绝让罗斯玛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更加感到无法理解的人无疑正是我们这些观众，因为我们比罗斯玛更清楚的了解蕾贝卡的行为和意图。我们可以肯定，拒绝正是她的本意。

这个女冒险家，这个充满勇气和与生俱来的坚强意志的女人，这个为满足自己欲望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竟然在成功果实唾手可得之时退缩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第四幕中，她主动向我们作了解释：“可怕的是，虽然全世界的幸福都被放在了我的面

前——我却变成了一个不能得到幸福的女人,我的过去阻住了我。”与此同时,她的性格也发生了转变,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的良心被唤醒了。她清楚地意识到一种悔愧之情,这让她无法快乐起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唤醒了她的良心？让我们先来听听她的话,然后再自行判断一下,这些话是否可信。“是罗斯玛看待事物的那种方式——或者说是你看待事物的那种方式——渗入了我的意志……叫我的意志不再坚强,也叫我屈服于之前对我毫无意义的那些法则。你知道吗,和你一起的这段生活,叫我的思想也变得高贵了。”

罗斯玛在她身上产生的这种影响必然是在两人单独生活之后才被觉察到的:“——在平静中——在孤独中——当你毫无隐瞒地向我讲述你的思想之时——我的每一丝情绪都变得像你的那样温柔而精致——,这就是我的转变开始的时候。”

此前不久,这种转变的另一侧面曾让她感到难过:“因为罗斯蒙肖隆夺去了我的力量,因为它麻痹了我那坚强的意志。它毁掉了我的意志！过去的我什么都不怕,可那个我却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罗斯玛。”

在做这一番解释之前,蕾贝卡向罗斯玛坦陈了自己的罪行;聆听她的忏悔的,还有克罗尔,他是那个被她除掉的女人的兄弟。通过大量细节的运用,易卜生建立起一种精巧微妙的戏剧关系;大师笔下的蕾贝卡既没有说谎,也从不曾彻底诚实过。比如说,她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了一岁,于是她对那两个听众的坦白也就变得不完整(尽管她是直率的);只是在克罗尔的追问下,她才把事情的几个关键部分补充进去。我们同样可以参测,她对自己的放弃所作的解释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通过对一件事的坦白来掩盖另一件事。

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是罗斯玛以及罗斯蒙肖隆的

氛围给蕾贝卡的精神带来了擢升的影响——同时也对她的性格造成了破坏。在做那一番陈述之时，她其实就是在表达她的认识和感觉。但那不一定就是发生在她心中的全部；而她本人也不一定对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心。在罗斯玛对她的影响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来自另一方面的影响，并且这出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指示这个方向。

在她的忏悔之后，在全剧结束前的那次交谈中，罗斯玛再次向她求婚。他原谅了她那出于对他的爱而犯下的罪行。这次她没有再做解释。其实她本该告诉罗斯玛，在以那样恶毒的方式欺骗了可怜的比雅特之后，任何人的原谅都无法为她解除愧疚，可她非但没有如此行事，还为自己加上了另一重指责。下面这番话从一个自由思想者口中说出总是有点古怪；而蕾贝卡对这种观点的重视，也很出我们意料："噢，我的朋友，这话请不要再提！没有可能！您一定知道，罗斯玛，我曾有一个过去。"显然，她是在暗示，她曾和另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我们注意到，这种关系都是发生在当她还自由的时候，那时候的她本不对任何人负有责任；可那些关系却在此时成为与罗斯玛结合的障碍，其阻碍更甚于她曾对他妻子犯下的罪行。

罗斯玛很想对她的这些过去有所了解。尽管与此部分有关的一切在剧中都不曾明言，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想像中将其补全。这方面的线索被作者巧妙地编织在剧情中，虽然隐晦，要理解错误却也不可能。

自蕾贝卡首次拒绝罗斯玛起，到她的忏悔为止，推动情节转折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克罗尔的来访。他的到来原是为了羞辱她。他告诉她说，他知道她是那个在她母亲去世后收留她的韦斯特博士的私生女。憎恨使他的直觉变得敏锐，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告诉她某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我认为你对这些事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你怎会接受韦斯特博士的收养？

那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后他叫你进去——就在你母亲死后。他待你十分严厉，但你还是和他生活在一起。你知道他不会给你留下一分钱，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你得到的不过是一箱子书。但你还是忍受下来，并和他生活了下去。还照看他直到他死去。”“在我看来，你为他所作的一切正是出于一个女儿的天性和本能，而你身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受你父母影响的结果。”

然而，克罗尔错了。蕾贝卡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被视作韦斯特博士之女这样一个事实。当克罗尔影射到她的过去，她还以为他的所指乃是别的事情。等到她弄清楚了他的意思，她也就有了保持镇静的能力，因为这时候的她已经清楚，她的敌人进行思考和推论的基础，只是她在他上一次来访时告诉他的虚假年龄。克罗尔用如下这番话驳倒了她的辩词：“那可能是真的，但我的推论却并不因此而被驳倒，因为在接到那封信的一年以前，韦斯特博士正在那里‘做客’。那么由这新的信息看来，那时候的她就已经失去了控制。”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等他说话，就挥舞着手臂高声说：“那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是你想要让我相信这些话，但它们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她的情绪如此激动，叫克罗尔根本无法把她引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

克罗尔：可是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这真把我给吓到了。这叫我该相信什么，想些什么呢？

蕾贝卡：你什么也别相信，什么也别想。

克罗尔：那么你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对这种情况——这种可能——如此在意？

蕾贝卡（回复镇定）：很简单，克罗尔先生。我不想被当作私生女。

蕾贝卡那种叫人费解的言行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韦斯特博

士可能是她父亲的这种想法重重地敲在了她的心上，到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她不仅是那个男人的养女，也是他的情妇。在克罗尔说话的时候，她感觉他是在影射她和韦斯特博士的关系；她感觉自己很可能曾为了声明自己的自由行动权而承认过那种关系。其实克罗尔根本没有想到那点。他对她和韦斯特博士的私情毫不知晓，就像她对他们俩的父女关系一无所知一样。当她最终以自己的过去为由拒绝了罗斯玛的时候，她所指的**只可能**是那段私情，因为正是这段孽情剥夺了她与罗斯玛结合的权利。很可能她只是把自己一半的秘密告诉了他，而把另一半深藏在心底。

不过，到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那段过去才是构成她的婚姻障碍的更严重的罪行。

在知道自己曾做过亲身父亲的情妇之后，她崩溃了，愧疚自责的情绪排山倒海般喷涌而出，把她压倒。她向罗斯玛和克罗尔忏悔了那给她打下谋杀犯烙印的行为，并且永久地放弃了用犯罪换来的幸福，准备离开。可是，让她倒在成功临近时的那种愧疚感背后，真正的动机仍旧隐藏在神秘的雾霭之中。不管这动机究竟为何物，我们至少知道那完全是和罗斯玛的教养以及罗斯蒙肖隆的氛围无关的东西。

那些能够跟上我们讨论进度的读者一定会提出这样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对意见：蕾贝卡对罗斯玛的首次拒绝乃是发生在克罗尔第二次来访之前，也就是说，是在她的私生女身份被揭开之前；那时候的她根本还不知道自己的乱伦罪行——如果我们对作者本意理解正确的话。当时她的拒绝就非常坚决而且严肃。那么由此看来，早在她对自己的首要罪名有所知晓之前，愧疚感就已经迫使她放弃了自己的犯罪所得；承认这点在有些人看来也就意味着，乱伦作为其愧疚之源的可能性应该被彻底抹去。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把蕾贝卡·韦斯特视为一个活人，而非剧作家易卜生的想像产物；在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上，我们对剧作家

贡献了最高程度的理解，完全遵循他对情节的安排。现在，面对着上述的反对意见，让我们还是把这同一种立场坚持下去。那是一种不无道理的反对意见：早在蕾贝卡对乱伦有所知晓前，她的良心就已经被唤醒了。把蕾贝卡转变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她本人的自责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会排除另一种动机存在的可能。克罗尔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反应，以及她作为回应的忏悔，都叫我们深信，直到这时那让她放弃的决定性动机才出现。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具有多重动机的行为，其中更为深刻的动机是在表面动机暴露之后方才浮出水面。戏剧的经济原则决定了隐藏较深刻动机的必要，它不应被大张旗鼓的暴露出来，而必须保持在阴影中，不能轻易被观众和读者们察觉，否则必将引起他们的根本性的抗拒；这种抗拒由痛苦的尴尬感引起，它必将破坏整出戏的戏剧效果。

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作家让表面的动机和深层动机达成一致，前者应该是后者的某种合理的衍化物、某种经过修润的形式。只要作家的能力值得我们信任，只要他有能力让上述有意识的戏剧构思自然而合理地从潜意识背景中发展出来，那么他也就有能力满足我们对动机一致性的要求。早在克罗尔的冷酷分析让蕾贝卡意识到自己的乱伦过失之前，她潜意识里对乱伦的谴责就已经开始催生她意识里的愧疚感情了。若是把作者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指出的那段过去挖掘出来，把那些暗示背后的隐情都揭示出来，那么我们必然发现，蕾贝卡不可能对她母亲与韦斯特博士的亲密关系毫无印象。当她步母亲的后尘而走进那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之时，她心里一定也曾留下某种强烈的印象。俄狄浦斯情结主宰了她的生活，虽然她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是那种普遍的幻想却的的确确地在她身上成为了现实。一等她来到罗斯蒙肖隆，原初经验在她内心激起的强大力量就主宰了她的行动，驱使着她积极地再现过去那种局面，也就是说，她将除掉那个妻子、母亲，取代她和那

丈夫、父亲一起生活。她用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某种强制力量的驱使下，一步一步地算计了比雅特：

可是，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无动于衷吗？那时候的我，和现在站在你面前讲述自己故事的我，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人。那时的我以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意志。我只想比雅特不再挡我的道！不知为何，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那种局面。在我迈出的每一步上，我似乎都能听到自己心中的一个声音在呼号："不要再继续！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但我无法停步。我必须前进，必须迈出尽可能小的一步。然后是另一步，另一步——这通常会是更大的一步——于是就导致了后来的局面出现。这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

在这番话里，她是彻底坦诚的，什么也没有掩盖。所有这一切——她在罗斯蒙肖隆的全部经历，她对罗斯玛的倾慕以及对他妻子的敌意——全都是俄狄浦斯情结造成的结果，是对她与母亲以及韦斯特博士之间关系的一种强迫性重复。

由此看来，在她初次拒绝罗斯玛时感到的愧疚，以及在克罗尔公布其发现时迫使她做出忏悔的那种愧疚，这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另外，正如她会在韦斯特博士的影响下成为视宗教道德为无物的自由思想者一样，她对罗斯玛的爱慕也能把她变成一个高尚而道德的女人。发生在她内心的这种变化是她本人也能感觉到的，因此，当她把造成自己改变的原因归结为罗斯玛的影响时，她的话也并非虚言；事实上，这正是其诸多原因中可被意识接受的唯一的一个。

任何一个在精神分析领域从事工作的分析师都知道，若是一个年轻女孩以佣人、伙伴，或者女家庭教师的身份进入一个家庭，那么她多半会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下，在意识或者潜意识中编

织起一种白日梦：这种幻想会告诉她说，那个家庭的女主人会因某种原因而不复存在，而一家之主的丈夫会把娶她做妻子。在这种以少女幻想为主题的艺术类型中，《罗斯蒙肖隆》就是最了不起的一部杰作。剧作家为女主人公的白日幻想添加了一个以其早年生活为内容的现实背景，于是这出戏就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剧[5]。

在对戏剧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考察之后，我们要回到临床经验上来了。简而言之，这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完全吻合。通过精神分析工作我们认识到，如果是一个病人的良心、而非挫折驱使他在成功唾手可得时患病，那么他来自良心的驱动力就总是和俄狄浦斯情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与父母的关系很有关联。其实，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注释】

1. 参见《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

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
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
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
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

2. 举例来说，理查三世在被他谋杀的国王的棺木旁追求安妮夫人的情节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干扰性的枝节。

3. 在弗洛伊德的引文里，莎士比亚原文中记作“葛拉密斯”以及“考特”的地方都被改成了“麦克白”。——英文译者注

4. 文中引用《罗斯蒙肖隆》的部分都是译自弗洛伊德的引文，因为在这些引文和原著的通行版本之间，是稍有出入的。——英文译者注

5. 在O·峦克那部包罗万象的巨著《诗歌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1912)中，也有针对《罗斯蒙肖隆》之乱伦主题的类似探讨。

Ⅲ. 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

许多为人正直可敬的人都曾向我讲述过他们幼年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几年的不端行止：偷窃、欺骗，甚至还有纵火。每到这时，我总是对这类忏悔不屑一顾，并告诉我的病人说，道德的缺乏在那个年龄段里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导致任何严重后果。可是到了后来，我遇到了一些堪称耸人听闻的案例，使我不得不对这类案例作更加彻底的研究。这些案例都很有分析价值，其中做出不端举动的都是正在接受分析治疗的病人，而从他们的年龄看来，也都早已不再年轻。于是我的分析得出一种惊人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会有那些不端正的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在犯罪的同时，他们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当他们处在（来源未明的）愧疚感的压迫下时，从犯罪以来一直压在他们心头的心理压力也就自动消除了。至少，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愧疚感定位在意识中的某处。

不管这听上去多么的荒谬，我都要指出这样一点：这些人的愧疚意识是先于其罪行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前者并非源自后者，反倒是他们的罪行发源于他们的愧疚。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是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要给出证据并不困难，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一系列言语和印象来展示那种负罪感的预先存在。

既然是在进行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在挑起人们的好

奇心之后就止步不前。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那种先于行动出现的负罪感到底来自何方？第二，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动机在导致人类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加普遍的作用？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类愧疚情感的普遍源泉。精神分析工作的结果总是把我们引向这么一个结论：这种朦胧晦涩的愧疚情感全都源自个体的俄狄浦斯情结，它们都是对弑父与娶母这两种最为重要的犯罪意图的回应。相较而言，那些为了消除负罪感而犯下的罪行倒的确有些效果。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弑父和娶母乃是人类的两大罪行，在原始社会里，只有这两种罪行是受人憎恶、遭人迫害的。而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也都在暗示着下述假说的正确性：人类那种看似是一种世代传承的精神力量的道德感，实际上正是源自俄狄浦斯情结。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远远地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围之外。在有些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很“坏”，正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某种形式的惩罚，等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冷静下来并且变得高兴。后来对这些孩子的分析总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的负罪感，也就是那种驱使着他们去寻求惩罚的负罪感。在成年罪犯中间，当然是存在着一些对罪行毫无愧疚的人的，这些人心中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所以这些人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还有一种人会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反抗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因此是正当的。这种罪犯也是必须避而不谈的。可是对于大多数犯罪的人——要知道，法律本就是为这些人而设，其预先存在的负罪感都可能成为一种犯罪动机。这种观点可以为我们带来不少启发，帮助我们洞悉许多罪犯的心理，并有可能为“惩罚”这一人类现象找到一种新的心理根基。

在引起我对“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的注意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是早已为尼采所熟悉的。在查拉斯图拉的一篇名为“苍白的

犯罪者(Of the Pale Criminal)"的演讲中，我们发现了对预先存在的负罪感以及为使这种负罪感变得合理而做出的行动的一些模糊的认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被尼采称为"苍白的犯罪者"的这个人群到底包含了世间多少罪犯；看来，这个问题是必须留给未来的深入研究了。

(1916)

